LILITH
莉莉丝

GEORGE MACDONALD

[英] 乔治 · 麦克唐纳 / 著
朱志鸿 / 译



译言出版
Yeeyan Publishing

版权信息

书名:莉莉丝

作者:[英]乔治·麦克唐纳

译者:朱志鸿,霖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序

我对乔治·麦克唐纳的认识全是出自书中：除了他亲笔撰写的书籍之外，便只剩下他的儿子格雷维尔·麦克唐纳医生于1924年出版的传记（《乔治·麦克唐纳与他的妻子》）。谈及这位作家的生平，我也只有鲜少的一次机会与同他接触过的人相聊，因此下面少量有关他本人的生平记事全都是依照格雷维尔医生在传记中的描述。注

我们已从弗洛伊德和其他人那里得知，幼年时期与父亲的冲突会导致性格上的扭曲与思想上的偏差。而我们从乔治·麦克唐纳身上所了解的恰恰相反，他的一生诠释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过程。麦克唐纳与父亲之间几近完美的父子关系是他最早的智慧之源。他说正是父亲使他初次认识到，父道一定处于宇宙的核心。于是他得以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为传讲基督教做好了准备——在基督教信仰中，天父与人子之间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核心。

他的父亲似乎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集严格、温和、幽默于一身，秉承了苏格兰教会的老派作风。在没有麻醉剂的年代里，这位信徒曾经接受过高位截肢手术，并拒绝在手术前饮用威士忌，“只在手术刀彻底切断大腿肌肉的那一刻，他才将头转过去，轻声哼了一下。”曾经为了镇压一场暴乱，他不惜牺牲自己的肖像，以将其烧毁这样戏谑的方式平息了那场动荡的骚乱。平日里他不允许儿子碰触马鞍，直到他成为一个能驾驭野马的好骑手为止。他曾建议儿子“放弃未果的诗歌游戏”。麦克唐纳二十三岁时，这位父亲曾要求儿子许下终身禁烟的承诺，儿子也答应了。另一方面，他反对射杀松鸡，因为此举太残忍；总体上，他对动物保有一颗温柔之心，这在一百多年前的农民身上是罕有的；他的儿子记述说，无论是他作为一个男孩还是长成一个男人的时候，他向父亲提出的要求永远都会得到满足。无疑，这一点在向我们展现其父亲性格的同时，也同样展现了这位儿子的性格特征，应当将它与这句有关祷告的语录联系在一起：“那寻求父比寻求祂的施予更多的人会得到他的心之所想，因为他不大可能会错误地索取”注。这一神学信条根植于作者童年的生活经历中。这种父子关系或许可以被称为现实中的“反弗洛伊德式情境”。

乔治·麦克唐纳的家庭当然属于（尽管他的父亲不一定是）加尔文教派。他的思想成长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挣脱抗争史：挣脱成长环境中神学体系的束缚。这种斗争故事在十九世纪非常普遍，麦克唐纳的故事却有所不同。在大多数这类故事中，抗争者并不满足于批判教条，还会对具体的人产生憎恶之情，包括那些影响他的前人，甚至是与之相关的整个文化以及

生活方式。因此像《众生之路》[注]这样的书就应运而生了，后人假如没有将此类讽刺作品当历史故事照单全收，至少也会原谅作者在当时的情境下几乎无可避免的片面性。但在乔治·麦克唐纳的身上却丝毫找不到这种怨怼的迹象。必须为他的立场找寻借口的并不是我们，恰恰相反，正是麦克唐纳本人，在他的思想抗争中迫使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看到他所反抗的事物存在的某些真实的、或许是无法取代的价值。

他的一生从未间断过对那块他从中剥离决裂的磐石的爱。他小说中最美好的部分永远将我们带回那满是花岗岩和石楠花的田园意境；带回沿岸铺满浅绿植被的小溪边，溪水里流淌的仿佛不是水而是黑啤酒；带回到木制器械砰砰的击打声中；带回到燕麦饼、鲜牛奶；带回到那种骄傲、那种清贫，以及对于来之不易的学问的热切之爱。他写得最好的人物都是那些向我们揭示了真正的仁爱和精神上的智慧是如何与从事神职并存的角色，尽管后者似乎并不鼓励前者的发展。他自己的祖母是位可怕的老妇人，曾经把他叔叔的小提琴视作魔鬼的诱惑烧毁了。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位祖母，用现在的说法（尽管未必准确）是“一个纯粹的虐待狂”。不过，当以此为原型的角色在《罗伯特·福尔克纳》[注]和《敝帚自珍》[注]中生动再现时，他迫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在那讨人厌的外壳下，某种会让我们全心怜悯、甚至（尽管带有几分保留）尊敬的东西。麦克唐纳用这种方式诠释的不是那使人疑惑的格言，所谓“全然了解，就是全然宽恕”，而是这条无可撼动的真理——“宽恕就是去了解”。爱人者，得见。

麦克唐纳于1824年生于阿伯丁郡的亨特利，1840年进入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学习。1842年，他在苏格兰北部逗留数月，在一栋不知名的宅院藏书室从事编目和分类工作。我提及此事，是因为这段经历给麦克唐纳留下了一生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的书中，始终有一个大宅子的形象，主要是通过宅子内藏书室的视角，并且总是透过一个陌生人或受资助者的眼睛来铺陈叙述的（甚至连《莉莉丝》中的韦恩先生在自家的藏书室里都永远没有在家的那种熟悉感）。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北方的大宅”是他一生中经历某个决定性的事件或蜕变的所在地。或许他正是在那里初次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

1850年，他受到“呼召”前往阿伦德尔，成为镇上一非国教派教堂的牧师。1852年，他由于持异见在教会执事那里陷入了麻烦，被指控发表“对异教徒的处罚存在于将来”的错误观点以及受到德国神学体系的侵染。执事们想通过降低薪酬这种迂回的方法让他引咎辞职——本来他的年薪是150英镑，而且他现在已经结婚了。但是他们判断失误了。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回复仅仅是：这的确是个坏消息，但我也只能是缩减开支了。他坚持了一段时间，得到了教区里最穷困的教友们的救济，他们并不赞同那些锦衣玉食的执事们的看法。然而1953年的时候，这种情形也难以维系了。麦克唐

纳辞职后以各种职业为生：演讲、教书、不定期的布道、写作、干各种“零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几近他人生的终点。他逝于1905年。

那时他肺病缠身，并且穷困潦倒。饿肚子的状况有时只能靠最后一刻的救济才得以缓解：不可知论者将这种最后一刻的奇迹归因于偶然，基督徒则认为是上帝的旨意。正是在这种屡次失败和生存危机不断的背景下，下面的一些摘录才能被最有效地解读。作为一个有发言权的人，麦克唐纳曾对忧虑进行过坚决的谴责；但那谴责的语气并没有给人“这是得肺病的人头脑发热的臆想”的感觉，没有证据表明他有这样的性格倾向。他的内心充满了平静，这并非建筑在未来之上，而是倚靠他所说的“神圣的现在”。他对贫穷的顺服是与斯多葛派[注]的理念截然不同的。他看上去是一个充满阳光、爱开玩笑的人，对钱财能买到的所有真正美好或可口的事物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但缺了这些东西也一样满足。还有一点或许非常重要，当然也很感人，他被记录下来的最大缺点就是苏格兰高地出身的人那种对华服的热爱；而且他一生都热情好客，但也只是穷人能达到的程度。

当我摘录这些内容时，我所关联的并不是作为作家的麦克唐纳，而是作为一位基督教老师的他。假如我非要把他当作一个作家、一个文字工作者，势必会面临一个关键性的难题。若将“文学”定义为以文字为媒介的艺术，那么麦克唐纳在一流作家里并无一席之地，甚至可能连二流都算不上。他的确有一些文章，其中体现的智慧甚至神圣感（我敢于这么评价）胜过甚至黯淡了他写作中拙劣的一些东西。这些表达非常精确、简洁、有分量，锋芒毕露。但他不能长时间维持这个水平。他的文笔整体而言并不突出，有时显得含糊不清。他在写作上还一直受到神职人员某些陋习的影响，有时是新教徒似的冗言；有时他受到老苏格兰人品味的影响，喜欢在语言表达上追求华丽花哨（这一特点从邓巴[注]一直贯穿到韦弗利小说[注]）；有时又因为借鉴诺瓦利斯[注]而显得过于甜腻。但即使文学评论界也不能因此就将他忽略。他最擅长的是幻想小说——介于寓言和神话之间的幻想小说。在我看来，他在这一文体上做得比任何人都好。我们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是，这种艺术，这种创造神话的艺术，是否是文学艺术中的一个门类。对把它归于文学艺术持反对意见的观点在于：神话从本质上来说根本不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的。我们都赞同巴尔德[注]的故事是一个伟大的神话故事，拥有无穷的价值。但是当我们作出这个评价时，浮现在我们脑中的究竟是谁的版本，谁的文字？

就我而言，我说这话时并没有想到任何人的文字。我所知道或记起的诗人中，没有一位将这个故事叙述得完美至上。我没有想到任何一个特定的版本。如果这个故事在某处是以文字为载体留存的，那几乎就是一个巧合。真正使我获得心灵上愉悦和滋养的是某个特定的事件模式，如果它是以某

种无字的媒介传递给我的，比如一出哑剧或一场电影，我同样会获得愉悦与滋养。而且我发现这类故事皆是如此。当我想起阿尔戈英雄[注]的故事并且称颂它时，我并不是在称颂阿波罗尼奥斯（我从来没有读完他的书），也不是金斯利（我已经将此人遗忘），甚至也不是莫里斯，尽管我认为他的诗作是一个赏心悦目的版本。在这一方面，神话故事与抒情诗完全是相反的。如果你试图将济慈《夜莺颂》的主题抽离出他用以表现这一主题的文字，你会发现它基本什么都没说。它的形式和内容只能以一种虚假的抽象的方式分开。然而在神话故事中，只有事件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情况跟抒情诗就不同了。无论哪一种沟通手段，只要它成功地在我们的想象中植下了这些事件，就已经如我们所说的“完成使命”了。之后你就可以把那种沟通的手段抛掉了。如果沟通的方式是文字，人们当然希望带给自己重要信息的书信写得好一些。但这只是小小便利，因为不管怎样，一旦你掌握了它的内容，这封信就会被丢进废纸篓了；而一旦你掌握了这则神话，讲述它的语句（朗普里埃词典[注]的词汇量也就够用了）就可以被忘记。在诗歌中，语词是主体，“主题”或“内容”是灵魂。而在神话里，想象中的事件是主体，某种无法表达的东西才是灵魂。文字、哑剧、电影或系列图片甚至连衣服都算不上——他们只不过是传声的话筒。关于这一点，我有个例证：几年前我在交谈中听人讲了卡夫卡的《城堡》的故事，之后又自己读了一遍，但那次阅读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东西。我已经接收到那个故事了，这就足够了。

大多数神话故事都产生于史前，而且据我猜测，并不是个体有意识地创作出来的。但在现代社会，偶尔也会出现如卡夫卡或诺瓦利斯这样能创作神话故事的天才级人物。麦克唐纳是我所知的人当中在这个领域最伟大的天才。但我不知道怎么去给这一类天才分类。叫他们文学天才好像并不太准确，因为他们的天才同时会伴随着文字表达艺术上的巨大缺陷——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才华与语言之间的所有联系最终都只是外部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过是偶然。但他们的才华又不隶属于其他艺术门类。评论界看似总体上忽视了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或者说天份。这种艺术甚至可能上升至最伟大的艺术形式之列，因为它产出的作品可以（在第一次邂逅时）给我们带来欢愉，（在进一步的熟识中）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跟那些最伟大诗人的诗作给我们的影响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艺术形式比起诗歌（至少是绝大部分诗歌），更接近音乐。它描述的内容超越了我们已知的事物，在我们内心激起从未有过、也从未期待会有的感受，如同我们从意识的正常模式中脱离，“获得了自降生以来从未希冀过的愉悦”。它进入我们的内部，冲击我们的思想甚至是激情都到不了的层面，煽动那些最古老的疑惑，直到所有问题都再次敞开，使我们震撼，使我们比人生中绝大多数时刻都要清醒。

麦克唐纳出类拔萃的，正是这种叫作神话诗作的艺术形式。他最好的作品

是《幻境》、“科迪”系列、《金钥匙》、《女巫》和《莉莉丝》。这些书本身已足够好，无法再从中弃芜求精了。意义、内涵、文采已融汇于整个故事中，读者若发现任何独立的优点，那只是偶然。那些小说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些小说写得好。麦克唐纳出于各种原因成为了一名小说家，但他的小说极少能称得上是好作品，没有一部是上佳的。恰恰是在最偏离小说创作准则的情况下，他的小说成了精品。这种偏离有两个方向。有时更贴近幻想，像是《奇比爵士》里主人公的整个形象，和《威尔弗莱德·康伯枚德》里开篇的那几章；有时又转向直接又冗长的说教。如果读者只是为了故事，这简直令人忍无可忍。但这样写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作者尽管身为一个穷困的小说家，但还是一个优秀的传道者。所以他最宝贵的一些东西就藏在他最枯燥的作品里，而我在此处所做的就相当于掘墓。至此我对他小说的评价都是基于合理的客观的评价标准而言。当然，对于热爱宗教神圣、热爱麦克唐纳（也许还要热爱苏格兰）的读者来说，也许在他最不看好的作品里，也能发现一些让人免于指责的动人之处，甚至在其缺点中感受到一种奇怪的笨拙的魅力（我们面对自己最喜爱的作家时无疑就是如此）。这些小说共有的一种少有但独特的品质在于：“好人”总是写得最好也最令人信服。他笔下的圣人十分鲜活，而坏人则仅仅是出于剧情需要。

我不打算尝试将麦克唐纳的思想作历史性或神学性的归类，部分原因是出于我在这方面所知甚少，但更重要的是，我对这种分类并不热衷。有一个方法可以非常有效地消除我们内心发出的声音，即搬来某个“主义”做老师，让它发声。当我们嘀咕着“托马斯主义”、“巴特主义”、“存在主义”的时候，它们发出的号声已不会十分惊扰我们的安歇。但在麦克唐纳那里，说话的永远是来自内心的声音。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要求顺服，要求“某物不多一分不少一厘，或恰如其分”，都是没有止尽的。而在那来自内心的声音中，每一种其他的才能也同时发声了——即思维能力、想象力、幽默、幻想和满腔的爱。当今也许没有人比他更清醒地认识到“戒律”和“教义”的区别，以及只依赖道德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失败了。作为天父之子的神圣地位是联结他思想中所有不同元素的重要概念。我不敢说他从不犯错，但我可以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人里最接近，并且一直在接近，基督之灵的人。所以他有着如同耶稣基督的那种柔软和严厉的结合。在《圣经新约》之外，我再也找不到他作品中的那种恐惧与抚慰如此交织的感情了。但这种紧迫感永远不会变得尖厉刺耳，因为每一篇布道都弥漫着一种博爱与惊叹之感，使得那种紧迫感不会令人不适。麦克唐纳所展现的上帝是带有威胁性的，但就如杰瑞米·泰勒[注]所说的，“若我们不起快乐之心，祂就以可怕之事相胁。”

在很多方面，麦克唐纳的思想所体现的那些耀眼的闪光点，正是我们认为他所处的年代和他的个人经历中最不可能出现的。身为一个浪漫主义者，

又刚刚从枯燥教条化的神学体系中逃离，会很容易落入过分强调情感和“宗教体验”的陷阱，但事实上，十九世纪的作家几乎没有谁比麦克唐纳更像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那样把个人感受归置到其应属的位置上。他的整个自然哲学虽一直坚定不移地建立在物质世界的基础上，却并不是出于当时“机械主义”和“理想主义”并存的影响。他显然跟怀特海教授[注]比跟赫伯特·斯宾塞[注]或T.H.格林[注]要跟合得来。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事物的善变，但他们大多数只是为之伤春悲秋而已。而麦克唐纳的怀旧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他会深入下去，探求这种怀旧感是如何得来。他的心理活动也值得注意。他跟其他现代人一样清楚地意识到，意识本身，以及自省所揭示的东西，都不过是表面的，于是就有了《公主与妖魔与精灵》中国王城堡里错综复杂的地窖和阁楼，以及《莉莉丝》中韦恩在自家的宅子里感受到的惊吓，还有他对我们日常的自我揣测进行的有力批评。而这其中发挥最大作用的大概就是那种低级原始但又往往无法摆脱的心理作用——恐惧，他允许恐惧进入精神生活中。在这一点上，对早年接受的教导的反叛原本会极有可能将他带入浅薄的自由主义的误区，但事实并没有。他确实虔心希望所有人都得救，但那是因为他期待所有人最终都会忏悔。他明白（且比任何人更甚），即使万能的主也无法拯救那些不信的人。而他从不在永远不可能的事情上纠缠。他像特拉赫恩[注]一样善良温和，同时又像《遵主圣范》[注]里那样严厉。

但至少我没有错过麦克唐纳。我从未掩饰过我将麦克唐纳视为我的导师这一点，实际上我想我每一本书里都有引用过他。但在我看来，我的读者们至今还未对我作品里连带的这位作者引起足够的重视。我的良心督促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即使不是出于对自己诚实——要知道，我可是个大学教员，“追根溯源”可能是骨子里的习惯。早在三十年前，我买了“人人文库”[注]版的一本《幻境》——当时还不太情愿，其实这本书之前在那个书摊上看到过几次，但都被我略过了。几个小时后，我发现自己穿越了一片新的疆土。在此之前，我已经深深沉溺在浪漫主义的思想中，而且随时可能陷入它更黑暗邪恶的一面，从峭壁上慢慢滑下，由追求奇特转移到追求怪异甚至反常。虽然《幻境》不论怎样来看都已经够浪漫了，但这种浪漫跟我之前所提的还是有所差别。那时我的思想已与基督教的教诲离得很远，所以完全意识不到这种本质上的差别。我当时只是感觉：如果说书中的新世界是陌生的，它却同时又有家的温馨和亲切；如果这是梦境，那么至少是一个居然让人感到变得警醒的梦；整本书都透露出一种沁凉的早晨般的纯净，分明还有一种死亡的气息，但却是“好的”死亡。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就是，它使我的想像力发生了转变，甚至得到“洗礼”（尤其是书中关于死亡的那部分）。它在智力上对我没有任何启发，良心上当时也没产生什么影响，那些是很久之后受到其他众多书籍和人物的影响后发生的事。然

而，当我完成了自我的转变——当然我是指“一切真的发生了”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是在受到麦克唐纳的影响，并且他一直都伴随着我。我发现自己终于准备好去聆听他一开始无法向我传达的信息。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现在告诉我的就是他一开始已经向我传达的东西。毫无疑问，这颗人生的良药没有什么随手可弃的外壳，也不存在什么“金玉其外”之说。它从里到外都是金子。而他幻想作品中最令我着迷的特质其实就是真实世界的特质——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神圣的、有魔力的、令人畏惧又狂喜的现实世界。若是在我的青春期，有人跟我说我会热爱《幻境》一书中体现的良善，我肯定会惊愕不已。但现在我明白了，因此看见其中没有虚伪。虚伪是全然相反的，即那种贫乏的、只能把善良禁锢在“法律和责任”范围之内的道德，它永远无法使我们感受到“正直的土地”上迎面吹来的甜蜜气息，也无法向我们展示那稍纵即逝的、若是见过一次就一定会以感官欲望之外的所有去追求的“形态”——那种（用萨福[注]的话说）“比金子更珍贵”的东西。

C.S.路易斯

---

1. 本文选自C.S.路易斯为《乔治·麦克唐纳语录》（George MacDonald. An Anthology）一书所作的代序，埃德曼版出版社曾节选该文作为乔治·麦克唐纳所著《幻境》（Phantastes）一书的序言。——译注（本书中译注都为译者所加，不再说明）

2. 出自《乔治·麦克唐纳语录集》，第104条“更完美的祷告”：有一种与神进行的交通，不寻求任何东西，却已寻求了一切……

3. 《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 - 1902）的半自传体小说，1903年出版。

4. 《罗伯特·福尔克纳》（Robert Falconer）：乔治·麦克唐纳著，1868年出版。

5. 《敝帚自珍》（What’s Mine’s Mine）：乔治·麦克唐纳著，1886年出版。

6. 斯多葛派：塞浦路斯岛人芝诺（Zeno，约前336 - 约前264）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学派。斯多葛派认为世界理性决定事物的发展变化，强调在社会生活中顺从天命，要安于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要恬淡寡欲，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

7. 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1460? - 1520?），苏格兰诗人。

8. 韦弗利小说（Waverley Novels）：苏格兰作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所著的系列小说，在欧中风靡了近一个世纪。

9. 诺瓦利斯（Novalis，1772 - 1801），德国诗人，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

10. 巴尔德：北欧神话中的奥丁之子，是光明之神，其死亡导致了诸神黄昏的开始。

11. 阿尔戈英雄：希腊传说中同伊阿宋一道乘快船“阿尔戈号”去取金羊毛的五十位英雄。

12. 朗普里埃词典：英国古典学者约翰·朗普里埃（John Lemprière，约1765 - 1824）所编的《经典词典》（Bibliotheca Classica 或 A Classical Dictionary），内容涵盖了古典作家提及的所有专有名词，是神话研究及古典史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

13. 杰瑞米·泰勒（Jeremy Taylor，1613 - 1667），英国教士和神学家。

14. 阿尔弗雷德·诺夫·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

15.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 - 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为人所共知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所提出一套的学说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

16. 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 - 1882），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英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先驱。

17. 托马斯·特拉赫恩（Thomas Traherne，1637? - 1674），英国作家及玄学派诗人。他主要以《罗马赝品》及《基督教道德》等宗教散文而闻名。

18. 《遵主圣范》（The Imitation of Christ），德国中世纪修道士坎贝斯的多马（Thomas à Kempis，1380-1471）所著。该书曾被认为是除《圣经》之外最受基督徒喜爱的灵修读物，又译为《效法基督》《师主篇》。

19. 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英国伦敦的出版商登特（Joseph Malaby Dent）于1906年开创的英文经典系列丛书。

20. 萨福（Sappho，约前630或612 - 约前592或560），古希腊著名女抒情诗人。

作序者简介

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出生于北爱尔兰，长年居住英格兰，是英国知名学者、作家及护教家。他26岁即登牛津大学教席，被当代人誉为“最伟大的牛津人”。代表作包括《牛津英国文学史·16世纪卷》《地狱来鸿》《返朴归真》《四种爱》《纳尼亚传奇》等。他一生著书逾30部，有学术著作、小说、诗集、童话，在全世界拥有庞大的支持者。时至今日，他的作品还在继续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新读者和研究者。

某日下午我漫步于斯伯尔丁的农场，只见落日余晖洒满对面庄严肃穆的松树林。那金色的光线散落林间小道，如同照进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我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撼，好像某个古老而又不为我所知的族群已定居在这块叫做康科德的土地上：他们令人叹为观止，闪闪发光，太阳是他们的仆人；他们从不与村民为伍，也从没有任何的来访者。我看见他们的公园（也是他们的游乐场），在穿过树林的另一边，斯伯尔丁的红莓地上。松树逐渐长成他们的山墙。他们的住处不易被发现，因为有树木从中穿过。我不清楚自己是否听到了他们压低的笑闹声。这个族群似乎喜欢倚靠着阳光。他们儿女成群，过着幸福的生活。尽管农夫的车道直接从他们的客厅穿过，他们也毫不介意，因为透过池塘倒映出的天空可以时不时地瞥见泥泞的池底。他们从未听说过斯伯尔丁，也不知道他是他们的邻居，尽管我曾见到斯伯尔丁吹着口哨、赶着他的队伍穿过他们的房子。他们的生活无比地宁静安详，作为家族标志的盾徽就是一片青苔，我曾在松树和橡树上见过那个图案。他们的阁楼就在树冠的顶端。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政治，也没有劳作的喧嚣。我并未察觉到他们在纺纱或编织，但的确听到过一些声音，当风儿渐息，耳边一片清静，你能想象到的最甜美动人的乐曲——那如同五月里远处蜂巢传来的嗡嗡声，也许就是他们思考的声音。他们可没有闲散的思绪，外人也看不到他们劳作，因为他们的勤奋可不会用在混乱地做一些累赘的事情上。

但我现在越来越不记得他们了。他们无可挽回地正从我的脑海中渐渐消失，即使是现在，当我在叙述着，并竭力去回想时，记忆还是在不停地褪去。只有长时间努力地在记忆最深处搜寻后，我才会又一次意识到他们的确群居在那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族群的存在，我想自己可能就搬出康科德了。

梭罗《散步》

第一章
藏书室

当时我刚好结束了在牛津的学业，趁着正式打理家族产业之前作短暂休整。我父亲在我还是孩童时便已去世，不到一年后我母亲也走了，于是我在这世上就跟一个最孤独的人那样孑然一身。

我过去对家族祖辈的历史知之甚少。唯一清楚的一点是，他们中很大部分人都致力于作学问。而现在看来我自己也遗传了这种倾向，把很多时间花在研究自然科学上，尽管我得承认，我做研究的态度似乎有些漫不经心。自然科学吸引我的主要是它带给我的惊奇。我总是看到，并且预见自己将会看到，一些奇特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处不仅存在于同一秩序但不同门类的科学知识中，存在于物质世界和抽象世界的现实中，还存在于物理假说与我经常坠入的那些抽象的梦中。在梦里，一些关于真理的启示隐约闪现。同时我还经常陷入一种不成熟的想要把假设变为理论的冲动中。我思想上的怪异真是不可尽数。

我的家宅和我的家族都算得上古老，但对它们的描述并不影响对我主要想要讲的事件的理解。这栋宅子有一间古色古香的藏书室，早在印刷术发明前它就已经存在，经过不断的进化和改动延续到我这一代，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受不同年代品味和所追求风格的影响。无疑，没有什么能比继承一件年代久远的物品更能让人深刻体会到“任何拥有都是短暂”的本质。就像一副移动的巨幅画卷，那间曾经从很多双眼睛前经过的藏书室，现在也正慢慢在我眼前拂过。

尽管在宅子多次的重新布置和装修中都有兼顾到这间藏书室，但它还是像一块不断向外侵蚀的领土，兼并了一个又一个房间，直到占据了一楼的绝大部分。它的主室很大，每面墙都被满满当当几乎高至天花板的书架所遮盖。与主室相连的房间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连通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通过门，有的通过拱道，还有的通过一小段的走廊或上上下下的阶梯。

在这个偌大的藏书室里，我的时间主要花在阅读科学读物上，新的旧的都读，因为人类思维的发展与所获知识之间的联系是最使我感兴趣的。托勒密[注]、但丁[注]、两位叫培根[注][注]的伟大哲学家、波义耳[注]，这些人对我来说比达尔文[注]或麦克斯韦[注]更有份量，因为他们更接近那些打破无知的黑暗的已逝先锋人物。

八月天色黯淡的一个傍晚，我正坐在藏书室的老地方，背靠着一扇窗户静静地阅读。这一天大半时间都在下雨，然而就在此时，落日出现了，乌云消散，阳光照进房间。我起身望向窗外，宽阔的草场中间，喷泉顶端沐浴在绯红壮丽的霞光中。我转身刚要坐回原位，却在无意中瞥见房中一幅画散发出同样绚丽的光芒。那是一幅画像，嵌在墙上一块凹陷进去、看似壁龛或神龛的地方，那里原本是用来摆放书架上容不下的书的。我认出这画中之人与我的一位长辈长得很像，但以前从没想过为什么这幅画没有和其他家族成员的画像放在一起。其他画像要么放在画廊，要么放在家里的某个大房间里，而唯独这一幅单独挂在这里。直射的阳光奇迹般地使这幅画变得鲜活起来。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它，也是第一次，它好像在回应我的注视。我眼中闪烁着画像反射的光彩，有某种东西，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使我转身望向房间另一端的尽头，然后我看见了，或者说我好像看见了，一个高高的人影正向书架伸出手。又一瞬间，我眼里的光黯淡了，像是突然恢复了视力一样，我再定睛一看，什么也没有了，于是我只能断定刚才是我的视觉神经出现了短暂的问题。

我继续看书，本来一定是会忘记刚才那个模糊的、转瞬即逝的印象的。然而没过多久，当我去书架找书时，居然发现我要找的那本书的位置刚好空着，书被人拿走了。也就是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就是在那个地方，我见过，起码我认为我见过，一个找书的老人。之后我将书架上上下下翻找了一遍，可是哪儿都找不到。然而第二天，它又回来了，就出现在原来的地方！但我清楚，家里没有人会对那个类型的书感兴趣。

三天后，发生了一件更离奇的事。

藏书室的其中一面墙上有一扇低矮的小门，通向一个存物的壁橱，里面存放着一些最稀有、年代最久远的古籍。这扇门非常结实，镶在突起的门框里。有位先人突发奇想，在门上装了若干又小又浅的书架，用来摆放书的封壳。这个无伤大雅的设想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鉴于那些用来充数的封壳上的书名大都幽默而独特，加之很多古籍都已失传且再也无法找回，这些书壳就是它们存在过的证明，我因此对这扇点缀着小书架的门情有独钟。

更加锦上添花的是，某个特别有创造力的工匠把一本残卷塞进了两排书架之间。书的厚度刚好够填满从上面书架顶部到下层书架底部这一段跟门之间的空隙。为此他还沿对角线剪掉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把余下部分能翻开的一角伸到书壳外，这样就把书给固定住了。这本已经完全被损坏的书是用皱巴巴的牛皮纸装订的，书的一角可以掀起来，露出里面写在羊皮纸上的手稿。

本来我正坐着看书，正巧从书上抬起头时眼光落在了这扇门上，很快我就

发现我刚刚描述的这本书，如果还能算一本书的话，居然不见了。这件事本不值得生多大气，但我还是气冲冲地摇铃叫了管家过来。当我问他是否知道那本书去哪儿的时候，他面色刷地白了，但又非常坚决地说不知道。而我宁愿怀疑自己的眼睛也不愿怀疑他的话。他服侍了我们家一辈子，没有比他更忠实的仆人了。但同时他又留给我一种奇怪的印象，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

那天下午我又坐在藏书室读书，读到值得深思之处，我放下书，任眼睛四处漫游。正在那时，我看到了一个瘦削老人的背影。他穿着长长的黑色外套，那外套好似因为穿得太多都磨得发亮了。他正要穿过那扇钉着小书架的门，消失在那个壁橱深处。我飞快地穿过房间走到那扇门前，发现门是关着的。我拉开门把头往里探，那个壁橱内没有其他出口，也看不到任何人影，于是我又一次带着不安断定，这又是跟之前一样的幻觉，只得再次坐下来把注意力集中到书本上去。

可我还是不由得感到一丝紧张，马上又抬头四下张望，想要确定这里确实只有我一个人，可我看到了什么？我又站起来，跑向那扇门——那本残缺的书又回来了！我拉住它往外扯，它还是跟往常一样牢牢地固定在那里呢！

现在我完全没有了头绪。我又摇了铃，等管家一来便一五一十把我所见的全告诉了他，而他这次也把他知道的全告诉了我。

他说他本来希望那位老先生的事会被忘记，还好只有我看见了他。管家说，他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听说过很多关于这个老人的事，但渐渐地人们不再提起他，而作为管家他也很小心地避开这个话题。

“你的意思是，这房子里有鬼，那个鬼就是那个老人？”我问。

据他说有一度每个人都认为那是真的，但我本人却从没听说过这件事，这一点似乎表明这件事确实已经结束并且被淡忘了。

我问他见到的那位老人长什么样。

可他说他从来没见过，尽管我父亲满八岁那天他就进我们家了。关于这些神神道道的事情，我祖父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他还宣布，谁要提这事就马上就地开除。这不过是年轻女仆们的幌子，他说，想借机躲进男人怀里求安慰罢了！我的祖父老拉尔夫爵士向来不相信任何他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也从来没有一个女仆说曾看到过鬼影，倒是有个男仆因为碎嘴而被辞退了。

管家说，村里有个非常年老的妇人曾给他讲过一个传说，关于一位叫瑞文的先生，他曾长期担任那位“画像挂在藏书室的书中间、名叫阿普沃德的爵士”的图书管理员。据她说，阿普沃德爵士是一位读书狂人，而且他不只是读那些有益身心的书，还爱读那些诡异的邪恶的禁书。而瑞文先生，也许他本就是魔鬼的化身，居然鼓励他这样做。有一天他们两人一起失踪了，从此再没人看见或听说过阿普沃德，但瑞文却还时不时出现在这间藏书室。有人相信瑞文可能并没有死，但与其相信有活几百年而不死的人类，管家和那位老妇人倒更宁愿相信那也许是死去的人在重访他离开的世界。

管家说他从没听说瑞文先生会干扰家里的任何事，不过他可能觉得自己在借阅书籍这件事上有特权。到底那个老妇人怎么会知道瑞文先生这么多事，管家一直不解，但她的描述跟我刚才见到的那个身影完全吻合。

“我希望这只是那位老先生的一次友善的来访！”最后他说，脸上虽然笑着却又显得忧心忡忡。

我跟他说，瑞文先生来几次我都没异议，但最好他这个老管家能继续坚守承诺，不要跟其他仆人说起这件事。我又问他有没有注意到那本残缺的书不见过，他回答没有，他一直以为它是被固定在那儿的，边说还边走到那本书跟前使劲扯了一下——确实动不了。

---

1. 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90 - 168），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占星学家和光学家，“地心说”的集大成者。（译注）
2. 但丁·阿利盖利（Dante Alighieri，1265 - 1321），13世纪末意大利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以长诗《神曲》留名后世。（译注）
3. 罗杰·培根（Roger Bacon，约1214 - 1293），英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著名的唯名论者，实验科学的前驱。具有广博的知识，素有“奇异的博士”之称。（译注）
4.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 - 162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和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译注）
5. 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 - 1691），英国化学家，提出波义耳定律。著作《怀疑派化学家》对化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标志着近代化学的开始。（译注）

6.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 - 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出版《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学说，使生物学发生革命性变革。（译注）

7.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 - 1879），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经典电动力学的创始人，统计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被普遍认为是对物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之一。（译注）

8. “瑞文”为音译，原文为Raven，意为“乌鸦”。（译注）

第二章
镜子

之后的几天风平浪静。大概一个星期后，发生了我下面要讲的事。

那时我一直想着那本手稿残卷，多次尝试想把它拿出来，可是都没有成功。我找不到是什么东西把它固定得那么紧。

不过之前我一直就想彻底清检一下壁橱里的书，里面的环境让我担心那些书的状况。某一天这种想法突然变成了行动的决心。当我正从椅子上起身打算动手整理时，我看见一位老迈的图书管理员正从壁橱门口向房间另一端的尽头走去。其实我应该这样说，我看见了某个影像，依稀能分辨出那是一个瘦小的驼背男人的身影。他穿着褴褛的几乎拖到脚后跟的礼服，礼服的尾部随着他的走动而分叉，露出礼服下穿着黑色长筒袜的细腿和一双套着宽大拖鞋的大脚。

我马上跟上他。也许我只是在追一个影子，但我很确信我是在跟着某个东西。他离开藏书室走进大厅，穿过大厅来到主楼梯的楼梯口，接着走上楼梯来到二楼，这里有一些主要的房间。他走过这些房间，我又跟紧一点。接着他继续往前，通过一条宽敞的过道，来到通向三楼的楼梯口，这里的楼梯要窄一些。他登上楼梯，奇怪的是，当我跟随他走到楼梯顶时，我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几乎全然陌生的地方。我从小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互相煽动着去探索家里每一个隐蔽的角落，再说当监护人把我带走时我还是个孩子，在那之后我就再没见过这座宅子，直到大约一个月前才回来。

穿过一条又一条过道，我们来到一扇门前，这里有一道蜿蜒向上的木梯子。我们登上梯子，我脚下的每一步都吱嘎作响，但我的向导走路却不发出任何声音。走了一段，人影突然不见了，前方的楼梯尽头也见不到那个模糊的身影。我几乎不敢确定我真的见过他。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影子，但他的影子不在其中。

这时我已进入顶层的阁楼，巨大的房梁和椽子在我头顶交错，四周十分开阔，有若干个门，长长的远景带来的阴郁感被几个隐蔽的全是蛛网的窗户和狭小且透出昏暗光线的天窗给冲淡了。我注视着这一切，心中涌动着一种敬畏和愉悦混杂的奇异感受。这么大的阁楼全是我一个人的，等着我去探索！

阁楼的中间有一个由毛糙的厚木板围起来的没有粉刷过的小隔间，隔间的

门半开着。我猜想瑞文先生可能在里面，便推门走了进去。

小房间里阳光普照，但在这个被荒弃的地方，连阳光都有一种又黯淡又凄凉的感觉，仿佛发现自己一无所用，后悔不该来。有几束特别昏暗的光线在被扬起的灰尘里留下了它们的轨迹，最后落在一面高高的镜子上。这块老式且极窄的镜子上积满了灰尘，外表看去就是面普通的镜子。黑檀木镜框的顶上立着一只展翅的黑鹰，黑鹰的嘴里衔着一条金链子，链子上坠着一个黑色的球。

我原本一直在观察着这面镜子的外形，没有看向镜子里。然而就在望向镜面的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里面照出的既不是房间里的景象，也不是我的形象。这时我感到墙在消失，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把一幅美妙画卷的的玻璃镜框错认成了镜子，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足以让你理解我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

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原始的国度，地表起伏不平，灌木丛生。荒凉低矮但有些怪异的丘陵占据了中景的大部分，远处的群山沿着地平线绵延起伏，而离我最近的是一块平坦苍凉的沼泽地。

我因为近视走近一点去观察画面前景最近处那块石头的质地时，瞥见了一只又大又老的乌鸦，十分庄重地向我跳过来。他紫黑色的羽毛里因为夹杂着一些灰色而显得稍稍柔和了一些。他似乎正在觅食虫子。在画里看到活生生的东西可不能太惊讶，我再往前走一步，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结果绊到了什么东西——那一定就是镜框了——等我抬起头来，乌鸦的嘴正对着我的鼻子。我居然来到了画中这个广阔的天地，踏上了一片杳无人烟的荒原！

第三章
乌鸦

我转身望向身后。那里的一切都模糊不明，就像雾里看花，云中望山。只有一件事情是显而亦见的，那就是——我目之所及都是完全陌生的景象。我想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于是伸出手四下摸索，希望真实的触觉可以打破这种幻觉。我各个方向都试着走了一遍，想着虽然看不到，但也许会碰巧触到什么东西，可摸索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出于本能的，我转向了那只乌鸦，我身边唯一一个活物。他离我有一段距离，带着尊重又疑惑的神色站在那儿望着我。我突然意识到向这样一只鸟寻求答案是多么可笑，于是又转过身去，心中充满了疑问，还掺杂着恐惧。我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我们所认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联系已完全不存在的世界？难道人可以随意跨过秩序的界线，变成另一个无规则世界的玩物？可是我又确确实实地看到了这只乌鸦，感受到脚下坚实的地面，听到好似风吹过周围矮树丛的声音！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我问，我的声音应该很大，因为我的问题马上就有了回应。

“你是从那扇门里来的。”一个怪异的很尖利的声音回答。

我扭头去看，又环顾四周，看不到半个人影。想到自己可能真的快疯了，我整个人都被惊恐占据。难道从此我都不能再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意识了吗？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说话的正是那只乌鸦，他正抬头望着我，好像在等待我的回应。那时阳光并不强烈，这只鸟却投下了一片阴影，那阴影仿佛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我请求我的读者能帮助我表述得更清楚些——如果此时你们真的有可能理解我的话。我身处一个奇怪的世界，或者说是进入了某种状态，这里是一系列情状的集合体，一个臆想中的所在。它与我们所认为的那个唯一的世界在形态和模式上如此不同，我能做的最准确的描述也只能勾画出我欲言之物的一个轮廓。我开始担心自己的确是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硬要把本来无法言说的事表述出来，因为任何语言都无法准确地描述我头脑中的影像。即使是现在，我也非常乐意把我已经写下的这些话替换掉，如果我能找到更准确的表达方式的话。一方面我努力地反复尝试想找到最接近真实的词句，但同时我又发现我面临另一个威胁，那些我想表达的事物正从我的脑海里消失。就像一个正从睡梦中苏醒的人，那原本清晰的事物渐渐地

但又极快地不断变幻，直到再也无法辨认它本来的样子。

我想，如果一只鸟有跟人说话的能力，那他一定也有资格得到来自人的一个礼貌回应。也许正因为对方是一只鸟，他就更有资格。

好像随时会发出乌鸦的嘎嘎声那样，他的说话声有种粗砺感，但总的来说并不令人生厌，而他所说的话，虽然没有传达任何有用的信息，倒也不粗鲁。

“我没穿过什么门啊。”我答道。

“我都看到了！我用自己这双古老的眼睛看到的！”他的语气非常笃定，不容质疑却也不会无礼。

“我根本没看到什么门！”我坚持道。

“你当然看不到！所有你曾见过的门——其实你见得也不多——都是开向里面的，而现在你无意中开启了一扇开向外面的门！你将会遇到的一件怪事是”，他继续故作深沉地说，“你走出的门越多，就越来越深入这个世界！”

“烦请您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那是不可能的。你现在对这里一无所知，找出答案的唯一方法就是从现在开始把这里当成你的家，让自己适应。”

“这里一切都这么怪，我要怎么把这里当成家？”

“那就做点什么。”

“做什么？”

“随便什么，你还是越早开始越好！除非你在这里感到像在家一样自在，否则你会发现要出去跟要进来一样难。”

“可惜我进来得太容易。我要是能出去，就绝不会想要再进来！”

“你既然无意中闯了进来，那就很有可能无意中又走出去。而你进来是不是厄运还要走着瞧。”

“难道您从来不出去吗，先生？”

“我想出去的时候当然会出去，但并不经常，出去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你

们的世界就是一个半成品，又幼稚又自满——事实上还根本没有发展到让我这样一只老乌鸦听你们调遣的程度！”

“难道我认为人比鸟高级是错的？”

“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吧。我们可不会在概括这类事上浪费脑力，在我们眼里人就是人，鸟就是鸟。我想现在该换我向你提问题了！”

“您当然有发问的权力，”我说，“既然您有发问的能力！”

“答得真妙！”他接上我的话，“那么告诉我，你是谁——如果你刚好有答案的话。”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就是我，我自己当然知道了！”

“如果你知道你是你，你当然就知道你不是别人。但你真的知道你就是你吗？你确定你不是你的父亲？或者，抱歉，你不是你自己愚弄的那个人？所以，你到底是谁？”

我忽然意识到我没法向他解释我是谁。的确，我是谁呢？只说我是某某某根本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我开始明白过来，我其实并不认识我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没有证据可以让我确定我是那个谁而不是其他人。至于我在原来的世界所用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也无意去回想，因为那不代表任何东西，名字在那个世界的意义在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我真的几乎已经忘记，在原来的世界每个人都是要有名字的！于是我明智地沉默了，我该对这只乌鸦说些什么呢？他可是一个能通过偶然性看到存在本质的奇异生灵。

“看着我，”他说，“告诉我我是谁。”

他说着转过身，我马上认出了他。这时他已不再是一只乌鸦，而变成了一个人的形象，中等个头，弯腰驮背，非常瘦削，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色燕尾服。他转过来，又变回乌鸦的模样。

“先生，我见过您。”我觉得这么说很蠢，却并不感到惊讶。

“你就看到了我的背影，为何能如此确信？”他回道，“你从你的背后看到过你自己吗？事实上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那么现在告诉我，我是谁。”

“我谦卑地请求您的原谅，”我答道，“我相信您曾经是我们家的图书管理员，但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

“为什么你要请我原谅？”

“因为我把您当作了一只乌鸦，”我说。那当然是因为他以乌鸦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就像人和鸟的区别那样显而易见。

“你没有做错什么，”他回答，“你把我叫做乌鸦，或认为我是乌鸦，就等于赋予了我存在感，那也是一个人可以要求他的同类给予他的最至高无上的东西。所以，作为回礼，我要给你上一课：没有人可以说他是他自己，除非他先搞清楚他是否存在，然后弄明白所谓‘自己’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任何人是‘自己’，‘自己’谁也不是。这里面还有很多你现在还弄不明白的东西，但你明白这些就够了。我担心你是太早进入这个世界了，但你还是要学着把这里当成家，因为家，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一点，是唯一一个你能自由出入的地方。有些地方你只能进去，有些地方你只能出来，但那个你能自由进出的地方，如果你真能找到的话，只能是家。”

他背过身准备离开，我又看到了那个图书管理员。但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好像只是“吸附”了自己的影子。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荒谬，但我只能这样形容。

我一直注视着他的背影直到消失，但究竟是距离太远看不清了，还是他已消失在石南花丛中，我不得而知。

我想，有没有可能其实我已经死了还不自知？我是不是身处人们所说的“死后的另一个世界”？我非得在这里四处游荡，找寻自己的位置吗？我怎么让自己感到像在家一样？乌鸦说我得要做些什么，可我在这儿能做什么？——做了什么就能让我成为某个人了吗？要知道现在，呜呼，我谁也不是！

我沿着瑞文先生刚刚走过的路，悄悄跟在他身后。很快，我看到一片松树林并走了进去。一路上松树的香气扑鼻而来，我很快沉浸其中。

当我最终走入暮色的昏黯中，突然瞄到前方有个发光的东西，就在两根枝干中间。它没有颜色，让我想起阳光耀眼的夏日正午，热气从烈日炙烤的地面升起，在透明的空气中颤动，就像被拨动的琴弦。尽管我离它越来越近，却并未看得更真切；而当我走到它跟前时，那发光之物却不见了，只见前方树木的形状和颜色都开始变得怪异而模糊。我本来想从枝干中穿过，但突然感到轻微地触电一般，一下绊倒了。等我爬起来，面前出现的却是阁楼小隔间的木墙。一转身，我又看到那面镜子，顶上还是那只黑鹰，只是那一刻黑鹰好像变成了栖息的姿势。

我突然感到十分惊恐，逃出了那个小隔间。站在房间外看那宽敞的阁楼有

一种诡异的感觉。它好像一直在等着什么，那个东西已经来了又走了，于是它又继续等着！当我走到楼梯口时突然一阵颤栗，怎么我的家突然变得这么陌生！身后仿佛有什么东西要跳到我身上来！我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奔下楼，结果撞到墙又摔了一跤，我马上爬起来继续跑。在二楼时我迷了路，有好几条过道走了两次，最后终于找到了下楼的楼梯口。等我下到主梯的楼梯口时终于冷静了一点，片刻后我便坐在藏书室里，试着平复我的呼吸。

我绝对不要再走上最顶层那可怕的阶梯了！它通向的那层阁楼的诡异气息弥漫在整个屋子里！那层阁楼岿然地坐落在整座房子之上，威胁着要把我从这屋子里挤出去！它就是这栋宅子沉思的头脑，里面住满了各种神秘的事物，其中某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我常待的藏书室！我一点也不安全！我要把这座可怕的宅子租出去，或者卖出去，这个鬼地方的顶上有一扇门永远为那些根本不是人类的东西敞开！我要在瑞士买一块悬崖，在边上建一座只有一层、绝不会有阁楼的木屋，屋后有一座巍峨又古老的山峰守护着，至少山上不会掉下来比几吨巨石更可怕的东西！

我一直都知道这样想是愚蠢的，甚至意识到里面有种潜在的带着蔑视的幽默感。但我的思绪突然被打断了，我好像又听到了乌鸦的叫声。

“如果我对自家的阁楼都一无所知，”我想，“还有什么能使我把现实跟脑中的幻象分开？即使是现在，我能说出我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吗？下一刻它又会产生什么思想，或者下个月甚至一年后？我头脑里装着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思考’的这个行为是怎么产生的？我的人真的是在这里吗？我是谁，我是什么？”

我现在还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跟乌鸦当时在“那里”问我一样。“我到底是在哪里？”我自言自语，发现其实自己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这世间万物。

我起身快步穿过房间来到那扇钉着小书架的壁橱门前。那本残破的书从展平的书壳中探出来，那些书壳代表着那些没有灵魂和躯体、已经不复存在的书本。那本书好像在向我示意。我跪下来，把书页尽量往上翻，可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站起来，点亮了一根蜡捻子，像是望向一张要开不开的嘴那样去看书上的内容。这手稿上写的是诗歌。除此之外我再没有什么别的发现了。左手边的书页上可以看到诗开头的几个字，右手边的能看到最后的几个字，但可想而知看不到一行完整的诗句，能读到的部分也没法让人猜出整句话的意思。但眼前这些字却奇异地唤起了一种无法表明的奇怪感受。有些梦境、诗歌、歌词、图画会唤起一些你从未有过的感觉。这感觉有着全新的颜色和形状，是迄今为止从未呈现过的感官刺激。此时此地，某些语句，某些看似无意义的只言片语，甚至某些单词正以相

似的方式影响着我。那想法就像一缕芳香，撩动我想要了解某首诗或某些诗歌的含义和隐喻的深沉欲望，即使书籍本身已经破损。

我把还能看到的一些有内容的片断摘抄下来，努力去把它补充完整，但毫无成果。我费劲心思，得到的唯一回报只是无尽的疲累，以至于我一躺上床就很快沉沉睡去了。

等到第二天早上，那个空旷的阁楼带给我的恐怖感已完全消失了。

第四章
某处或无处？

外面艳阳高照，但我不确定今天天气会不会一直这样好下去。我低下头凝视手上泛着奶白色光泽的蓝宝石戒指，想看看里面的星星是不是清晰可见。可那宝石比我想象的还要模糊，于是我从早餐桌上起身，走到窗户边细看。昨晚下了很大的雨，草地上有一只画眉正费力地把嘴探入一只蜗牛的壳里。

当我转动戒指欣赏里面的星星在阳光下的反光时，突然发现那雾一般的奶白色蓝宝石上浮现出一双机警的黑色眼睛，正牢牢地注视着我。我吓得把戒指掉到了地上，再捡起来时，那双眼睛又不见了。这时太阳突然变暗，一层黑色的雾气遮住了它，一两分钟后，整片天空乌云密布。空气变得闷热，突然起了一阵狂风，片刻后又划过一道闪电，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雷声，大雨紧随而至。

我开了窗，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瓢泼大雨。这时我远远望见一只乌鸦正穿过草地向我走来，他迈着庄重严肃的步子，完全不在意那倾盆的大雨。我一边猜想他是谁，一边暗自庆幸我现在在一楼，是安全的。同时我又莫明其妙地感觉到，如果我不小心谨慎，一定会有事发生。

他离我越来越近，向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振翅一飞，落到我的窗台上。接着他跨过窗框，跃至房间里，并走到门前。我以为他又要去藏书室，就跟着他，并暗自决定，如果他又要上楼，那我就不跟上去。可是他转过身，不是朝向藏书室，也不是朝向楼梯口，而是向通往一块小草坪的小门走去。这块草坪位于一个隐蔽的角落，刚好在这栋四处延伸的老宅子的两个部分之间。我赶快走过去帮他开门，他走入藤蔓覆盖的门廊，站在那里看着仿佛很多细流汇聚的巨大雨幕，而我站在他身后的门里。又一道闪电划过，紧接着又是一声更长的来自更远处的雷声。他扭头看着我，好像在说："听到了吗？"然后又转回去看天，好像还很满意这样的天气。他的姿态举止和他转头的样子与人如此神似，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这对虫子来说真是好天气啊，瑞文先生！"

"是的，"他回答，声音还是跟我以前听到的一样那么沙哑，"这天气很方便虫子从地里钻进钻出！""天王星上的大草原现在一定也很热闹呢！"他又说，边说边看着天上，"我猜那里现在也在下雨，上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

“为什么下雨就会很热闹？”我问。

“因为那里的动物都是在地下钻来钻去的，”他说，“——就像这里田鼠和鼹鼠一样——它们将来也都会是那样。”

“冒昧地问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去过就会知道，”他回答，“那真是一片惊人的景象，等你看惯了就会发现。每当地面起伏一次，就会有一只野兽出来活动。你也许会想到长毛象或者恐象[注]，但其实那里的动物跟这个世界的完全不同。当我第一次看到一条本来在干沼泽出没的大蛇扭动着爬出来时，我自己都几乎吓了一跳。它的头那么大，颈部还有鬃毛！还有那双眼睛！——这雨快停了，下一声雷声后它就会即刻停止。看吧！”

他话音未落，又一道闪电划过，半分钟后雷声响起。然后，雨停了。

“我们该走啦！”乌鸦一边说一边走出了门廊。

“去哪？”

“去我们该去地方，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已经回家了？我说过，你要真的到家了才可以随意进出。”

“可我不想去。”

“那也没用——至少没什么大用，”他说，“这边走。”

“我觉得待在这儿挺好的。”

“你觉得好，但其实不是。来吧。”

他从门廊跳到草地上，然后转过身来等着我。

“我今天不会离开这座房子的。”我继续嘴硬。

“你一定会到花园里来！”乌鸦这样回答。

“我不想跟你争执了。”我边说边从门廊边走开。

太阳破云而出，雨滴在草叶上闪着光。乌鸦已经走到了草地上。

“你会把脚弄湿的！”我喊道。

“还会把嘴弄脏。”他说完马上把嘴深深地插入草地里，随即叼上来一条很大的还在扭来扭去的红色虫子。他头一扬，把虫子甩向空中。那虫子伸开一双华丽的红黑色大翅膀，往天空飞去。

“啧！啧！”我叫道，“乌鸦先生你搞错啦，这些地里的蠕虫可不是蝴蝶的幼虫！”

“没关系，”他声音沙哑地说，“总会有只变成蝴蝶的！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了，而是教堂的司事，就在……在某个教堂墓地——墓园，更确切地说是在……在……管它在什么地方！”

“我明白了！你就是不能让你的铁锹安生一会：没什么东西可埋的时候，你就把地底的东西挖出来！不过，在你让它飞起来之前，应该留心挖出来的是什么！我们不能让任何生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怎么来的！”

“为什么？”

“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就会变得骄傲，看不到那些比它更强的。”

当一个人犯傻时，他自己可是意识不到的。

“那么这些虫子来自哪里？”乌鸦问，他好像突然间有了好奇心。

“这问题问的，当然是来自地里，你刚刚不是看到了吗？”

“是的，刚刚！但是它们不可能一开始就在那里——因为那东西可永远不会回到地里！”他说着并抬起头看天。

我也抬起头，可是除了一小片乌云什么也看不见，那乌云的边缘是红色的，好像是落日的余晖染红的。

“不会这么快太阳就下山了吧！”我感到很惊讶。

“啊，那可不是太阳下山！那红色是虫子发出来的。”

“你看到吧？如果一个生物忘记了它是怎么来的，会有怎样的后果！”我有些激动地叫道。

“忘本当然是好的，如果它想飞得更高、长得更大的话！但我确实只是教它们去寻找生命的开端。”

“你会让天空布满虫子吗？”

“对，那就是教堂司事的职责。要是其他神职人员也承认这一点就好了！”

他又把嘴伸进柔软的草皮下，叼出一条扭动的虫子，把它抛向天空，让它飞走。

这时我扭头望向身后，忍不住惊叫出声。我刚刚才郑重声明绝不离开我的房子，现在却已身在这陌生的世界！

“你有什么权力这样对待我，乌鸦先生？”我很生气，“我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由人？”

“一个人的自由度完全是由他自己决定的，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你无权让我做我不愿做的事！”

“如果你真的有那个意愿，你就会发现没有人能逼你。”

“你冒犯了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根本权力！”我还想抗议。

“如果你曾是一个独立个体，那么我的所作所为对你就不会是冒犯，所以现在我也没有不公正地对待你。不过你现在正开始变成一个独立个体了。”

我四周松树林环绕，而我的眼睛已经开始在树林深处搜寻，希望找到那一点神秘莫测的光亮，从而找到回家的路。可是啊，我怎么还能把那个地方叫作“家”，现在那里的每扇门、每扇窗都通向另一个世界，即使在花园里也不能幸免！

我想我当时的脸色肯定很难看。

“让我告诉你，其实你并没有离开你的家，你的家也没有离弃你，也许这会让你好受点。同时，你的家无法限制你，你也不会被禁锢其中！”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我到底在哪里？”

“在七维空间里，”他回答时嗓子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尾巴也摆了一下，“你现在最好紧跟着我，小心会伤到其他人！”

“这里除了你没有其他人好伤害，乌鸦先生！而且我要说我现在还真挺想揍你的！”

“你看不到其他人，这正是危险的信号。你看见你左边那棵大树了吗？大

概三十码远。”

“当然看到了，怎么会看不到？”我在试探他。

“十分钟前你没看到，现在你又不记得它的位置了！”

“我记得。”

“那你说它在哪儿？”

“哪儿？就在那儿啊！你明明知道！”

“那儿是哪儿？”

“你尽拿些蠢问题来烦我！”我忍不住叫起来了，“我真是受不了你了！”

“那棵树就在你厨房的壁炉前，直长到几乎跟烟囱那么高。”

“现在我知道了，你故意在耍我！”我嘲弄地一笑。

“你昨天从你的蓝宝石星星里看到我，难道也是我在耍你？”

“那是今天上午，不到一个小时之前！”

“我帮助你开拓眼界的时间可不只那么长，韦恩先生，不过那也不重要了。”

“你那是在故意愚弄我！”我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请原谅，可是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愚弄你！”

“我没打算愚弄我自己。”

“你错了。”

“哪里错了？”

“你拒绝承认自己其实已经犯傻了。你不接受事实，这就让你自己变成了一个傻子。因为这一点，你将使自己受到惨痛的惩罚。”

“我怎么错了，再说一遍？”

“你错在信了并不真实的东西。”

“那么，如果我要走到树的另一边，我就要穿过厨房的火炉？”

“当然。其实你最先穿过的应该是早餐室里坐在钢琴旁的那位女士，就是玫瑰花丛附近的那位。你会把她吓得跳起来！”

“我家里哪有女士！”

“是吗，你的管家不是一位女士吗？在那个大家都是仆人、个个穿着制服的地方，她可是很重要的人物！”

“可她不会弹钢琴！”

“但她的侄女会弹。而且她就在那里，那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也是一流的音乐家。”

“不好意思，我实在忍不住要打断你，在我看来你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

“你要是能听到那音乐就不会这么说了！钢琴里还放着长长的野生风信子花冠，就在琴弦之间。花的芳香使她的弹奏都有了一种特别的甜蜜气息！哦，原谅我，我忘了你耳聋听不见！”

“两个物体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不能吗？我之前忘了！现在我记起了，他们确实是这么教的。但那是一个大谬误——是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所犯下的大错之一！一个属于宇宙的人永远不会这样说，只有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才会这样讲！”

“你还是个图书管理员呢，居然说这种蠢话！”我叫道，“很明显地，你根本就没读过几本你保管的书！”

“哦！是的！我曾经在你家的藏书室里饱览群书，但到了这边才发现自己也没变得有多聪明。那时我是个书虫，但等我真正开窍了，我就变成蝴蝶了。告诉你我已经不读书很多年了，自从我当上教堂司事以后。啊！我从那些玫瑰花瓣的微微颤动中嗅到格里格[注]《婚礼进行曲》的旋律了！”

我走到玫瑰花丛边仔细倾听，但一点细微声音都听不到。我只是闻到一种我以前从未在玫瑰花上闻到的气味。那还是玫瑰花的花香，但又有点不同，我猜，可能是那首《婚礼进行曲》引起的。

当我抬起头，发现乌鸦已经站在我身边。

“乌鸦先生，”我说，“请原谅我之前的无礼。我那时太烦躁了。您能做做好

事，告诉我回家的路吗？我真的得走了，我跟我那房子的代理人还有约呢。一个绅士可不能对他的下人失信！”

“几天前就已经失过了，哪里还能再失！”

“您就给我指下路吧。”我再三恳求。

“我做不到，”他说，“要想回去你就必须审视你自己，那条路是没有人指引的。”

恳求没有用。我必须得接受自己的命运！可是在这个一切都要从零学起的地方，生活要怎么开始？但另一方面，那也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冒险！这个念头给了我一些安慰，不管我最终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至少我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去了解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从前从来没做过任何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从我以前的经历来看，原来的世界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可是在这里，我必须挣回，或者想办法找到，自己赖以生存的资源。但我又推测，既然不是我自己硬要闯进来的，那么也有可能我会像在原来的世界那样被关照。降临到我刚刚离开的那个世界也不是我自己的决定，结果我继承了一份如此大的产业！我看明白了，如果因为我吃了而且还会吃那个世界的东西，它就拥有支配我的权力，那么对这个世界，我也有支配它的权力，因为在这里我也得吃，而它反过来也会拥有支配我的权力！

“不急，”乌鸦站在那里看着我，“我们的世界并不严格看钟来做事。但既然总是要做的，还是越早越好！我接下来要带你去见我的妻子。”

“谢谢。那我们上路吧！”我一开口，他马上在前面带起了路。

---

1. 长毛象和恐象都是史前动物，现代象的先祖。（译注）
2. 爱德华·格里格（Edvard Grieg，1843 - 1907），挪威作曲家。（译注）

第五章
老教堂

我跟随他走进松林深处。我们一路很少交谈，整片树林散发出的庄严又阴郁的气息将我们紧紧环绕。我们经过越来越高大的树木——树龄更长，也更独特，其中有些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而显得古怪又可怕。渐渐地，树木开始变得稀疏。

“你看到那棵山楂树了吗？”我的向导终于开口了，他的喙指向一个方向。

我看向树林逐渐过渡到荒原的地方。

“我看到一个蜷曲的留着一大把白胡子的老头。”我说。

“再看仔细点，那是山楂树。”

“看起来的确像是一棵古老的山楂树，但这不是山楂开花的季节！”我反驳道。

“山楂开花的季节就是它开花的时候，这棵树就长在你家农庄教堂的废墟上。打雷的那个上午，你正要跟你的代理人说怎么处理教堂墓地的事，不是吗？”

“我是打算跟他说，我想把那块地方变成一块长着玫瑰树的荒地，并且不得在这块地三码之内开挖耕地。”

“你听！”乌鸦屏住呼吸。

我仔细地听，并且听到——那是远方一阵动听的风在轻轻叹息的声音吗？还是一首原本欢快的乐曲留下的余音？我真的听到什么了吗？

“他们还会去那里。”

“谁？去哪里？”

“一些曾经在这里做礼拜的人还会去教堂的废墟那里。但我想他们去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那他们现在为什么去？”

“他们需要别人帮忙才能想问题、有感悟，所以他们就一起说啊唱啊，然后他们就会说，了不得的想法从他们心中涌现，就像巨轮在涨水时出现在河里。”

“他们现在还祷告和唱歌吗？”

“不，他们发现独自在心里默默祈祷是最好的——有些人永远在祈祷。快看！快看！说着就来了一个！”

他指向天空。一只雪白的鸽子正盘旋向上飞舞，好像正登上一座看不见的虚无缥缈的旋梯。它越来越快地扇动它的翅膀，阳光也随之在上面闪动。

“我看见了一只鸽子！”

“你当然看见了鸽子，那儿确实有一只鸽子！我却看到一声飞向天际的祷告——我真想知道那鸽子妈妈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大概有人在我的墓园里苏醒了！”

“鸽子怎么会是祷告？我当然明白鸽子的象征意义和它与祷告的近似之处，但心里怎么会飞出一只活生生的鸽子！”

“你当然会疑惑！你不疑惑都是不可能的！”

“祷告是一个想法，那是精神上的！”我还想争辩。

“的确！但如果除了你自己生活的世界你还对别的存在有所了解，你就会更了解你自己所在的世界——当一颗心真实存在时，它的想法就能变成生灵。有那么一颗心，它的思想全部都是强壮而快乐的生物，它的每一个梦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有些人祈祷，不过是把沉重的思绪从地上捡起，再让它们落下。还有些人把他们的祷告幻化成生灵：这种或那种，与他们的祷告最相近的生灵。所有的生物一开始都是思想，所以被思考的人拿来用也很正常。当一个人对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说‘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现在正在想它！’，那就是一句祷告，一句渺小的心灵对伟大的心灵说的话。看，又来一个！”

这次乌鸦用嘴向地面努了努，指向一块花岗岩脚下的某个东西。我往那儿一看，是一朵小花。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一朵花，无法描述它在我心里激起的那种感受。它那优美的充满信赖的姿态，它的颜色和香气都好像来自一个历经沧桑后终于焕然一新的世界。我只能说它看起来像银莲花，有着泛白的玫瑰色调，花心是金色的。

“那就是一株祈祷花。”乌鸦说。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花！”

“没有另一朵跟它一样。所有的祈祷花都不尽相同。”

“你怎么知道它是祈祷花呢？”

“通过它的表现。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你明白就明白了，不明白也就罢了。”

“你不能教我在看到一株祈祷花时就认出它来吗？”

“不能。就算我能，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你不会从中了解它或你自己！既然你不了解这个事物本身，何必又要去知道它的名字？除了你自己还能有谁来打开你的双眼？然而万物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愚弄你，直到你看清自己就是个愚人。所以赶快变聪明起来吧！”

但我确实发现这株花与以往我所见过的都不同，于是我知道我一定是在其中看到了祈祷留下的痕迹。想到正在倾听花中祷告的那颗心灵，一种巨大的敬畏感顿时席卷了我。

第六章
教堂司事的小屋

我们已经在这崎岖不平、布满各种干湿植物的荒原上走了一段时间，这时目之所及最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小屋。太阳虽还未下山，但已被乌云裹挟。这片荒野看上去好像从未有过温暖的时候，吹来的风出奇地冷，好像是来自某个永不见天日的地方。

“我们终于到了！”乌鸦叫道，“这一路可真够远的！这一半的时间都够我去趟天堂见我的表亲了——他，你记得吧，就是再也没飞回诺亚方舟[注]的那位！瞧啊！瞧啊！都快冬天了！”

“冬天！”我喊道，“感觉上距离我们离开我家不过半日！”

“那是因为我们走得很快，在你们的世界里，你们不能使重力作用下的铅垂往上落，让整个世界倒过来转到你脚下！但这里是我妻子的家！她很善良地让我跟她住一起并把这里叫做教堂司事的小屋！”

“可你所说的教堂墓地……还是墓园，在哪里？我的意思是，你挖墓穴的地方？”我眼前除了一片平坦的荒原什么也没有。

乌鸦挺了挺脖子，用嘴横向地像圆规一样慢慢划了一圈，然后就什么也不说了。

我的眼睛随着他嘴的动作绕了一圈，看啊，尽管没有教堂和坟墓，但这一整片都是教堂的墓地！那阴郁的风吹过的地方，全都是乌鸦的墓园！原来他掌管着他所审视的这一切，统治着所有已被搁止的事物！我站在这整个世界的坟墓，它的领域就是这没有边际的荒原，它的墙就是那灰白的天际，低沉而又黯淡无光！我已经将春天、夏天、秋天以及阳光都抛到身后，来到这静待的冬季！我在生命最美好的时候出发，现在却已来到了这里！——然而我错了。在这个领域，白日可能显得特别长，因为一天有四季。冬天在他层叠不平的冰层中沉睡，经过漫长的夜晚，春天带着孩子般的微笑在清晨醒来。正午时分，夏日炎炎，到处释放她摄人的美丽。等到一切都变得迟缓的下午来临，年迈的秋天便悄悄潜入，然后在雾气弥漫如鬼魅的夜晚的第一口呼吸中死去。

随着我们离小屋越来越近，乌云笼罩下的太阳很快降落到西边最陡峭的山坡后面。等我们距屋门口只有几码远时，它完全沉了下去。就在那一刻，

我突然感到一阵寒冷，那寒冷好像有实体一般。我挣扎着跨过门槛，就像逃脱冰冷死亡的魔爪。荒原上起了一阵风，直向门里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门关上。一切随之安静下来，我环顾四周。

房间正中的杉木桌上点着蜡烛。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副看上去像棺盖的东西，放靠在墙上。可是那棺盖居然打开了，原来是一扇门，一位女士走了进来。她一袭白衣，白得像新落下的雪。她的脸色也跟她的衣服一样白，但不像雪那么寒冷，而是一望就看到人的生气。我觉得她体态完美，但她的眼睛让我忽略了她的身材。她的脸庞和她所有的生命力都聚集并浓缩在她的一双眼里，熠熠生辉。也许正是将要到来的死亡使她的脸庞如此光彩照人，但那双眼睛里的生命力足够组成一个国家——那大而黑的眼眸里，有一种越看越觉得深邃的黑暗。她的每一个瞳孔都浓缩着一整片夜空，所有的星辰都在那黑色里闪光；围绕着瞳孔那夜空的边界，则是卷状的、散发着永恒曙光之光芒的虹膜。那样一双眼睛是怎么来的，只有上帝知道：一定是直接从上帝的眼睛里来的！她静止的脸庞也许是来自远古时期的完美典范，但那生机勃勃的眼睛却是再创造的产物。

“这是韦恩先生，我的夫人！”乌鸦介绍道。

“欢迎你。”她的声音低沉、醇厚又温柔，好像埋藏着那些不朽的声音里最宝贵的财富。

我死死地盯着她，说不出话。

“我就知道你会很高兴见到他！”乌鸦又说。

她站在她进来的那扇门前，却不靠近。

“他要在这里借宿吗？”她问道。

“恐怕不会，”乌鸦回答，“他不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注]。”

“那你干嘛把他带来？”

“我也觉得这恐怕是有点鲁莽。”

“我不太明白你们的意思，”我从她的话里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不祥预感，同时感觉到逃脱的希望渺茫，“人当然要先完成一天的工作才能休息！”

我注视着这个女人雪白的脸，心里小鹿乱撞。而她也沉默地注视着我。

“让我先回家吧，”我接着说，“等我找到什么东西，做成、创造或者至少发

现什么东西时再来吧！”

“他还不明白人的一天是由睡眠开始的！”女人转向她的丈夫，“告诉他他得要先休息才能去做事！”

“人们老是在想要完成的事，甚至睡觉前还在想。”她的丈夫说，“他们无法把鸡蛋掏空，就把自己变成蛋壳躺下来！”

这番话让我把注意力从那个女人转移到乌鸦身上。

可是我眼前站的已经不再是乌鸦，而是那个图书管理员——还是那个瘦削的老人，穿着老旧的黑色外套，外套的身体部分很大，尾部很长。之前我只看过他的背影，现在头一次看到了他的正面。他的脸极瘦，瘦到骨头都凸显出来了，让人想起骷髅。他声称他的上一份职业是管理墓地的教堂司事，骷髅对他来说一定不陌生。但事实上，我从未见过这样一张充满生机的脸，从未见过像他淡蓝色眼睛里流露出的那种热切、友好之情。他的眼里有一层薄雾，像是因为过多的哭泣而形成的。

“你早就知道我不是乌鸦的！”他嘴边一笑。

“我知道你就是瑞文先生，但不知怎么的我也认为你就是一只鸟！”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鸟？”

“你看起来是一只乌鸦啊，再说我还看见你用嘴从地里把虫子叼出来。”

“然后呢？”

“把它们抛到空中。”

“再然后呢？”

“它们变成蝴蝶飞走了。”

“你曾经见过一只真正的乌鸦做同样的事吗？跟你说我是教堂司事！”

“教堂司事可以把虫子抛到空中，把它们变成蝴蝶吗？”

“对。”

“我可从来没见过哪个司事这样做过！”

“你见到我做了！——但我其实还是你们家的图书管理员，因为我从未被

辞退过，也从来没有正式离职。现在在这里我也是一个图书管理员。”

“可你刚刚还跟我说你是这里的教堂司事！”

“我是啊。这两个差使其实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教堂司事，那么书籍对你来说就是死尸，藏书室也不过是一座地下墓穴。”

“你把我说糊涂了！”

“不用在意！”

他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站了好长一会。那个女人也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地静静站在像棺材盖一样的门边。

“有时，”司事终于又开口了，“拿出鸟的分身来示人更便利。你该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个走兽的分身，要杀死它可要费很多气力！还有鸟的分身，愚昧的鱼的分身，对，也有爬行的蛇的分身。但其实他还有一个树的分身、一个水晶的分身，还有很多数目多到我数不清的分身——所有的分身和谐统一。看一个人最常把哪个分身推到人前，你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他转向他的妻子，我于是更仔细地打量他。他比一般人高一些，比上次我看到他的时候站得要直。他的脸跟他的妻子一样苍白，他的鼻子恰到好处地把已经收好的鸟喙遮住，他的嘴唇很薄，且没有血色，但唇部的线条非常迷人，当他的嘴唇颤动着露出一丝浅浅的微笑时，那里面似乎包含了幽默、爱和怜悯。

“夫人，我们要些吃的喝的，”他说，“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了！”

“大人，你知道我们的规矩。有求的，我们才会给。[注]”

说完，她那张没有变化的脸和闪烁的眼神转向了我。

“请给我一些吃的，瑞文夫人，”我说，“还要一些喝的来解渴——随便什么都行。”

“在你能喝到解渴的东西之前你会感觉更渴，但我会很乐意给你一些我这儿有的。”

她走到墙上的一个壁橱前，从中拿出面包和酒，摆到桌上。

我们坐下来享用这美妙的一餐，面包和酒下肚，逐渐战胜了我的饥饿感和

口渴。焦虑和不适感消失了，我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开始有所期待。

然而这时我已十分困倦，第一次感到精疲力尽。

“我没有为您做任何事情来换取您的食物和住处，可是您还是慷慨地给我提供了食物，现在我希望您可以再给我安排一下住处，因为我真的很需要睡一觉。”

“睡眠这件事太美妙了，可不是做任何事能换取的，”司事说，“它只能赐予和接受，因为它是必需的。但把这座屋子当作半途的客栈——也就是只打算在这儿休憩一晚的话，可是会很危险。”

他说话时一只看上去像野猫的小黑猫跳到他的膝上。他像哄小孩入睡那样轻拍着小猫，那动作就像拍掉坟墓上的草皮——充满爱心地，同时心里在哼唱着摇篮曲。

“这是玛拉的小猫中的一只，”他对他的妻子说，“你可以给它点吃的然后放它出去吗？玛拉可能需要它！”

女人从他怀里轻轻地把猫抱走，给它喂了一点面包，然后抱着它出去了，走时关上了门。

“我要怎样来回报你们对我的热情招待？”我问。

“只要全身心地接受就可以了。”

“那是什么意思？”

“在这间屋子里没人可以叫醒自己。”

“为什么？”

“因为哪里的人都不能叫醒自己啊，就如同你不能把自己造出来一样。”

“那么也许您或您夫人可以好心叫醒我？”我还是不明白他的话，但之前那种模糊的不祥预感又出现了。

“我们做不到。”

“那我怎么敢睡觉？”我叫道。

“如果你要在这幢房子里睡觉，就不要费神去想醒来的事。你会满足地睡去，完完全全地，即刻睡着。”听到这话，我的心整个沉了下去。

教堂司事坐在那儿盯着我的脸，他的眼神好像在说："难道你不相信我？"我也盯着他，然后说：

"我信。"

"那么来吧，我带你去你的床铺。"

我们起身，这时那妇人进来了。她拿起蜡烛走向内门，在前面带路。我紧跟着她，司事走在我身后。

---

1. 圣经典故，上帝因不满世间罪恶，降下大洪水，只有诺亚因虔诚纯良而免除此灭顶之灾，上帝授意他建造一方舟以躲避洪水，雨停后，诺亚曾放出一只乌鸦去查探洪水是否消退，但乌鸦没有飞回。（译注）
2. 引文出自圣经《马太福音》11:28-30。（译注）
3.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5:42，7:8，《路加福音》6:30。（译注）

第七章
墓地

当我跨过门槛，冰室一般寒冷的空气迎面扑来，身后的门自动关上了。司事对他妻子说了些什么，等她转过身来——整个人都变了！仿佛之前她眼里的傲人神采已不能容于眼中，而扩散至她整个脸庞，使她的脸闪动着那样可爱动人的神色，就像被救赎之人组成的洁白玫瑰中的贝阿特丽切。生命本身，那永恒不朽的生命力从她的脸上流泄而出，就像一道永不断裂的闪电。连她的手都发出白光，每一片“珍珠贝一般的指甲”都像月亮石一样闪耀。她的美丽是如此摄人心魄，以至于她转过身去的时候我竟松了一口气。

因为蜡烛的光只能照到前方很近的距离，一开始我完全看不清周围的样子。但很快烛光就落到了某个闪光的物体上，它比地面要高一些。那是一张床吗？有生命的东西能睡在这样极度寒冷的地方吗？那么叫不醒自己当然就不奇怪了！更远处出现了一丝稍弱的光亮，我仿佛远远看到四面八方都有来源不明的闪光。

几步后我们走到第一个发光点。那是被单覆盖下一个人形的物体，它直挺挺的，一动不动，是男是女我不能分辨，我们经过的时候光线好像故意要避开那张脸。

我很快意识到我们是在通过一道两边都是床铺的走廊。床铺的头朝向过道这边，几乎每张床上都躺着一具不知是死是活的东西，上面盖着像雪一样洁白的床单。我的心由于恐惧而变得死寂。我们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走廊，穿过不可计数的床铺。我一眼望去只能看到几张床，但其实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好像没有尽头。——难道我的床铺就是在这里？难道我必须睡在一群无法醒来的人中间，没有人能叫醒我？这里是否就是司事的藏书室？这些睡着的就是他的书？果然这里不是半途的客栈，而是死亡之屋！

“这就是我被安排来照看的其中一个地窖！”瑞文先生轻声说，好像怕打扰他死寂的宾客们。“这里放了很多酒等着发酵！——不过对陌生人来说就比较暗！”他补充道。

“月亮升起来了，她很快就会到了。”他的妻子说。她清脆的声音婉转而甜美，听起来像那早已告别的古老的哀愁。

话音未落，月亮就已从墙上的空隙里照了进来，成千上万个白点进而反射出她的光亮。但我还是看不出这些铺天盖地的床始于何处，终于何处。它们不停地延伸、延伸，好像要大到可以容纳所有与原来世界分离的人们。在这长长的无限延伸的窄道旁，每张小床都各自独立，每张床上都睡着一个孤独的人。我开始以为他们的睡眠就是死亡，可不久就发现那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某种我还未知的东西。

月亮越升越高，开始从其他的豁口照进来。但我还未一眼望到过这个地方的全貌，因此并不了解它的形状和特性，一时感觉它像是长长的教堂正厅，一时又感觉像是一间巨大谷仓改造成的坟场。这一轮月亮看上去比世界上最寒冷的夜里的月亮还要冷清。月光直射到白床单和床上那张惨白的脸上，投下淡蓝色的冰冷光线——或许正是那些惨白的脸让月亮看上去如此冷清！

我目之所及的一切都与死亡如此近似，但他们又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历史。这儿躺着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尽管这并不是死亡，但我想不出什么其他词来代替——在他最年轻力壮的时候。他的深色胡子好像来自冰川的自由奔涌的溪水，从他僵硬的脸上流淌而下。他的额头光滑得如同打磨过的大理石，嘴边还残留着一丝痛苦的痕迹，但只是淡淡的。旁边另一张床上躺着的是一个姑娘，看起来她死时还是很美好的模样。在她的脸上，尽管离开人世的悲伤还没有完全平复，但安祥的神态中看不出任何因长年病痛而憔悴的痕迹，只一副“万种愁绪皆消亡”的模样[注]，表现出完全的顺服。如果她曾经感受过疼痛，那疼痛也早已被催眠，再不会醒来。这些纹丝不动地躺着的人里，很多都长得很美——其中一些还是孩子，但没见到婴儿。最美的是一位女士，她的白发（也只有这一点），显示出她睡去时年纪应该比较大了。在她神情高贵的脸上看不到屈服，只有一种恰如其份的崇高的释然，一种相信“一切皆有定”的淡定，这淡定坚实得如同宇宙的基石。有些人的脸上还残留着几乎快要消褪的争斗留下的伤疤、绝望的失去所带来的伤痛、过去曾无法消解的悲伤渐逝的阴影——美好的清晨曙光都不曾将那悲伤融化。但那样的还是极少数，而且每一个背负着伤痛标记的人都好像在恳求：“宽恕我吧，我是昨天才死的！”或者，“宽恕我吧，我是一个世纪前才死的！”我能看出有些已经死去好久了，不仅是从他们不可明状的姿态，而且还从某些我无法用语言或象征性符号来说明的东西。

我们最后走到三个空着的床铺前，旁边紧挨着躺着的是一位美丽的女士，她刚刚度过了她最美好的年纪；其中一只手放在被单外，手掌向上，掌心有一个黑点。她的旁边是一名体格强壮的中年男子，手也放在外面，强壮有力的手几乎是完全收拢的，好像紧握住一把剑。我想他一定是个为了真理而战死的国王。

“夫人，你能把蜡烛拿近点吗？”司事一边轻声说，一边弯腰查看那女士的手。

“愈合得很好，”他自言自语道，“指甲并没有怎么伤到她。”

我终于鼓起勇气开口问。

“他们不是死了吗？”我轻轻地说。

“我没法回答你。”他也压低嗓音回答。“我几乎都快忘了在以前的世界里‘死’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说一个人死了，我妻子会这样理解，而你会那样理解——这里只是我其中一个藏品窖，”他继续道，“不是我所有的客人都会放在这里。外面的荒野上，他们的躯体层层叠叠，就像冬天的第一阵劲风吹落的树叶堆起来那么厚，厚得，让我更准确地说，就好像天庭的大白玫瑰把它的花瓣都倾洒在了那里。月亮一整晚都照着他们的脸在微笑。”

“可你为什么要把他们留在那令人堕落的月光中？”

“我们的月亮可跟你们的不一样。你们的月光是世界燃尽后残留已久的灰烬，我们的月光却使尸体保存完好，而不是使他们腐坏。你会注意到这里的司事是把死者放在地上，很少埋在土里！而在你们的世界，司事要在死者身上放上巨大的石头，好像要他们永远待在下面。我会看着时辰摇响复活的铃声，叫醒那些还在睡的人，可你们的司事看钟是为了摇铃叫那些死人起来去教堂做礼拜。我听到教堂尖顶的公鸡都是这样叫的，‘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注”

我开始觉得这个司事的头衔不过是他自称的，他实际上是个疯癫的牧师。这整件事都太不正常了！可我要怎么逃离这一切？我完全孤立无援！在这个死者的国度，瑞文和他的妻子是我见过的唯一的活人，我该向何处求援？我迷失在了一个大得超越了想象的空间里。如果这里有两样事物，或者说两样事物的任何一部分，可以在同一空间共存，那为什么不能是二十个甚至上万个？——我不敢再往那个方向想。

“你似乎在你的这些死者身上看到了我看不到的差别！”我冒昧地又评论了一句。

“你见到的那些人”，他答道，“其实并没有真的死去，有些是刚刚要复活，之后再死去，还有些是早在到我们这儿之前就已经开始死亡，也就是预备着复活了。当他们真的死去的那一瞬，他们就会醒来离开我们。几乎每晚都有人起身离开。但我现在不想多说了，因为我发现我的话只会误导你！

这是一直候着你的那张床铺，”最后他指着三张空床中的其中一张说。

“为什么是这张？”我开始发抖，急切地想靠嘴上的讨价还价来拖延时间。

“为了你终有一天会非常高兴知道的原因。”

“为什么不现在就让我知道？”

“这一点等你醒来自然就会明白。”

“可这些人是死的，我还活着！”我大声抗议，全身都在颤抖。

“不见得，”司事意味深长地一笑，“——远非如此！上帝保佑真实的生命，它跳动的脉搏偶尔的停驻并不是死亡！”

“这个地方太冷了，怎么能让人在这里睡？”

“这些躺在这里的人会这样觉得吗？”他回道，“他们睡得很好——或者说很快会睡得很好。至于冷，他们一点也感觉不到，寒冷会帮助他们愈合伤口。别像个懦夫那样，韦恩先生。忘却恐惧，面对可能到来的一切。将你自己祭献给黑夜，你就一定会安息。你不会受到伤害，还会收获一样你现在还无法预知的好处。”

司事和我站在床边，他的妻子手执蜡烛，站在床尾。她的眼里充盈着烛光，但她的脸已不再光彩照人，又变成那种毫无波澜的惨白。

“他们是让我在这个‘堆积尸骨的地窟里’[注]睡吗？”我大叫起来。“我可不要。我宁愿躺在外面的荒原上，那里不会这么冷！”

“我已经告诉过你，那儿也有死人，‘他们稠密得像秋天的繁叶，纷纷落满了华笼柏络纱的溪流’[注]。”

“我不要，”我再次大声宣告，在周围环绕的黑暗中，那对夫妇就像侍候死者的幽灵在闪着光。他们也不回应我，只是忧伤地静静站在那里，然后看了看对方。

“不要悲伤，我们可是在照看那个伟大牧羊人[注]的羊群。”司事安慰他的妻子说。

他又转向我。

“难道你进来时没感觉到这里的空气纯净甜美吗？”

“有，可是啊，太冷了！”

“那么你就要知道，”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自称活着的你已经把死亡的气息带到了这个房间，除非你离开这里，否则这里的空气将不适合睡着的人呼吸！”

说完他们就向房间的更深处走去，留我一人站在月光中，与一群死人在一起。

我转身想要逃跑。

可是穿过这些死者走回去的路是多么漫长啊！一开始我因为太过愤怒而感觉不到恐惧，等我渐渐冷静下来，那些静止不动的形体就变得越来越可怖。最后，我大叫一声扰乱了这肃穆的死寂，开始奔跑起来，我拼命地逃，最后奋力一冲，猛地拉开门冲进去然后关上它。门阖上时没有声音，只有一片可怕的寂静。

我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四处摸索，终于摸到一扇门。我打开门，看到了煤油灯昏暗的光线。我发现自己正站在我的藏书室里，手里握着那扇装饰着小书架的门的把手。

我这是从幻象中醒过来了吗？还是说我迷失了方向，进入了幻象？到底哪个是真实的——我现在看到的，还是刚刚才从我眼里消失的？难道它们都是真的，互相连通但又自成一体？

我倒在一张长椅上，睡了过去。

在这间藏书室有一扇开向东边的小窗户，每年的这个时节，第一缕阳光会透过这扇窗照到一面镜子上，又从镜子反射到那扇装有小书架的门上。当我醒来时，看到阳光正这样照进来，它吸引了我的视线。我莫名感觉那扇门后一定就是我之前离开的那个没有边际的房间，于是我一跃而起，跑过去打开门。光线就像急切的猎狗，抢在我前面冲进了壁橱，然后又反射到一本大书镀金的边上。

“哪个蠢货，”我叫道，“把架子上的这本书放到这里来了？”

可那镀金的边缘又再一次把光线反射到黑暗角落的一组抽屉上，这时我注意到其中一只抽屉是半开的。

“还有更乱来的！”我叫道，一边过去关抽屉。

抽屉里装着一些旧报纸，而且看上去满得都关不上了。我拿起最上面的一本书，发现里面是我父亲的笔迹，而且写得很长。我眼睛随意扫过的一些话马上使我迫切地想要知道这本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我把它带到藏书室，在西边的一扇窗前坐下，随即读到了以下的内容。

---

1. 详见意大利诗人但丁所作《神曲》之《天堂》第三十及三十一章。（译注）
2. 贝阿特丽切是但丁单相思暗恋的情人，在《神曲》之《天堂》中，她的灵魂带领但丁游历天国。（译注）
3. 参见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八世》第三幕，第一场。（译注）
4. 出自圣经《以弗所书》5：14。（译注）
5. 出自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四幕，第一场。（译注）
6. 出自弥尔顿《失乐园》第一部第一卷。华笼柏络纱（Vallombrosa）为地名，在佛罗伦萨附近。（译注）
7. “伟大的牧羊人”此处指耶稣基督，出自圣经《希伯来书》13:20。（译注）

第八章
父亲的手稿

一想到我要写的东西，我心中就充满了敬畏。我的头顶艳阳高照，阳光照耀下的海面一片蔚蓝。还是这个我从一出生就呼吸着的世界，这个万物向阳生长、鸟和昆虫飞向空中的世界。但我知道展现在我眼前的壮丽景象只是一场短暂的演出，也许会像舞台上可升降的幕布那样随时升起，显露出更多奇妙的事物。

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一天早晨我坐在藏书室，百无聊赖地盯着书中间挂着的一幅画像。我只知道那上面画的是一位很久以前的祖辈，并且希望能了解到他本人。随后我从架子上拿下一本书读了起来。

当我从书中抬起头，居然看到有个人向我走来——不是从门那儿，而是从画像里——那是一个穿着老旧黑色外套、瘦削且面色苍白的人。他眼神凌厉又热切，长着一个很突出的鼻子，那鼻子立刻让我联想到一个罐子，我的姐妹们曾将它唤作克劳注先生。

“我发现自己无意中到了你家附近，韦恩先生，于是我就愉快地前来拜访了。”他说话声有些奇特，但并不令人生厌，“你尊贵的祖父待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朋友一样，他从小就知道我是他父亲的图书管理员。”

我那时并没想到这个人年纪该有多大。

“我能问一下您现在住在哪里吗，克劳先生？”

他意味深长地一笑。

“你差点就猜对了我的名字，证明你们家族确实有洞察力。你之前见过我，但只有一次，而且那时你不可能听过我的名字！”

“在哪里见过？”

“就在这个房间。不过那时你还很小！”

我不确定我记得他，但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自己确实见过他，于是我求他告诉我他的名字。

“的确有这种情况，你记得发生过某件事，可是又找不到关于它的记忆。至于我的名字——其实你已经很接近了——我以前叫作瑞文。”

我曾经听过这名字，在一些惊险离奇的故事里。

“您能来看我真是太好了，”我说，“您不想坐坐吗？”

他即刻坐了下来。

“那您应该认识我父亲吧，我猜？”

“是的”，他有点古怪地笑笑，“但他不想跟我结识，我们从未见过。但那位绅士，”他指着那幅画像，“老阿普沃德爵士，他身边的人都那么叫他，在世时跟我是朋友，而且比你的祖父跟我可要亲密得多。”

这时我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个谈话的奇怪之处。但实际上，我的来访者是我曾祖父的图书管理员这一点就已经够离奇了，他居然能记得阿普沃德爵士也就并不显得更出奇了。

“我欠他太多”，他继续道，“因为，虽然我读的书比他多，但他通过研究某个特殊领域，告知了我不同状态间的某种关联，那是我自己永远发现不了、也不太可能从别人那里知道的。”

“您介不介意告诉我？”

“当然不介意——至少对于我能告诉你的那部分，这世上其实没有所谓故意隐瞒的秘密。”他顿了顿，又继续往下说。

“那个壁橱原本是他的个人藏书室——里面有大概一百卷手稿，那时印刷术都还没发明呢。一天早晨我正坐在那里面撰写图书目录，他从门里探进头来对我说：‘你来。’我于是放下笔跟着他，穿过大厅，走下一段陡峭不平的斜坡，再沿着一条地下通道走到他最近才修好的一座塔里。这座塔就只有楼梯和顶上的一个房间。房间的门上有一个巨大的锁，他用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小的一把钥匙把门打开。我几乎还没跟着他踏进门槛，只见他开始在我眼前越变越小。突然间我的视力好像又恢复了正常，我见他正快速地离我越来越远。一分钟后他就变成了远处的一个小点，身后是蓝色的山顶，清晰地凸显在淡蓝色的天空下。我认识那个国度，因为我已经从那里来回好多次了，但从来不知道这里还有条路。”

“很多年后，那座塔都早已经不在，我把阿普沃德爵士告诉我的事告诉了他的一个后人。而直到今日，如果我想走最近的路回家，都会时不时利用你们的宅子。现在我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事先得到你的许可，请你原谅

——我已经开辟了一条可以穿越到那个世界的路径，不是从前到后，而是从下到上！”

“瑞文先生，您的意思是，您穿过我们家的房子进到了另一个世界，无需考虑被隔开的空间？”

“既然我能穿过它，无疑就已经证明了空间的存在。”

“请不要说模棱两可的话，瑞文先生，您知道我在问什么，请正面回答。”

“你们家的房子里有一扇门，跨过去就可以带我进入一个跟这个世界很不同的地方。”

“更好的地方？”

“并不完全是那样。但它跟这个世界如此不同，以至于大多数自然法则和很多精神法则都跟这里不一样。至于道德法则，必须本质上在哪里都是一样。”

“您在考验我的接受能力！”

“你觉得我是个疯子，是吧？”

“您看起来不像。”

“那就是骗子？”

“您没有给我任何依据让我怀疑您是骗子。”

“不过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想要跟您一起走过那扇门，如果可以的话。我足够相信您，所以我愿意冒险一试。”

“我所有的孩子们都会犯的错！”他喃喃地说，“唯一能出去的门就是进来的门！”

我开始觉得他确实是疯了。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头枕在手上，手肘撑在桌面上，眼望着面前的书。

“一本书，”他大声说，“就是一扇进去的门，同时也是出来的门。每次我看到老阿普沃德爵士，”他闭上眼睛，“心里就充满了对他的敬爱——他存在于怎样的一个世界？”

“您心里的世界！”我答道，“也就是说，有关他的思想存在于您的心里。”

“那么，至少你家大厅的门是不能通往这个世界的？”

“这些我都同意，可是那个世界里的东西是不能拥有和掌握的。”

“再想远一点，除了进入那个世界外，难道曾经还有什么别的方式能把事物变成你的吗？不过这个想法你现在理解不了！让我告诉你，其实还存在有很多个世界、很多扇通往这些世界的门，你花好多年都想不到有那么多！”

他起身离开藏书室，穿过大厅，直接走上阁楼，显然对每个弯弯角角都非常熟悉。我跟着他，一路研究着他的背影。他一头长长的黑发，垂下来又直又亮，宽松的外套一直落到脚跟，而鞋子看上去似乎太大了。

一束光线从阁楼屋顶上巨大木板的边缘穿透进来，照出一些没有铺木地板的区域，我们只能小心地一步步从一根托梁走到另一根。在托梁之间的一块地方的中间立着一个小隔间，那儿有扇门。我跟着瑞文先生穿过门，到了一个又小又暗的房间，房顶越往上越窄，依着屋顶的结构倾斜。

“这就是我说的门，”他指着一面靠墙立在地上的椭圆形镜子说。我走到镜子前，看到我们的身影模糊地倒映在蒙尘的镜面上。这镜子给我一种不安的感觉，它看上去老式且荒废已久，尽管看似普通，但那只栖息在镜子顶部翅膀展开的鹰，却似乎带着威胁的气息。

“这面镜子，”这位图书管理员说，“因为年代太久已经变得浑浊了，但那没关系。它要靠光来洁净。”

“光！这里根本没有光！”

他没回答我，转而去拉对面墙上的一条小链子。我听见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这房间的房顶正慢慢翻转过来。他停下来看看表，然后再拉。

“我们差不多到点了！”他说，“正好是正午！”

房顶继续嘎吱响着转了大概有一分钟。接着他又拉了另外两条链子，一下这条，一下那条，然后又回到这条。又一会过后，房间变得清晰了很多。一束阳光落在对面墙上的另一面镜子上，在飞扬的尘埃中，我看见它的反射光路径射到刚才那面椭圆形的立镜上。但光线并没有从这面镜子再反射出去，却好像是直接穿过了镜子。整个房间就只有这一束光线！

“那束阳光去哪里了？”我叫道。

“我不能告诉你，”瑞文先生答，“它也许是回到最初来的地方了。我猜，它现在已经归属于一种我们还未进化出来的感官。”

接着他就开始讲思想与物质的关系、感官与质量的关系，我只能理解一点点，然后他就讲到一些更离奇的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事。他说了很多关于维度的事，他告诉我世界远不止三维，有些维度是跟某些我们内在的能力有关的。那能力确实存在于我们身上，但我们至今都对它一无所知。但就像光线吸引不了镜子，他的话，我得承认，同样吸引不了我的注意，因为我觉得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突然我觉察到我们的形象从镜子里消失了。现在镜子里弥漫着一层白雾。我凝视着镜面，透过雾气，逐渐可见一连串绵延的山顶，并且越来越清晰。很快雾气完全散去，露出一片广袤的荒原。在荒原上，一段距离之外，有一个快速移动的男人的身影。我转身想唤我的同伴，却发现他已不在我身边。我又看向镜子里的那个人影，结果认出了那飞扬的宽松外套和被完全触不到我的风吹起的黑发。我惊恐地跑出了那个地方。

---

1. “克劳”为音译，原文为Crow，意为“乌鸦”。（译注）

第九章
我的忏悔

我放下手稿，原来我的父亲也曾经瞥见过那个神秘的世界，并且也认识瑞文先生，我感到稍稍有些安慰。

然后我又记起我从来没听说过我父亲的死因和死时的情形，于是我开始猜测他一定是最终跟着瑞文先生去了那个世界，再也没回来。想到这一点，我立即对自己逃跑的行为感到十分羞愧。我本来会收获多么令人惊叹的关于生死的真相，还能超越普通的观感深入了解到更广泛的领域！瑞文夫妇肯定都是好人，在他们家里过一夜怎么都不会伤害到我！他们无疑都有些怪异，但对其中一个来说，不凡就是他的才能，而对另一个，不凡就是她的美貌！可我却没有相信他们！我把他们当作不配得到我信任的人，当作处心积虑要害我的人！我越想自己对他们的态度，就越反感自己。我为什么那么害怕那些死者？分享他们神圣的休憩之地是一项荣耀，可我却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根本配不上这样的荣耀！那沉睡中的国王，那掌心有一道伤痕的女士，他们能给我带来什么害处呢？我突然很渴望见到他们两人那柔和、庄严又静默的面孔，我哭了起来，并抽泣着投入一张小床，随即进入了梦乡。

我像突然睡去一样突然地惊醒，像是有人将我唤醒似的。整个宅子跟空荡荡的教堂一样安静。一只黑色的画眉在草地上吟唱。我自言自语道：“我要去告诉他们我很惭愧，我愿意做他们叫我做的任何事！”我站起身直接向通往阁楼的楼梯走去。

这间木质小隔间跟我最初见到它时一样，房里的那面镜子晦暗地反映出它面前的一切。快到正午，太阳比我上次来时升得高了一点。我得把顶上的天窗抬起来一点，并相应地调整两面镜子的角度！要是我当初来得及看瑞文先生做一次就好了！

我拉了链子，让光线落在第一面镜子上，然后转向另一面。镜子里出现了以前我所见过的轮廓——完全能辨认得出来，但又有些颤动，就像倒映在池水里的景象被“一阵轻声细语的风儿”吹皱了一样。我摸了摸镜片，它是不能穿透的。

我猜是不是要达到偏振的效果才可以，于是把两面镜子翻来又覆去，改变它们反射的角度。直到最后，十分偶然地，在一个绝佳的角度上，对我来说那就是绝佳的，镜子发生了变化，我又看到了那些坚实且清晰可见的青

色山脉。我往前踏出一步，脚就落在了那荒原之上。

我只记得抵达那间小屋要穿过一片松树林。我穿过了许多灌木丛和几片不大的冷杉林，总感觉自己认出了这里的某些东西，可我没有撞见什么松树林。现在太阳已接近地平线，空气也随着即将到来的冬季开始变得寒冷。正在这时，令我雀跃的是，我看见一个小小的黑色物体向我走来：那正是乌鸦！

我赶忙去迎他。

“请原谅我，先生，为我昨晚的鲁莽。”我说，“你现在能带我一起走吗？尽管我确实觉得自己不值得您这样做。”

“啊！”他抬起头来，在短暂的停顿后说，“我妻子没料到你今晚会来，她都后悔上星期我们劝你留下来的事了。”

“请带我去她那里，让我亲自向她表明我深深的歉意。”我谦卑地恳求。

“没用的，你的夜晚还没到，不然你那时也不会走。现在也还未到，所以我不能给你带路。当死去的人们想到，等冬天过去，清晨带着鸟儿们来临时你会多么快乐，他们就不由得在雏菊下欢欣不已——他们都躺在天堂里的花的根下。在你走之前，他们还兴奋地在床上发抖。当万物的春天来临——不过那还要等好久呢！具体多久，我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

“就告诉我一件事，我恳求你，瑞文先生，我的父亲跟你在一起吗？他离开人世后你有没有见过他？”

“是的，他跟我们在一起，睡得正熟。你见到的那个手放在床单外半握着的，就是他。”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曾离他那么近，却不知道！”

“而且你还转身离他而去！”乌鸦还纠正我。

“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会马上躺下！”

“我可不确定。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躺下，你就会认出他来了！老阿普沃德爵士，还有你祖父的祖父，都已经离开人世升上天很久了。你祖父跟我们在一起也已经很多年了。我想他很快就要动起来了。其实你昨晚也见到他了，只是你当然是认不出的。”

“为什么是当然？”

“因为他比你要更接近清醒得多。不睡的人也永远不可能醒。”

“我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当时转过身去了，所以就不懂啰！”我忍住没有发作。可如果我不说点什么，他就会走了！

“那么我的祖父，他也跟你们在一起？”

“不，他还在邪恶森林，跟死人们搏斗。”

“邪恶森林在哪里？我想去找他。”

“你找不到他的，不过你倒不大可能错过那片森林。在那个地方，那些不睡的人半夜醒来，杀掉那些死人，然后把他们埋了。”

“我听不懂！”

“那很自然。我也不懂你，我读不懂你的心和你的脸。如果说我和我的妻子不理解我们的孩子，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可供理解的内涵。只有上帝能理解愚蠢。”

“那么，”现在我感觉自己的一切都一目了然，而且毫无价值，“你能发发善心告诉我回家最近的路吗？我知道肯定不只一条，因为我都已经走过两条了。”

“确实是有很多条。”

“求你告诉我，怎样辨别出最近的路。”

“我做不到，我和你说着一样的话，可意思却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无法告诉别人他们需要知道什么，因为那不是他们想知道的，所以就只会误解我们的话。即使你的家就在你的掌心，也可以是远在千里之外，告诉你怎么去也没有用。但你总会到达那里，你必须到达那里，你不得不到达那里。每一个离家的人都要回家。你以为你跟我遇见的那个地方是你的家，可如果那真是你的家，你就不会离开那儿。没有人能离开家，也没有人可以不回去就到家的，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

“一个谜团接着一个谜团！”我叫道，“我不是到这儿来听你这些谜语的。”

“对。可是你来了，发现一个又一个谜题在等着你！其实唯一的谜题就是你自己。那些你认为是谜的其实只是事实，它们看起来像谜，只是因为你

自己不真实。”

“越来越糟糕了！”我叫起来。

“而且你必须解开这些谜团！”他继续说，“在你了解自己之前谜题还会不断出现。这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急于冲出的谜，而你正死死地抵住门不让它出来。”

“您就不能心存怜悯，告诉我我要怎么做——需要到哪里去？”

“那是你的行动、你的方式，我怎么能告诉你？”

“如果我不能回家，至少给我指出我的同类所在的方向。”

“我不认识你的同类。最像你的那一类在那个方向。”

他努了努嘴，指向某个地方，可落日的光让我睁不开眼，我什么也没看见。

于是我带着怨气说：“我实在觉得我受到了很不公的待遇——从家里被带走，遗弃在这个陌生的世界，连去哪做什么都没有人告诉我！”

“你忘了，”乌鸦说，“上次我带你来时，你拒绝了我好客的邀请，安全地抵达了你称为家的那个地方。而这一次，你可是自己来的！晚安。”

他的喙朝向地面，转身慢慢走远。我怔怔地站在原地。确实我是自己来的，可我这次不是来忏悔的吗？我心中感到一阵酸楚，脑子里没有任何诉求，也没有任何目的，没有希望也没有渴求。我呆呆地望着乌鸦远去的背影，本来想跟上去，又觉得没有意义。

突如其来地，他跳到某个点上，仿佛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到嘴上，在那里拼命地挖起来。挖了一段时间后，他一边扑扇着翅膀一边把头往后一甩，从嘴里扔出了某样东西，把它高高地抛向空中。那一刻太阳沉了下去，天色倾刻间变得昏暗，那个被扔出的东西变成了一团柔和的光，像萤火虫一样一闪一闪地向我飞来，但它的光比萤火虫的要大得多、亮得多。它飞过我的头顶，于是我转身跟着它。

现在我要打断一下我的叙述插一句话。要描述那些不可言说的事物，并尽可能地精确，这个过程就像一种无止境的挣扎。我在此记录的事情，不管是他们的性质还是他们牵涉到的生物，都与这个世界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如此不同，这种不同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只能用这个世界生命的形式和语言来讲述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我——不是描述这些事物本身，而是

描述他们给我的感受。我只能以这种方式呈现他们。即使如此，我也总是会持续不断地感到一种挫败感，因为我发现我只能呈现一个具有多重复杂意义的事物的某个时期，或只能集中于一个有不同阶段的事物的某个阶段。一个单一的事物有时会呈现出多种事物的形态，并拥有多种事物的意味；而这些事物的核心，是一个不确定身份的存在，总是在不停地改变事物外在的形态。确实，我经常被迫这样来记述我想传达的那种感受，虽然明知这样的再现是笨拙又不够准确的。这个世界所有交流的媒介都无法准确地传达它、表现出那种感受的特殊怪异之处，更不用说向清晰或确切靠拢了。即使对一个比我更了解这个领域的人，我也不能确信我能把自己在这儿的经历真实无误地传递给他。比如，当我无疑是在观望着一出活动中的场景时，我也可能同时在意识里觉察到，自己其实是在玩味一个形而上的论题。

第十章
险恶的地洞

天越来越黑，冬天的气息迅速将我包围，那忽闪着翅膀的火光亮得更耀眼了。它停下来在原地盘旋，似在等待着什么。等我一走进它的光里，它又慢慢向前飞去，并时不时停留在地面不平处的上方。每次我向上望，它似乎都变得更大一些，同时为我投下一片随形的影子。它看上去明显是一只鸟羽蝶，飞起来跟燕子有相似之处。它的翅膀非常大，几乎长成正方形，上面闪烁着彩虹的各种颜色。惊诧于这一美妙的奇景，我完全被吸引住了，结果被一块低矮的岩石绊倒，一时眼冒金星。等我恢复过来，那小生灵在我头上盘旋，发射出一束耀眼的光芒，那光里有不同的层次，还有一些我从没见过的颜色。我爬起来继续往前，眼睛一刻不能离开那闪光的小东西，以至于没有看脚下，结果又踢到一块石头。我怕再次摔倒，便干脆坐下来望着那小小的荣光，心中突然涌起一种想把它握在手心的强烈渴望。让我窃喜的是，它居然俯身向我降下来。开始很慢，随后越来越快，接近我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大。我仿佛感到这宇宙的宝藏正在把自己贡献给我，于是我伸出手握住了它。但就在我捉住它的那一刻，它的光芒熄灭了，一切又陷入全然的黑暗中。它像是一本带硬封壳的已死的书，冷冰冰地、厚重地躺在我的掌心。我把它抛向空中——却只听到它跌落在荒原某处的声音。我把脸埋进手掌，无声地坐着，沉浸在痛苦之中。

可那寒冷是如此刺骨，我因为害怕被冻住，于是站起身来。就在我站定的一瞬，我开始感觉到一道微弱的光线。“它又活过来了吗？”我叫道，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希望穿透了我的心。呀，不是！那只是月亮的边缘在平直的地平线上投下的热烈而锐利的一瞥！她赐予我光亮——但不是指引！她不会在我上方盘旋，也不会在我跌倒时等着我！她只能给我一个无从知晓的选择！

月亮露出了整张脸，慢慢地升起来，我渐渐能看清周围的情形。在月亮西边离我不远的地方，一行低矮的山丘划破了地平线——我便向着那里进发。

可是在我到达那儿之前，将要度过一个怎样的夜晚！那月亮好似知晓什么，一直怪怪地盯着我。她的眼光真的像冰一样冷，可又显得饶有兴趣，至少可以说是好奇。她可不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那个月亮。她的脸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她的光芒则更为奇特。也许那光芒是来自另一个未知的太阳吧！每次我抬头望，都会看见她好像在用尽全力地盯着我！一开始我有

些气恼，就像因为同胞无礼的举动而气恼一样。但我很快就发现，或者说感觉到，她的凝视里有某种令人疑惑的怜悯：我为什么在属于她的夜里独自在外？之后我终于明白，在这世界醒着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我当时就是醒着，而且无法控制！

我步履不停，渐渐走出了荒原，双脚踏上裸露的海绵般柔软的土地，那土壤就像干燥的粉末状泥煤。令我惊愕的是，脚下的地面突然一下升了起来，随即像地震击起的涟漪那样在我眼前展开，在低矮的月光下投下阴影。那涟漪向远处滚去，我的眼光一直追随它；但就在这时，那涟漪里的一道浪高高升起，缓缓地向我的方向袭来。在离我一两码远的地方，浪头破碎，从里面翻滚跳跃出一只形似老虎的动物。它的嘴和耳朵上还有一块块的霉渍，闪动的眼睛里好像燃烧着火焰。它向我冲过来，露出白利的牙齿，无声地怒吼着。我被这一奇景惊呆了，站在原地动弹不得，甚至感觉不到勇气，抑或恐惧。结果那只动物转头朝向地面，又一头冲了进去。

“那个月亮让我的脑子不正常了，”我一边说着，一边继续我的旅程，“这里除了幻象还有什么生命？梦就是这些幻象组成的。我其实是穿行在一场虚空的展览中！”

于是我努力让我的心不被恐惧的潮水淹没，并不知晓其实我不愿信任的那个月亮，正是帮助我抵挡幻象的防护墙；而那些我误以为是幻象的情景，其实就是现实。是月亮的光线在控制着怪物的进退，否则我在这可怕的土地上根本寸步难行。“我可不会被那些不过是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的东西吓倒！”我自言自语道，可又感觉走在这样一片海域之上，下面有那样的“鱼”在嬉戏，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我正这样想着，离我一两步之遥，一只虫子的头开始慢慢从土里钻出来，那个头大得就像北极熊的头，长得也很像，红色的脖子上还有一圈白色的鬃毛。它拼命扭动着，并随之展开它极长的身子，看上去触目惊心，可我却不敢把我的视线移开。当它的尾巴也露出地面时，它仿佛已精疲力尽似的躺在地上，但马上又以微弱的力气翻滚扭动着向泥土中钻去。

“它是靠死人活着的吗，”我想，“它是不是不能伤害活人？如果它们是嗅到猎物的气息而出来的，为什么又没有伤害我？”

我现在知道，其实是月亮使他们动弹不得。

我整夜前行，沿途各种面目可憎的生物对我虎视眈眈。其中一些颜色鲜艳的身体使他们显得更加形状可怖。有一条巨蟒从头到尾都长着色调灿烂明亮的羽毛。

最终我总算习惯了它们这种看似恐怖实则无害的现身，开始沿路欣赏那些

各不相同的奇形怪状的生物来消磨时间，完全没有想到我能多活一刻都要感谢那凝视着我的月亮。虽然她的光芒并不那么耀眼，但可以驱散邪恶，让我安然前行。因为光就是光，即使它只是经过无数次接续的反射后最后射出的一道光！如果当时我知道，当月亮的光不再照到这个受诅咒的地方，若我还身处那些邪恶生物的范围内，即刻就会成为那些残暴生物随意处置的玩物，我的双脚还会那样快速地带我走过这躁动不安的大地吗？那时我将身处一堆扭动的可怕生物之中，每一个都真实得跟之前看上去的一样恐怖！无知又愚蠢的我，看着那疲累、肃穆又焦急的月亮沿着头顶那逐渐延长的弧形落下，心中却只有对走失路的不安和恐惧——而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路可走失。

我越来越靠近目标中的山脉，月亮现在离群山的轮廓也不远了，这时，那无声的翻滚停止了，地洞也静静地大开着，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看到一位女士从这松软的土地上缓缓走来。她周身飘浮着一层白雾，雾气时而聚拢，汇集成外衣的形状，时而被她脚后跟随的风儿吹散。

她是如此美丽，但她的美里又含有一种深刻的高傲和痛苦，以至于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眼前的所见。她来回走动，徒劳地想要捉住那层雾，裹在自己身上。她动人的脸庞上，那双眼睛却像死亡一样无神；在她身体左侧有一个黑点，她会时不时在那上面按一下，好像那样可以抑制她的痛苦或疾病。她头发几乎长至脚踝，有时风会把那头发和罩在她身上那层雾吹到一起，它们如此融为一体，使我分不清哪儿是头发，哪儿是雾。但是当头发自然垂下时，便会在月光下放射出淡金色的光。

突然间，她双手按在胸口，倒在了地上。雾气从她身上升腾，消散在空气里。我向她跑去，可是看到她在痛苦中那样扭动挣扎的样子，我惊骇地停住了脚步。只短短一刻后，她的腿就迅速脱离了她的身体，转眼变成了一条条巨蟒。她的手臂变成了大蛇，像是在惧怕什么，也很快从肩膀上溜走了。接着从她的身体里飞出一只像蝙蝠一样的东西，待我定睛再看时，她已经不见了。眼前的地面像暴风雨中的大海一样剧烈起伏着，我整个人都被恐惧攫住，于是向身后的群山奔去。

当月亮落到其中一座山峰背后，将我留在它的阴影中时，我已经来到了山脚下的上坡路。一声声绝望、令人心悸又充满怨念的叫喊在我身后此起彼伏——这是继那些死去的蝴蝶跌落后我听到的唯一声响。我的心于是像狂风中的旗帜一样颤动。我转身看到很多黑漆漆的生物正跳跃着向我追来，就向一个山脊的顶端走去。月亮还在那里发着光，好像故意停留在那里，好让我能保护自己。很快我走进了月光中，爬得越来越快。

当我正在一块岩石的阴影里想要往上攀爬，只听身后有什么东西正在我的脚下喘气。最前面的那个发出一声带着贪婪恨意的低吼，向我扑来，我们

同时冲进了月光里。月亮闪出一道愤怒的亮光，那扑在我身上的东西就变成一块没有实体的斑点，从我身上落下。这时我终于找回了力量，转身面向其他怪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冲向月光里，又一个接一个惨叫着跌落山下。我抬头看到，也许只是出于我的想象，月亮圆圆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的笑容。

我终于爬到山顶，月亮远远地发着光，慢慢沉入低矮的地平线下。空气纯净又充满力量。我往山下走了一小段，感觉这里暖和一些，便坐下来等日出。

月亮已完全落到地平线以下，整个世界又变得漆黑一片。

第十一章 邪恶森林

我很快睡着了，等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我又爬上山顶，回望我走过的路：我在月光中穿过的那个地洞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眼前这平静宽广的领域真的曾经充斥着那些贪婪得要将人吞噬的生物吗？

我转回头望着我将要踏上的这片土地。它看起来像是一片广袤的沙漠，远方只有一处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那可能是一片森林。没有任何人或动物出没的迹象——烟、尘或影子等。晴空万里无云，也不见薄雾遮住任何一丝云流动的边缘。

我向山下走去，向我想象中的那片森林进发：那里也许有活物，在这个世界里什么活物都可能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这个世界里，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出现！）

当我走到那片平原，目之所及全是岩石，有的平坦有凹痕，有的圆，有的尖——显然这片宽阔的地方曾经是一条河的河床，无数河流曾在上面冲刷过，现在却一点湿气也没留下。有些沟渠里长出了干的青苔，还有些石头上长出了几乎跟它们自己一样硬的地衣。那曾经“充溢着潺潺流水的嬉笑喧哗”注的空气如今一片死寂。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走到那块颜色不同的地方——发现它的确是座森林——一路上我没有穿过哪怕是一条有成形迹象的小溪流！可是那一整个阳光耀眼的正午，我好像都在幻听，耳边明明响起很多条溪流的流水声，使我几乎不能相信眼前所见的是正好相反的景象。

当我离开那片河床，正要进入森林时，太阳正升上地平线。在树顶之下，它的光芒透过柱状的树干，展现出一个神圣阴影构成的世界，正等着迎接我。我之前还以为这是一片松树林，但其实里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树，有些跟我认识的非常相似，有些则全然不同。我躺在一株正在开花的貌似桉树的枝干下，它的每朵花都有着硬硬的花萼，像极了一个头骨。花萼的顶端会像盖子一样升起，让里面泡沫状的花髓从花杯里流泄而出。在那弯刀似的叶片投下的阴影里，我的眼睛不断向森林更纵深处探寻。

然而没过多久，这座森林的门窗就开始关闭了，同时关上的还有所有的走廊、过道和空旷的空地。夜幕降临，即刻尾随而至的还有刺骨的寒冷。我再一次感到，这是怎样的一个夜晚！我要如何才能使我的读者感受到那种

强烈的鬼魅气息？

我头顶的这棵树，还未等生发出旁的枝叶就直直地向上升去，但它主要的枝干弯得很低，低得像要把我罩在里面，这时我正靠着它光滑的树干，借着短暂的黄昏的光线，任眼睛在这慢慢消失不见的森林中漫游。不久，在我目光漫无目的的漫游中，眼前这一片各有姿态的繁茂的绿色，正在变成或看似——或者干脆说呈现出——其他物体的形状。一阵轻风吹来，旁边另一棵树的主干在风中前后摇晃，所有旁的枝干也同时左右摇摆；每一条细枝、每一片树叶都跟随主枝和旁枝的晃动一起摇晃。在那些树叶的阴影中，有一群狼正拼命地要挣脱巫师手中的绳索，就算灵缇犬都不会像它们挣扎得这么疯狂！随着风变得越来越强劲，群狼的动作显得更栩栩如生，我也怀着愈加浓厚的兴趣看着它们。

而另一片绿荫，生长得更繁盛更紧密，依我的想象所显现出来的是一群装饰华丽的马从马圈中探出头和前半身：它们不停上下伸缩着脖颈，显得有些不耐烦。随着愈吹愈烈的风打破它们上上下下的律动，把它们吹得左右摇晃，这种不耐烦也愈演愈烈。而它们长着怎样的头啊！那么瘦骨嶙峋，那么怪异！有些几乎只剩下头骨，其中一个根本就是骨头撑着一张皮！还有一匹没有下巴的马伏得低低的，看上去说不出地疲惫，但又时不时高高地直起身好像要放松一下嚼子。在马群之上，一根树杈的尽头，飘浮着一个立着的女人，她以一种傲慢的姿态挥舞着双臂。眼前这些树丛所呈现的画面是如此清晰逼真，我不由地从起初的惊讶转为不安：如果这些看上去真实的画面战胜了我的理智，那会怎么样？然而黄昏转暗，风住了，每一个形状都被锁在这夜色里，我睡了过去。

当我开始觉察到远处传来的响动时，周围还是一片黑暗。那响声仿佛是带着疑惑急匆匆地赶来，其中还混杂着微弱的叫声。声音越来越大，直到仿佛某个数量庞大的群体聚集在一起发出的嘈杂声在整个森林中回响。那声音很快从四面八方逼近，而我好像就躺在这延伸至整片树林的骚动的中心。我纹丝不动，生怕被什么不怀好意的东西发现。

这时月亮终于向森林移来，慢慢地照进林子里。随着她第一道光线的照耀，那些骚动的音量也越来越大，变成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而我这时也开始看清周围模糊不清的形状。月亮逐渐上升变得越来越亮，与此同时，嘈杂声持续变强，周围的景象也渐渐清晰。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我身边打响。狂躁的叫喊、愤怒的吼声、突然爆发的冲撞、持续的打斗，所有这些跟清晰可辩的说话声混杂在一起，涌进我的耳朵。咒骂声和口号声，怒吼声和嗤笑声，大笑声和嘲讽声，神圣的名字和憎恨的嚎叫，全汇集到一起，混乱地互相渗透、合为一体。骷髅和幽灵在这异常疯狂的混乱中混战。剑穿过幽灵的身体，他们只是颤栗了一下。棍棒击打在骷髅身上，狠狠地将他们打散，但其中没有一个倒下或停止战斗，只要他们有一个连接

两根骨头的关节还能动。地上四处散乱地堆着人和马的骨头，骷髅们一边打斗一边将脚下的骨头踩出断裂的咔嚓声。骨瘦如柴的白马四处乱闯，随处可见踏步而行或腾云驾雾的战马，这些无法摧毁的幽灵正狂怒地四下掠取。武器和马蹄相互碰撞并破碎，骷髅和幽灵嗓子里发出的叫喊，使本已震耳欲聋的音浪愈发强烈，那嘈杂声里还能听到关于这场战争的各种口号，有好的有坏的，就是这些不同的观点催生了任何世界都会有的冲突、不公和残酷。最神圣的语言与最饱含恨意的攻击同时发出。被谎言扭曲的真理在来回的标枪和骨肉横飞中被抛来丢去。每一刻都会有人背叛他的同伙，比之前更疯狂地去搏斗，嘴上还依然叫嚣着“真理！真理！”。我还注意到有个人永远在旋转，四面八方地乱打。两个打到精疲力尽的人会并排坐下来休息片刻，然后起身再继续激烈搏斗。没有谁蹲下身去安抚那个倒下的人，也不会迈开一步放过他。

直到太阳升起，月亮才收起她的光芒，整晚我都时常瞥见一个——在那些为争斗而苦的人群之上随意走动的女子，她有时出现在这片战场，有时在那片，并伸出一只手煽动战争的继续，另一只则插着腰。“诸君生为男子，当相互撕杀！”她高声喊道。我看见她死灰一般的眼睛和她侧身的那个黑点，突然想起前一天晚上看到的情景。

这就是死者之间的战争，也是那天我躺在树下时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

就在日出之前，森林里掠过一阵风，一个声音响起：“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注”话音刚落，成千上万争斗中的人无声地倒下。当阳光望进森林，他看不到任何尸骨，只有这里那里残留的干枯枝桠。

我起身继续我的旅程，穿过这寂静的土地所能孕育出的最寂静的森林，因为太阳出来时晨风停了，树木也静默无声。没有鸟儿歌唱，没有松鼠、老鼠或鼬鼠的身影，也没有一只迟到的飞蛾闯入我的路途。可我一路上还是非常小心地控制住自己，不敢让眼睛落到树林里的任何形状上。而且我好像一直听到锄头、铲子和骨头碰撞的微弱声响，我的眼睛可能随时正望着某些我看不见的事物！白日的审慎悄悄告诉我，也许数以万计的幽灵正等着通过我的想象力出现在我面前。

下午过去了一半，我走出树林，发现眼前又出现一个干涸的水路网。我开始还以为自己偏离了预想的轨道，走反了方向。但我很快意识到并非如此，同时立刻得出结论，我现在是到了同一条河床的另一个分支。我马上动身穿越这片河床，到日落时已到达一条宽阔水渠的底部。

我坐下等月亮升起，这时困意袭来，我便在青苔上躺卧下来。头贴到地面的那一刻，我听到奔流的溪水声——各种动听悦耳的流水声，那如熔岩般流淌的音乐旋律听来像隔着面纱一样缥缈，它将我催眠，带我进入一个无

梦的梦境。当我醒来时，太阳已经升起，能清楚看到这沟壑丛生之地的大部分地方。眼前的一切都笼罩在树阴下，只剩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像某种野生动物的毛皮。随着太阳越升越高，树影渐渐消失，仿佛是夜里从岩石中缓缓溢出的黑暗又被岩石吸去了。

在那一刻之前，比起活人来，恐怕我都更热爱我的阿拉伯马和我的那些书，可现在我的灵魂终于开始渴求人的出现，甚至开始渴望见到传说中这个陌生世界的居民（乌鸦曾含糊地说他们是跟我最相近的一类）。怀着一颗沉重而仍抱有希望的心，尽管脑子里还充满疑惑，不知自己是否还是在朝着某个方向走，我还是拖着疲惫的步子继续往“西北偏南”行进。

---

1. 出自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 - 1850）的诗《坚毅与自立》(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译注)
2. 出自圣经《路加福音》 9:60。(译注)

第十二章
朋友与敌人

沿着一条水渠，我来到一片看似灌木丛的地方，如果后面藏着一支军队，我猜，这里就该是一个偏远的前哨，于是我跪下来察看。灌木丛上长着一粒小小的水果，因为不认识，我也不敢摘下来品尝。我哪里知道，当时正有几百双眼睛在岩石后盯着我，急切地想知道我到底会不会去摘。

我来到一棵看上去大一些的植物跟前，接着又找到一株更大的，最后走到一堆貌似树丛的植被前。这时我才看到它们不是灌木丛，而是矮树。我在这边河床一路走来，发现这里的水渠里都长满了这种矮树，因为我不能跳过水渠，所以费了好大劲才翻越过去。在其中一条水渠里，我突然听到一个声响，好像有许多鸟儿从一面爬满青藤的墙上迅速飞走，但眼前却什么也没看到。

然后我又来到一些结了果实的大树前，可那些果实看上去干瘪又粗糙。这些树就长在一个山谷的边缘，这个山谷显然以前曾是一个湖的盆地。有一片树林好像是从左侧“流”到了湖内并将它填充。尽管谷外的树木各式各样，但谷内的几乎都是结了果实的。

我沿着青苔与草混杂的斜坡向谷内走了几码远，然后疲惫地瘫在草地上。往下坡一点的地方，有一棵极小的树，上面结满了樱桃大小的红润的苹果，那树冠刚好在我手边，于是我顺手拽下一个苹果吃了起来，发现这苹果味道很好。正伸出手想要再拿一个，突然响起一阵孩童的呼喊声，其中还能听到他们如溪水般清亮动听的笑声。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意外之余又感到有些惊喜。

“他喜欢我们的苹果！他喜欢我们的苹果！他是个好巨人！他是个好巨人！”很多细小的声音一齐喊。

“可他是个巨人！”有一个声音在反驳。

“他确实很大只，”另一个附和道，“可是小又不是一切！如果你不小心，一样会长得又大又蠢！”

我用手肘把身体支起，四下观察。我的四面八方到处都是一群群小孩子，看上去年纪有大有小，有些才刚能跑，有些大概已经有十二三岁。还有三四个看上去年纪更大一些，他们站在一个小小树结的坑洞中，离得稍远一

点，而且不像其他人那么激动。大部分人都成群地喧哗开了，有人宣称自己的观点，也有人反驳，就像城里聚在一起的一群成年人，只不过他们的讨论更轻松愉快，更有风度，更讲道理。

我猜，他们看我伸手去拿第二个苹果，就知道我一定喜欢第一个，但怎么就从这一点开始争论我好还是不好，我实在无法理解，也忘了去想怎么没有一个人提醒他们要小心一点。我不敢开口，生怕一开口就会把他们吓跑，我想，靠听的肯定会比开口问懂得更多，既然我几乎能听懂他们所有的话——对这一点我并不十分惊讶，因为爱比懂得更不可思议。

人群中起了骚动，向两边稍稍分开，随即从中走出一个长相俊美、看上去天真无邪的小人，他带着狡黠而可爱的神情，递给我一个大大的青苹果。嘈杂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息以待。

“吃了它，好巨人。”他说。

我坐起来接过苹果，对他笑了笑表示感谢，正要吃下去，可刚咬一口，我就把它扔得远远的。

欢呼声又一次响起。他们前仆后继地扑到我身上，几乎要让我窒息，有的亲我的脸和手，有的死死抱住我的腿，有的爬上我的手臂和肩膀，拥抱我的头颈。我最终还是被这些可爱的小精灵给压倒了，撑不住倒在了地上。

“最好的，最好的巨人！”他们欢呼道，“我们知道你一定会来！啊，你这亲爱的好心的强壮的巨人！”

他们又开始七嘴八舌地争论开了，总有欢欣不已的呼声盖过成百上千清脆细小的说话声接踵而来。

突然人群再一次安静下来。我周围的小人们开始退下，还趴在我身上的也落下来，并且拼命推我想让我站起来。他们可爱的脸上，焦虑代替了喜悦。

“快起来，好巨人！”有一个小女孩说，“快一点！再快一点！他看见你把他的苹果扔掉了！”

她话还没说完我已经起身了。她指向斜坡上方，只见一个长相滑稽、貌似坏人的家伙正站在坡顶。他比我高几英寸，看上去不怀好意，可我并不怕他，因为他没有武器，然而我那些小个子朋友们已经全部逃得无影无踪了。

他开始往下走，而我想要找一个更好的落脚点，占据一个更好的位置，于

是也往上走去。他一边向我走来一边发出野兽一样的怒吼。

等我走到一处更平坦的地方，便停下来等他靠近。待他近前，却向我伸出手。我本打算友好地跟他握手，他却又收回去，挥挥拳头作出要揍我的姿势，然后再次伸出手。我这才明白，他是找我要我刚才扔掉的那个苹果，于是我作了一个表示难吃的鬼脸，然后打了个拒绝的手势。

他发出愤怒的嚎叫作为回应，好像在说：“你胆敢说我的苹果不好吃？”

“最好的苹果树也可能长出一两颗烂苹果。”我说。

我不知道他明没明白我的话，只见他向前迈了一大步，又向我逼近了一点，我顿时警觉起来。然而他并没有马上攻击我，而是等到另一个跟他长得很相似的巨人离我足够近时，才向我冲过来。原来他的同伙一直在我身后悄悄往上爬。我给他脸上狠狠地来了一拳，可他的同伙击中了我的后脑勺，夹在他俩之间，我很快就寡不敌众了。

他们把我拖到山谷上方的树林中他们部落的所在地——也就是些断枝和石块垒成的破破烂烂的窝棚。之后他们把我堆进其中一间棚里，丢在地上踢来踢去。在场的还有一个女人，她很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在这里我要提一下，在我被关住的这段时间，我几乎都不会区分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因为他们区别很小。我经常想我是不是遇到了还在真菌阶段的人类，他们的智商只够给他们发出运动指令、表现愤怒和对食物的欲望。他们吃的是植物的块茎、球茎和果实，对我来说简直难吃得无法形容，可是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对他们的食物表示厌恶更令他们动怒的。就因为我不肯吞下那些食物，女人们过来拍打我的头，男人们则对我拳打脚踢。

那晚我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可我睡了很久，起来时感觉有了点精神。早上他们又拽我到山谷，用一根长绳把我的脚绑起来，另一头捆到树上，然后往我左手塞了一块边缘呈锯齿状的四方形石头。我把石头从左手换到右手，结果他们踢打我，又把石头塞回我的左手，并且让我明白我的任务是把每一根没有结果实的树枝的树皮刮下来。他们又踢了我一下，然后就丢下我走了。

我开始着手做这项令人厌烦的工作，暗自盘算着通过暂时满足他们可以争取一点独处的时间来观察四周，寻找逃跑的时机。值得庆幸的有一株矮树就长在离我不远处，每隔几分钟我就会摘一小颗果实吃下去，这极大地帮助我恢复了精神和体力。

第十三章
小矮人

我刚劳作了一小会，就听见附近有细小的说话声，不久就看见“小矮人”们（我很快了解到他们是这样自称的）从那些像灌木丛一样填满大树空隙的矮树里悄悄钻了出来。一时间我周围多了几十个他们的同类。我向他们示意巨人们刚刚走了，但离得不远。他们笑起来告诉我，风闻起来已经洁净了。

“他们睁着眼都看不到我们。”他们说，并且发出羊铃般的笑声。

“你愿意让那绳子绑住你的脚？”其中一个小矮人问。

“我是想要他们以为我解不开。”我答道。

“他们连自己的脚都几乎看不到！”他告诉我，“只要小步地走，他们就会以为绳子还绑着。”

他一边说一边开心地手舞足蹈。

一个大一些的女孩跪下来想帮我解开那打得很笨拙的结。我不禁笑了，本以为那秀气的手指帮不上什么忙，可是结马上就被解开了。

然后他们让我坐下来，给我喂那美味的小果子。之后，年纪小一些的开始跟我疯玩起来，我根本没办法继续工作。第一批累了，第二批再跟上，这样周而复始，一直到太阳西沉，沉重的脚步声在靠近。小矮人们都闻风而逃，我则赶快把绳子系回到脚上去。

“我们得要小心，”那个帮我解开绳子的女孩说，“他们那可怕又粗壮的脚可是会踩死我们的！”

“他们不是根本看不到你们吗？”

“他们也许能看到有东西在动。如果孩子们像刚才那样成群结队地挂在你身上，那就糟了。因为他们讨厌一切活着的东西，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其实他们那样也不怎么像活着！”

她像鸟儿一样打了个口哨，一瞬间任何小矮人的声音和踪迹都不见了，那个女孩自己也随之消失。

我的主人（他无疑是这么认为的）来带我回去了。他松开我的脚，把我拉到他小窝的门口，扔到地上，又绑住我的脚，踢打了一阵才离开。

本来我可以趁现在马上逃跑，可如今我总算有了朋友，我不愿离开他们。这些小矮人是如此迷人，各个方面都十分讨人喜欢，我一定要再见到他们！我一定要更了解他们！“明天，”我愉快地想，“我会再见到他们！”但其实从四周的窝棚都安静下来到我入睡前的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听到小矮人在我身边窃窃私语，于是我就知道我被这群充满爱心的小生灵看护着。我猜即使在我入睡后，他们也不曾离我左右。

可我对巨人们却没有进一步的了解，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没什么可了解的。他们永远那么不友善，而且天生愚钝又残忍，各种酷行简直是信手拈来。我经常为了躲避他们的一记狠踢而抓住他们的脚，让他们摔倒，那样他们就不会再踢我。

相反那些小矮人们所做的和所说的却总是令人愉悦，还经常使我惊叹。日复一日，我越来越不愿离开他们。当我在干活时，他们经常会一下来一下走，逗我开心，让我愉快，为我带走了那单调的劳役带来的所有痛苦和大部分的疲累。很快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群小伙伴。他们知道的不多，却很有智慧，看上去像是什么都学得会。我没有床，只能睡在光地板上，可几乎我每次醒来，都会发现我躺在孩子们的环绕里，有个别的还睡在我怀里，虽然我要等光照进来才能分辨出那是谁，因为他们总是自觉排好队按顺序前来的。当有小矮人爬进我的怀里，我就会无意识地把他抱在胸前，其他人就紧挨着我睡下，越小的靠得越近。不消说，这样睡我在夜里都没怎么遭受寒冷的侵袭！他们每天早上爬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和日落之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他们的巨人带来充足的食物。

一天早上，我起床发现自己居然是一个人，觉得十分意外。当我逐渐回过神来，却听到故意压低的脚步声在靠近，原来是之前提到过的那个女孩。她是小矮人里最高最勇敢的，被所有人认作是他们的母亲。她从树林里钻出来，身后还跟着兴高采烈的人群——但他们保持着安静，唯恐吵醒了我门后的屋里睡着的巨人。女孩手里抱着一个小男婴；之前他们中最小的是一个看起来大概一岁的小女童。三个大一点的女孩是她的保姆，不过她们跟其他所有人一起分享她们的心肝宝贝。小矮人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洋娃娃，因为大孩子有小孩子，小孩子有更小的孩子去照顾和玩耍。

那个叫“罗娜”的女孩来到我跟前，把那个小男婴放在我怀里。他睁开眼睛看看我，接着又闭上眼睡着了。

“他已经喜欢你了！”女孩说。

“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我问。

“当然是在森林里，”她眼睛里闪着喜悦的光，“我们总能在森林里找到他们。他难道不可爱吗？我们在外面找了一整晚。有时要找到也不容易！”

“你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呢？”

“我也说不上来，每一个知道的人都会马上告诉另一个，但永远找不出谁是第一个知道的。有时我想肯定是谁在睡梦里说出来了，结果被另一个半梦半醒的人听去了。当知道有婴儿出现在树林时，没有人会停下来问问题，等我们找到孩子再问，又已经太迟了。”

“来到树林里的是男宝宝多还是女宝宝多？”

“不是他们来到树林，而是我们去树林找他们。”

“那现在你们是男孩多还是女孩多？”

我之前就发现，同样的问题问两次，他们就会皱眉。

“我不知道。”她这样回答。

“不是可以数吗！”

“我们从来不数，也不喜欢被数。”

“为什么？”

“很麻烦的，我们宁愿不知道。”

“那这些婴儿最初是来自哪里？”

“来自森林——总是那儿，不会有其他地方了。”

她只知道孩子最后是从森林来的，在那之前的事是不可能知道的。

“多久能找到一个呢？”

“这样的喜事会让我们高兴得忘乎所以，于是就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了。你也很高兴见到他是吧，好巨人？”

“当然，我太高兴了！可你要怎么喂他呢？”

“我喂给你看，”她说完就走开了，一会儿回来时手上多了两三颗成熟的小梅子，她把梅子放到婴儿的嘴边。

“他醒了就会张嘴了。”她说着把婴儿抱在怀里。

她把梅子挤出一滴汁液，放到婴儿的嘴边。小婴儿在睡梦里就马上吸吮起来，她继续慢慢地把汁挤出，一直到只剩下皮和核。

“看吧！”她叫道，带着一点成就感，“要是到处都是大苹果，那小宝宝就没有吃的了！我们才不会在那样的世界停留，是不是，我的宝贝？就让坏巨人们在那个世界待着吧！”

“可要是你喂他时不小心把核落到他嘴里了怎么办？”

“没有哪个妈妈会那样的，我要是那样就不配有小孩了！”

我想，这女孩将来会长成怎样一位可爱的女士啊。可小矮人们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会到哪里去？这又把我带回到那个老问题——他们最初是从哪里来的？

“可以告诉我你之前住在哪儿吗？”我说。

“这儿啊。”她答。

“从来没在别的地方住过？”我又大胆地推进一步。

“从来没有。我们都来自这片树林。有人说我们是从树上掉下来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像你们这么小的人呢？”

“我也不知道。有些小些，有些大些。像我就很大。”

“婴儿会长大的对吗？”

“那是当然！”

“那你还会长吗？”

“我觉得不会。希望不会。我现在已经是最大的了，想到这个有时候挺害怕的。”

“为什么会怕？”

她不作声。

“你多大了？”我又问。

“我不知道你这么问什么意思，我们都差不多。”

“那婴儿会长到多大？”

“说不准。——有些孩子，”她声音里带着困扰，“我们以为不会再长了，可还是继续长。——那真是件可怕的事。我们从来不说这件事！”

“为什么可怕？”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

“我们怕他们会慢慢长成巨人。”

“为什么要怕那个？”

“因为那太可怕了。——我不想再说这个了！”

她把婴儿紧抱进怀里，脸上的神色那样焦虑，我不敢再追问下去。

不久我就开始在两三个小一点的孩子身上看到了一些贪婪和自私的表现，并且注意到大一些的女孩们时不时向他们投去担忧的目光。

没有小矮人会参与我的劳动，他们可不愿为巨人做事！但他们从来都不遗余力地为我服务：一个接一个地几小时不断地给我唱歌，爬到树上以便能够到我的嘴，用他们纤细修长的手指把水果塞到我嘴里，并时刻警觉着巨人的靠近。

有时他们会坐下来给我讲故事——大多都很幼稚，听上去经常是没什么意义的。他们还会时不时召集全员来逗我开心。有一次全员大会时，一个闷闷不乐的小家伙给我低声哼唱了一首奇怪的歌，那副歌听上去那么悲惨，虽然我听不懂歌词，眼泪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这让那些看到我流泪的人觉得很奇怪，我暗自思忖，我之前从来没在这世界见过水，不管是瀑布、静止的水还是流动的水。在某个早已消逝的年代，这里曾有很多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小矮人在看到我的眼泪以前从没见过水！尽管如此，他们似乎还保留着关于他们身世的某些模糊却又本能的记忆，因为这时一个非常小的孩子走到那唱歌的孩子面前，在他眼前晃了晃紧握在手里的甜点，这样说：“泥把好巨人眼青里的梅纸都及出水来了！坏蛋！”

“怎么，”有一天我问罗娜，那时她正抱着婴儿坐在我的树下，“我从没见过巨人里有小孩？”

她愣了一会，好像在徒劳地寻找这个问题的意义，然后答道。

“他们是巨人，他们没有小孩。”

“他们从来没有孩子？”

“没有。森林里没有他们的孩子，他们也不爱孩子。如果让他们见到我们的孩子，他们会把孩子踩死。”

“那巨人的人数总是不变的吗？我之前还以为——在我还没有了解到更多以前——他们是你们的父母。”

她爆发出一阵发自心底的笑声，然后说，

“不是的，好巨人。我们才是他们的前辈。”

但话一出口，笑容就倏地从她的脸上消失了。她看上去十分恐慌。

我停下手里的活，难以置信地盯着她。

“怎么会那样？”我不禁叫起来。

“说不上来，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但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现。后来他们离开我们走掉了，我很遗憾，可是我们也无能为力。本来他们可以不这样的。”

“你们在这儿多久了？”我开始越来越疑惑，希望能从侧面找到一些解开谜团的线索。

“一直就在，我猜，”她说，“我猜这是有人安排的。”

我转过身继续去刮树皮。

她看出我其实并不明白。

“并不总是有巨人出现，”于是她继续道，“如果一个小矮人不注意，他就会变得贪婪，然后懒惰，接着变大、变蠢、变坏。那些迟钝的家伙并不知道他们是来自于我们。几乎没有人相信我们的存在，他们会说‘胡说八道’！——看看那个小布朗提：他正在吃巨人的苹果！下一个就是他了！哦！哦！他很快就会长得又大又坏又丑，自己还不知道！”

那孩子独自站在不远处，正啃着一个差不多跟他头一般大的苹果。我以前就老觉得他不像其他人看起来那么好，他现在的样子更是令人反感。

“我要把那可怕的东西从他手上拿走！”我叫道。

“没用的，”她伤感地说，“能做的我们都做了，现在已经太迟！我们开始只是担心他已经在长大，因为他都不愿相信任何我们告诉他的事。但当他不跟别人分享梅子，并说那是他为自己一个人摘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了！他是个贪吃鬼，已经没救了。看他吃东西真让我犯恶心！”

“难道不能叫几个男孩看着他，不让他碰那些有毒的东西么？”

“他要想吃还是会的，都一样——吃苹果，或是变成一个逮到机会就吃的孩子。没用的，他迟早会走到巨人那边去！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你可以看得出他比你刚来时长大了多少！昨天都还在长。”

“真是没有哪个男孩像他那样，长得那么像他手上那个难看的绿疙瘩！”

“那跟他将来会变成的样子正相称。”

“他的头跟那个苹果都可以调换位置了！”

“可能真的会呢！”

“他想要变成巨人吗？”

“他讨厌巨人，可他还是在往那个方向发展，因为他喜欢他们的苹果！哦，我的宝贝，小宝贝，我们发现他时，他可是个跟你一样的小可爱！”

“当他发觉自己变成巨人时会很痛苦的！”

“哦，不会的。他到时就会喜欢了！那才是最糟糕的部分。”

“那时他会憎恶小矮人吗？”

“他会跟其他巨人一样，忘记我们——最大的可能是，他会压根不相信有小矮人。他不会在意，只管吃他的苹果。”

“请告诉我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我对你们的世界一点都不了解！我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不知道什么是‘世界’。‘世界’是什么？不就是从你那漂亮的大嘴里说出一个词吗？——不过由你说出来它就变得重要了！”

“别管那个词了，告诉我布朗提接下来会怎样。”

“他某天早上醒来会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巨人——不是像你一样的好巨人，而是像其他那样的坏巨人。你到时基本会认不出他来，不过我会告诉你是哪个。那时他会以为自己一直都是巨人，他认不出你，也认不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巨人是迷失了自己的人，皮欧妮说，所以他们从来不笑。我在想他们是因为坏才不高兴，还是因为总不高兴才变坏呢？可话说回来，没有孩子，他们怎么高兴得起来！所以我在想到底什么是‘坏’，好巨人！”

“我真希望我像你一样对坏一无所知！”我答道，“不过我想要努力做一个好人，并打算一直努力下去。”

“我也是——所以我知道你是好人。”

之后是很长时间的沉默。

“所以你确实不知道那些树林里的婴儿是从哪里来的？”我再一次尝试这个问题。

“这没什么可了解的，他们就在这树林里，他们长在那里。”

“那为什么在他们长到那么大之前，你一个也找不到？”

她皱起眉头，沉思了一阵，然后说：“他们就是要长到那么大才会在那儿。”

“真可惜，那些小笨蛋记得的时候不会说，等他们会说的时候，却已经什么都忘了！”我这样评论道。

“小托尔玛，就是在这孩子之前找到的那个孩子，当我在一棵山毛榉下发现她的时候，她正吸着大拇指，看起来好像真是有什么想说的，可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抬头看着我——哦，那么可爱！她那样的永远不会变坏变大！当他们开始长大时，他们就只想变大；当他们不再长大时，就开始变胖。那些坏巨人以胖为荣呢。”

“在我那边的世界也一样，只是我们不说‘胖’，我们是说‘富’。”

“在巨人们的一间房子里，”罗娜继续说，“住着他们之中最大最胖的那个——他非常骄傲，不见任何人。其他巨人会在某些时候去他家，大声呼唤他的名字，告诉他他有多胖，并求他让他们变强壮，就能像他那样吃得多、长得胖。”

布朗提消失的传言最终还是传到了我的耳朵。有几个大一些的孩子神色严峻，但好像也没有很多人想念他。

第二天罗娜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看！看那儿——那棵椁树旁边。那个巨人就是布朗提！你能认得出来吗？”

“认不出，不过现在你说起来，我能想象得到了，那可能真是布朗提正盯着那团雾气发呆！他看起来真是好傻！”

“他现在可以永远吃着那些苹果了！这就是那些不小的‘小矮人’的结局！”

“我的世界把这叫作长大！”我自言自语道，“要是她能教我怎样倒着长，长成一个小矮人就好了！——我能有一天像他们那样放声欢笑吗？”

我曾经有这个机会，可是我把它丢弃了！布朗提和我是一样的！他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而我要靠别人教我才知道自己丢失了什么！

第十四章
危机

有一段时间，除了跟小矮人们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想干。但很快别的想法和感受开始影响到我。首先被唤醒的是一种模糊的意识，感觉我应该做些什么，而不应该在这里为那些粗野的人能一天天变肥而服务！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身在这样一个奇妙的世界，当然有义务发掘它的方式和规律，如果我想尽我所能地回报这些孩子们对我的好意，那我就要多了解他们一些，而不仅仅是他们告诉我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要得到自由。当然，我认为他们不能长大对他们的可爱和纯真并没有根本上的影响！没有哪个地方存在这样一种形体和天性之间极端的不相称！生命和自然的法则怎会如此矛盾，以至于完美需要阻碍形体的发展来获得！但小矮人的生长确实停滞了！这其中有某种东西起了作用，那是什么？罗娜看上去已经是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但其实也不过十五，她从很久之前就开始管着一大群人，这些人在相貌和大部分的行为上都跟很小的小孩别无二致，他们把罗娜看作他们的妈妈！他们到底有没有长大？我很怀疑。他们对于时间几乎没有概念，对于自己的年龄也一无所知！罗娜甚至觉得自己是一直存在这世界上的！充满智慧而知识空白的她，立刻就成了孩子们爱和规矩的象征！但在我看来，她的无知也许恰恰就是我自己所缺少的那种深刻！她所忧虑的也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件事：她的小小孩们会长大，变成坏巨人！他们的“好巨人”当然要尽力帮助他们，可没有对他们本质的进一步了解和对他们来历的知晓，他就什么也做不到，他就得离开！我走后他们只会跟以前一样，这段时间他们并没有对我变得依赖，他们还是我的保护者，而我不是他们的，我的存在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多来自他们愚蠢邻居的威胁！我渴望教给他们很多东西，但我首先要对自己所教的有更深的理解！知识无疑会让坏人更坏，但它也会让好人更好！我确定要让他们学数学，或者也可以教他们把平时那些哼哼之后又忘记的优美旋律写下来？

结论就是，我必须起身继续我的旅程，并期望在途中能获知解开这些迷人的小东西命运之谜的钥匙。

然而，我的计划本来不会那么快付诸实践，如果不是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

为了让小矮人们对我暂时的离开有一个心理准备，有一天我在干活时告诉他们，如果不是因为那么爱他们，我早就离开那些坏巨人了。他们听到这话，就像同时约定好似的，通通扑到我身上来压住我，他们争先恐后地爬

到树上再落到我的头上，直到我被压得快透不过气了。有三个很小的孩子钻进我怀里，两边肩膀各有一个紧紧地抱住我的脖子，有一个直直地站在我头顶，还有四五个抱着我的腿，其他的则使劲拽着我的身体和手臂，还有一大群在他们身上爬上爬下，而我就像被火山熔岩包围一样动弹不得。他们全都沉浸在这欢乐的嘻闹中，没有一个人发现我暴虐的主人正向我们走来，直到他几乎就走到我眼前。只听到一声“保重，好巨人！”，他们像老鼠一样从我身上逃开，像刺猬一样落下，像松鼠一样跃到树上。与此同时，坏巨人猛然从树干边上绕过来，狠狠地往我头上来了一棍，我顿时跌倒在地。孩子们后来告诉我，他们向那个巨人扔了“很多大苹果和石块”，他才害怕起来，跌跌撞撞地跑回家了。

当我清醒过来，已经是晚上。头顶稀稀落落的几颗暗淡的星辰在等待着月亮。我想，这里应该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头痛得厉害，而且口渴得要命。

我疲惫地翻转身，耳朵贴到地面的一刻，却听见汩汩的不断涌出的水流声，那轻柔的声音让我充满渴望地呻吟起来。马上我身边就悄无声息地聚起了一群孩子，往我嘴边送上小颗的可口的水果。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运送，直到我的干渴完全消除。

这时我开始注意到之前我在这个世界上从没听过的声音。空气中充满了小声的抽泣声。

我努力坐起来。一群小东西很块堆到我背上。在小矮人们奋力推拉的帮助下，我挣扎着站起来。相对于他们的体积来讲，他们还真是令人惊奇地大力。

“你必须得走了，好巨人，”他们说，“那些坏巨人要是看到你受伤了，会全都来践踏你的。”

“我想我是得走了，”我答道。

“走吧，变得更强壮，然后再回来。”

“我会的，”我这样说着，却又——坐了下来。

“你真的要马上走了！”罗娜轻声唤道，她之前一直支撑着我的身体，现在跪在了我身边。

“我在他的门上偷听，”一个大一点的男孩说，“听到那个坏巨人对他的妻子说，他发现你在偷懒，跟许多鼹鼠松鼠之类的闲聊，而且他打你的时候，那些小动物居然想打死他。他说你是个巫师，他们必须得除掉你，否则他们会不得安宁。”

“我马上走，”我说，“等我找出让你们变得更大更强的东西就立刻回来。”

“我们并不想变大，”他们说的时候看上去很严肃，“我们不要长成坏巨人那样！我们其实是很强大的，只是你不知道我们有多强大而已！”

给他们一个对他们来说毫无吸引力的期望是无意义的！于是我不再开口，站起身慢慢向山谷的斜坡走去。他们迅速自动排成长长的队伍，有些在前面带路，有些帮扶着我一起走，还有些跟在后面。他们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往我嘴里喂东西。

“你受伤了，”他们说，“流了好多红色的汁液，要补充一点。”

当我们走到山谷的边缘，月亮的额头刚好从地平线的边沿露出来。

“她来照看你，给你带路了。”罗娜说。

我一边走一边向身边的小人们问问题，了解到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它的女王是一个巨人女孩。我问那是不是一座城市，他们不清楚，也说不出那里有多远、在哪个方向、那个巨人女孩的名字等等。他们只知道，那个女王憎恨小矮人，想要杀死他们，只是她从来都找不到他们的所在。我问他们怎么知道的，罗娜回答说，她一直都知道。如果那个巨人女孩来找他们，他们就一定要藏好。当我告诉他们我要去她那儿问问她为什么这么恨小矮人时，他们都叫唤起来：

“别去，别去！她会杀了你的，好巨人，她会杀了你的！她是一个可怕的有魔法的坏巨人！”

最后我问他们我该往哪儿走，他们告诉我，穿过这片他们能找到婴儿的树林，在远处那月亮升起的地方，有一个平坦的绿色国度，那里没有石头和树木，走起来很舒服。可当我问起去到那里该怎么走时，

“月亮会告诉你的，我们觉得。”他们这样说。

他们带我到河床的第二条支流处，当看到月亮升到最高处，他们就开始停下来往回走。

“我们之前从没走到离我们树林这么远的地方过，”他们说，“之后的路你可要留心记住，将来就能在脑海里看到回到我们这里的路。”

“还要小心住在沙漠里的女巨人，”他们转身往回走的时候，一个大点的女孩跟我说，“我猜你一定听过她吧！”

“没有。”我回答。

“那你就小心不要靠近她。她被叫作‘猫女’，长得非常非常丑，而且还会——挠人。”

大一点的孩子一停下脚步，小一点的就开始往回跑向我。其他人则表情严肃地望了我一会，也开始慢慢走开。最后一个离开的是罗娜，她举起小婴儿让我亲亲，凝视着我的眼睛，轻声地说了一句“猫女不会伤害你的”，就一言不发地走了。我站在那里，透过月光凝望了一会他们离去的背影，然后转过身，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又开始了我孤单的旅程。很快耳边传来小矮人们的笑声，就像无数的羊铃同时响起，在空气中荡漾开来，在我周围的岩石中引起回响。我再次转身，望向他们的方向。只见他们正欢蹦乱跳地往前走，在他们纯净的灵魂里从来没有一丝忧虑。只有罗娜抱着她的宝宝独自一人走着。

我边走边想，回忆起我这些小个子朋友们的很多事情来。

有一次我曾提议让他们离开这个坏巨人的领地，跟我一起另觅乐土。可他们却说：“可那块地方不是我们的！”他们对于自己土地的爱是那么强烈，他们的国度好像是他们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野心、恐惧、不安和贪念，他们就没有渴求改变的动力。他们不觉得缺少什么，除了他们的宝宝，他们也从来没有机会帮助除了我之外的第二人——那他们要怎么长大呢？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一定要长大？我在寻求改善他们境况的同时，难道就不会给他们带来伤害，甚至只有伤害？按照我的世界的观念去扩充他们的头脑，难道不会扭曲和削弱他们自身吗？他们对长大充满恐惧，认为那可能就是变成巨人的开始，也许就是出于本能！

慈善家的角色确实是有风险的。一个想帮助自己邻居的人首先要搞清楚怎样才不会害了他，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去除遮蔽他眼睛的光线。

第十五章
奇怪的女主人

我在月亮的陪伴下继续前行，她像往常一样是一轮满月——我从未见过她其他的形态——而今晚当她沉下去时，我好像看到她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当她最底部的边缘已经略沉到地平线以下，在月亮圆盘的中间突然出现了一间小屋，好像是画上去的一样。月亮透过屋子开着的门窗放射出光亮。看到眼前的景象，我暗暗确信，这一定是在提示我去那里。几乎是紧接着的下一刻，月亮消失了，小屋也不见了，黑夜迅速地降临。鉴于我将要穿过一连串紧密相连的小型深谷，我决定就地休息等候天亮。于是我找了一个沙洞，伸展一下四肢，吃了一点小矮人临别时留给我的水果作晚餐，很快就睡着了。

当我突然醒过来，发现天空中闪烁着在从前的世界从未见过的星辰，于是我就那么静静地躺着望了一会，忽然发觉有一个身影正坐在上方离我一小段距离的地方。我吓了一跳，就像所有那些本来以为自己形单影只，却突然发现并非如此的人那样。那个身影就在天空与我之间，这个角度让我很清晰地看到它的轮廓。从我躺着的这个低洼的山洞里望去，它的身形好像比人类的还大些。

那个身影的头动了动，这时我才发现它是背对着我的。

“你要跟我一起来吗？”一个甜美又柔和的声音响起，无疑是一位女士的声音。

想要更了解我的这位女主人，于是我说，

“多谢您，可我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你要带我去哪里？我喜欢露天睡觉。”

“这里的空气是没问题，”她说，“可这一带晚上出来游荡的那些东西，可不是你睡觉时想要围绕在身边的伴侣。”

“没有什么来打扰过我。”

“是没有。那是因为我自从你睡下就一直守在你身边。”

“您真是太好心了！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呢？为什么向我表示这样的恩惠？”

“我，”她还是背对着我说，“从月光中看到你，就在她下山的时候。白天我看不太清楚，但晚上就很清晰。我房子的影子本来会把你遮住，可当时两扇门都开着，我正在外面的旷野中，恰巧就看到你进了这个洞。不过在我赶过来之前你就睡着了，我又不想吵醒你。如果我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会惊吓到他们。他们叫我‘猫女’，但那不是我的名字。”

我想起孩子们跟我说的——猫女长得十分丑陋，还会用爪子抓人。可她的声音听来是温和的，还带着一丝歉意：她不可能是坏人！

“我不会那样叫你，”我说，“请告诉我该怎么称呼你！”

“等你了解我之后，就用你觉得合适的名字称呼我吧，那也会告诉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们并不总是叫得对，但叫对了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猜，女士，你就是住在我曾经见过的月亮中心的那间小屋里吧？”

“是的。我一个人住在那儿，除了有客人的时候。那个地方很简陋，但我尽我所能地让客人们觉得舒服，有时他们还睡得挺香的。”

她的声音好像穿透了我的身体，让我奇异地镇定下来。

“我跟你走，女士。”我说着就站了起来。

她也立即起身，头也不回地在前面带路。我刚好能清晰地看到并跟上她。她比我高一些，但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她从不把脸转向我，这一点让我觉得奇怪——但并没有任何担忧，因为她的声音听上去那么真实。可我都看不到她的脸，又怎么给她找到一个相称的名字？我努力想要赶上她跟她并排走，可没有成功；当我加快脚步时，她也快，总是轻松地走在我前面。到最后我真的开始有些害怕了。为什么她那么小心不被我看到？可能就是出于那异乎寻常的丑陋相貌，她也许是害怕自己的样子会吓到我！对难以想象的可怕画面的恐惧开始向我袭来——我是跟着一个闻所未闻的畸形怪物在黑暗里走吗？我几乎要后悔接受了她好客的邀请。

我们都没有说话，沉默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我必须要打破它！

“我想找到，”我开口道，“去一个我听说过的地方的路，但我还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名字。也许你能告诉我！”

“那么描述一下吧，我就会给你指路。那些愚蠢的‘袋子’一无所知，那些粗

心的小‘爱人’们又什么都忘了。”

“你说的那些人，他们住在哪儿？”

“你刚从他们那里来！”

“我从没听过这些名字！”

“你是不会听到。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真奇怪！”

“也许是吧。不过现在到处也没几个人知道自己叫什么了！很多体面的绅士听到别人用他的真名叫他都会愣住。”

我静下来，开始想我的名字会是什么。

“你现在觉得你的名字会是什么？”她继续道，好像觉察到了我的想法，“不过，原谅我，这也不重要。”

我都已经开口想要回答她，却突然发现我居然忘记自己的名字了，连第一个字母都想不起来！这已经是第二次别人问我名字而我答不出来了！

“没关系，”她说，“并不是要求你说。你的真名其实就写在你的额头上，但现在它如此无规律地旋转着，没人能读得出来。我会尽我力量将它稳定下来，然后它很快就会转得越来越慢，最后，我希望，能停下来。”

这些话让我非常吃惊，但我什么也没说。

我们已经走出沟渠很长一段时间，但还是看不到那间小屋的踪迹。

“那些小人们跟我说起过——”我还是开口了，“一个平坦的绿色国度，走在那里非常舒适！”

“然后呢？”

“他们还跟我说起一个巨人女孩，她是某个地方的女王。那里就是她的国度吗？”

“那块绿色的土地上有一座叫‘布里卡’的城邦，城邦里有一位公主。但那个公主绝不是女孩！她的年纪比这个世界还要久远，而且是从你的世界而来——身负着一段可怕的历史，那历史至今还未结束。她是一个邪恶的人，

而且靠跟‘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注一起，无人可动摇她的地位。布里卡的人们原本都是些很纯朴的人，勤勤恳恳地耕地牧羊。结果她来了，人们热情地接待了她。她就教他们去挖钻石和猫眼石去卖给陌生人，要他们放弃耕种和放牧去建一座城。一天，人们发现一条巨蟒并杀死了它，这件事让她非常愤怒，她宣告自己是他们的公主，并且残暴地对待他们。当时那个国度被称作‘水流之地’。你之前跨过的那一条条干涸的沟渠，原本都充盈着奔流不息的河水；而现在‘袋子们’和‘爱人们’的水果树生长的那些山谷，曾经是一大部分溪流汇聚而成的一个湖。可那个邪恶的公主把整个国家她能收集到的水全收到她的怀里，封在一个蛋里带走了。但她的怀里只能装下一半的水，在她走的那一刻，她带不走的那部分流入地下，使这个国度变得跟她的心一样干涸、蒙上灰尘。如果没有这部分地下水，所有生物早都消亡了。因为没有水便没有雨，没有雨就没有泉水。从那以后，这个公主就住在了布里卡，让这里的人们时刻生活在恐惧中，并用尽各种手段不让人们生育繁衍。然而这里的人还自认为他们是兴盛、并且无疑是非常优秀的一群人——他们擅长买货议价、卖货欺诈，能为了共同利益抱团，也能在利益冲突时彻底翻脸，他们以他们的公主及她的权势为荣，鄙视所有不如他们的人，从来不怀疑自己就是所有国家中最荣耀的族群，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好。他们卑劣和自负的程度，没有亲眼见过的人，没有了解过那些悲惨地生活在恶劣统治下自欺欺人的人真是无法理解。”

“多谢你，女士。那么现在，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跟我讲讲那些小矮人——‘爱人’的事？我真心想要为他们做点事。他们是什么人，或者说是什么东西？他们怎么会到那里的？那些孩子是我在这个奇幻世界看到的最奇妙的东西。”

“在布里卡你可以，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据说在宫殿藏书馆里有一首古诗，当然那里没人会读，那首诗里明确地写着，当爱人们经历重重艰难知道自己的名字后，他们就会占据整片土地，并且把巨人变成他们的奴隶。”

“那时他们就会长大一些了，是吗？”我问。

“是的，他们会长大。但我觉得也不会。长不长，长多大，长与不长同时进行，都是可能的——是的，甚至会通过不长大来长大！”

“你的话好难懂，女士！”我说道，“但我曾听过，有些话，因为意义丰富，反倒会显得单薄！”

“确实，而且那样的话一定要好好去弄明白。要是布里卡的公主能听到沉默的土地在她耳边整日的呼号就好了！可惜她聪明太过，什么都不懂。”

“那么我猜，等小矮人们长大了，他们的土地上又会有水了？”

“不完全是。当他们干渴得受不了时就会有水，当他们有水了，又会长大。因为长大需要水。在地下，水还在流动。”

“我有两次听过那水声。有一次是我躺下等月亮升起的时候——等我醒来时已经阳光普照。还有一次是我摔倒的时候，那时差点被坏巨人杀死。两次都有水流声传来，让我得到抚慰。”

那个女人一直没有转头，总是隔着一小段距离，但我能听见她说的每一个字，她的声音不停让我想起死亡之屋里的那个女人。那时她说的很多话我都不懂，所以也没记下来，但我已经忘了我当时是惧怕她的。

我们一直走啊走，又跨过一片更广阔的沙地，才到了那间小屋。屋子的地基打在沙地深处，但我能看出那是一块石头打造的。这间小屋跟教堂司事的那间特征上很相似，只是墙更厚一些。一扇又重又结实的门直通向一间空荡的大房间。房间有两扇相对的小窗户，但窗户上没有玻璃。我的这位女主人从敞开的门中走进去，月光正是从这扇门里透出来的。她径直走到最里面的角落，从地上捡起一块长长的白布，蒙住她的头面，然后关上另一扇月光照进来的门，摆弄了一下壁炉边放着的一盏角灯，最后转过头来接待我。

“非常欢迎你，韦恩先生！”她用我早已忘记的名字称呼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只是，黑夜漫长，白昼未近，你还是待在室内好一些。在这里你很安全，一些不足应该不算很难捱。”

“我真心感谢你，女士，不过，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连我都说不出的我自己的名字，可以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吗？”

“我叫玛拉[注]。”她回答。

于是我想起了教堂司事和那只小黑猫。

“有些人，”她继续道，“把我当作罗得那个为所多玛城悲鸣的妻子[注],还有人觉得我是为自己孩子哭泣的母亲拉结[注]。但我谁都不是。”

“再一次谢谢你，玛拉，”我说，“那么，我可以躺在你的地板上睡到明天早上吗？”

“你会在那截楼梯顶端看到一张小床——有些客人在那张床上睡得比他们期望的还好，有些人则整晚睡不着，第二天又睡一整天。那张床不是很

软，但至少比沙地强——而且没有鬣狗在周围嗅来嗅去！”

这段楼梯又窄又陡，从下面的房间直通到上面的阁楼。阁楼没有天花板也没有隔断，只开了一扇宽大且低矮的天窗。距离倾斜的屋顶很近的地上放着一张窄窄的床，当我看到那白色床罩罩着的床，不由得颤栗起来。它清晰地唤起了我对死亡之屋里的小床的记忆。桌上放着一截干面包，旁边有一杯凉水。对几个月来只能吃到野果的我来说，这已经是一顿丰盛的美餐了。

“我得要把你留在黑暗中了，”我的女主人从楼梯脚唤我，“这盏灯是我唯一的光源，晚上我还要用它做些事。”

“没关系，谢谢你女士，”我回应道，“吃吃喝喝，躺下睡觉，这些都是可以在黑暗里做的事。”

“那就安歇吧。”

我把面包吃光，水也喝得一滴不剩，然后躺下睡觉。床很硬，被单很单薄，夜里又冷；我梦见自己就躺在那间死亡之屋，就睡在那个武士和那位有自愈能力的女士中间。

半夜醒来，我好像听到野兽发出的低低的声响。

“估计是沙漠里的怪物寻着我的气味来了！”我暗自猜想，但我知道自己在这屋子里是安全的，于是又想睡过去。可这时，就在我的窗户下，像猫一样粗厉的咕噜声逐渐变成了尖利的嚎叫，惊得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赶快去看是什么野兽发出这样的声音。

就在屋门前明亮的月光下，一个高高的白衣女人背对着我立在那里。她伏身向一头貌似猎豹的大型白色动物，一只手轻拍它抚摸它，另一只手指向半空中的月亮，朝着地平线画了一条直线。那只野兽立即以惊人的速度飞奔向她所指的方向。我的眼睛紧紧跟随了那头野兽一会，等我再去寻那个女人时，她已经不见踪影，我都没有看到她的长相！于是我又追寻那头野兽，但只看到远处的一块白色，不清楚那是真实的存在还是我的幻象。——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那个长得像猫一样的怪物是被派去做什么？我忍不住颤栗，回到床上时却想起，当我躺在外面那个沙洞中时，月亮正在落山，但现在不过几小时后，它又挂在了那里，光芒四射！“这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暗自思忖，“——哪怕是天体的运行！”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有好几个月亮在同时活动，但没有弄清它们运行的时间轨道的规律。

接着我又睡了过去，一夜无梦。

当我早上走下楼，发现面包和水已为我准备好，那块面包太大，我只能吃下一半。我进食的时候，女主人一直坐在我旁边，她还是蒙着面，除了我进来时向我打了声招呼，之后就再也没开口，直到我请她告诉我怎么去布里卡。于是她告诉我要往河岸的上游走，一直走到河岸消失的地方，然后转向右边直到走入一座森林——我可以在那儿休息一晚，但走时要保持脸朝着月亮升起的方向。一直往那个方向走，她说，直到你到达一条流动的小河，你必须要以正确的角度穿过去，然后一直往前，就会看到那座城市出现在地平线上。

我谢了她，然后大着胆子说到，昨晚我望向窗外，很惊奇地发现她的信使居然能跟她那样相通，直接就往她提示的方向飞奔去了。

“要是我有一头你那样的宠物给我引路——”我还想继续说，希望了解到它被派去完成什么任务，可她打断我说，

“它是去布里卡——走最近的路。”

“它看上去真是聪明得不可思议！”

“阿斯塔蒂[注]很了解它的任务，适合被派出去。”她回答。

“你有很多这样的信使吗？”

“要多少有多少。”

“它们训练起来困难吗？”

“它们不需要训练。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品种，但又各不相同。它们的出现是那么自然，也许你会觉得难以置信。”

“我能知道吗？”

“昨晚有一头新的来到我身边——就是在你睡着时从你的脑子里出来的。”

我笑出声来。

“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像都喜欢神神秘秘！”我想，“我无意中说的某个字透露出了某种想法——那个想法就以这种形式体现出一个细小的事实！”

“那么那头动物就应该是我的！”我大声道。

“完全不是！”她却回答。“只有我们的意志在他们的存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东西，才能说它们是我们的。”

“哈！还是个玄学家！”我在心里暗笑，嘴上却什么也没说。

“我能把剩下的面包带走吗？”片刻后我问道。

“你今天已经不会再想吃了。”

“但明天我可能要！”

她一边起身走到门口一边说：

“这跟明天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你想要就拿去吧。”

说完她推开门，撑着门站在那里。我也站起来，拿了面包——但又一直磨磨蹭蹭，很想看看她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必须得走了是吗？”我问。

“我这里不可以连续睡两晚！”

“那我就多谢您的款待，就此道别了！”我说着转身要走。

“总有一天你会跟我在同一屋檐下待很多个白天和很多个晚上的。”她忧伤的声音低低地穿过面纱。

“我很乐意。”我说道。

“不，你并不乐意！”

我心想她的确是对的——我可不愿意再做她的客人！可我的心马上自责起来，还未跨过门槛又止不住回头。

只见她立在房中，白色外套像泛着泡沫的波浪一样落在她脚下，还有裹住她面容的布条。这时我看到她的脸像满天星辰那么美丽动人。她大大的灰色眼珠望向天空，眼泪从她苍白的脸颊流下。她让我想起了教堂司事的妻子，她们可不是只有一点点相似，尽管其中一个看上去好像几千年来都不曾哭过，另一个却似乎永远在包裹她美丽头颅的面纱下垂泪。但那哭泣的眼睛里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注]。”

我低下头来，几乎要跪下来求她宽恕，一边往下跪一边抬头看时，却发现

我身在一座没有门的房子外。我绕着房子转了几圈，就是找不到入口。

我在一扇窗下驻足，一度想要大声喊出我的忏悔之辞，这时一声突如其来的尖利的哭号声刺痛我的耳朵，我的心都暂停了。头上的窗户里有什么东西跳了出来，在远处发着光。我转身看到一只巨大的灰猫，毛发直立，向河床疾驰而去。我一下脸朝下地跌倒在沙地里，仿佛听到屋子里传来轻轻的抽泣声，来自某个经受了痛苦却仍不悔悟的人。

---

1. 此处指撒旦，出自圣经《以弗所书》2:2。(译注)
2. “玛拉”（Mara）意为“苦难”，圣经中有同名人物，详见《路得记》1:20。（译注）
3. 所多玛是圣经中有名的罪恶之城，上帝决意要将其毁灭。罗得为城中唯一有德之人，天使免他受难，通知他逃离所多玛，并嘱咐逃走途中不得回头。但罗得之妻顾念索多玛，不听天使警告回了头，结果变成了一根岩柱。(译注)
4. 拉结为圣经人物雅各的妻子，她婚后一直无子，十分苦恼，最后在生育第二个儿子时难产而死。（译注）
5. 阿斯塔蒂（Astarte）：古代腓尼基人所崇拜的女神，她被认为与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记载的女神伊什塔尔（Ishtar）为同一人。阿斯塔蒂一般与丰饶、性爱及战争相关连，她的代表物有：狮子、马、斯芬克斯、鸽子。(译注)
6. 引自圣经《诗篇》30:5。(译注)

第十六章
阴森之舞

我爬起来继续我的旅程，在沙漠中走了很远。我多渴望见到一座山峰，或只是一块高高的石头，让我可以站在顶上，越过眼前了无生气的平原和干涸的渠道，看到边界所带来的一点点希望！可是那样的预见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决定一个人接下来遭遇的主因在于他自身，而不是他视野外的东西：他自身的性情所起的作用才是关键。预见也并不代表理解了，否则人类潜在的预言能力一定会更频繁地体现出来！

当太阳已经落到离地平线一半的位置，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崎岖不平的山坡。可还没走到坡脚，我就失去了往上爬的动力，只想躺下。那时太阳几乎要落山了，天色开始转暗。我脚下是一块十分柔软青翠的苔藓，舒服得就像国王的靠椅。于是我就地一躺，疲倦马上开始退去。头一着地，我第三次听到地下很多条水流流过的声音，流水与被它们淹没的沟渠中的石头碰撞，演奏出时而断断续续时而天籁般轻灵的乐声。如同会弹奏竖琴的水瓶座精灵，流水不断将这音乐一般的美妙混响传到我耳边！先是不断流转的汩汩的水流声和铜铃般清亮的水滴声，之后发展成水流汇聚到一起，再互相撞击破碎发出的旋律，那是它们共同的副歌，连亨德尔注这样伟大的作曲家听到这样美妙的声音也只能聆听欣赏！

我躺在那儿，一边听一边上下打量这个突兀地出现在我眼前的沙石坡。从它的外形可以想见，这里很久以前曾经是一道大瀑布，激流充盈了那一条条把我带到这山脚的水渠。想到那美妙的震颤，水花随之在不可遏止的坠落中狂欢热舞，声响不断累积，最后汇聚成一声管风琴齐鸣的隆隆声，我不禁心旌摇曳。但很快这些潜流的声音就让我进入了梦乡，与我的梦境混在一起。

我在太阳落山前醒来，急着想要爬上坡看看另一边的景象。等我爬上去一看，呜呼，眼前除了一片细沙铺成的沙漠外什么都没有！那冲刷过岩石、奔流直下的河流在这里无迹可寻！粉末状的细沙已经把河道填成了一片单调的广阔平地！我回头看，原来水流从坡上落下后就成了两个分支，一条是一直沿路把我带到到这座沙石坡脚下的河道，另一条就是我到邪恶森林之前穿过的那条。我能在两条分支中远在地平线的地方辨认出那座森林。正对着我的左边，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而右边那远处的天际，可以看到沙漠的消退——它给了我希望，也许那儿就是女主人给我指过路的那座树林。

我坐下来，在口袋里摸索之前带走的半条面包——才明白她说的关于面包的话是什么意思。这面包绝对不适合放到第二天吃：已经脱水变干，硬得像一块石头！我只能扔了它，继续前行。

大概中午时我路过几棵柽柳和杜松，后来又看到几棵没长好的杉树。我越往前行，路上的灌木丛和杉树就越粗壮繁茂。最后我来到一座长着松树和其他树的森林，这里跟小矮人找到婴儿的那座树林一样，于是我相信自己又回到了那片树林，只不过是在比之前更深处的地方。可是“何处”又有什么重要，这里“到处”都跟“无处”一样！我还没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把“某处”变成一个特定的地方！我还不是处在活着的状态，只是在梦中感觉自己还活着！我现在不过是一个有思想的意识！其实在我离开的那个世界我也只是这样而已，可是现在我知道真相了！我心想，如果我在这座树林捕捉到一丁点镜子的闪光，就要转身离它远远的，否则它会趁我不备把我困住，将我送回原来的地方。在这里我也许能通过做些什么来成就自己！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开始，却没有一项完结，我不能忍受在这时候回去的想法。小矮人们将迎接命运给他们安排的一切，我再也没机会见到那个可怕的妖女，死者们将会在没有我见证的情况下生长成熟并从床上起身，等我醒来就会知道，之前都是在做梦，之前去过的地方其实根本不存在！那我宁愿一直梦啊梦啊梦下去，也不愿有那样一个结局！

我向树林深处不断行进，走得累了就想在林中休息一下。

现在四周的树都很高大了，而且分布的位置非常规律，几乎呈几何图案，树与树之间有很大的空隙。这儿几乎没有什么灌木丛，所以每个方向都可以看得很远。这片树林就像一座大教堂，庄严、肃穆、空旷，那一整天我都没见到任何一个两只脚或四只脚的生物。偶尔确实也有什么跑得很快或是走得很慢的东西，刚巧在我眼睛落在某处的那一刻穿过，但永远都是隔着一段距离，不过凭添了几分空旷之感。我听见几只鸟的叫声，看见很多蝴蝶，有些色彩炫丽斑斓，有些则是纯粹的耀眼的白。

当我走到松树长得稀疏一点的地方，树木的间隙处开始出现长着小花的灌木丛，我暗暗希望这预示着附近应该有人烟了，便朝玫瑰开得更茂盛的方向走去。我太想看见和听见同类的相貌和声音了——只要是活生生的，真的，是不是人都无关紧要，只要我能听得懂。我想，一个人四处游荡是多么可怕的经历：那种空虚单薄的存在，永远无法走出自己，永远无法在别的生命中拓展自己的生命，只能为自身可怜的怪癖所困，永远躺在自己造就的牢笼里，做一世的囚徒！我开始意识到，没有他人的存在，想只为自己而活都是不可能的——若有，唉，恐怕也很难说！恶要通过善才能显现！自私只能寄生在生命之树上！在我以前的世界，我总喜欢在独处时唱歌，而在这里连一声低声的轻哼都没有过！以前我不用想就会唱出来，但在这里我只顾想，却忘记了歌唱！以前我从未有过真正交心的朋友，但在

这里，一个傻子对我的好感都能让我感到无上的愉悦！“要是我有一条狗可以去爱就好了！”我叹了口气——惊讶于过去的自己居然会宁愿要书和笔的陪伴，也不要人的。哪怕我正读得入迷的那个故事的作者出现在我面前，我都会希望他快点走开，好继续读他写的东西。在死物与活人之间我选择了前者，选择了思考出来的死物而不是正在思考的活人！“任何一个活人”，我现在懂得了，“都要胜过最伟大的书籍！”以往我没有关心过身边活生生的兄弟姐妹们，现在却连死去之人的慰藉都不可得了！

我越往里走，林子里的树木便愈发稀疏，松树却长得愈加壮硕挺拔，粗大的枝杈向上伸展，好像渴望支撑天空的大圆柱。接着其他种类的树又开始增多，森林的物种变得更丰富了！玫瑰长在树下，花朵盛放，光彩夺目。

这时我猛然发现，前方好像出现了一座长得像大房子或城堡的建筑，但它的轮廓模糊得有些怪异，我无法判断那是否只是树的形状偶然组成的。我走近一些，轮廓线更加连贯了，但不论是轮廓还是那个物体本身都没有更容易辨认一些。即使最后我就站在它面前，还是跟刚才一样，搞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是可供居住的房子或城堡？显然不是。也许是一个爬满青藤和玫瑰的废墟！鉴于这栋建筑物隐藏在树林中，我根本辨别不出哪怕是最残破的断壁。一次又一次，总是在我好像瞥见并确定那就是一座建筑物的时候，它又随着我近一步的观察而消失在眼前。有没有可能，我思索着，是青藤覆盖了一整个原本雄伟的建筑并将它吞噬，而它盘根错杂的枝杈还保持着已经被它同化的墙的形状？——就外形而言，我真是什么都拿不准。

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四方形的空旷建筑——有着鬼魅一样没有门的入口。我走进去，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好似大厅的露天的空间，地板上长满花草，墙上和屋顶上爬满常春藤和葡萄藤，中间还夹杂着玫瑰。

没有比这儿更好的过夜的地方了！我收拢了大量的枯叶，把它们堆在一个角落，就直接往上一躺。红火的夕阳照进大厅，这个夜晚很温暖，我的床铺也够舒适。我躺在那儿望着那充满生命气息的天花板，上面有粗细不一的树枝拼出的花饰图案、云朵一样茂密的绿叶和更高处漏下的斑驳光影。我的双眼在上面四处游弋，像被困于其中一样转不开视线，直到太阳下山天色开始转暗。这时红玫瑰变成了黑色，很快就只能辨得出黄色和白色了。当这些颜色也消失，星星出来了，一颗颗挂在树叶中就像有生命的黄宝石一样，颤动、闪烁、闪耀出绚烂色彩。我躺在从阿拉丁的洞穴[注]里长出的树的荫蔽里！

接着我又发现天花板上还结满了巢；一个个小脑袋，小到几乎快看不见，伴随着一两声唧唧声，不断从窝里探出头，又很快缩回去。一时间，细碎

的沙沙声、骚动声和简短的祷告声此起彼伏。但随着夜幕加深，那些小脑袋渐渐安静下来，最后，每一个羽翼丰满的母亲都把她们的孩子藏到了翅膀下面。小床上的卧聊结束了，上帝的小鸟育婴室在席卷而来的睡意中安歇了。这时又响起几声翅膀扑棱的声音，我抬头一看，一只猫头鹰好像在水中一样飘浮而过。我只远远地看了它一眼，但却一阵阵地感受到他的翅膀在空中无声掠过的冷冽气息。鸟妈妈们没有因此而骚动，因为她们看出猫头鹰在搜寻的是老鼠，不是她们的孩子。

午夜时我突然被狂欢的声音惊醒。那声音还不算很大，但也并不远，临近而又细小。我眼前直冒金星，以至于好一会看不见东西。终于，眼睛回复正常了。

我正躺在这个华丽大厅角落的一堆枯叶上，面前出现一群衣着华美的男士和优雅高贵的女士，他们好像全都看不见我。一曲又一曲，他们好像要把生命的故事——那些相聚、激情和别离都跳到舞里。作为研读过莎士比亚的读者，我对他每一部戏中提到的舞步都有所了解，于是大致能看懂一些现在他们所跳的——有小步舞、帕凡舞、圆圈舞、库朗特舞、拉沃尔塔舞。所有人都打扮得跟他们所跳的舞一样古老。

在我睡着时月亮已经升起，它的光芒正穿透那有着无数窗户的屋顶照进来。但它的光线被太多阴影隔断，以至于我起初几乎完全分辨不出这些人的脸。但同时我又感觉到他们脸上有些诡异。于是我直起身，想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一点。——可是天哪！那能叫作脸吗？全是骷髅头！——坚硬的、还泛着光的头骨，赤裸裸的下颌，被削去了一截的鼻子，没有嘴唇、无法再作出任何微笑的牙齿！这些骷髅头有的闪过僵硬的、惨白的、杀人般的神色，有的则笼罩着腐坏的气息，破碎断裂，呈现出土壤的颜色，好像他们就是从那已经躺了不知多久的地下爬出来的！更令人恐惧的是，这些头骨的眼眶并不是空的，每个眶里都有一颗没有眼皮却可以活动的眼珠！在那些惨不忍睹的脸上，不同颜色、不同形状、不同表情的一双双眼睛有的发红发亮、有的一闪而过、有的不停闪烁。然而，那些美丽高贵、藐视一切、闪耀着光芒的深色眼睛却是更加骇人的；那些可爱却失神的眼睛，是更令人厌恶的。而那些黯淡悲伤的眼睛，在这样的场景中倒显得不那么突兀了，只是更添悲伤，让望着它们的人心生恐惧的同时却也为之悲哀。

我起身走到这些幽灵般的鬼魅中，渴望了解到他们的身份和来历。他们是鬼魂吗？还是说，他们和他们有节奏的动作都只是曾经存在的事物的幻影？他们的样子、手势和动作的流畅性，都显示出没有人意识到我的存在。我并没有出现在他们面前，那他们相互之间呢？他们肯定可以像我看到他们一样看到自己的同伴吧！还是说每个人都只是在自己的梦里？是否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别人面前呈现的样子——一个只有眼睛是活的的死

人？他们是否曾用他们的脸，不是为了交流、表达想法和感受或与邻人分享自身存在的意义，而只是为了呈现他们想要呈现的样子，隐藏真实的自己？于是当他们把自己的脸变成了一张面具，后来又被剥夺了这张面具，就不得不因此受到惩罚，在悔过之前只能以无脸的面目示人？

“他们这样在没有脸的眼睛面前炫耀他们没有脸的样子有多久了？”我想，“这样可怕的惩罚要忍受多久？他们现在终于懂得去爱、变得明智了吗？他们是否已经认识到降临到自己身上的这种耻辱并向它屈服？”

我听不到他们说一句话，也看不到他们没有唇部的嘴有任何动作。他们是不是因为说谎而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们眼里流露出渴望被了解的情绪：他们眼睛表露出的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们看上去互相认识，现在还能不能看出哪个美丽动人，哪个其貌不扬？不同是一定存在的，他们可是研究骷髅头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的肉体对他们不构成任何障碍：那么到底我是实体，他们是形态，还是我是形态，他们才是实体？有那么一刻，其中一个跳舞的人几乎是紧挨着我，那一刻他或她是处在与我相对的另一边世界的，而且我即使不看也能分辨得出，这其中的男男女女有哪些曾在我家的大宅子里穿过。

很多骷髅头上还留有毛发，但不管装饰得多么华美，毛发本身多么亮丽，在我眼里它们紧贴在额头和太阳穴上的样子都是一副可怕的画面。同样的，他们的外耳通常也保留着，耳垂处还挂着被西德尼注叫做耳饰的东西，那些珠宝发出各种强度的闪光，并且有珍珠、蛋白石、钻石各种材质——掩映在各式卷发下，有的一绺绺如夜晚般棕黄或乌黑，有的如日出般呈现金黄色的波浪，还有的如月光一样苍白、如云朵一般蓬松细软——都像苔藓一样全部赤裸裸地贴在象牙白或潮湿黄的骨头上。我低下头看见一个个拱成漂亮弧度的脚背；抬起头则看到饱满的肩膀和上方那伸缩自如的圆润脖颈——只到一半处便萎缩成只有一道凹槽的杆，支撑着凸起的颅骨。

音乐越来越狂乱，舞步也越来越快。那些眼睛开始发出亮光，闪闪烁烁，珠宝也随之光芒流转，在那些滑过舞池的惨白狞笑着的脸上投下色彩和火焰，在这无数动作交织成的复杂迷宫里编织出一副阴森又有节奏性的图景。突然一切戛然而止，每双眼睛都转向同一个地方——门口正立着一位女士，她的形态、气质、色调都堪称完美。她像一尊从雕塑底座上走下的女神那样看着大厅里的人群，而刚才在跳舞的人们“象被邪魔附了体”注，由于看到了有生命的物体，这具有杀伤力的一幕使他们又一次冻结在死亡里。“死了的东西们，我还活着！”她蔑视地看着他们。像被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吹醒的叶片，他们马上又转身面对面，重新开始随着乐曲跳起舞

来，但他们的眼里有了某种新的东西，之前每个人是孤立的，而现在则不停地用眼神交换共同的胜利。“你也”，那眼神好像在说，“很快会变得像我们一样脆弱！你也很快会变得像我们一样！”我再次转头看向那个女人，发现她身边出现了一个小黑影。

她看出了那些死一般的眼神里的变化。低下头，她明白那些眼睛在说什么。于是她把一双纤手按在那个黑影上，发出一声压抑的叫声，转瞬消失了。鸟儿们在它们的巢里窸窸窣窣地挪动，一丝愉悦点亮了舞者们的眼睛。这时忽然起了一阵暖风，强劲地席卷整个大厅，吹熄了所有的光亮，只有一轮月亮低低地在地平线上发出微弱的光，并以“病弱之躯”注想要发出更多光亮，加上这么多双眼睛里闪烁的浑浊不明的光线，我能很清楚地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像是雪做的一般，每一个形体都开始在这暖风中溶解。他们的肌肉像纸片般的雪花一样从骨头上脱落，如污浊的融雪一滴滴从外套下滴落；他们的衣物像破布条一样飞散开来，一具具惨白的骨架就随着衣物和肌肉的剥落凸显出来，赤裸裸、瘦条条地立在满地的溃烂残破中。接着一阵轻微的颤动传遍整个赤裸的骷髅军团，他们眼里的光亮一双接一双地熄灭，黑暗开始伴随着孤寂向四周延伸。叶子还在被卷起并往一个方向吹去，但不多久风就停了，只有猫头鹰寂静地飘浮过这寂静的夜。

整个过程我从没有一刻感到害怕。当然，不管是谁，要跨过一个世界的门槛进入另一个世界，一定要放下恐慌。但对我而言，恐惧的消失并不是我自己的功劳，我没有有意识地鼓起勇气，只是单纯的不害怕。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怕，也不知道之前可能会害怕的原因。我现在甚至不畏惧恐惧本身——这一点才是所有危险里最具威胁性的。

我走出城堡，走入森林，再次启程。又一轮月亮正在上升，我把脸转向它。

---

1. 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e Frederic Handel，1685—1759），著名的英籍德国作曲家，古典音乐巴洛克时期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2. 参见“阿拉丁神灯”的故事，阿拉丁在一个存放着各式奇珍异宝的地窖里拿到了一盏神灯。（译注）

3. 菲利普·西德尼（Sir Philip Sidney，1554 - 1586）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廷臣，政治家，诗人和学者。（译注）

4. 出自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诗作《含羞

草》(The Sensitive Plant)。（译注）

5. 出自英国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诗作《克丽斯德蓓》（Christabel）。（译注）

第十七章
一个荒谬的悲剧

还未走出十步远，我就远远望见一个看上去很古怪的东西。我走近一些想看清楚究竟是什么，结果发现是一辆破旧的老式马车。虽然已经损坏得很严重，但它还是伫立在沉重的车轮上没有散架。撑杆的两边，还待在原位的，是两匹马的骨骸。它们可怕的白色头骨内还留着早已风干的缰绳，一直向上延伸到马车夫的手里。那车夫也只剩一把骸骨，却还保持着坐在已腐蚀的车座套布上的姿势。马车两侧的门都脱落了，车厢的角落里各有一具向后倚靠的尸骨。

正当我还在观察的时候，那两具尸骨突然醒了，随着骨头发出的喀吱声，他们突然从各自临近的开口处跳下。其中一个一下摔倒在地，另一个站了一会，整副骨架好像要散架似的拼命晃着。然后它抓住车厢后部，艰难地挪动僵硬的关节，挪到车的另一边，那细小的腿骨像是根本撑不住它的重量。它跪在另一个骷髅旁边，想要把它抬起，却几乎把自己拽倒。

那个摔倒在地的骷髅最后还是猛地一下坐了起来。有好一会，它那微黄的头骨就那样一下转左，一下转右，然后，它就自顾自地抓住车子后轮的辐条站了起来。现在它半立着，背对着它的同伴，两手撑在一边膝盖上。这时原本跪着的另一个骷髅同样费力地站起来，对它的同伴说：

“您受伤了么，大人？”这个骷髅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被一阵阴风吹散了一般，十分不清晰。

“是的，”另一个答道，声音跟前一个一样，只是更暴躁些，“你什么都帮不了我，这该死的膝盖又完全没用！”

“大人，我已经尽力了。”

“你当然已经尽力了，夫人，可是情况实在是太糟了！我想我再也感觉不到我的脚了！——但是夫人，请怜悯我吧！至少你的骨头不会也没用吧？”

她低头、看了自己一眼。

“除了这副骨头我其它什么都没有，”她说，“——相比之下至少你不应该抱怨！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在做梦吗？”

“你也许是在做梦，夫人，我说不准。但我这没用的膝盖连那令人感激的幻觉都不给我。哈！我也是——我看出来了——要走路，除了靠这副骨头其它什么都不行！——不过这对一个男人来说还不算太不体面吧！我总是想象这副骨头不是我的！因为每次疼痛都比上一次更厉害，特别是这松垮的膝盖！肯定是床上太潮湿——而我总是喝得太醉，居然都没发觉！”

“也许吧，我来自柯恩国注的大人！”

“什么！什么！你让我怀疑自己也是在做梦了——虽然身上到处都痛！你怎么知道我那些爱寻欢作乐捉弄人的朋友给我起的称号？我不记得你！——不管怎么说，你没有权力对我这么放肆！我的名字是——我是贵族——啧，啧！在我没——我是说在你没醉的时候，你叫我什么来着？我想不起——这个时候——怎么回事，我到底叫什么？——我去睡觉的时候一定醉得很厉害！我经常这样！”

“这我可不知道，您都很少到我床上来，大人；但既然您这么说，我就相信您说的话吧！”

“那就好！”

“——如果没什么其他的可以信得过！”“哎呀呀！我可从来没跟你说过一句假话！”

“您除了假话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以我的人格担保！——欸，我都从来没见过你！”

“您跟我熟得都分享同一张床了，我的大人！”

“我确实开始感觉自己见过你，可是，我发誓，你真是没什么可辨认的！没有衣服谁看得出你是谁？——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起誓——我从没见过你衣服除得这么彻底的样子！——真的，我完全记不起你是谁！”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至少我记忆中的你还没这么讨厌！——早安了，大人！”

她一瘸一拐地走开，刚走出几步远又停下来。

“你就跟……就跟……其他女人一样铁石心肠，夫人！在这个鬼地方哪里才能找到我的男仆？我以前是怎么叫那个蠢材的？”

他光秃秃的头骨绕着颈椎左转右转，发出咔咔声，两手还抱着膝盖。

“我还会再做一次您的男仆，大人，”那位女士说着又转过身面向他。“——我能为您做什么？这可不容易看出来！”

“当然是把我腿绑好，你这个蠢材！你没看到它都快散架了吗？咳，我那些跳舞的日子啊！”

那位女士用她没有眼珠的眼窝四下寻找，找到一条粗纤维的草绳。她用草绳把那位大人膝盖连接的几个部分绑起来。绑好后，他小心地试着在地上跺了两下脚。

“您以前跺脚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大人！”她一边站起来一边说。

“呃？你说什么！——现在再看你，感觉我曾经是讨厌你的！——是吗？”

“那是自然，大人！您讨厌的人可多了！——您的夫人，当然也免除不了这种荣幸！”

“啊，我开始，我开始——我一定是在别的地方待太久了！——我真的忘了！——看吧！你那一丁点该死的草绳这就要断了！——我们以前相处得挺好的……是吧？”

“在我记忆中可没有，大人。我在您身边唯一快乐的时光只是结婚后第一周的某些时候。”

“事情都是这样的吧？哈！哈！——好了，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谢天谢地！”

“我真希望是已经结束了！可我们为什么会一起坐在马车里？想起来真是让人忐忑！”

“我想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的夫人！”

“还不够彻底，我们现在还在一起！”

“一个悲哀的事实，但还可以补救：这森林看起来反正也挺大的！”

“我很怀疑！很怀疑！”

“抱歉我想不到什么赞美你的话——除非要我撒谎。从你的身形和脸色来看，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你一定是过得很不好！要我可绝对不会像夫人您这样未着一褛！——不好意思夫人！我想你一定能理解，我只是在梦里开玩笑！不过其实也没什么分别，梦里和醒着，都是一回事——都仅仅只

是做样子而已！你什么也把握不了，就跟知道什么都不存在是一样的！生活会告诉所有的傻子这一点！”

“生活已经告诉我当初爱上你是多么愚蠢！”

“你不是唯一一个！女士们总是会像变戏法一样爱上我。我都忘了你也是其中之一！”“我确实爱过你，我的大人——曾经有那么一点——在某个时候！”

“啊，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我的夫人！你应该深深地爱我，投入地爱我，疯狂地爱我——永远地爱我！那样我就能更快厌倦你，之后也就不会那么讨厌你！——就让过去的过去吧！——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定位才是问题！生存还是毁灭注，可不是问题！”

“我猜我们在另一个世界！”

“我同意！——可是是哪个世界，怎样的世界？不会是地狱吧！”

“肯定是，既然这里还有婚姻！你和我继续待在对方身边受罪！”

“那我还不像奥赛罗注，至少他是因为一个美丽的妻子被上帝惩罚！——哦，我想起我的莎士比亚了，夫人！”

她拣起一根掉落在灌木丛里的断枝，用它支撑着自己，径自走开了，她小小的头颅随之晃动。

“把那棍子给我，”她的前夫叫道，“我比你更需要它。”

她没有理会。

“你是想要我求你吗？”

“一点也不，我的大人。我要自己用。”她边说边慢慢走开。

“马上给我。我就是要得到它！我需要它。”

“不好意思，我自己也需要！”那位女士说着，脚步又加快了一些，关节摩擦的咔嚓声和骨头撞在一起的哐当声随之更响了。

那位先生想跟着她走，可差点又摔一跤，原来他膝盖处绑的草绳断了。他咒骂了一声，只得又停下来扶住他的脚。

“来帮我把它绑好！”他本来会大发雷霆的，但现在他只是轻轻地吹口哨似的喊了声。

她转身看着他。

“快来帮我把它绑好！”他又重复了一遍。

但她又往远处走了一两步。

“我发誓不会碰你！”他叫道。

“继续发誓吧，大人！这里没人会相信你。不过，上帝啊，千万别发脾气，否则你会把自己震成碎片的，我可不知道上哪儿去找那么多绳子，去绑你那些要命的关节。”

她说完又走回来，跪在他身边——但她先把那根两个人争夺的棍子放在他够不到但她自己够得到的地方。

她刚重新把他的关节绑好，那个男人就马上伸手去抓她，显然是想扯住她的头发把她拉过来。但他粗大的手指从她柔顺的头发中滑了下来。

“真可恶！”他低声抱怨，一边牢牢抓住她的胳膊。

“你会捏断它的！”她蹲在地上抬头看着他。

“那就捏断吧！”他边说边加大了力度。

“那下次你骨头散架我可就不会帮你绑了！”她威胁道。

他狠狠地把她的胳膊扭了一下，但尽管如此她的骨架还是比他的好。女人伸出一只手去拿放在一边的断枝。

“这就对了，把那根树枝递给我！”他咧嘴得意地笑。

她拿到树枝用力往回一挥，那位男士那条好一点的腿就有根骨头应声而断。他同时摔了个大跟头，想破口大骂却又气得说不出话来。那个女士笑了。

“现在你得一辈子戴夹板了！”她说，“这种干裂的骨永远补不了！”

“你这个毒妇！”他大叫。

“为您效劳，我的大人！需不需要我给您拿几根轮子上的木条？很好用

——不过恐怕就有点重！”

他把只有骨头的脸转向一边，不予回答，只是躺在地上呻吟。他刚才摔倒时居然没有摔成碎片，我都感到惊奇。那位女士起身走了——在我看来还带着几分优雅的姿态。

“这样闹能有什么结果？”我自言自语道。“这样的人在哪个世界都会过得很悲惨，况且这里不可能是地狱，这里有小矮人，还有那些睡着的人！这一切都代表什么？骷髅从来就碰不到什么好事吗？”

“有些词对我们来说太大了。‘一切’就是其中一个，‘从来’也是一个。”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

我四处寻找，但找不到说话的人。

“你不是在地狱，”那个声音又继续道，“我也不是。但那些骷髅是！”

话音未落我就瞥见乌鸦的身影出现在一棵山毛榉树枝上，就在我的头顶上方。他从树枝上飞起，落地的一霎那，就变成了藏书室里的那个瘦削的老人，长着长鼻子，穿着长外套。

“那个男的从来就不是个绅士，”他继续说，“现在退化到一把骨头的状态；骨子里的东西透出皮肤，本性没有了礼节的遮掩，就更不像个绅士。那个女人倒没有他这么粗俗，还算是有点良心。但社会礼教的束缚解除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本来的样子，其实他们一直就是那个样子的！”

“告诉我，乌鸦先生，他们会变成怎样？”

“我们会看到的。”他答道。“当年他们是宫里最标致的一对；现在，哪怕已经是一堆干巴巴的白骨，好像还在把自己以前的荣誉当作不可割舍的所有物；让他们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也许还能帮到他们！他们当年有钱时也觉得自己很富有，但现在已开始捉襟见肘。我们的大人曾经把他的夫人看成是没用的累赘，因为他已经厌倦了她的容貌，花光了她的钱。可他现在得靠她来替自己修补关节！这些变化里倒还有希望的根源。另外，他们现在也无法远离对方，因为他们见不到其他同类。因此他们最终还是会厌倦这种相互的折磨，开始珍爱对方！因为爱‘形成’过程中最深层的东西，是爱，而不是恨。”

“我一小时前还看到很多他们的同类，就在附近的一个大厅里！”

“跟他们同一类，但不是同一种，他们俩这样的很多年都不会看到你昨晚看到的那些人。那些比他们要少几百年。你能看得出那些人甚至还懂一点

穿着打扮！他们现在还不能像以前那样，衣服可以穿那么久——现在只能在晚上穿一段时间；但他们正不断地变得更有能力，并将逐渐长出面孔。每一点真实都会使他们增加一点肌肉组织，显示出他们人性的一面。只有真实的才能表露，并且定将呈现。”

“他们就是被这个希望支撑着的吗？”我问道。

“他们是被希望支撑着的，但他们丝毫不知道自己希望的是什么。要搞明白这一点，还完全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外。”

他外形突然的变化并没有使我惊讶。我就像个孩子，总是在好奇，却从不惊讶。

“您是来找我的吗，先生？”我问他。

“不是，我并不为你焦虑，因为你总会回到我们身边，就像现在。”

“告诉我，拜托你，现在我是谁？”

“我不能把我的朋友作为谈资。”他嘴边露出一丝笑意。

“可是那个朋友在场啊！”我竭力想说服他。

“那我就更不能说。”

“可是那个朋友求你说！”我还不死心。

“那我一定会拒绝。”

“为什么？”

“因为那样的话，我跟他谈论的将会是两个不同的人，却装作是在谈同一个人。你意识中的你跟我所了解的你相差甚远！”

他大衣的翻领飞了起来，衣襟也被吹起，我正猜想他是不是就要在我眼前从人变成乌鸦了，他的衣襟却又合拢，然后他仿佛漫不经心地又加了一句。

“在这个世界，永远不要相信一个曾经欺骗你的人。首先，绝不要做这样的人要你做的任何事。”

“我会努力记住的，”我回答道，“——但我也可能会忘记！”

“那某些投你所好的邪恶就会随之而来。”

“要是我记住了呢？”

“某些对你不好的邪恶就不会来。”

转瞬间，这个老人好像沉到地下一般，转眼只见一只乌鸦在离我几码远的地方，低低地快速地飞着。

---

1. 出自中世纪神话传说，柯恩国（Cokayne）是一个虚幻的国度，那里生活悠闲，应有尽有，人们不事劳作，生活奢靡。（译注）
2. 改写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名句，原句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译注）
3. 奥赛罗是莎翁四大悲剧之《奥赛罗》中的主人公，他因听信谗言，认为自己妻子与他人有染，因妒生恨，杀死了妻子。（译注）

第十八章
活着还是死了？

我继续面朝月亮往前走，此时的月亮还不是很高，她正笔直地望向树林深处，我不知道是什么使她烦恼，她颜色昏暗又有些凹痕，像一枚被压得变形的老旧铜币，看上无精打采又精疲力尽；身边没有一片云作伴，周围的星辰又太过耀眼。“是否一切会永远这样下去？”她好像在说。本来她是要往那边走，而我往另一边，但穿过树林时我们一起走了很长一段路。尽管没有太多交流，因为我眼睛一直盯着地面，但她无法抹去的忧郁眼神一直注视着我，即使我不看也感觉得到。我们在一起待了很久，我和月亮，并排同步地向前走，她是黯淡的光芒，而我是鲜活的阴影。

地上有某个白色的东西，就在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下，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向它走过去，尽管在茂密的枝叶中显得模糊，但随着我逐渐地靠近，它看起来像是一具人类的尸体。“又一具骷髅！”我暗自猜想，便跪下来用手去摸了一下。确实是人的身体，但并不是骷髅，可也跟骷髅差不了多少了。这具尸体侧躺着，摸上去很冷——并不是像石头那样的冷，而是像那些曾经活着但现已死去的东西身上的那种冷。我越仔细看它，越是触碰它，越能肯定它应该是已经死了。某一刻，我在疑惑中把它想象成是那些狂野舞者中的其中一个，也可能是某个灰姑娘似的鬼魂，迷失了回家的路，就这样在一个野外世界陌生的夜里死去！这具尸体几乎不着一丝一缕，而且非常瘦削，即使在阴影里，我近看都能不用摸就数出它身上的每一根肋骨！它的每一根骨头确实都清晰可见，就像只有一层薄薄的有弹性的皮紧绷在上面那样。它美观但又可怕的牙齿，不体面地从张开的嘴唇里显露出来，在黑暗中诡异地闪着微光。它的头发比整个人还长，浓密又顺滑，黑得就像夜晚一样。

这是一具高挑的甚至很可能很优雅的女士的尸体。——她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当然不会是自己来的，她已经是这样一副虚弱不堪的样子了！她一定是耗尽了力气，跌倒在地，直到饥饿夺去她的性命！但即使是这样，又怎么会消瘦到如此程度，还全身赤裸？那些剥去她衣服并让她在这里死去的野蛮人去哪儿了？难道说是野兽夺去了她的衣物？那她的尸体居然还会留下，可就太不可思议了！

我站起来想了想。我不允许，不可以让她的尸体就那样被暴露、丢弃在野外！对大自然的敬畏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即使是女人的衣物都值得被尊重，更不用说让她的身体赤裸地曝尸野外！那些猥亵的眼神会落在它身

上！冷酷的利爪会将它丢来抛去！可能还要等好几年才会有一场好心的雨把一切冲进泥土里！——可这里的土太硬了，盘枝错节的根系把土层牢牢抓住，坚实得几乎无法松动，而我只有自己的一双手！

起初很明显可以看出，她死得并不久，全身上下并没有一丝腐化的痕迹！但话说回来，她渐已消耗贻尽的生命还剩什么可以腐化的？

她有可能还活着吗？难道不可能吗？要是她真的活着呢！在这个奇异的世界里各种奇异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即使她没死，也几乎没有可能把她救活，但我在埋葬她之前必须确定她确实是死了！

我之前离开森林里那个舞厅时，曾经在门口发现一串熟透的葡萄并把它带走了，在路上边走边吃。现在那串葡萄还剩下几颗，挤出的汁液也许有可能让她醒过来！不管怎样，这是我惟一所有的、可在她身上试试的东西了！还好尸体的嘴半开着，可它的头摆得非常别扭，要移动它的身体，我得把手伸到她压在地上的那边肩膀下，结果发现那下面是松针，而且都是暖的。她这样不可能就死了，有可能真的还活着，尽管我察觉不到任何心跳或呼吸的迹象！她一只手紧紧地攥着，好像是死死地捏着什么细小的东西。我往她嘴里塞进一颗葡萄，但没有任何吞咽的反应。

我想要尽可能地为她做些事，于是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松针和干叶，把还带着我体温的外套摊在上面，然后把她抱到我的外套上，并用衣物和一大堆树叶把她盖住。我想要护住她仅剩的一点点温度，希望等太阳再升起时，她的身体能够回暖。之后我又试着喂了她一颗葡萄，还是看不到任何一点轻微的嘴唇或喉咙的蠕动。

“怀疑，”我自言自语道，“也许不能鼓励人们去做些什么，但它绝不是不做任何事的理由。”包裹在她骨头上的皮肤撑得那样紧绷，我不敢去摩擦它。

我爬进那一堆树叶，尽可能地靠近她，把她搂进怀里。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多少体温，但我愿意跟她分享我的所有！就这样我度过了余下的晚上，一夜无眠，渴求着太阳的出现。她的寒冷仿佛在渗入我的身体，但我的温度却没有传递给她。

我心想，我竟然从那些美丽的睡着的人身边逃开，逃开他们“昏暗，僵直”的银白色小床，来跟这样一具尸体单独躺在一起！我拒绝了一个美好的极少人能享有的机会，却来背上一份糟糕的义务！就在那个悲伤的缓缓降落的月亮下，我与一个死去的人躺在一起，眼睁睁地等待着日出。

终于黑暗渐渐散去，东边的地平线愈加清晰。这时我看到有什么东西在

动，但没看清具体是什么，就在离我不远、靠近地面的地方。原来是一条大蟒蛇低伏着像波浪似的扭动，从我面前直直地溜了过去。紧接着出现的，似乎跟蟒蛇冲着同一个地方去的，像是一只母鹿和她的幼仔。又一会，两只貌似小熊的动物出现了，后面还跟着三四只更小的。这时光线变幻得如此之快，几分钟后，又有一群马小跑经过。尽管马群中最大的也不过像最小的设得兰小型马那么大，但我能看出它们都已成年。它们的体形那么完美，而且完全具备一匹好马的一切体貌和形态特征。这些马品种不一，有些看似拉车的马，还有些像是战马、猎马或赛马。后面还跟着一群小型的牛和袖珍的象。

“为什么孩子们不在这里！”我心想，“等我一安顿好这个可怜的女人就马上回去接他们！”

可是这些动物是要去哪儿？谁在驱使它们？这是一次大迁徙，还是每天上午的习惯性动作？我得要等到太阳出来！在那之前我不能离开这个女人！我把手放在她身体上，感觉她的身体好像还是变暖了一点点。可能它还是吸取了一点我流失的热量吧！它自己是不会发出热量来的！不这样想的话，还有什么希望呢，本来希望就已经十分渺茫了！

白日开始露出它的额头，不久太阳也开始四处张望，好像第一次看清这个新世界的一切骚动是怎么回事。远望太阳那壮丽又纯净的光芒，我直起身，又感觉充满了生机，强大得足以对抗死亡。我将之前盖在尸体脸上、为护住眼睛嘴巴不被松针戳到的手帕拿开，急急地起身察看我找到的这副身体到底是无价之宝，还是珍宝的空壳。

身体一动不动地躺着。在清晨的阳光中，我首先看清她的脸是多么的憔悴空洞，皮肤下的骨头是多么的尖锐突出，每一颗牙齿都从嘴里露出来。身上的外套确实已经磨损得都看得到针脚了，但天国的鸟儿也许还能在里面做窝，还能从窝里醒来、走动和歌唱！

但太阳正照在她的脸上！我又调整了一下手帕盖着的角度，轻轻地在上面放几片叶子，然后出发去寻找那些动物。它们的主行进道非常明显，而且应该是很久之前就走过的路——很多小道从两边插入、汇合，使这条主道越走越宽。随着我的深入，树开始变少，脚底的草开始越来越茂盛。不久树林不见了，眼前是一大片宽广又怡人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天边。横穿这片草原，沿着树林边缘的，是一条小河，这条路就是通向那条河的。当我看到河水，心里又燃起新的、无法言明的希望。这条河看上去到处都一样深，水一直涨到河缘，但整条河从头到尾都只有几码宽。河上升起淡蓝色的雾，雾气不断地升起又消散。在河对岸丰饶的草原上，很多小动物正在吃草。显然它们应该是睡在森林里，早上起来就要到草原去，需要游过这条河才能到达。我跪下来想要喝水，但河水居然是热的，而且有一种奇怪

的金属味道。

我雀跃起来，这才是我要找的温度——生命首要的必需的东西！于是我飞奔回那无助的、需要我照管的身体旁。

你如果没有考虑到我当时孤独的程度，就不会明白，对我来说把这个女人从死亡里拯救出来意味着什么。“管她是什么人，”我心里暗自说，“至少我以后不会寂寞了！”一直以来独处的滋味实在太不好受，现在我似乎才第一次了解到有了希望是什么感觉。这神圣的水会驱赶寒冷的死亡，结束我独自一人的孤凄！

我把她背到河边。虽然她个子很高，但却不可思议地轻，骨架那么脆弱，身体还那么消瘦。当我发现其实她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僵硬，我可以一只手搂着她，让她像睡着的孩子一样靠在我肩上，我又更加充满希望了。我走得轻手轻脚，甚至害怕起行走时带起的风来，心中暗自庆幸周围空无一人。

水太烫，我不能直接把她放在河里。那刺激可能会把她本来就已奄奄一息的生命吓得魂飞魄散！我把她放在河岸边，把我的外套一角弄湿，开始擦洗这具让人怜悯的躯体。它已经如此干瘪，除了那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根本猜不出她的年纪。她的眼皮都没有合上，让她看上去更像是死了一样。在她乌云遮蔽、如黑夜一般的眼睛里，有一道没有太阳可以照进的裂缝！

我给这把可怜的骨头擦洗得越久，对于它重获生机的希望就变得越小，那对眼皮可以抬起并流露出生命力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但我还是一直给它擦洗着，在洗某一处地方时也不让其他地方变冷。渐渐地，这具身体已经暖了很多，我终于敢试着把它放到水里。我先下到河里，然后把它拖下去，扶住它的头，让脸露出水面，然后就由着快速而平稳的水流冲过它余下的身体。我注意到，尽管热量不断袭来，它紧握的那只手却丝毫没有松开，可我也并不能从中知道些什么。

十分钟过后，我把它抬出来，放在河岸上，等晾干一点之后又尽可能把它盖好，然后跑进树林去收集树叶。

由于草和土地都是干燥温暖的，我回来后发现尸体几乎没有损失什么河水传给它的热量。我把捡来的树叶铺在它身上，又跑回去收集更多——就这样跑了三四趟。

现在我就可以暂时离开它，继续我的搜寻了。真希望能为它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我沿着河的上游，朝那里不远处的石山跑去。

当我到达山脚的时候，发现这条河是从一座石山山脚下的一块岩石处奔流而出的。我能想象，它在山里仿佛是沿着一条阶梯流下的，急于冲出的瀑布，每落下一级就疯狂地想要喷涌而出，但最终只能在山脚找到一处开口。

但河水并没有充满那个出口，我由此爬进一个小洞穴，进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河水并不是汹涌地冲下台阶的，而是从山背面的地下，就像从一个大圆柱的底部，静静地升上来，之后顺着一边的山势，把一条又深又窄的水渠几乎填满了。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地方，发现如果我能找到几根长得可以横在水渠上、粗得可以承受一些重量又不至于被压得太弯的断枝，也许我能用小一些的树枝和大量的树叶在水渠上做一张舒服的小床，这样下面的水流就能持续地让床保持温暖了。想到这里，我马上折返，看我需要照管的那个身体怎么样了。

她还像我离开时那样躺着，热量没有让她起死回生，但也没有生出什么让人断了这个念头的变故。我从水里搬出几块大石头，把它们放在她的脚边和两侧。

接着我又跑向树林，没过多久便已找到一些满足我需要的小树枝——大多是山毛榉的枝桠，上面还留有一些干枯的黄叶。我用这些材料很快在急流上搭建出了这张像桥一样的床的底层。我在底层上又交错地放上一些小根的树枝，其中夹杂着些细枝叶，再在上面放上一层厚厚的叶子和干苔藓。

在不知往树林跑了多少趟后，我终于做好了一张温暖、干燥又软和的小床，我即刻带上那具尸体往洞穴进发。这身体是那么地轻，以至于我有时走着走着就会开始害怕，惟恐我把它放下时会发现它结果还是一副骷髅。当我终于把它轻轻地放到那座不能通过的“桥”上时，让我更轻松的不是身上的担子解除了，而是终于不用那样胡思乱想了。我再次把那具尸体上盖上一层厚厚的树叶，再次试着喂她一颗葡萄。我很高兴地发现我能把它的嘴更张大一点点了。那颗葡萄确实还是塞在她嘴里没动，但我希望里面的汁液有些能流到它嗓子眼里去。

在小床上躺了一两个小时后，她的身体不再冰冷，河水的温度已经渗入她的躯壳——果然这只是一副躯壳！——现在她摸上去是暖的——也许不是生命的温度，但却是一种更可能能让她活过来的温度，如果她确实活着的话。我曾读到，有人曾经一动不动地进入昏睡状态达几周之久！

在那个洞穴里，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在这漫长的七个日夜里，我或坐或卧，有时醒着有时睡着，但一直在关注着她。每天早上我都会走出洞穴在热热的溪水里洗个澡，洗过澡后就感觉自己好像吃饱喝足了似的——这种体验让我敢于每天也把那副身体放在河里。有一次我这样做时，她左边身

体突然褪色变暗了，把我吓了一大跳，但第二天那阴影又消失了，于是我继续每天早上给她洗澡，并在洗澡后把一颗新鲜的葡萄放进她嘴里。

我自己也吃葡萄和其他我在树林里采到的浆果，但我同时也觉得，只要我天天在河里洗澡，不进食也完全可以活得很好。

每次我睡着时都会梦见自己遇见一个受伤的天使，她因为无法飞翔，只能跟我待在一起，直到最后她爱上我，再也不愿离开我。而每次我从梦中醒来，都会看见那天使的面孔和闪着光辉的双眼，变成面前小床上惨白、静止、瘦削的脸。但即使是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睡去，等待她醒来时的急切，也比不上我望着这个女人时心中的迫切。亚当并不了解他自己，也许也不了解他对另一个自己的需要；而我，曾经与同类隔离，现在终于懂得去爱自己已经失去的东西！如果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就此消亡，那我心中就只剩下对生命的极度渴求了！我甚至会忘了小矮人们的存在，哪怕曾经跟他们一起的日子是很顺心的！但这里躺着的身体有可能醒来，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有可能真的睁开眼睛，并用那双眼睛望着我！

如今我第一次体会孤独的含义——如今我凝视着一个既看不见听不见，也动不了说不了的人，才真的了解。我现在知道，单个的人只是一个可能成为人的生物——他只是一种需要，也就只是一种可能性。为了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人，这个生物必须要变成一只永恒的独立存在的虫子！人的构造是如此精巧，思想是如此单纯地复杂。他立足于低一级的生命有机体和精神架构之上，并由此升华。任何气氛都不及人的同类所营造的那么神圣，那么能安抚和滋养人的生命。一个人只有在别人的生命中才能呼吸，只有在别人生命的反射中才能使他自己的特质变得成熟，发展出他自己的思想和区别与他人的个性。即使所有人都一样，每个人也还会是独立的个体，这一点是由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决定的，再说也没有理由让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个一样的人同时存在。但另一方面，发展个性不同的同时，还要使人们能够大规模地高尚地团结在一起，使上百万拥有不同个性的人都走进教堂，这时一种持续不断、不可估量的影响及反馈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要想在精神层面持续并全面的成长，并达到完美——或者说完满的状态，这同时也是人继承天父无穷性的方式——就必须要接受针对他同类所在的这个世界的教育。如果不是出于在身边这个躯体看到生命迹象的希望，我早就逃到那些只会吃草不会说话的野兽身边去寻找陪伴了。在它们身边闲晃也好过——绝对好过——独自生活！但是只要这个女人还有一点点活过来与我相伴的希望，我，这个最可悲的存在，就还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第十九章
白色水蛭

一天上午我从很深的睡眠中醒来，感觉一只手十分疼痛。原来手背肿得很厉害，在肿块的中央有一个三角形的伤口，像是水蛭咬的。随着白天一点点过去，肿块渐渐消除，等到晚上疼痛已完全愈合。我搜遍整个洞穴，把大大小小的石头都一一翻看，还是没发现任何看上去可能咬伤我的生物。

时间一天天过去，但那具身体还是一动不动，也不曾睁开眼。它不可能真的死了，它身上确实没有任何腐坏的痕迹，发出的气味也是很干净的。我感觉它骨头的那些尖硬棱角正在消失，身体各处的形状都变得较圆润了，皮肤也不再像之前那么干瘪。如果这些改变是真的，那它一定还有生命的气息！那朝向无尽的死亡已经退去很远的潮水，一定又开始回流了！哦！那对我来说该是多大的快乐，如果生命的海洋涌起的浪花真的能够淹没它之前已经抛弃的残骸，覆上那原本可爱的形状！每天我都要看二十次，来找寻有了进展的证据，但每天我又要怀疑二十次——有时甚至感到绝望；但一回想起我刚发现她时脑海里想象的她的样子，希望又复苏了。

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一天夜里，我很久都睡不着，于是干脆起来想到外面呼吸一下凉爽的空气。尽管洞里的河水是流动的，空气也新鲜，但那随之而来的热量却时常让人感觉有些憋闷。洞外是一轮满月，洞内虽然较暗却也看得清晰，走之前我很自然地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的珍藏。“天哪！”我大叫起来，“我看到的是她的眼睛吗？”那大大的眼珠，像从没有星星的夜幕剪下一块来那样的黑，深沉得发亮，好像在她发出微光的雪白的脸上闪着光。我悄悄靠近一点，心跳得好快，甚至担心这心跳声会惊扰到她。我朝她弯下身，哎呀，她的眼皮是紧闭着的！原来那是期望和想象共同制造出的幻觉！我心中渴望的可能永远不会实现了！我不由转身扑在地上哭起来。后来我突然又记起，原来她的眼睛是有张开一点点的，可现在那一点点的透过它也什么都看不见的细缝也闭上了：有可能她只是睁开眼一会，现在又睡着了！——也有可能她其实是醒着的，但故意把眼睛闭上！不管是哪种情况，多多少少都是活着才会有意识地把眼睛闭上的！这样一想我就又有了安慰，很快便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又被什么东西咬了，醒来时感到一阵灼人的干渴。

早上我又更彻底地翻查了一遍，可还是一无所获。这次的伤口跟上次一样形状，也是等到晚上就好得差不多了。于是我猜是某种大型的水蛭类昆虫

时不时从热溪水里爬出来干的。“不过，如果它们要吸的只是血，”我自言自语，“那只要我在这里，倒是不用担心我珍藏的宝贝！”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把葡萄剥皮去籽放进她嘴里，结果她的嘴巴很细微地动了动，把葡萄吃了进去。我就知道她还活着！

现在我的希望比以往大得多了，甚至开始为她操心起着装的事来：她应该在想起来的时候就能起来！于是我走进树林，去找适合做衣服的材料。还没怎么找，就发现了植物纤维的骨架，比如仙人掌果树叶的叶脉就很适合。于是我收集了一堆树叶，把它们放在太阳下晒干，把网状的那层撕掉，然后很快就开始用这些材料着手做一些宽松衣物了。我想要做两件，一件捆在腰上，一件披在肩上。我用芦荟叶的尖头和来自其他植物的丝线把叶子缝起来做成三层厚。

随后的那个星期，她除了更主动地吃下葡萄外，没有更多的征兆。但确实一切迹象都变得越来越明朗：她的身体很明显越来越充实，皮肤也越来越好，但她还是没有睁开眼睛。有时巨大的恐惧会侵袭我，一想到她的改变可能只是出于某种难看的低级菌类的特性，而那几颗葡萄根本不足以证明什么。

这一天我又被咬了。这个咬我的东西，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现在开始每隔三天就造访一次。它一般是咬在我的脖子或胳膊上，而且总是只咬一下，总是在我睡着的时候，绝不在白天，哪怕是我白天睡着的时候。我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不睡地等着，却从来听不到它的动静，看不到它靠近的迹象。甚至，我也感觉不到它在咬我。最后我终于不抱任何逮住它的希望，干脆不麻烦了，白天不找它，晚上也不醒着等它了。我从自己日渐虚弱的身体感受到我失血很多，但我并不在意。在我的眼前，死亡正在向生命屈服，一个生命正积聚力量把我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到时我们可以一起离开，而我也会很快恢复原状！

衣服终于缝好了，我十分满意地审视着我的手工活，然后继续将几层纤维缠在一起做拖鞋。

一天夜里我突然醒来，气喘吁吁，几欲昏倒，急迫地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于是我起身爬到洞外。这时树叶垒成的小床上传来细碎的窸窣声，我定在那里凝神静听。

“我捉住这个讨厌的东西了！”一个微弱的声音用我的母语说，“就在它干坏事的时候！”

她还活着！她开口了！我不敢马上有所动作，唯恐吓到她。

“什么东西？”这话几乎是呼吸带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

“那个东西，”她答道，“之前咬过你的。”

“是什么？”

“一只很大的白色水蛭。”

“有多大？”我一面继续问，一面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照我看都快有六英尺长了。”

“你可能救了我的命！——可你怎么能碰那可恶的东西！你真勇敢！”我叫道。

“是吗！”她只是这样回答，但我感觉她颤抖了一下。

“它在哪儿？你把那个丑恶的东西怎么样了？”

“我把它扔进河里了。”

“那恐怕它还会再来！”

“我觉得我下不了手弄死它，尽管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听见你在呻吟，就坐起来看是什么惊扰了你，结果就看到那个可怕的东西正贴在你脖子上。于是我把它扯开，但又不能一直捏着它，又不能随便扔掉，最后只听见它落进水里的声音！”

“我们下次再弄死它！”我刚说完，就感觉快要晕过去，还来不及跑到室外透气，就晕倒了。

等我醒过来时，太阳已经出山。那个女士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即使穿着我给她做的拙劣的衣物，她优雅高贵的气质也马上凸显出来。我看见过那双闪耀着光华的眼睛！它们曾经在黑夜中闪亮！那如远古的黑夜一般黑的眼眸现在比白日还要闪亮！她像一根柱子一样笔直地站着，注视着我，苍白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只有疑问。我站起来，说道：

“我们得走了！那只白色水蛭——”

我突然停住，只见她美丽的脸上闪过一丝诡异的笑。

“你是在那里找到我的吗？”她指向洞里。

“不是，是我把你带到这里的。”

“你带我来的？”

“是的。”

“从哪里？”

“树林里。”

“那你把我的衣服弄到哪里去了？还有我的珠宝？”

“我发现你的时候，你身上什么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留在那里？”

“因为我希望你还没有死。”

“你干嘛要在乎？”

“因为我一个人很孤独，想要你活着。”

“你为了得到我的美貌会让我一直陷入魔法里！”她带着骄傲地嘲讽道。

她的话和她的表情激起了我的愤怒。

“你身上已经没有美丽可言。”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你不让我自生自灭？”

“因为你是我的同类。”

“你的同类？”她大声叫道，语气充满了鄙夷。

“我之前以为是，但现在发现我错了！”

“你显然是可怜我了！”

“没有哪个女士像你这样值得怜悯，也没有哪个女士像你这样完全不会激起怜悯之外的其他感情！”

带着无法言说的痛苦、羞辱、愤恨的表情，她扭头背对我，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没有星星的夜晚深深地倒映在她如深渊一般的眼眸里，对其救命

恩人的厌恶把那眼里的神采熄灭了。生命之光就这样从那双眼睛里消失了。

“如果你没有叫醒我会怎么办？”她突然问道，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

“我会把尸体埋了。”

“尸体！你说什么？——你会把这样美好的身体埋了？”她喊道，猛地转身面向我，脸气得煞白。她伸开双手，眼睛里放射出冰冷的闪电般的寒光。

“没有，我之前可没看到什么美好的身体！你现在所拥有的，是好几周不眠不休的看护和照顾的结果！”我答道。面对这样的女人，必须要直白才行！“我当初要是看到哪怕一点点腐化的迹象，都会立刻把你埋了。”

“你这个蠢材！”她叫道，“我只不过是进入了休眠状态——多么动荡啊！这无常的命运！——去把那个女野人叫来，你是从她那里借的这丑陋的遮羞布吧。”

“是我做的。它是不好看，但我已经尽力了。”

她越发挺直了腰身显得高人一等。

“我不醒人事有多久了？”她问道，“一个女人都不可能在一天内做出这条裙子来！”

“二十天也做不了，”我回复道，“三十天都不太可能！”

“哈！你是想骗我昏睡了多久？——马上回答。”

“我不知道我发现你之前你已经躺在那多久了，但当时你身上除了一副皮包骨什么都没有。那也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你的头发是美的，但也仅此而已！我已经为你做了我能做的。”

“我可怜的头发！”她从脑后抓了一把过来，“——要让你回复生机还要不只三个月的养护呢！——我想我应该谢谢你，虽然我并不感激你！”

“没必要谢我，夫人。换成其他女士我也会一样这么做——是的，换成男士也一样！”

“我的头发怎么没有打结？”她一边抚弄着她的头发一边问。

“因为它一直在水里飘着。”

“怎么会？——什么意思？”

“为了让你活过来，我只能每天早上把你泡在热水里。”

她因为嫌恶而打了个颤，双眼死死地盯着快速流动的河水，看了一会之后，她转向我：

“我们要互相理解！”她说，“——你已经对我犯下了两个最恶劣的错误——强行让我活过来，又让我陷入羞耻当中，哪一个我都无法原谅！”

她举起左手，像要驱赶我似的用力一挥，有某个冰冷的东西就打在我额头上。当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全身湿透，不停地颤抖。

第二十章
不见了！——怎么不见的？

我坐起来四下张望，心中一片茫然。一时间我看不见她的身影：她不见了，寂寞就像雨后乌云一样又回来了！那个我从坟墓边拉回来的女人从我身边离开了，只留我孤身一人！我不敢再多忍受一刻这折磨人的孤寂。难道我救她真的救错了吗？我得穷尽一生去分担我迫使她接受的生命的负担！

我远远望见她正快步走过草地，离开河岸，于是我最后一次跳进河里恢复体力，然后出发去追随她。上次白色水蛭的造访，和她朝向我的那一击，使我十分虚弱，但现在我的力量已开始回复，可以不费力地让她保持在我视线范围内。

“那么，这，就是结束了？”我边走边想，心里已经在酝酿一首悲歌。她愤怒、憎恶的眼神浮现在我脑海。我能理解她对于我强行把她救活的怨恨，但我之后有再伤害她吗？她为什么要讨厌我？难道谦逊的人会对别人真心的侍奉满怀愤恨吗？这位最高傲的女士，怎会在清醒知道我一举一动的情况下，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她对我犯下的令她蒙羞的过错？我对她是那么恭敬，没有丝毫轻薄！我像一个单身父亲那样，给她生命并照顾她这个失去母亲的孩子！难道我所有的辛苦、所有绝望中燃起的希望，却只换回这样的忘恩负义？“不，”我对自己说，“美丽的人一定是有良心的！不管藏得多深，它一定就在那里！埋藏得越深，它最终从美丽的坟墓中苏醒时才会越强烈和真挚！对她来说，把那颗心唤醒是比给她最愉快的生活更好的礼物！那等于是给了她更高贵、更升华的生命！”

现在她正走上一个微倾的斜坡，径直笃定地走在我前面，像是知道自己要去哪儿，这时我才意识到她正在拉大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想要使出全身力气，结果力量就如汹涌的潮水般涌进了我的身体。我的血液里充斥着鲜活的生命！身体好像变得轻飘飘的，像一阵轻盈的风，于是我很快就追上了她。

而她一次也没有回头，快速地移动着，像一位正赶去营救的希腊女神，但并不慌张。现在我离她只有三码远，突然她猛地一转身，一如既往地优雅地站在那里。她完全没有呈现出疲累或发热的样子，脸上的苍白并不是病态的，而是一种纯粹的白色。她的呼吸缓慢又深沉，那双眼睛好像要闪耀整个天空，把光亮投向这个世界。虽然已近正午，但我的感觉像是身处一

个极不寻常的夜晚。在这夜里，一颗看不见的露珠使满天星辰都变大了。

“你为什么跟着我？”她问道，声音不大却很严厉，好像她从未见过我。

“我活了这么久，”我答道，“全靠着你那双眼睛给我希望，我一定要再看到它们！”

“办不到！”她冷漠地说，“我命令你就此停步！”

“我要看到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才会走。”我回答。

“那就走着瞧吧。”说完她继续她滑行般快速的行进。

可是她转身前看了我一眼，我立刻定在原地，如同一把长矛刺穿了我的心。她的嘲讽并没有起到效果，几乎杀死我的是她的美丽！

绝望让我找回了行动力，魔咒被打破，我于是又跑起来追上她。

“请你怜悯我吧！”我呼喊道。

但她不以为意。我紧跟着她，就像一个孩子紧跟着假装要抛弃他的母亲。“我愿意做你的奴仆！”我边说边把手放到她胳膊上。

她好像被蛇咬到似的猛地一转身。我在她如炬的眼光面前退缩了，但又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

“可怜可怜我。”我再次唤道。

但她只是自顾自继续往前走。

我跟着她走了一整天。太阳先是爬上天空，在头顶最高处时仿佛停驻了一会，又从另一边落下去。期间她没有停下片刻，我也没有停下追随她的脚步。她没有回一次头，也没有放慢脚步。

太阳下山，黑夜来临。我更加步步紧逼地跟着她：哪怕视线只有一刻丢失了她，那就会是永远了！

我们一整天都在又厚又软的草地上走，突然有一刻她停下来，瘫倒在草地上。那时还有足够的光亮，可以看到她已完全精疲力尽。我站在她身后，静静地望着躺在地上的她。

我爱她吗？我知道她并不怎么样！我恨她吗？可我又离不开她！我在她身边跪下来。

“走开！你敢碰我。”她叫道。

她的手臂就那样放在身体两侧的草地上，好像不能动弹一样。

突如其来地，她的双臂环抱住我的脖子，僵硬得就像那叫做“残酷少女”注的古代刑具。她把我的脸压向她，唇贴上我的脸。一阵刺痛穿透了我身体的某个部位，随后，疼痛一阵阵袭来，我连大气都不敢出。渐渐地，疼痛平息下来，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倦意和宛若梦中的愉悦感悄悄占据了我，然后我就失去了知觉。

我是一瞬间就全然清醒的。月亮已升到地平线上方不远处，但没有发出任何光亮；她现在只是一个陷入黑暗中的发光体。我的脸颊传来一阵刺痛，伸手一摸，只触到一块湿湿的地方。接着脖子也疼起来，一摸又是一块湿的！我重重地叹着气，感到十分疲惫。这时我无精打采地抬眼打量四周，这才注意到月光的变化：它团聚在那位女士的周围！而她正站在那闪烁的微光中！我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向她。

“坐下！”她傲慢地叫道，好像冲着一条不驯的狗，“你胆敢再跟我走一步！”

“我要跟！”我低声地压抑着痛苦奋力地说。

“你胆敢涉足我的城门内，我的子民就会用石头砸你。他们可不喜欢乞丐！”

我对她的话充耳不闻。此时的我像水一样脆弱，半睡半醒之间，我根本意识不到我在动，但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她退后一步，举起左手，握紧的拳头好像要砸在我的额头上。我感到自己好像承受了铁锤般的一击，随即倒地。

等我迅速爬起，只感觉身上又冷又湿，但头脑清晰、身体强壮有力。是那一击让我恢复力量的吗？它并未在我身上留下伤痕或疼痛！——可我怎么会全身湿透？——我倒下的时间应该并不长，月亮并没有升高！

那位女士就站在离我几码远的地方，背对着我，正在做着什么，但我看不清具体是什么。接着，从她突然发出的亮光里，我知道她已经抛掉了她的外套，全身雪白地站在眩目的月光里。片刻后，她向前倒去。

一道白光倏地闪过，就在那一瞬，月亮也回复了故态，全然发散出她的光芒。这时我注意到那道白光其实是某个身形修长的物种，它在草地上低低地大跨步地飞速跃过，背上铺满的黑点随之像小河一样流动起来，仿佛这

个生物正沿着树林的边界飞跑，追赶着树叶的影子。

“仁慈的主啊！”我唤道，“这个可怕的生物是正跑去那夜色笼罩之城吗？”我好像听到，随着那头白色猛兽在房前瓦上四处跳窜，大开杀戒，远处爆发出恐惧的呼喊和四散的哀嚎。

正当我凝视那野兽离去的背影，心内悚然时，身后突然又飞快地窜出一只大型的纯白色野兽，它像离弦的箭那样迅速又悄无声息地冲出，直冲着那位女士之前躺倒的地方奔去。我舔了一下上颚，随即飞快地冲上前去追赶那只野兽，但转瞬间它就把我要去的那个地方远远抛在身后了。

“我叫不出声来也好，”我想，“如果她起来了，那头畜生就会扑到她身上了！”

可当我赶到那个女士之前躺下的地方，却不见她的踪影，只有她落下的外套在月光里显得昏暗。

我站在原地紧盯着这第二只猛兽。它比之前那只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低、更轻快，完全体现出毫不费力就能达到的速度感。它沿着之前那只走过的路线去了，我看着它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茫茫的远方。

可是那位女士去哪儿了？是否之前那只野兽出其不意又悄无声息地扑到了她身上？可我没有听到尖叫声！时间也没有长到足够把她吞噬！那野兽是否在跑的时候将她叼起，带去了它的巢穴？但那么重的一个人，它不可能跑得那么快！而且我应该也会看到它叼着或驮着什么东西！

各种可怕的猜测开始萌发。经历了一番彻彻底底又徒劳无功的搜索后，我沿着那两只野兽走过的路线出发了。

---

1. “残酷少女”（torture-maiden）是中世纪的一种刑具，将盒子做成人形，盒盖内部装有锋利长钉。受害人被关进盒子后，盒盖关闭以施以酷刑。（译注）

第二十一章
逃亡的母亲

正当我快步行进的途中，一片云遮住了月亮，这时从灰蒙蒙的黑暗中忽地出现一个一身白色的人影，她胸前抱着一个孩子，压低了身子在跑。她跑的路线正和我平行，但因为一心往前赶路没有注意到我，在她快速的行进中，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她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有什么东西在追她！”我自言自语道，“这个恐怖夜晚的某个夜行者正在追她！”

跟着她可能会增添她的恐慌，于是我挡在她走过的途中，想要阻止追她的那个生物。

我在昏暗的光线里站了一会，望着她逃离的背影，突然感到身后传来迅速的、来自某个轻手轻脚的生物的冲击。还来不及转身，某个物体从我头上跃过，重重地击中我的额头，将我击倒。我立刻起身，只看到攻击我的物体化成一道瞬间消失的白色。我马上向它追去，血不断从额头流下。才跑了几步，一声绝望的尖叫撕破了这震颤的夜。我加快了脚步，尽管心中惊惧也许已经太迟。

一两分钟后，我瞥见一个低低的白色身影穿过雾气昏沉的月色向我走来。那一定又是另一头野兽，我开始想。因为它走得很慢，几乎是爬着过来的，跳跃的动作也显得笨拙和艰难，好像身受疼痛的折磨！我躲到路边等着，但它靠近后我才看见，它只靠着三条腿在走路，而左前爪距离地面高高抬起。它白得发亮的皮毛上有很多深色的椭圆圆点，行动时还伴着低低的急流声，就像流水落到草地上。当它经过我面前，我看见它抬起的那只脚爪上有什么东西正在往下流。

“那是血！”我暗自想道，“某个比我行动更敏捷的强手打伤了这只野兽！”奇异的是，看到这个畜生受苦的那一刻，我立刻被怜悯之心攫住，以至于即使当时我手里有一把斧子，也不会对它下手。它时断时续、一瘸一拐地跳跃而去，逐渐没了踪影，但它的血似乎还在不停地注入那细小的血流之中，再不断地缓缓穿过草地流到我身边。“如果它的血像这样流下去，”我心想，“很快也就不用别人再给它任何伤害了！”

我继续前行，想着也许我对刚才那个逃亡中的女人还有点用处，同时也想看看有没有人帮助她。

我望见她就在前方不远处，正坐在草地上，孩子就放在她的腿上。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我问道。

听到我的声音，她吓了一大跳，作势要起身。我于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你不用害怕，”我说，“我正在追那只野兽，正巧你幸运地碰上了一个就在附近的保护者！那只畜生刚刚经过我身边，它的脚爪流血流得很严重，这个时候很可能都已经死了！”

“希望渺茫！”她颤抖着说道，“你知道那是谁的野兽吗？”

这时我心中有了某些不可思议的猜测，但我回答我对那头野蛮的畜生一无所知，并问她那只打赢了的野兽后来怎么样了。

“什么打赢了的？我没见到啊。”

“那为什么那只野兽会发出惨叫声？”

“是我用石头砸了她的脚——使出了我所有的力气。你也听到她的叫声了？”

“呀，你真是个勇敢的女人！我还以为那叫声是你发出的！”

“是那头母豹。”

“我从来没听过动物发出那样的叫声！就像一个正在经受痛苦折磨的女人发出的！”

“我已经叫不出来了，况且尖叫也救不了我的孩子！当我看到那可怕的大嘴就在我心肝宝贝幼小白嫩的脖颈边，我就抓起一块石头，狠狠地冲着她瘸了的那只脚砸下去。”

“跟我说说这只母豹，我对这一带不熟。”

“很快你就会知道她的情况了，如果你要到布里卡去的话！可我是永远也不要回去那里了！”

“是的，我是要去布里卡，”我说，“去见公主。”

“那你要小心了，最好不要去！——不过也许你还是——！那里的公主可是个非常好非常善良的人！”

这时我听见一些响动，遮住月亮的云层已经很厚，我几乎都看不见我的同伴了，恐怕她正起身想从我身边逃走。

“我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威胁，”我说道。“你要我起什么誓来证明？”

“我从你的口音听得出你不是布里卡的人，”她回答道，“我相信你！——我也不是那里的人，不然我也不会信你：他们从来不相信任何人——我要是能看清你就好了！但我喜欢你的声音！——瞧，我的宝贝已经睡着了！那可恶的畜生没有伤害到她！——是的：她想要抓的是我的孩子！”她一边说一边抚摸着她的孩子。“然后她就会把做母亲的撕成碎片，因为母亲把孩子带走了！——有传言那个公主有两只白色的母豹，我只知道其中一只——身上带斑点的。没有人不知道她！如果公主听到哪里有婴儿，就会马上派她去吸那孩子的血，然后小孩要么死掉，要么长成一个智障。我本来想带着我的孩子离开的，那时公主刚好不在城内，所以我就想等到自己强壮一些再走。可她一定是连那两头野兽也一起带走了，我走的时候刚好碰上她们回来。我一听见母豹在我身后的鼻息声就开始跑——天，我真是拼了命地在跑！——还好我的心肝宝贝不会死！她身上没有被咬的痕迹！”

“你打算带她到哪里去？”

“去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为什么这位公主这么残忍？”

“曾经有一个古老的预言，说有一个孩子会致她于死地。所以据说她也听不得结婚的事。”

“如果她把所有的婴儿杀掉，那这个城邦会变成什么样？”

“她根本不关心她的城邦。她四处派巫女去传授咒语给妇人们，使她们不会怀孕，还给她们吃一些可怕的东西。有人说她跟‘影子’是一伙的，想要这个族群灭绝。一到晚上我们就听到那四处觅食的野兽的声音，但只能眼睁睁地躺在那儿发抖。那母豹能马上知道哪一家要生小孩，她就守在门口，等着冲进去。有些话能把她赶走，但不是每次都有用——现在我在这里跟你说话的空档，那畜生可能已经回城了，她的女主人就要派另一头来追我们了！”

说到这里她不再继续，焦急地站了起来。

“我觉得她应该是到不了城里了。——让我来帮你抱孩子吧！”我也站了起来。

她没有回答。当我要从她怀里接过孩子时，她却抱得更紧。

“我想不到，”我一边跟她并排走着，一边说，“那头野兽怎么会流那么多血！”

“听我的吧，不要靠近那座宫殿，那里夜晚会传出奇怪的声音，像是死人想要叫却开不了口！”

她急急地跟我道了别，很显然不想再要我的陪伴。于是我静静地站在那，听见草地上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第二十二章
布里卡

我已经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能无助又极不耐烦、漫无目的地四处乱走。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正走在那母豹走过的路上，走在她爪子流出的血液里。那血流就像一条小溪那么宽，冲刷着我的脚踝。我赶快抽身而出，一个不成形的猜想在我脑子里出现，这会是谁的血？但我还是紧跟着血流的声音，沿着它往上游走，因为我知道这条路指向布里卡的方向。

很快我就开始思考，在人类存在以前的世界，没有母豹、大象或其他大型动物可以血流成河，除非它身体里的每一根动脉都打开，且血一旦流尽，它庞大的生理系统就可以从田野、湖泊、森林不停地往里填充：可那就不可能是血！我伸出一根手指进去沾了一下，推测马上得到了证实，那确实不是血。事实上，虽然不知它是怎么流到这里来的，但在这没有河道的草地上流淌着的，其实是一条轻声低吟的小溪流！虽然它的歌声十分甜美，但我不敢喝里面的水。我一直往前走，心中期待着白天的来临，耳边响起久已未闻的熟悉的声音——那条热的溪水发出的声音是与众不同的。仅仅把脚放在里面就已经让我精神大振，我于是不知疲累地继续前行，一直走到黑夜渐渐消散，于是我知道太阳就要出来了。几分钟后，在发白的曙光中，我能分辨出一座城邦城墙上的塔楼——它看上去就像时间一样古老，然后我低头看了一眼脚下的溪流。

它已流尽了。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注意到溪水声越来越微弱，但后来没有再关注它。我回头望，只见河水流经的地方，河道里的草纷纷向河水流去的方向倾倒，四处还有小水洼在闪光。但朝向城邦的那边已经没有任何水流的踪迹。就在我站立的地方附近，喷涌而流泄的河水至少曾在这里停驻过！

这座城邦被花园所包围，里面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我几乎一样都不认识。我看不到任何流水、花朵和动物的痕迹。花园离城墙很近，但中间隔着大堆大堆的沙砾和城垛上扔下的垃圾。

我走到最近的城门口，发现门虚掩着，完全没有任何保护设施，也没有守卫或哨兵。从门上的铰链来看，它应该不能再被往里推或往外合上。穿过这扇门，在我眼前的是一条又长又古老的街道。整条街声息全无，几乎显示不出任何生命的迹象。难道我是进了一座死城？我转身又出了门，费力地走了很长的路，才绕过那些垃圾堆，接着我在城外又穿过了几条街，每

条街都通向一扇城门。但我不会进去，除非城里的居民苏醒过来。

我要进去干嘛？我到底预期或希望在里面看到什么？我究竟想干什么？

我一定要见到，哪怕只有一次，那个我曾经救活的女人！我并不渴望她的陪伴，出于她在我心里激起的那些可怕又可疑的念头。而友谊，在我们之间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不要说爱情！可是她的出现却会对我有一种奇特的影响。每当她出现，我都必须拼命抵抗那种影响，但同时又忍不住去分析！她那种看似深不可测的神秘感，我真想一探究竟：去了解她存在的形态，就如同去探求任何想象都不曾企及的奇妙事物！在这方面，我是极其大胆的：人是无法抵挡自身意念中对知识的渴求的！另一方面，是我让那本来即将消亡的邪恶力量复苏了，所以我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祸事也负有责任，应尽我所能地去抵御可能的灾祸！我已经知道她是孩子们的死敌：小矮人们可能就会为她所害！当初就是想揭开他们的来历，我才离开了他们，现在我已经有了一点线索；但还要了解更多，我必须找到保护他们的方法！

终于我听到城内有了些动静，于是穿过下一扇城门走了进去。我沿着一条狭窄的街道往里走，街道两边都是高耸的房子，最后通向一个小型的广场，广场上立着一根柱子，顶上刻着一个难看的像蝙蝠一样的动物。我在柱子底下坐下，不久，一些居民开始闲散地从我眼前经过。我想跟其中一个搭话，可他只傲慢地看了我一眼，抛下一句粗话就走了。

于是我站起来，又穿过一条又一条狭窄的街道。街上开始聚集越来越多的闲人，但看不到一个孩子，我也并不奇怪。走着走着，在一扇城门边我遇见一群年青人，他们让我想起那些坏巨人。他们瞪大了眼把我围住，对我推推搡搡，还往我身上扔东西。我尽量忍着不发作，不想引起更大的敌意，我还打算在这里多待一阵呢。不只一次地，我向那些在我看来较和善的路人求助，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听我的诉求，因为我看上去一贫如洗，光这一点就已经够了：对布里卡的人们，就像对家养的狗一样，贫穷本身就是一种冒犯！患有畸形和疾病是要缴税的；公主下达的法令中，没有比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更让他们愉快和赞许的。

我最终还是迈开腿走出了城门，之后便再没有人跟来。一个坐在门边吃着一团面包、看上去很笨重的家伙还捡起一块石头想朝我扔，可笑的是，他扔得太急，居然蠢到把手里的面包而不是石头扔给了我。我拣了他的面包，他也不敢跟过来找我要回去：在城墙外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懦夫。我又往前走了几百码，一下躺在地上，吃掉面包后就睡着了。我在草地上睡得很香，暖洋洋的阳光帮助我恢复了体力。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月亮友好地低头看着我，好像把我当成旧相

识。她今晚非常明亮，我想她应该就是陪伴我在这个奇异世界的第一晚经历所有可怕与惊吓的那个月亮。从城门内吹来一阵冷风，带来邪恶的气息，但我没有被它吓倒，因为太阳已经让我充满了暖意。我再次悄悄潜入城内，看到一些还在室外的人蹲在角落，躲避这令人颤栗的寒风。

我正缓缓地走在一条又长又窄的路上，突然一个巨大的白色物体从我跟前跃过，在月光下划过一道白光，倾刻消失了。我马上转入下一个路口，急切地想要追上它。

我走进一条窄得几乎无法通行的巷子，但它通向一条宽敞一些的街道。我一走进这条街，就看见在我对面的阴影处，我一直跟着的那只野兽也像猎犬一样在追着什么东西，那东西远看像个人。那个人时不时扭头看一下身后的野兽，但他并不向它喊话，也没有试图把它赶跑。当他跑到某个地方，需要跨过一小块月光照耀的地面时，我才发现他是没有影子的，他自己就是一个平平地贴在地面的影子，而不是立体的。而且他还是一个不透光的影子，他使身后的物体不仅变暗，甚至还完全隐形了。在暗处他比正常的影子还要暗，在月光下他又像是把自己的影子全罩在了身上，身边或脚下都没有露出一点阴影来。同时，那发着光的猛兽那么紧地跟着他，看上去就好像他黑色身影投下的白色阴影。这时我才看清那猛兽就是母豹，她自己拉长的黑影也投射在身后的地面上。当他们都从暗处走到月光下，那个人影变得更暗，而那只野兽则闪烁着耀眼的白光。我当时也正在路的另一边跟他们同步前进，我赤脚踩在平坦的石头上发出踩踏的声响，但那只母豹从未转头看我或竖起她的耳朵。那人影好像扭头看了我一眼，因为有那么一秒我看到的不是他的侧影，而是一根线条分明的直线。一瞬间大风寻到了我并穿过我的身体，我从头到脚感觉到剧烈的震颤，心在胸腔里撞来晃去，像孩子玩的泼浪鼓里的一颗石子。

第二十三章
布里卡的妇人

我转身走进一条小巷，想要在一扇小拱门下避一避风。我在拱门内停下，看着外面洒满月光的小巷。这时，一个妇人也紧接着快步走进拱门，她颤抖着转过身，也向着门外的小巷看。几秒钟过后，突然一头巨大的长有很多斑点的白色豹子箭一般地从拱门前掠过。那个妇人紧贴着我，我心中充满对她的怜悯，于是搂住她说：

“如果那个畜牲敢进来，我来制住它，你就赶紧跑。”

“谢谢！”她低声道。

“你之前见过它吗？”我问。

“见过几次，”她回答时还在不停地发抖，“她是公主的宠物。你应该是生人，不然你肯定知道的！”

“我确实是生人，”我答道，“可是那宠物可以这样随便乱跑吗？”

“她平时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嘴也被封起来，脚被裹在鳄鱼皮做的皮套里，身上也是锁着链子的。但她也经常出来，一出来就要吸她能逮到的所有小孩的血。可幸的是，布里卡已经没有多少做母亲的了！”

说到这里她止不住哭了起来。

“我真希望我现在是在家里！”她抽泣着说，“公主昨晚才回来，现在母豹就被放出来了！我要怎么才能回家呢？我知道，她追的是我！她会守在我家门口，等着我出现！——可我不该跟一个外人搭话！”

“外人也不都是坏人！”我说，“那只畜牲要想伤害你，就得先过了我这一关，到那时你应该也已经进屋了。你还有个家可以回，多幸运！啊，这风多冷啊！”

“你带我安全回家，我就会让你在我家避风，”她回道，“不过我们要先等一等！”

我又问了她很多问题，她告诉我，这里的人除了在自家地下室挖珠宝外什么也不干。他们很有钱，所有东西都是别的地方做好送来的。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们觉得劳动是可耻的，布里卡的每一个人都这么想！”

我又问，既然没有人挣钱那人们是怎么富起来的。她回答，那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为他们存了钱，但从不花费。以前的人需要钱的时候只需卖几颗珠宝就好了。

“可是总会有穷人吧！”

“我猜也是，但我们从来不会去考虑他们。一个人穷了，我们就把他忘了，所以我们总是富有的。我们想要永远富有下去。”

“可等你们把宝石都挖尽了、卖光了，就得开始花钱，钱有一天也会花光，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宝石太多了，地下还埋着好多呢，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那要是一群外人兵临城下，把你们的一切都夺走呢！”

“没有外人敢这样做，他们都怕死了我们的公主。是她保卫我们的安全、自由和财富！”

她一边说一边不时地停下来回头看。

我问她为什么这里的人都这么厌恶外人，她说因为外人的出现会玷污这座城。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的城邦比其他的城历史更悠久、地位更高贵。——所以，”她补充道，“我们总是在入夜前把外人都赶出去。”

“那你怎么让我进你的家？”

“我可以为你破例。”

“难道这城里就没有一处可以收留外人？”

“那种地方，房子会被推倒，主人会被烧死。除了跟下等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还有什么办法能维护我们的纯洁性？尊贵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东西！”

她还告诉我，他们的公主已经在这里统治了几千年，她的威仪已经延伸到天空、海洋和陆地——而且据这位妇人所说，她还能操纵火。所以她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不用为她的行为给任何人交待。

终于这妇人下定决心冒一下险，于是我们走街串巷，最后走到了她家门口，一路上没有碰到一个活物。她家在一条较为宽敞的街道上两栋高高的房子中间，要走上一段狭窄陡峭的楼梯才能走到门口。她慢慢地拾级而上，我跟随其后。还没有走到楼梯顶，她却好像突然受了惊，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爬上剩下的楼梯。等我登上楼梯口，她家的门刚好在我眼前关上了。我满心困惑地站在门口，这里有块平台，也就是左右两栋房子相对的门中间的一块地方，刚好够一个人躺下。

身心俱疲的我顾不上担心我的造访会玷污布里卡的纯洁，顺势就地休息了，尽管这是个很糟的庇护所。

第二十四章
白色母豹

楼梯底是一条月光照耀下的街道，我可以听到从下面传来混沌污浊、冷漠无情的狂风肆意来去的声音，但没有一丝风刮进我的庇护所。我正要安定下来准备休息一会，突然睁大眼睛，那个之前我看过的一路跟着“影子”走的会发光的东西，它的头正慢慢从脚下楼梯的最顶层露出来！在与我目光交汇的一刻，她突然停住，随即面对着我一步一步往后退。我一跃而起，她见状便向后倒去，因为楼梯上没有足够空间让她转身，便一个后翻再慌忙爬起来，转瞬间就跃下楼梯跑掉了。我追到楼梯脚左右四顾，她却已不见踪影，于是我又走回我那硬邦邦的床位上。

那么，在这个城市里逡巡的邪恶兽类是有两头了，一头有花纹，一头没有！我不打算为布里卡的男人或女人去冒太大的险，但一个孩子的生命也许还是值得用我这卑贱的生命去换的，于是我决定今晚一整晚都要看护着这一家。

片刻后我听到门闩拉动的声音，很慢很慢地。我仰头一看，只见门半开着。于是我爬起来，悄悄溜进了房里。在门后站着的，却不是我刚刚结交的那个妇人，而是我在沙漠里遇见的那个蒙面的女主人。她一言不发地在前面引路，只消几步便走到一个石头砌成的空房间里，她手指向地板上的一块地毯，于是我就把地毯裹在身上，再次躺下。她关上房门，我能听到外面的门开了又关上的声音。除了月光，四处漆黑一片。

我正躺在地上不能成眠，却听到一声压抑的呻吟。那声音持续了好一会，接着传来一个孩子的叫声，紧接着又是一声可怕的尖叫。我一跃而起，飞快地冲进过道。从房子的另一扇门进来了一只白色母豹，嘴里还叼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那动作就像是叼着她自己的小崽。我向她扑过去，迫使她丢下那婴儿。随着一声悲惨的哀号，婴儿被摔在了石板上。

闻声赶来的女主人跨过我跟那只畜牲，此时我们还在狭窄的过道里扭打成一团。她抱起孩子，把它放到一边。等她回来，便把我从那野兽身上拎起，打开门，轻轻一推把我推出了门。那只母豹也紧跟着出来了。

“她也放弃我了！”我想，“把我扔给这只野兽随意处置！可我怎么也要先跟这只畜牲斗一斗！”

我跑下楼梯，唯恐那母豹会从后面扑到我身上，但她只是静静地跟着我。

等我下到楼底，转身想制住她时，她跳起来越过了我的头顶，我转过身面对她，却发现她趴在了我的脚下！我蹲下来抚摸她光滑的白色皮毛，她用又硬又干的舌头舔着我的光脚作为回应。我又拍拍她爱抚了她一会，心中满是柔情。她可能是做了些坏事，但如果我背弃所有爱的表示，仅仅因为害怕它们都是虚情假意，那我要怎样找到在任何世界的某个地方都一定存在的真爱呢？

我站起来，她也起身站在我旁边。

这时，一个体积很大的物体叭唧一声重重地落在离我们几码远的马路中间。我跑过去一看，发现是一堆肉浆似的东西，只能勉强辨认出是一具女人的尸体。这一定是被谁从附近的某扇窗户里扔下来的！我环顾四周，看见那“影子”正走在路的另一边，身后紧跟着那只白色母豹！

我跟着他们，我们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我心中揣着一个强烈的念头，希望那只母豹是受人控制的。当我靠近他们，那只豹子扭头发出恐怖的吼声并扑向我，我出于本能地向后躲，她随即又回到“影子”身后的位置。等我再次贴近他们，她又冲到我面前，眼睛像有生命的绿宝石一样发出闪亮的光。我再试了一次，她像狗一样咬住我的衣服，在我身上咬了一口。我终于屈服了，忍不住喊出声来，那只野兽只是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说——“你干嘛要逼我这么做？”

我暗自气恼地走开。自从我进到这个地方就一直在浪费时间！尽管现在已是晚上，我还是要直接去一趟皇宫！从我所在的广场就可以望见皇宫——高高地矗立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周围防卫森严，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堡垒而不是宫殿！

可是我发现这里的防御工事，跟这座城邦的一样，大多疏于防护，部分更已损毁。显然，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防御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宫殿有一扇宏伟坚固的大门，只有一座吊桥通向那里，桥下是石壁深渊。大门是开着的，很难想象桥下的空洞以前曾经是一条水流充盈的大河。一切寂静无声，睡意好像洞穿并弥漫了整个宫殿，只剩月光看来尤为清醒，显得极不协调。我要么得像一个贼一样蹑手蹑脚地进去，要么就不得不打破这使任何关于声音的念头都显得可怕的沉默！

像一条被放逐的狗，我在宫墙下毫无头绪地走来走去，看到一处放着石凳的小角落，就走过去避风。我在凳子上躺下，尽管寒冷肆虐但还是很快睡着了。

我是被某个跳到我身上的东西弄醒的，那个东西用猫科动物特有的粗糙的舌头舔着我的脸。“是那头白色母豹！”我心想，“她来吸我的血了！——她

为什么不那样做呢？——我跟她搏斗会比屈服于她下场更惨！”于是我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待那猛然间的疼痛来临。但那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一阵令人愉悦的暖意从她身上传到我体内。她在我背后伸展了一下四肢，然后尽量紧地贴着我躺下，她身体的热量慢慢渗透到我体内，她的呼吸，没有丝毫野兽的气息，将我的头和脸缠绕在一种温柔熨帖的氛围里。对她善意的完全的肯定支配了我。我像一个渴睡的男孩一样翻身抱住她，然后陷入沉沉的无意识的昏睡中。

当我再次苏醒的时候，还以为自己躺在我那张温暖又柔软的大床上。“难道我回到家了？”我心想。花园里熟悉的香气好像一股脑地扑鼻而来。我揉了揉眼睛往外瞧：原来我正躺在这座可恶城市的中心，一块光秃秃的石板上！

我从那石凳上一跃而起。我真的跟一头母豹同床而眠了吗？还是说只是我的一个梦？她应该才刚刚离开，我身上还残留着她身体的温度！

我走出这个角落，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一个虽未成形但强烈的希望。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我必须要找到公主！我对她当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尽管不一定能支配她！我当初要是没有救她，没有牺牲自己的精力去延长她的生命，她还能活到现在吗？这个想法给了我面对她的勇气，不管她会是什么样。

第二十五章
公主

绕着城堡走了一圈后，我又来到敞开的大门前，跨过深渊一样的干涸的护城河，走进一个石头铺就的庭院。庭院四处有规律地种植着杨树之类的高大树木，中央是一棵比其他的都要更高大的树，它接近顶部的枝干伸展开来，看上去有些像棕榈树。透过它巨大的茎叶，我瞥见了宫殿的形状。它的式样很奇怪，看似来自印度的风格，整个建筑横向延伸得很长，高度较低矮，角落矗立着高高的塔楼，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穹顶，有房顶到塔楼的一半那么高。宫殿的正门开在正中间——一道形似半个椭圆的低矮拱门。四周无人，门也大开着，我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地进入到大殿中。大殿呈长长的椭圆形，在其一侧置有一个笼子，笼中趴着一只巨大的母豹，它的头枕在爪子上，脖子被铁圈闩住，嘴跟爪子都被包住。它白色的皮毛上有深色的椭圆形斑点。它趴在那里，眼睛圆睁着望着笼外，瞳孔是船形的，有着宽大的绿色虹膜。它像是在看我，但眼球、爪子、胡须全都一动不动，尾巴像铁棒一样僵直地挺在那里。我都分不出那到底是不是只活物。

从前厅延伸出两条低低的通道。我走进其中一条，发现它又通往许多条不同的通道，所有的通道都很狭窄，且毫无规律可言。在某一个几乎容不下两个人同时通过的地点，我撞上了一个侍从。他慌忙惶恐地退后几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又回复了傲慢的神情，鼻子哼了一声，然后问我来干嘛的。

“来看公主的。”我回答。

“真稀奇！”他回道，“我今天早上都还没见过公主殿下的！”

我拧住他的后脖颈摇晃了几下，说道：“马上带我去见她，不然我就一直这样拖着你走，直到我找到她为止。她应该了解一下她的仆人是怎样接待访客的。”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像盲人的狗一样拼命往前拉，带我来到一间大厨房，这里有许多仆人在无精打采地劳作着，看上去好像还没睡醒。我以为他们会冲过来把我赶出去，然而他们只是睁大眼睛盯着——不是盯着我，而是我身后的什么东西。看着看着，他们眼里的恐惧也随之放大。我回头一看，只见那只白色母豹正死死地盯着他们，那种眼神会使更坚强的心灵都感到畏惧。

很快，他们其中之一，也许是看到母豹不是马上要进行攻击，开始回过神来。于是我放开了那个侍从，走向他。

“带我去见公主。”我对他说。

“她还没有离开她的房间，大人。”他回复道。

“等她出来告诉她我在这里等着觐见。”

“大人可否告知尊姓大名？”

“就说那个知道白色水蛭的人想见她。”

“我要这样传话她会杀了我：我不能这样做。我可不敢。”

“你拒绝？”

他瞥了我身边的那个侍从一眼就走开了。

其他人还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只母豹——因为太害怕而不敢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我转向这只身形优美的动物，她立在那里，口鼻在我脚边嗅着，全身像牛奶一样雪白，如同一道温暖的光泽点亮了这阴郁的房间。我不由蹲下来轻拍她的头，她抬起头看我，仅仅她抬头的动作都吓得仆人们四下退散。她用后爪站立起来，把前爪放在我肩膀上，我于是伸出手抱住她。突然她竖起耳朵，从我的怀抱中挣脱，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时我派去向公主通报的那个仆人走了进来。

“大人，请跟我来。”他说。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好像是要为了这次会见特意打起精神来。我跟随仆人走过一条又一条走廊，最后终于被带进一间房间。这间房又大又黑，以至于四周好像都看不见墙。除了地板上的一个小点反射出一点光亮，其他地方全都漆黑一片。我抬起头，看见高高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小孔，小孔的边缘能看出一块块黑色大理石板间的缝隙。地板上的光亮也照出同样材质严丝合缝的大理石板。之后我发现周围椭圆形的墙也是黑色大理石砌的，把照射到上面的一点点光亮都全部吸收了。这个房间的天花板呈长的椭圆形，上面的开口正对着下面椭圆形地板的一个焦点。我仿佛瞥见一些红色的线，正想要仔细察看，那红线又不见了。

眨眼间，一个光彩夺目的人影出现在这黑暗的中心，向四周发散着耀眼的光芒。她穿着柔白的长袍，长发如瀑布般倾泻而下，黑得就像它垂落其上

的大理石地面。她黑色的眼睛晶莹闪烁，手脚就像留有余温的象牙那样白皙。她向我问好，带着少女般清纯的微笑——但其脸庞、身形和动作又似刚刚踏进成年女子的行列。“哎呀，”我突然想起，“我居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这是不是那个我救过的女子——那个动手打我，嘲笑我，最后离开我的女人？”我站立在黑暗中静默地注视着她；她也凝望着眼前的黑暗，好像在其中搜寻我。

顷刻间她又消失了。“她才不会认出我！”我这样想着。但就在下一秒，她的目光穿过黑暗直望进我眼里。她看见了我，并且正向我走来！

“你终于找到我了！”她说着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我就知道你会找到的！”

我整个人都因各种矛盾冲突的意识而颤抖，而根本无力去解析那些意识的含义。我被她吸引，同时又嫌恶她：我的每一个感官似乎都在感受着其中之一。

“你在发抖！”她说，“这地方对你来说太冷了！过来。”

我仍旧一动不动，她的美丽让我惊艳，她的温柔让我惊讶。

她牵起我的手，把我拉到那个有光亮的地方，然后在我眼前一闪，消失了。眨眼之间，她又回来了。

“自从我上次见你之后，你变黑了。”她说道。

“自从你离开我之后，这才是我第二次能栖身在一片屋檐下。”我回答道。

“那第一次是在哪里？”

“我不知道那个妇人的名字。”

“我会很乐意知道她的名字！要知道我的臣民好客的天性可并不强！”她又牵起我的手，引我穿过黑暗走了很多步，来到一块黑色的幕帘前。幕帘后是一节白色的阶梯，她带我走上阶梯，走进一间华丽的卧室。

“你一定很怀念那条流着热水的河！”她说，“那个角落有一间浴室，里面的热水可没有白水蛭！沙发脚放着一件外套。等你下来，我会在你左边楼梯脚的那个房间。”

她走后我还一直呆立在那里，指责自己当初的判断：我怎么会把如此可爱的一位女子看成是邪恶的化身，她对待我就像一位可亲的姊妹一样——她身上怎么会发生如此奇妙的转变？当初她离开我时给我重重一击，现在接

待我时又以拥抱相迎！她其实已经斥责我了，她说她知道我会跟着她、找到她！那她也知道我对她的猜疑吗——我该对她解释多少？她能解释这一切吗？如果她解释了，我能相信她吗？至于她好客的表现，那当然是我应得的，同时我也考虑接受她的好意——至少在我对她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之前！

在我眼前呈现的这样的美貌，和我心中所怀疑的那样的邪恶，真的会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么？如果可以，那是如何做到的？我无法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只能等待答案！

角落里一个巨大的白色浴缸嵌在大理石地面内，里面水晶一样清澈的水发出亮光，好像在邀请我进入它的怀抱。自我离开家，除了那条暖流、戴面纱的妇人家喝的两杯水和追受伤的母豹途中经过的水洼，我就没见过任何水流。所以这一浴缸水在我看来就像天赐的恩惠。我整个人跳了进去。

我的头立刻被一种我不太喜欢的奇怪又柔和的气味所充斥，这让我又一次怀疑起这位公主来：这是她制的药吗？她是不是在这施了什么魔法？她是不是以某种不正当的方式在对我施以什么控制？怎么宫里有水，宫外却一滴也不见？我想起母豹被压伤的爪子，赶紧从浴缸里跳了出来。

我到底是在什么水里洗澡？我又一次看见了那逃跑中的母亲，又一次听见嚎叫声，又一次看到那瘸腿的畜生。可是，这水从哪里来的又有什么重要？难道这水不甜美吗？这不就是壶状植物从它的花心里分泌出来、留给疲惫的旅人享用的吗？水是从天上来的：它汇集在哪一口井里，又从哪一汪泉里喷出来，有什么紧要？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再踏进那个浴缸。

穿上早已备好的白色羊绒浴袍，浴袍的颈部和边缘都绣着花，我走下台阶到我的女主人之前指示过的那个房间。房间是圆形的，全部用雪花石砌成，没有开一扇窗。光线从四面八方照进来，那是一种珍珠般柔和的微光，并不强烈。模糊的形状在墙上和低低的穹顶上不断闪过，就像灰蓝色天空上松散的乌云。

公主正站在那里等我，她身穿长袍，上面绣着银白色的圆环和圆盘，还有长方形和菱形，排列组合得十分紧凑，整体看去像是一副银色的铠甲。长袍从她的脖颈一直垂到地面，把脚也遮住，但长长的敞开的袖子使她的手臂裸露出来。

房间里摆着一张象牙色的桌子，上面放着糕点和鲜果，一只象牙壶里盛着牛奶，另一只水晶壶里盛着淡玫瑰色的酒，还有一大条白面包。

“在我们这儿不会为了食物而杀生，”她说，“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我为

你准备的。”

我对她说，没有比摆在我眼前的这些更能满足我的口腹之欲了。于是她在桌边一席沙发上坐下，并示意我坐她旁边。

她给我倒了一碗牛奶，并把面包递给我，让我想吃多少就掰多少，然后她端起酒壶，斟满两只做工极其精美的银酒杯。

“你可从来没喝过这样的酒！”她说。

我尝了一口，不由心中赞叹：西伯拉[注]和伊米托斯[注]的每一株花儿都把它们的精魂送到此处，才聚集凝结成了这酒的芳髓！

“现在你能静下心来听我说了，”她继续，“我要尽量让你明白我的话。我们的本性与你们太过不同，这对我们来说绝非易事。平常的男人女人终有一天会死，而我们，比如我——我们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可以长生不死。老去对你们来说是可怕的，但对我却是珍贵的渴求。我们年纪越大就越接近完美。你们的完美可怜兮兮，来得太快，时间太短；我们的却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我暂且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境界，尽管用你们的时间算，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具体多少年我从来没在意，永恒的事物是无法去衡量的。”

“很多男子来向我求过爱，但我从未爱过任何人。他们只是想囚禁我，他们追求我就像我城里的人追求价值连城的宝石一样。——可是当你找到我时，我终于遇见了一个真正的男人！我考验了你，你经受住了考验，你的爱情是真诚的！——虽然还远远达不到理想的程度——远远达不到我想要的那种爱情。你确实爱我，但还不是真爱。你怜悯我，但那不是爱情。这世上有哪个女人会为别人的怜悯献出自己的爱情？所以你那种爱让我憎恶。我知道，如果你看到我本来的样子，你一定会爱我——像其他人一样——以便能拥有我、占有我：但我不想！我希望有其他的方式来爱我！我要拥有一段可以超越绝望，抵抗冷漠、憎恨、嘲讽的爱情！所以我才戴上残酷、蔑视和忘恩负义的假面具。当我离开你的时候，我那样恶劣的态度，至少让你不必再出于怜悯而跟着我：因为我那时已经不再需要你！而你要么得顺我的意要么得放我走——以证明自己到底是无价之宝还是无能之辈！要满足我对爱的渴求，你就得跟着我，不求任何回报的，不指望得到感激甚至怜悯！——跟着我，找到我，仅仅只看我一眼就感到满足，并且能忍受我的坏脾气！——这场赌局失败的不是你，是我；我投降了。”

她娇柔地看着我，双手捂住脸。但我在她的娇羞中捕捉到某种一闪而过的神情，所以还不敢相信她。她这样坦白只是为了把我留在身边奴役我；她只是在迷惑我！

“美丽的公主，”我说，“请告诉我你是如何陷入如今这种邪恶的境地中。”

“有些事我解释不了，”她回答道，“要等你具备理解它们的能力时才行——那只有爱情达到完美的境界时才能办到。有些事物掩藏得如此之深，你甚至不敢奢望去了解。但你能问出来的问题，我必能以某种方式解答。

“我曾出巡探访我统治下的某个地方，那里住着一群野蛮的侏儒，他们强壮又凶悍，无视法律与秩序，反对任何形式的进步——那是一个邪恶的种族。我一人前往，毫无畏惧，没有意识到任何小心行事的必要。我没有察觉，就在你见到我的那条暖流边，有一个女人，她远不及我强大，也不是什么神仙魔怪，却在我身上施了你们所说的魔法——虽然调动的力量跟其它魔法用到的没什么不同，但它作用的主要领域却超出了有此种能力的凡人所能企及的范围。

“那时我在途中走到那条溪流，准备跳过河去——”

这时一丝尴尬浮上她的脸颊：我明白那是因为什么，但没有作出表示。在几乎感觉不到的停顿之后，她继续道：

“——你知道那河有些地方是很宽的！——但正当我跳起来的那一刻，突然感到一阵无法形容的冷意，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遭到攻击了，不过我知道那影响只是暂时的。之后我完全凭自己的意志爬到了树林里——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直到我看见你睡在那里，那只可怕的虫正贴在你脖子上。我爬到你身边，把那个怪物从你身上拿走，然后把我的嘴唇贴到你的伤口上。后来你开始苏醒；我就把自己掩藏在树叶里。”

她站起来，眼睛闪烁出人类的眼睛从未发出过的光芒，然后她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

“你造就的我现在全是你的了！”她喊道，“我要以从来没有女人能做到的方式回报你。我的权力，我的美貌，我的爱情都是你的：拿去吧。”

她在我面前跪下，抱住我的膝头，抬脸望着我。

这时我第一次发现她左手上套着一只大大的不合时宜的手套，我仿佛穿透它看到手套里的毛发和爪子。但我知道那是一只紧握的手——也许受了很重的伤。我又望向另一只手：那是极其可爱的一只手，如果不是那么讨厌她的话，我想我真的会爱上她。不愿被心中起伏的情绪所纠缠，我把眼睛转到一边。

接着她站起来，我还是一动不动地低头坐在那里。

“她对我可能是真心的！”我的虚荣心这样说。某一刻我差一点被迷惑，去陷入一个谎言编织的爱情里。

这时某个气味一阵阵向我袭来，那并不是空气有规律地轻微流动的味道。我抬头一看，她已经站在我面前，以一种看上去有些神秘气息的方式挥动着她可爱的双臂。

一声令人胆寒的吼声让我的心在困住它的胸腔中猛烈地撞击。雪花石不停地颤抖，好像即刻会裂成碎片。公主显出震惊的神色。

“我的酒对你来说太烈了！”她声音颤抖地说道，“我不该让你喝那么大一杯！去睡一下吧，等你起来再问我你想问的问题。——我跟你一起去：来吧。”

她在我前面引路，一边走上台阶一边说——

“我知道刚才那声吼叫让你受惊了！”她说。“我得承认，我也吓了一跳：那一刻我还担心她是不是逃出来了，但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那吼声在我听来——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好像是来自那只白色母豹。而且那是冲着我来的，不是公主。

她把我带到我的房间门口就离开了，脸上还带着微笑。但在她转身的一瞬，我在她美丽的脸上读到了深深的焦虑。

---

1. 西伯拉（Hybla）：西西里岛上的山脉，自古以养蜂业闻名。（译注）
2. 伊米托斯（Hymettus）：希腊雅典东南面的石灰岩山，罗马时代诗人奥维德曾描绘过山坡上的芬芳植物花草，自古以养蜂业闻名。（译注）

第二十六章
一场激战

我整个人瘫倒在床上，开始在脑中回放她告诉我的那些事。她忘了她自己，但她不小心吐露的一个词，除去了一点我当初在森林里发现她时产生的疑惑！那只母豹“跃过”那条河；公主卧倒在河岸上：流动的河水消解了她在自己身上施的魔法！她对自己旅途中所遇事物的描述揭示出当时小矮人们面临的急迫的威胁：我救了他们的死敌！

我刚刚得出这个结论就忍不住睡着了，那可口的美酒也许有可疑之处。

当我再睁开眼睛，已经是夜晚。一盏从房顶吊下的灯投射出清晰但不明亮的柔光，撒满了整个房间。一种令人舒畅的慵懒裹挟了我。我好像飘浮在海的怀抱——远离大陆的暮色中的海。这种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愉悦。我感受不到任何疼痛。这一定是死前的征兆！

没有痛感！——啊，刚刚那是怎样的一下剧痛！那样可怕的刺痛！直穿透我的心！又一下！那么锋利！——而且令人毛骨悚然！我不能移动我的手，把它放到心口上；有东西把我的手压住了！

那疼痛渐渐消除，但我整个身体似乎还无法动弹。某个邪恶的力量控制了我！——某个令人憎恶的东西！我想挣扎，但根本挣扎不了。我的意志痛苦地挣扎着，想要强悍起来，但徒劳无功。于是我放弃了抵抗，消极地躺在那里。这时我感到有一只温柔的手在我脸上抚摸，把我的头按到枕头里，同时有什么重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

这时我的呼吸变得更顺畅了，胸口的重压也消失了；我随即睁开眼睛。

只见公主正高高地立在我的床上，看着这个房间，好似梦游。她大大的眼睛清澈又平和，嘴上带着激情被满足后的神色，并从唇上抹去一缕红色。

我们四目相接，她弯下腰，用手中的手帕在我眼睛上戳了一下。就像刀刃划过，一时间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时传来一个重重的沉闷的声音，像是某种大型的四肢轻盈的动物低低地跳起然后落地的声音。我睁开眼睛，看见一条长长的尾巴华丽地扫过，随即消失在半开的门外。我立即跳起来追上去。

但那只动物就像是完全消失了一样。我冲下楼梯，跑进那个雪花石铺就的大厅。这时月亮高悬，整个房间就像是在月亮的里面，而且是一轮光线微弱、被太阳映得煞白的月亮。公主不见踪影。我必须要找到她：在她面前我还能保护我自己，她若消失我便无法做到！我是一只供她掠食的温驯的动物，是满足那个恶魔干渴的人形血源！她对我示好不过是为了更方便地利用我！我清醒的时候并不害怕见到她，但眼睛总有闭上的时候，她也总会来！看不到她，我就会感觉她无处不在，因为她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甚至现在也许就在某个神秘的梦境深处等着我！只有让她在我视线范围内，我才能感到安全！

雪花石的房间外漆黑一片，我只能靠手脚试探着向前。终于，我摸到一块帘子，我把帘子拉到一边，进入了一间黑暗的大厅。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庞大的无声的群体。我不明白也想象不到自己怎么能看出那个群体的存在，周围的墙壁、地板、穹顶都被笼罩在一种仿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那种黑暗比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更浓重；但我还是能分辨出，虽然只是隐约的，那个群体里相当数量的个体，他们被黑暗穿透、分割，又被包裹其中。似乎我的眼睛总是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我按了按眼睛，又仔细看了看，可所见的还是影影绰绰，丝毫没有变得清晰。黑暗和各种形状混合交错，只剩下沉默和一些不明所以的响动填满房间里宽阔的空间。所有一切都像在跳着一只隐晦的谜样的舞蹈，各种无法辨认的形状充斥着整个空间，不断在我眼前闪过。一下出现一个女人，她美丽的双眼嵌在骷髅头里向外望；一下是一个佩带武器的人形，坐在一匹骷髅马上；一下又是各种模样可憎、正往地下打洞的幽灵。这些群体不断移动、旋转、聚合交错，但我在它们的运动中看不到任何秩序和关联。如果说前一刻似乎还能隐约看出一些舞蹈似的形状和节奏，倾刻间也就消失了，我便又陷入疑惑之中。一大群的影子，跟它们看似更有形的实体反射出的变幻无穷的光线融为一体，又明显跟原本的实体独立开来，每一个实体都在随着它的影子移动。我四处寻找公主，但找遍整个疯狂变幻如万花筒似的空间都找不到她，也没发现任何显示她存在的迹象。她在哪里？在做什么？我漫无目的地四处寻找，完全没有人留意我。到最后我终于灰心了，打算转回头去别处看看。我摸到一面墙，然后用手摸着墙走，因为连面前的墙也还是看不到的。我摸索着向前，终于探到一处通往前厅的挂着帘子的门。

在黯淡的月光下，母豹的笼子成了一场争斗的战场。这争斗虽无声息却显得十分险恶。两个身形极为不同的物种，一个是人，一个是兽，他们的身体和四肢交缠在一起，让人分不清谁是谁，他们紧抱着翻来覆去，扭打成一团。争斗只持续了一刻，只见一只母豹走出笼子，无声地向敞开的宫门走去。我一边赶紧跟上去，一边转回头看了一眼：笼子里还有一只母豹，就像我第一次见到她那样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月亮已经升到半空，又圆又亮。前一晚我看到的那个没有实体的影子正穿过树木走向城堡的大门；他身后跟着一只母豹，那豹子还摇着尾巴。我跟在他们身后一小段距离外，像他们一样轻悄。他们一次都没有回头。穿过大门我们走入城中，月亮照耀着这座静默的城，看上去十分平静，那种平静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影子”径直走到我前晚曾经睡过的那个楼梯口脚下。他不停步地走上楼梯，母豹也跟上去。我加快了脚步，但马上便听到一声恐惧的叫喊，接着有什么柔软却有一定分量的东西掉在了楼梯上，我的脚下躺着一具尸体，发黑了又被碾压过，十分可怕，但还是能辨认得出，那是那个曾经带我回家又把我关在门外的妇人。我惊骇得动弹不得，那只有斑点的母豹重重地跑下楼梯，嘴里还衔着一个婴儿。我箭一般地冲出去，想要在她在楼梯脚转身之前抓住她；但就在那一刻，那只白色母豹突然从我身后冲出，像一道醒目的闪闪发亮的银光，在月色中跃起，扑到有斑点的花豹的脖子上，后者只得丢下孩子。我把孩子抱起，站在一旁看这两只母豹之间的交战。

那是多么激烈的一幕——一下这个压在上面，一下那个压在上面，双方都完全专注于这场激战，丝毫不理会周围其他声音的干扰，只听见她们自己发出的低沉的咆哮、呜咽的叫声和充满敌意的怒吼——之后就是爪子在地面的一阵急促的扒拉，她们互相推搡的同时还要留心脚下，奋力在硬石板上站稳脚跟！花豹比白豹的体型要大，我有点担心我的同盟；但我很快就发现，虽然她们谁都不比对方强悍，但白豹的耐力更好。她抓住对方的脖颈后就不放手。从花豹的喉咙深处终于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号，那哀号声快速地转变成女人最放肆的哭号，那叫声拖得很长，且越来越大声。这时那只白豹才松口，花豹便马上逃开，并以后肢支撑直立了起来。只见站立在月光里的却是公主，她白皙的皮肤上各种混乱的影子横冲直撞——豹子身上的斑点汇集、快速移动并逃到它们最后的藏身之处——她的眼睛里，斑点在交汇的瞬间便消失了。还有仅剩的几个，因为跑不过其他的而迟到，融入了她倾泻的蓬松长发，使她像月亮一样光彩照人，特别是当月亮的银盘上笼罩的那一层薄雾被风驱赶并吹散的时候——只有一点，在她白皙挺拔的脖颈根部，她对手可怕的牙齿咬过的每个地方仍在渗血，并汇成一条血痕。她转过身，以赫卡忒[注]一样的步态向前走了几步，随即倒在地上，全身又布满了斑点，然后她奋力往前一跃，远远地跳开了。

那只白色母豹也转过身对着我，接着向我猛扑过来，她粗暴地把我的胳膊扯开，婴儿从我怀中跌落，她接住孩子，沿着朝向宫殿大门的路飞奔而去。

---

1. 赫卡忒（Hecate）：希腊神话中的冥月女神，也是幽灵和魔法的女

神，创造了地狱，代表了世界的黑暗面。（译注）

第二十七章 寂静的泉

我转身向那只花豹追去，只瞥到一眼她爬上山顶朝宫殿大门奔去的身影。当我走到大厅，看见公主正把她先前脱在地上的长袍往身上披。她的伤口已经不流血，血痕也已经在她跑的过程中被风吹干了。

她看到我时，脸上闪过一丝愤恨，把脸扭向一边，随即又带着假意的微笑，看着我说：

“我遇到一点小事故！刚巧听闻猫女又来了我们这里，所以我下到城里想把她赶走，可没想到她还带了她养的一只可怕的怪兽：那畜牲扑到我身上，我还来不及击倒她就被她咬住了脖子！”

她说着打了个冷战，我不由又心生怜悯，尽管我知道她在撒谎。因为她确确实实受了伤，而且她的脸让我想起她在洞穴里的样子。我心中埋怨自己不该让她孤身作战，我猜我心里想的全表现在脸上了。

“傻孩子啊！”她又假笑道，“——你不是在哭吧！——你在这儿等我，我去一下那间暗室就回来。你给我找些可以抹在伤口上的东西。”

可我还是紧紧地跟着她，因为她离开我的视线我就怕她。

公主一走进房间，我就听到一阵好像许多人低声说话的嗡嗡声，接着，一块接一块地，房间里聚集的人群开始交替地被照亮，好像有一束光不停地从一个点扫到另一个点。一群接一群的人出现在光照的范围内，随即又沉入无处不在的黯淡中。当这一群人陷入黑暗时，这庞大集合的另一群又短暂地被照亮。

这时我突然发现，亮光中显现的一些场景对我来说居然并不陌生。我曾经身处其中，或曾窥探过一二，而且公主也做过同样的事：现在我能在每一个熟悉的画面中看到她的身影。在那个森林里的舞厅，长着骷髅头的舞者在草地上跳舞，那时公主就站在门口往里窥视！还有那场在邪恶森林里的战争，公主当时正是煽动者！而与此同时，我还是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她身后。这时她定住了，头垂到胸前。混乱的低语声还在继续，混乱的色彩与形状的变换也未停止；那束光线还在旋转，照出各种景象，最后落在那个荒原的地洞上。只见公主正在那里来回走动，徒劳地想要把周围的雾气裹在自己身上！当那个年迈的图书管理员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忍不住吓了

一跳：只见他走向公主，站在她面前凝视了她一会，公主就倒下了。接着她的四肢从身体上脱离不见，整个躯体也随之消失了。

一声放肆的尖叫响彻这个有回音的房间。随着她幻影的倒下，公主自己，之前一直像一尊雕像一样挺立在我面前，也重重地跌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我立即转身走出了房间：我可不会再想办法救她了！当我站在笼子边还在全身发抖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刚才那一片漆黑的房间其实是公主的大脑！——只见那母豹的尾巴轻弹了一下。

正当我还在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只听见身边传来公主的声音。

“现在来吧，”她说，“我要向你展示我希望你为我完成的事。”

她带我走进庭院，我茫然地跟着她。

月亮快升到天顶了，她现在发出的银色光芒像是比不在场的太阳发出的金色光芒还要耀眼夺目。公主带我穿过一排排的树木，来到其中最高的一棵，就是正中间的那棵。它跟周围的树不太一样，枝干在顶部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个枝叶丛，往下看去就像一个冷杉球果。公主站在离树很近的位置往上看，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那个树顶长着一朵小花，可以立即治愈我身上的抓伤！本来我可以暂时变成一只鸽子飞上去摘下它，但我在树丛中看到一条蛇，要是蛇咬了变成鸽子的我，那比老虎咬了我更严重！——我真是太痛恨那个猫女了！”

她飞快地转向我，展露出她最甜美的微笑说道，

“你会爬树吗？”

她的笑容随着她短暂的问话而结束，换上了一副忧伤痛苦的表情。我本该任她忍受痛苦，但她把手放到脖子上伤口的动作又打动了我。

我打量了一下这棵树，从树底一直到树顶，都有向外生长的枝干，就像棕榈树叶子凋落后的样子。

“我应该能爬上去。”我答道。

“不要光脚爬！”她回应道。

在我急切地想要追上消失中的母豹时，不小心把拖鞋落在自己房间了。

“没事，”我说道，“我早就已经是光脚了！”

我又看了看这棵树，视线沿着树干一直往上，直到消失在顶端的树丛内。月光像银白色的泡沫，投注在这粗糙不平的树干的各处。一阵轻风吹过树顶，发出如水轻轻滴落池中的潺潺声。我走向大树，正准备向上攀登，公主叫住了我。

“我不能让你光着脚去！”她坚持道，“要是你从树顶上跌下来可是会丧命的！”

“被蛇咬一口也是会丧命的！”我答道——尽管其实我并不相信那里有什么蛇。

“蛇才不会咬你！”她说，“——你等一下。”

她从自己的外套上扯下两片汇拢在前面的大花边，然后单膝跪下，让我先伸左脚，再伸右脚，用那厚厚的绣边把我的脚分别包起来。

“公主，绑带留得太长了！”我说。

“我没有工具把它们剪掉；不过也没那么长，不会缠住的。”她答道。

于是我转身面向大树，开始往上爬。

在布里卡城，日落后不会像这个国度的其他某些地方——特别是教堂司事的小屋那一带——那么冷；可我只往上爬了一小段，就开始感到寒冷的侵袭，而且越往上越冷。当我爬到树顶的枝叶间，那种寒冷也达到了顶峰。我冷得发起抖来，手脚似乎都没有了知觉。

这时四周无风，枝叶没有任何的晃动，但随着我越来越接近顶端，我开始感觉到一种奇怪的不稳定感：每一根我踏上或抓住的树干似乎都有马上断掉的倾向。当我终于把头伸出顶端的树丛外，准备在一览无遗的月光下找寻那朵花，却瞬间发现自己居然从头到脚都是浸湿的，紧接着下一秒就像是被扔进了汹涌的水流中。我拼命地挥舞四肢，同时感觉自己在往下沉。我被水流抛上掷下，左旋右转，一次次地被席卷，消停了一会，又被卷到另一个方向并向上抛起。我陷得越来越深，感觉透不过气来，嗓子里发出汩汩的声音，好像就快要窒息。最后我终于跌落到坚实的地面。

“我告诉过你的吧！”耳边响起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

第二十八章
我沉默了

我抹掉眼里的水，只见乌鸦正站在一个大石盆的边上，冷静地俯视着我，身上光洁的羽毛反射出破晓时冷冷的光线。而我正仰卧在水中，靠手肘支起身体，只有脸露出水面。我看到自己身处一个大大的喷水池里，正是我家草坪中央由我父亲建造的那个。它厚重的有金属光泽的柱子在上方闪着微光，随着一股向上涌出的急流，直伸入一百英尺的高空，喷出的水流即刻四散成泡沫状的水花。

我被乌鸦话语中的冷淡惹恼了。

“你什么都没告诉我！”我说。

“我告诉你不要做任何你不信任的人叫你做的事！”

“啧！我一介凡人，怎么记得住那么多？”

“那你将不会忘记遗忘的后果！”乌鸦先生答道。他站在石盆边上，微微倾身，向我伸出手。

我拉住他的手，立刻就跟他一起站在了草地上，身上滴滴嗒嗒地淌着水。

“你要尽快换衣服！”他说，“就算你这样湿漉漉地出现也不能说明你从哪里来——虽然现在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寻常；但在这里，弄湿可是会带来不便！”

他又变成了一只乌鸦，迈着带着些许威严的步子，向我家的宅子走去，宅子的大门是敞开的。

“我身上也没什么可换的了！”我不由地笑起来，在爬树之前我就已经将身上的长袍丢在一边了。

“我也好久没换毛了！”乌鸦说。

宅子里的人好像都在沉睡。我去到自己房间，找出一件睡袍换上，然后下到藏书室。

我进去的时候，图书管理员也正好从那个钉着小书架的壁橱走出来。我卧

倒在沙发上，乌鸦先生拉过一把椅子，坐到我旁边。有一两分钟我们都没有说话，最后还是我开口打破了沉默。

“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说。

“好问题！”他回答，“没有人知道某件事物是什么，只能去了解它意味着什么！而能不能了解，取决于这个人要利用它做什么。”

“我还没有利用过任何东西呢！”

“利用得不多；但你掌握了事实，已经很不错了！大多数人穷极一生，最后只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学到，做得就更少！至少你有为他人所用的愿望！”

“我的确想为那些孩子们——我指的是那些我珍视的小矮人们做些什么。”

“我知道——然而你一开始就走错了！”

“我不知道正确的路该怎么走。”

“那也是——但是不知道也只能怪你自己。”

“我会相信你告诉我的一切——一旦我能明白那些事的意义。”

“当初你要是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就会知道正确的路在何处。一个人若不从当下出发，采取相应的行动，那就得绕远路去找寻他的使命。”

“的确我绕了很远，结果还是原地打转，因为我没有找到我的使命！我离开孩子们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却只了解到他们身处险境。”

“当你跟他们在一起时，其实就处于能够帮助他们的最佳位置：结果你丢下了自己本该做的事，反而四处去找！智者才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傻子要得了教训，才知道应该立刻回到原来的地方！”

“先生，你的意思是，我跟小矮人们待在一起就已经可以帮助到他们了？”

“你离开他们能教给他们任何东西吗？”

“不能；可我怎么能教他们？我都不知从何教起，况且他们的智慧远在我之上！”

“那倒是。你并不是可以用来衡量他们的标杆！毫无疑问，假如他们知道了你所知的一切，还不用算上那些你本该知道的，他们就会远超你——远

得看不见！但你也看到了，他们没有成长——或者说成长得实在太慢，以至于他们都没有一个成长的概念！他们甚至害怕长大！——你以前没有见过长不大的孩子吧！”

“可是我并没有权力让他们成长！”

“但你也许已经破除了他们成长路上的一些阻碍！”

“什么阻碍？我完全不知道。我之前确实想过也许是缺水的问题！”

“当然是那个！他们连哭都哭不出眼泪了！”

“如果是为了那个目的，我宁愿他们得不到水！”

“你当然会——那是所有愚蠢的慈善家的目标！可是，韦恩先生，如果不是因为你曾在那里流过眼泪，你的那个世界也就永远不值得被拯救！你承认你想到他们需要的可能是水，那为什么不为他们挖一两口井？”

“我从来没想到！”

“地下水的声音传到你耳朵里的时候也没想到？”

“我想我是有过一次那种念头，但我担心那些巨人会伤害他们。那也是我自己对那些野蛮人百般忍让的原因！”

“是的，你几乎使那些高贵的小生灵害怕起那些蠢笨的‘皮囊’来！他们一直喂你食物、安慰你、崇拜你，可你却一直屈服于做那些野蛮人的奴隶！那些可爱的生灵把你当作他们的英雄，可你在他们面前却表现得像个懦夫！这是你对那些小矮人做过的最恶劣的事。他们把心掏给你；你却给他们一个没有灵魂的自己！——现在你也许已经使‘皮囊’们成了森林的砍伐者和水源的占有者，小矮人们过得更艰难了！”

“恐怕事实的确像你说的那样，乌鸦先生！可我当时确实担心知道得多了会对他们造成伤害——让他们不那么天真无邪、单纯可爱。”

“他们并没有给你那样担心的理由！”

“难道一知半解不是件危险的事么？”

“那只是你的世界里喜闻乐见的错误观念之一！即使是人类最广博的知识，其实不也是一知半解么？难道它也因此变得危险了？崇拜‘知识本身就是伟大的’，才会使任何程度的知识都比任何程度的无知更危险。即使知晓

了一切也并不代表伟大。”

“至少我是出于爱而不是怯懦才去为那些巨人服务的！”

“我同意。但你服务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小矮人，而不是巨人！你应该给他们水，他们就能很快让那些巨人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同时你还可以命令巨人们砍掉他们三分之二的粗劣果树，把地方让给那些优雅可爱的小人们！你已经失去了帮助‘爱人’们的机会，韦恩先生！你只是自以为是地对他们各种猜测，却没有真正地帮助他们！”

第二十九章
波斯猫

我一声不响满怀羞愧地坐在那里。他说得对：我对小矮人来说并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好邻居！

乌鸦先生继续说道：

“你同时对那些愚蠢的蛮物也犯了错。对他们来说，奴役是一种进步。你可以从他们的树上折根树枝教训他们一下，有几次这样的教训对他们来说是无价的财富。”

“我不知道他们原来是懦夫！”

“有什么区别么？一个要凭借他人的怯懦来决定自己要不要行动的人，本质上就是个懦夫。——恐怕会有更糟的情况发生！之前小矮人也许还能保护自己不受公主的伤害，更不用提巨人——他们一直足够强劲，可以保护自己；所以他们才敢笑话那些巨人！可现在，鉴于你跟公主的关系，——”

“我憎恶她！”我叫道。

“那你让她知道你憎恶她了吗？”

我又无言以对。

“你甚至对她都不忠实！——我们先静一静！恐怕从喷泉那儿开始我们就一直被人跟踪了！”

“我没看到任何活物啊！只有一只看上去不太体面的猫刚刚窜进了灌木丛。”

“那是一只长相很大气的波斯猫——但全身湿透，满是泥污，以至于看上去——比‘不太体面’还要糟糕！”

“你在说什么，乌鸦先生？”我嚷道，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扼住了我的喉咙。“这宅子附近确实有一只美丽的蓝色波斯猫，但她一听到水声就会逃走！——她之前会不会是在追赶喷水池里的金鱼？”

“我们等着瞧吧！”图书管理员回道，“我对某些种类的猫略有所知，房间里有某样东西会揭开这只猫的真面目，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站起来走到壁橱门前，从上面取下那本残缺的书，又回到我身边坐下。我盯着他手中的书：那是一本完整的书，没有缺失，保存完好！

“原来缺的那半本到哪儿去了？”我惊呼。

“插到我的藏书室去了。”他答道。

我冷静下来。再多追问也不过是石沉大海，而且可能也没时间了！

“听着，”他说，“我要读一两节诗。这里有个人，我猜，大概不会喜欢我读的内容！”

他翻开羊皮纸封面，又接着翻了一两页。羊皮纸制的文稿随着年代久远已经褪色，有一页纸上三分之二的面积都覆盖着一大块深色污渍。他略过这一页，好像在找一首长诗里的某一个段落。翻到大概书一半的位置，他开始读起来。

我接下来叙述的——并不是他当时读的内容，而是他的阅读给我的感受。那首诗似乎是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言写成，可是我却又完全能听懂，虽然我写不出那些词，意思也只能说出个大概。以下这些片断，则是他所读的在我脑中穿过后，最终成形的样子：

“若我能找到

不信其所见所感

却知晓一切之人，

我将从他身上吸取精髓

以获得感官实体，

再依照其灵魂深处之幻想

为自己裹上衣装！”

他翻过一页，继续道：

“我是集万千女子于一身的尤物，

世间男子的魂魄都被我摄去，

此乃天下女子天资所不及，

我能达成之事，

天下女子从不曾

亦永远无法企及；

我，女人中的女人

不论庙堂之远或闺房之内，

都无与伦比，艳压群芳。

“尽管他不曾看见或听见我，

尽管他的手触不到我的指尖，

尽管我的呼吸不曾一次撩动他的头发，

但我能束缚他的头脑和筋骨，

这种深入骨髓的羁绊

死神也无法解开——

一生都将如此

希望遥遥无期。”

他又停下来，翻过一页，再继续：

“我躺在他身边，无形无状

亦无呼吸、视觉和感觉，

只有意识，

我令他陷入爱情——然而他所渴求之物

他并不明了——这个不可名状之物

会否只是自身创造；

只因我曾真真切切

向他的灵魂唱过一首无声之歌；

在他的心上放了一个无心之物，

他献出所有，使我得以人形，

但我不予回馈；

最后我将洞穿他的理性，

因此首先要潜入其思想。

“啊，能征服爱情者，舍我其谁！

谁亦能令男人心甘情愿俯首称臣！

生命的震颤，伴随着愉悦的惊呼，

又在我体内涌动，并渐渐苏醒成形！”

房间某个角落传来一声诡异的令人生厌的猫叫声。我警觉地用手肘支起身子，四下查看，但什么也没看到。

乌鸦先生又翻过几页，继续念：

“我猛然惊醒，

不知这骇人恐惧来自何处——

它不像四周盘踞的蛇，

而如同一层湿气，腐坏阴郁，

充斥心灵魂魄，穿透胸襟头脑；

我静躺于这磨人的疑惑中，

怯于拷问其来源究竟。

“我知晓自身过去一切，

但不知自己当下何为；

我不知自己现在何物，身在何处；

只知自己曾经模样：眉头额间

还能感受那已消失的触觉！

我昏迷、死去、又活在绝望中；

拥有生命又蔑视生命

甚至将其赶尽杀绝！

“我深知自己曾身为女王，

头上或光环闪耀，

即使最幽深的黑暗也无法征服——

我的脖颈、手臂、腰带同样光彩熠熠；

男人们声称我即使双眸紧闭

其光芒亦使镶银边的钻石黯然失色。”

这时我又听到那瘆人的仿佛十分痛苦的猫叫声。我又看了看周围，还是看不到任何身影和动静。乌鸦先生好像倾听了一会，又翻了几页继续下去：

“湿漉漉我的金发

污浊我洁白玉手：

只为那湿发快些剪掉，

我便以为我新采的红宝石相赠，

尽管这些宝石举世罕见，

无人曾将其佩于腰间！

为牛角杯中的一口水，

为再呼吸一口气，

我送出了珍贵的蓝宝石！

“甚至，我还献出猫眼石，

换取农家女素净粗布外衣一件：

因我的殓衣已腐蚀殆尽！

我曾听到公鸡

于葬我的绿坡上啼叫。

那叫声穿过土层变至沉闷，

到我耳中似幽冥的嘲弄。”

那只畜牲的号哭声又起了。

“我想有什么邪恶的东西进了这屋子！”图书管理员边说边向四周扫视了一圈，接着再翻过一两页，读道：

“我以牛奶蜂蜜沐浴，

沉浸在那玫瑰上抖落的

纯净的无根之水中，

再涂以琥珀色甘松香。

自我出生，从未长过斑点，

更勿论痣或伤口

亦没有因短缺皱起的眉头，

或任何一缕冗余的发丝。

“逃离冷酷白光，我独坐一方——

不在日光下，因我畏惧他灼人的光线，

但明镜调和了太阳的威力，

又将我投入那光芒中；

沐浴在柔和月光里，

我的皮肤渐染成象牙白。

“然而，如今四周黑暗一片，无处不在！

我的双眸甚至不能发出幽灵般的闪光；

手指萎缩陷入疲软的皮肉；

身体死一般地躺在恐惧中，

像某种黏腻混杂之物将我包裹——”

随着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只见一只巨大的白猫从某处飞快地钻出，她粘湿的毛发一丛丛竖起，尾巴像绳索一样粗，眼睛闪着绿髓样的绿光。她扑伸的爪子一路相互牵绊，笨拙地爬过地毯，向烟囱跑去。但图书管理员的动作像思想一样快，他把手稿扔到猫和壁炉之间。那只猫立刻蹲下

来，紧盯着那本书。图书管理员的声音又响起来，仿佛还在读那本书，眼睛也同时聚焦在那本书上：

“啊，两个世界！合二为一，如此奇异，

又如此遥远，无法衡量！

哦，若我无体无形，只一人独活，

并保护我心不受污秽侵袭，

便能逃脱这溃烂和痛苦，

这半死半活的命运，

这痛苦中无穷尽的呻吟！”

听到这些话，那只猫发出一声惨叫，那是一声长长的痛苦的哭号，那叫声如此惨烈，我们一时间都听不到其他声音。等叫声停止，乌鸦先生走到壁炉旁，拣起地上的书，就站在那只猫和壁炉之间，一直用手指着她。那只猫随即趴下来一动不动。接着乌鸦先生从壁炉里拿出一根半燃的木棍，在地上画了个符号，又把文稿放回地上，脸上的神色像是在说：“现在我们把她拿下了，我想是的！”他走回那只猫跟前，俯视着她，用淡定又庄重的语气说：

“莉莉丝，你去实践你邪恶意念的途中经过这里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到谁的手里吧！韦恩先生，当上帝创造我时——并不是像那些缺少智慧的人说的那样，从虚无中造出来，而是从他自身无尽的荣耀中——他还给我带来了一位闪耀着光华的天使来做我的妻子：就是现在趴在那里的那个！她脑中第一位的永远是‘权力’；她觉得跟我结合、为赐予她存在的上帝生育更多子嗣，都是一种奴役。一个孩子，她还是生了；但她以为是自己创造了那个女孩，就因此膨胀起来，要我在她面前下跪膜拜！可是她发现我只会爱她尊重她，却永远不会服从、仰视她，于是就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从我身边逃走。她逃到异族的军队中，很快就虏获了有权势的‘影子’的心，‘影子’变成了她的奴仆，对她言听计从，还让她当上了地狱的女王。她现在是怎样的情况，她自己最清楚，但我也了解。她害怕和憎恶自己诞下的那个孩子，想要杀掉她，并且宣称自己有权力——那当然是谎言，处决上帝通过她的身体带到他新世界的生命。至于创造，她知道的不会比固定形状的水晶球或靠分裂繁殖的虫类要多。她是上帝造出的最卑劣的生物，靠吸食男人的精血、生命和魂魄存活。她吞噬和杀戮，却无力毁

灭和创造。”

那只畜牲还是一动不动地趴着，绿宝石般的眼睛发出火一般的红光，死死地盯着说话之人：他的目光也死死地注视着她，使她移不开眼睛。

“之后上帝又赐给我另一个妻子——不是一个天使，而是一个女人——跟这个比起来简直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差别。”

那只猫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然后开始变大。她越变越大，最后变化成那只有斑点的母豹，发出让整栋房子震颤的怒吼。我吓得跳了起来，可乌鸦先生看上去眼睛都不眨。

“她的叫声不过是出于嫉妒心，”他说道，“自发的、挫败的、无用的嫉妒心；因为我现在就站在这里，是她的主人，而她之前还不想要我做她的丈夫！同时我美丽的夏娃还活着——希望她生命永驻！她憎恨的那个女儿也还活着，但不是像她邪恶的想法那样，有一天会带来她想象中的所谓毁灭——因为即使邪恶如莉莉丝，也会因生育下一代而得到救赎。她还幸灾乐祸于我的凡人妻子把我跟她都拖入绝望中，还给我生了无数生活在悲惨中的子孙后代；但我的夏娃懂得悔过，而且现在变得比任何女人或天使更美丽，因为她整日辛劳、受苦受难都是在养育我们天父的子孙。我也有忏悔，并且因此得到了恩赐。——你，莉莉丝，虽犹未悔悟；今必须为之。——告诉我，你伟大的‘影子’相貌如何？你是否知晓，你的美貌能行到几时？——你若知晓，就回答我。”

这时我才终于懂了，乌鸦先生原来就是亚当，最古老也是最新的人类；而他的妻子，打理死亡之屋的那位，就是夏娃——人类之母，新耶路撒冷夫人㊟。

此时母豹爬起身，她身上的斑点又开始闪烁并消散，最终公主光彩照人地站在那里。

“我就是美——而且不朽！”她开口道，看起来就是她本来该有的女神的样子。

“就像一丛焚烧后的灌木那样，化为灰烬，”那个曾是她丈夫的人答道，“——你右手下面是什么？”

她手臂横在胸口，手按在身侧。

一丝痛楚闪过她美丽的面庞，转瞬即逝。

“那只不过是一个还没消去的豹纹斑点！很快就会跟那些已经消掉的一样消失的。”她答道。

“你是美的，因上帝造你，但你是罪之奴隶：把手拿开。”

她的手垂了下去，手落下的同时盯着他的眼睛，眼神尽管流露出些许怯懦，但依然凶悍，并没有就此屈服的意思。

他盯着那个斑点看了一会。

“那斑点不是在豹子身上的，是在你身上！”他说，“它永远不会离开你，直到它侵蚀掉你的心，直到你的美貌从那个伤口全部流尽！”

她低头看了一眼，打了个寒战。

“莉莉丝，”亚当说，这时他的语气又变成了温柔的恳求，“听我的，忏悔吧，上帝创造你，亦会洁净你！”

她的手颤抖着又回到身侧，脸色十分阴沉，接着发出一声惨叫，那声音好像是知道希望已越来越渺茫。惨叫又逐渐拉成了嚎叫，她躺在地上不停地扭动挣扎，又变成了一只满身斑点的母豹。

“你筹划的邪恶，”亚当继续说，“将永不会为你所有，莉莉丝，只因善，而非恶，才是世间真谛。善恶之战或将永久，但终有尽头：在永恒之晨的黎明，时间消逝，你将如何？忏悔吧，我恳求你；忏悔吧，再做上帝的天使！”

她爬起来站直了，又恢复了女性的形象，说道：

“我不忏悔。我将饮你子孙之血。”本来我一直盯着公主，亚当开口时，我望向他：只见他高大地挺立在公主面前；面孔有了变化，声音也变得可怕。

“跪下！”他厉声道，“否则，借我所赐之力，我将融化你的骨骼。”

她倾倒在地，不停地变小，最终又变成了一只灰色的猫。亚当拧住猫脖子将她提起，拎到壁橱跟前，扔了进去。他又在门槛上画了一个奇怪的图案，然后关上门，上了锁。

走回我身边时，他又恢复了老图书管理员的样子，看上去又哀伤又疲累，我瞥到他偷偷地抹去眼里的泪水。

---

1. 新耶路撒冷：《圣经·新约》之《启示录》中，约翰在异象中所见从天国降临到地球上的神的城市名称（《启示录》21:2）。（译注）

第三十章
亚当的解释

“我们得提高警惕，”他说，“否则她又会骗过我们。她可是连那些百里挑一的人都愚弄过！”

“我们要怎么提高警惕？”我问道。

“方方面面，”他答道，“她害怕她的孩子，所以就憎恨她。就在这座房子里，她正赶往去摧毁她孩子的路上。孩子们的出世在她眼里就是父母的死期，每一代新人都是上一代的敌人。她女儿在她看来就是一道敞开的沟渠，她的永生不朽——她认为那是她天生的——会从那里迅速流失：为了把那个开口堵住，几乎从孩子一出生，她就带着一种势不两立的敌意在搜寻她。但迄今为止她所有图谋的结果就是，在她宣称主权的领域，出现了一块孩子们的聚居地，她女儿就是那里的核心、首脑和庇护者。我的夏娃非常想要照顾那个孩子，她会像对自己的头一个孩子那样对她好，可是我们那时已经无法管教她：她被带到了野外，多年来我们对她的命运一无所知。但她还是在上天的眷顾下养大了，而且还有小天使作她的玩伴；她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直到有一次在树林里发现一个婴儿，她的母性被唤醒了。在那之后她又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婴儿，而她的母性还未穷尽。她全副身心都扑在照顾孩子上，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母亲。她在孩子们中的权威无需索求，完全自动自觉，但她自己却意识不到。除了出于警惕和关怀，她也从不动用自己的权威。她已经忘了没有他们时的生活，还以为自己也是从树林来的，是这个家族的始祖。

“你救了她和他们的敌人的命；所以你的命应该属于他们。公主本来是要去毁了他们，但在过河时遭到了命运的报复。如果你那时不去救她，她本来是会死的。但你救了；之后她就会在小矮人中大发淫威，如果她敢再次跨过那条小溪的话。不过还是有一条路可以穿过三维的世界，到达那个小小的幸福之地；只是她杀死了自己之前的身体，从那个躯壳里脱离了出来，除非跟属于那个世界的人有亲身接触，否则是无法再进入那个世界的。而你正好提供了这个机会：她从未，在之前漫长的年月里，有过这样的机会。她的手，那么轻盈的触感，曾经就贴在你包住的某一只脚上，跟着你一步一步往上爬。现在就在那个壁橱里，她正等待着机会，随时逃走。”

“可她不可能知道那扇门！——至少她不可能知道怎么打开它！”我说，但

我心里却不像嘴上那么自信。

“嘘，嘘！”图书管理员举起手示意，轻声说，“她的耳朵能穿透任何东西！——你得马上走，去我妻子的小屋。我留下继续看守她。”

“让我去小矮人那里！”我喊道。

“小心了，韦恩先生。去我妻子那里，按她说的做。”

他的建议并不吸引：反正怎样都已是太迟，为何还要匆匆忙忙？如果不是为了保护那些孩子，我为什么要走？是啊，即使现在我对他的信任也只足以让我向他提问题，而不是服从他！

“先告诉我，乌鸦先生，”我说，“为什么，在这么多地方中，你偏要把她关在那里！我从你家逃走那次，就是立刻进入了那个壁橱！”

“那个壁橱跟其他任意地方相比，不会离我的小屋更远，也不会更近。”

“可是”，我又绕回来，因为不解，我无法被说服，“为什么你可以随意从那扇门上取出一本完整的书，而我看到的、拿到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你刚刚告诉我，伸到你的书房里了：可你把它放回书架时，它不是又伸到那边去了吗？那么这两个地方，同一本书的两个部分能同时出现的地方，不是应该离得很近么？难道说这本书的其中一部分是在这个空间的，也就是‘某处’，而另一部分不在这个空间，也就是‘无处’？”

“抱歉我无法跟你解释这些，”他答道；“你也没有理解这些的资质。所以不仅这种现象你无法明了，它的性质你也理解不了。即使我也不过是参透了其中一二。而与此同时，你又一直在经历你不理解、也理解不了的事物。你以为你理解了，但你的理解不过是出于习惯，不再感到惊奇而已。你接受也不是因为你理解了那些事，而是不得不接受：因为那些事物就在那里，跟你发生各种斩不断的联系！事实上，人什么也理解不了；当他知晓某事，也不明白那只是他踏出的蹒跚的第一步——而且不是向着理解去的，而是向着某一天能具备理解的能力去的。这些事情你还没习惯，所以你觉得自己不懂。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能在此帮助你理解；但我也许能让你多一点信任！”

他走到壁橱门口，低低地吹了声口哨，然后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片刻后，我听到，或者说好像听到，一阵轻轻的翅膀发出的扑扑声，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白鸽栖在画像上方的书架顶上，一会儿之后又飞到乌鸦先生的肩上，把头靠在他脸上。我只能凭他俩头部的动作才能判断他们是在说话；但耳朵里什么也没听见。我眼睛一刻都没有从他们身上转开，突然那只鸽

子就不见了，乌鸦先生又走回他的座位。

“你为什么吹哨？”我问他，“这里的声音跟那里的不是一回事吧！”

“确实，”他答道，“我吹哨只是让你知道我叫了她。她听到的不是哨声，而是哨声代表的指令。——不能再拖了：你必须走了！”

“我马上走！”我说着就向门口走去。

“你今晚要睡在我的客栈！”他这样说，不是询问的语气，而带着些许威严。

“我想去孩子们那里，”我答道，“但如果你坚持的话——”

“我确实坚持。不这样做你什么都无法达成。——我跟你走到镜子那，送你走。”

他站起来。这时壁橱里突然发出剧烈的响动，像是母豹在狠狠地撞向那扇沉重的门。我望向我的同伴。

“来吧，来吧！”他唤道。

我们还未走到书房门口，身后又传来一声长长的悲鸣，还夹杂着爪子在坚硬的橡木板上用力划过的声音。我迟疑了，微微转过身。

“想想她一个人躺在那里，”我低声道，“——身上还有那么大的伤口！”

“没有什么能愈合那伤口，”乌鸦先生叹了口气，“那终究会蚕食到她的心脏！消失并不是邪恶的终结。只有邪恶的死亡才是好的。邪恶的事物一定是跟邪恶共存的，除非它想变好。变好的过程就是泯灭邪恶的过程。”

我沉默不语，直到某个我辨不出的声音追了上来。

“不会是她挣脱了吧！”我叫道。

“赶快！”他喊道，“你一走我马上来，我把那些镜子弄乱了。”

我们迈开腿跑起来，等跑到阁楼那个木质小隔间，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乌鸦先生抓住链条，调整天窗的角度，然后把镜子按相应的位置摆好，跟我并排站在那面立着的镜子前。我已经可以看见迷雾中隐约显现的山脉。

随着一声恶魔般的号叫，一头高大的身上有斑点的母豹飞快地冲向我们，把我们撞开，像跳进一扇开着的窗户那样跳进镜子里，然后很快低低地匀

速飞奔而去。

我沮丧地望了一眼我的同伴，随即也跳进镜子，向母豹追去。而他在我后面慢悠悠地走进来。

“没必要跑，”他叫道，“反正你追不上她的。这才是我们的路。”

他边说边往与母豹相反的方向走去。

“她的法力比我所知的还要大！”他默默地补充了一句。

“我们要尽己所能！”说完我继续向前跑，但看着她的身影在远处越变越小，我终于灰了心，停下来转头向乌鸦先生走去。

“我们当然要尽力，”他说，“我妻子已经通知了玛拉，接下来她也会出一份力；但你得先睡一觉：这是你应承过的！”

“我不会违背承诺。但睡觉肯定不是现在最首要的！肯定的，当然的是，行动应该放在休息之前！”

“一个人做不了任何不适合他做的事。——看！我不是跟你说玛拉也会出力的吗？”

我望向他指的方向，只见一个白点呈锐角向母豹跑过的路线追去。

“她在那儿！”他叫道，“斑点豹很强悍，但那只白色的更强！”

“我看过她们打斗：结果可没有那么绝对。”

“你那双从未好好休息过的眼睛怎么看得出来？公主只是不愿承认她输了——她从不承认——她只是打不过就跑！要是她真的承认自己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承认‘用脚踢刺是难的’[注]，她的黎明才算来临！来吧，来吧！既然不能行动，就必须赶快休息！”

---

1. 出自圣经《使徒行传》9:5，26:14。（译注）

第三十一章
教堂司事的老马

我呆望着白色母豹远处的最后一点光亮也渐渐消失，只能转身跟从我的向导——但心中并不十分情愿。我要睡觉作什么？道理在哪个世界都该是一样的吧，明明时间在召唤着活着的人，却要去跟死人躺在一起，这是何道理？另外，没有人会叫醒我，那我如何确定我能早点醒来——甚至会不会醒来？——在那屋子里睡着的人无视时间的流逝，从早上到中午，又从中午到晚上，他们一动都不动！我这样低声说着，脚步却又跟随着乌鸦先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图书管理员沉默地走着，我一言不发地跟着。时间和空间在我们身边流过。太阳西沉，天色渐暗，我开始在空气中感受到来自死亡之屋那不断蔓延的寒冷。我的心沉了又沉，发现那个瘦削的着长大衣的身影开始逐渐消失，最后他大步穿过石楠花丛时发出的嗖嗖声也听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乌鸦轻拍翅膀的声音；时而有一只萤火虫或发光的蝴蝶升到黯淡无光的空中。渐渐地月亮出来了，它缓缓地划过远处的地平线。

“你累了么？韦恩先生？”乌鸦说着降落到一块石头上。“你得要认识一下这匹马，它会在早上来驮你！”

他又黑又长的鸟喙吹出一个怪怪的声音，半升的月亮上就出现了一个点，耳边随即传来马蹄飞驰的踢踏声，一两分钟后，从月亮的圆盘里低低地疾驰出一匹令人惊骇的马。他的鬃毛在身后飞舞，就像与风搏斗的浪尖，被打散在海里，碎成一片灰白的浪花，他马尾的摆动不断挡住月亮的视线。

他看上去有十九手[注]之高，骨架巨大，膘肥体壮——这是一匹高贵的马，连死神都可能选它做坐骑，骑着它驰骋天下、大开杀戒！月亮似乎都对他带着敬畏；在她惊慌的光芒中，他看上去就是一具骸骨，只松散地用绳子系在一起。虽然身形大得惊人，但他行动起来就像长了翅膀的昆虫那么轻盈。他离我们越来越近，同时也放慢了脚步，四下飞舞的鬃毛和尾巴也定了下来。

要知道我不仅仅是一个赏马之人，我热爱我见到的每一匹马。除了买马我从不乱花钱，而且只买不卖。所以当我看到这匹强悍的马，看似可怕，却唤起了我心里想要拥有它的渴望。这纯粹是一种贪念，不，应该说是一种赤裸裸的欲求，这在任何地方都是邪恶的东西。我不是说我想要把他偷走，而是说尽管他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可以的话我会把他买走。我伸出手

抚摸他突出的骨头，骨头把皮撑出了凸起的一块，他的皮毛薄而光滑，像丝绸一样亮——亮得能反映出月亮的形状；我抚摸着他尖尖的耳朵，在他耳边低语，然后往他红色的鼻孔里吹了口气。他也往我鼻子里吹气作为回应，我们互相表示了喜爱。他长着怎样的一双眼睛啊！那蓝色的朦胧的眼睛仿佛属于亡者，每只眼睛后都有黑色的煤块在燃烧！乌鸦的翅膀半张着，满意地看着我对他雄壮的马表示爱慕。

“这样很好！跟他交朋友，”他说，“他明天会更好地驮着你走！——但现在我们要快点回家了！”

我想要骑这匹马的渴望已变得十分热切。

“能不能让我骑一次，乌鸦先生？”我喊道。

“当然可以！”他回答道，“骑上去，然后骑回家。”

这匹马亲昵地低头至我肩膀处。于是我反抱住他的鬃毛，借助了几处突起的骨头的位置，爬到了他的背上。

“他会跑得比世上的任何豹子都要快！”我叫道。

“晚上就不一定了，”乌鸦说，“路不好走。——不过来吧，现在落下的之后会赶上！等待比追逐更难，但回报更丰厚。去吧，孩子——直接去我的小屋，我马上就到。看到她的子孙坐在那匹马上，她会万分喜悦！”

我不出声。那匹马就像块大理石一样立在那里。

“为什么还不走？”乌鸦问。

“我真的很想去追那只母豹，”我回答，“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

“你答应过我的！”

“我欠小矮人的情这一点，我得承认，看起来比我对你的承诺更重要。”

“屈服于欲望的诱惑，你就会给他们带来灾祸——你自己也会遭殃。”

“我有什么关系？我爱他们，爱不会招来邪恶。我一定要走。”

可事实是，我已经忘了孩子们的事，完全被这匹马迷住了。

有眼神在黑暗中闪过，我知道亚当正以他的形象站在我旁边。我还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到，他正拼命压制着心中暴烈的怒火。

“韦恩先生，”他说道，“你知道为什么你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做过什么有价值的事么？”

“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太愚蠢。”我答道。

“在什么事情上？”

“在所有事情上。”

“那你认为自己做得最不谨慎的事是哪一件？”

“让公主复活：我应该任她在那接受她应得的命运。”

“非也，你现在才是在说蠢话！你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因你不知道她是邪恶的！——但其实你并没有让任何人复活！你自己都是死的，怎么做得到？”

“我是死的？”我不由叫出声来。

“是的，”他答道，“只要你拒绝死亡，就会一直是死的状态[注]。”

“又回到这些故弄玄虚的东西了！”我嘲弄道。

“听我的劝，跟我回家，”他心平气和地继续道，“你做过最蠢的——也差不多是唯一一件蠢事，就是从我们的死者身边逃开。”

我按了按马的肋骨，他就像疾风一样冲了出去。我又在他颈侧轻拍了一下，他就一个急转弯向相反的方向奔去，他转弯时“紧贴着地面，就像猫转着圈追赶老鼠时，爪子在地上刮过那样”，身体向一边倾斜，直到他的鬃毛扫过石楠花丛的花冠。

我在黑暗中听到乌鸦翅膀扇动的声音。五声快速的扇动后，他落在马头上。马立刻刹住，马蹄踏处尘土飞扬。

“韦恩先生，”乌鸦沙哑着声音说，“请考虑清楚！邪恶已经有两次降临到你身上——一次是出于恐惧，一次是出于不慎：而违背誓言可要恶劣得多，那是一种罪行。”

“小矮人们正处于危难中，而且是我造成的！”我大声喊道，“——但我不会违背承诺。我一定会回来，去你家过夜，过几夜、几天、几年都随你。”

“我要再次提醒你，你今晚走的话，对他们绝没有好处。”他还在坚持。

但一种虚幻的力量感，一种毫无根据的、只是这匹悍马在震荡中传递给我的错觉，终究啊，还是让我变得盲目，听不进任何他说的话！

“你要夺走我最后一次补救的机会吗？”我冲他喊，“这一次不会再有惊吓的尖叫！这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去——哪怕我会因此丧命！”

“那你就去吧，愚昧的年轻人！”他沙哑的声音带着怒气，“带上马，奔向失败吧！希望你之后能懂得谦卑！”

他撑开翅膀飞走了。我再次按了按身下的马精瘦的肋部。

“快去追那只带斑点的母豹！”我在他耳边低声说。

他左右转了转头，嗅了嗅风中的气息，然后缓慢地迟疑地向前走了几步。接着他忽然加快了脚步，小跑起来，再大步往前跨去，片刻后就达到了很快的速度。他好像能在黑暗中看见一切，从不失足，从不摇晃，毫不迟疑。我就像是骑在起伏的波浪上，能感到身下坐骑每一块肌肉的动作：他的关节是那样灵活，每一个动作都自然地转到下一个，完全没有阻碍。他不断加快的速度越来越顺畅，直到他好像是在飞而不是在跑。风迎面吹来，像龙卷风一样刮过我们。

像离弦的箭一样，我们穿过那个邪恶的洞穴。没有怪物敢探出头来；所有的生灵都认得这踏过他们头顶的四蹄！我们冲上山峰，又沿着长长的山坡奔驰而下，途经河床那乱石嶙峋的深沟也不绕道，而是激烈地、惊心动魄地一跳跨了过去。月亮已经升到半空，她苍白的脸上包含着一种肃穆又忧烦的感情，就那样静静地凝望着。我为自己坐骑的强大和这生命中引以为豪之物而感到欣喜，像个帝王一样气宇轩昂地骑在马上。

我们来到这布满河渠的地方，我的坐骑时不时就要跨过一条河渠，有时一跳跨过两条，有时则要纵身奋力一跃，这时月亮已经升到了她轨道的最高点。突然间，意想不到的恐惧来临了：她就像神灵拨动的命运之轮那样飞速地滑下，而且越来越快。就像我们世界里的月亮一样，这个月亮也有一张人类的脸，随着她的转动，宽阔的额头和下巴不断交替地滚到上方。我惊愕地看着这一切。

深沟的对岸传来狼群的嚎叫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开始闯入我内心空洞的角落；我的信心正在流失！我的坐骑还保持着他一往无前的冲劲，他耳朵向前竖起，干涸的鼻子在他疾驰中激起的风里兴奋地高昂着。然而月亮还是像一架老旧的战车一样磕磕碰碰地驶过天边的山峦，这不祥的预兆！最终月亮还是滚到地平线以下消失了，也带走了她所有的光华。

我强大的坐骑正要跳过一条宽且浅的河渠，我们突然被笼罩在黑暗的网里，他的头立刻垂下，惯性推着它已经脱力的庞大身躯越过了沟渠，但它还是撞在沟渠的边缘，摔成一团，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我爬起来跪在他身边，摸索着他身体各处，没有一根骨头是断的，但他已不再是一匹马。我坐在他的躯体上，悲伤地把脸埋进手里。

---

1. “手”用以量马的高度，一手约四英寸，即10.16厘米。（译注）
2. 根据圣经经文所述，世人在罪恶和过错中死去，只有上帝能赦免世人的罪过，并让他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可参见圣经《歌罗西书》2:13，《以弗所书》2:1, 5。（译注）

第三十二章
“爱人”和“皮囊”

夜里变得刺骨地寒冷，我身下马的尸体已经冻僵。狼群的嚎叫声越来越近；我听见他们脚轻踏在岩石密布的地面上的声音，他们急促的喘息声充斥在空气中。穿过黑暗，我看到很多双发光的眼睛；他们在我周围围成的半圆在不断收缩。我的死期到了！我一跃而起——可是天啊，我连一根棍子也没有！

他们向我冲过来，眼睛里闪着贪婪的凶光，黑色的喉咙大张着，想要把我吞噬。我只能绝望地站在那里任其宰割。他们在马的尸体前停了一刻，然后——向我扑过来。

在寂静中，只听到什么快速掠过的声音，又一群绿色的眼睛来到了狼群的侧面。从眼睛的动作可以看出，他们的头正转向狼群，向他们冲去，并同时发出叫声，虽然音量比狼群的怒吼声要小，但更为凶悍。听到这个叫声我知道了：他们是猫群，由一只巨大的灰猫领头。除了他的眼睛我看不到他其他部位，但我能认出他——也就等于知道了他的毛色和体积。接下来激烈的搏斗开始了，这一段常常在夜里单独出现在我脑海里。我本来是可以跑的，可这场战斗应该要有我在！——问题只是我在这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踏出一步都会摔倒！而我的敌人，不管哪一方，都能在黑暗里看见我、闻到我！

突然之间，狼群的嚎叫停止了，猫群的尖叫变得更加狂乱。再然后我听到了轻巧的脚步声，我知道那是狼群正在逃离：猫群打败了狼群！一转眼世上最尖利的牙齿扎进了我的腿里；倾刻间猫群像活生生的瀑布一样爬满我的全身，到处乱咬，疯狂地在我身上四处乱抓。数量众多的猫死死地抓着我不松手；我根本跑不了。我疯了似的倒向这可憎的猫群里，每一根手指都本能地想要摧毁这些恶魔。我把他们从身上扯下来，掐住他们的脖子，但毫无成效：我本想拎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扔开，可他们就像帽贝一样牢牢地抓住我的手。我拼命用脚踩他们，用手指戳他们的眼睛，用比他们更有力的下颌死命地咬，可还是一只都甩不掉。他们不断在我身上找到可以再咬一口的地方；大张着又长又尖、像钳子一样的利爪，挥到我身上；口中发出嘶嘶声，还吐口水到我脸上——但他们不碰我的脸，直到我在绝望中干脆跌倒在地，这时他们不再攻击我的身体，转而冲着我的脸来。我一站起来，他们又马上离开我的脸，更频密地去抓咬我的腿。在一阵剧痛中，我挣脱他们跑了起来，穿越这浓重的黑暗，也不管跑向哪里。他们成

群地围着我，跟着我跑，时而挠我一下，时而在我面前跳起，但不再折磨我。当我摔倒，那是经常发生的事，他们会给我时间爬起来；当我因为害怕摔倒而放慢脚步，他们就又扑到我腿上来。那一整个磨人的夜晚，他们就这样让我不停地跑——好在他们驱赶我走上的是一条相对较平坦的路，我一路上没有掉进沟壑里，路过邪恶森林也没有认出来，就把它甩在身后的黑暗中了。最后当清晨来临，我已经走出密布的沟渠，来到果园谷地的边缘。我那时欣喜不已，几乎可以跟伤害我的猫群言归于好了，但这时一只猫都不见了。我倒在青苔上，很快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脚踢醒，结果发现自己手脚都被绑住，又一次成了巨人的俘虏！

“还有哪里比这里更适合我？”我自言自语道，“我还能属于其他哪一类？”我在这种自我贬低的精神胜利中苦笑。接着又是一脚，把我从这虚假的自我催眠中踢醒；在我俘虏者一再的拉扯下，我才终于站了起来。

只见周围有六个巨人，他们先把绑住我脚的绳子解开，然后一人系根绳在我身上，就这样一起拉着我往前走。我想尽量保持平衡，但由于他们总是同时往不同方向拉，我就总是摔倒。我一摔他们就又过来踢我，直到我爬起来。就这样，他们直接把我拉回到我之前干过的苦力活，将我脚上的绳子绑到树上，解开我的手，然后把那惹人厌的打火石塞到我左手。他们则躺下来，不断往我身上扔水果和石头，不过很少击中我。要是我能解放我的双脚，抓住我偷偷瞥见的几码外的那根棍子，我一定会扑上去跟他们六个决斗！“不过小矮人们晚上会来的！”我这样想着，心里得到一点安慰。

我一整天都很努力地干活。夜晚来临后，他们又把我的手绑回去，留我紧紧地被绑在树上。我睡了很长时间，但也经常醒，每一次都梦到我躺在一堆孩子的中心。随着白日的来临，我的仇敌又出现了，还是对我踢来踢去，十分恶劣。

临近中午，我几乎要因为极度的疲累和饥饿而撑不下去了，这时灌木丛里突然有了响动，接着我听到了我心心念念的那银铃般的笑声。我不由叫出了声，难以掩饰我的喜悦和欢迎之情。随即响起了小象鼻吹出的号角声，小马驹发出的马嘶声，还有小牛仔发出的哞哞声，同时穿过灌木丛走来一群小矮人，他们骑着微型的马、象和熊；我刚刚听到的叫声并不是来自动物们，而是骑在它们上的小矮人发出的。夹杂在骑手们队伍里的，还有一些大一点的步行的男孩女孩，有一位女孩怀中还抱着一个啼哭的婴儿。巨人们笨重地拼命爬起，但马上就迎来一阵狂风暴雨似的锋利石头的袭击；马群撞向他们的腿；熊一个个立起来抱住他们的腰；大象用鼻子钩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撂倒，然后像他们平时踩别人那样狠狠地踩到他们身上，他们以前可从没遭过这个罪。转眼间我身上的绳子已被解开，我落在周围

不计其数的小矮人怀里。一时间巨人已不见踪影。

他们让我坐下，这时我的罗娜来了，她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喂我吃最甘甜的红色和黄色的果子。我坐着吃的同时，所有的小矮人都在为我站岗。等我吃完，他们把最大的两头小象牵来并排站好，然后把它们的鼻子和尾巴分别系在一起。这些温顺的动物本来轻轻一甩就可以把尾巴解开，它们自己不用力的话鼻子也钩不到一起去，但它们还是一直保持着它们细小的主人绑住的样子，而且显然知道要维持住并排站着的状态。我站起来，躺在两头小象中间的空隙里；这两只有灵性的动物，感受到中间有东西把它们挤开了，又互相靠近一些，给我提供了一副非常舒适的担架。我的脚确实伸过了它们的尾巴，但头可以很舒适地枕在它们任何一个的耳朵上。几个小一点的孩子为了给我当保镖，爬到小象身上，在它们背上站成一列；等所有人都排好长队，整个队伍就开始行进了。

他们要带我去哪儿，我都懒得去猜，就把自己交给他们随意支配，而且对此跟他们一样高兴。一开始他们一直不停地笑啊闹啊，玩各种逗乐的把戏，但一看到我的睡意，马上就变得跟法庭的法官一样沉静。

我醒来一睁开眼，迎接我的是突然响起的巨大的音乐声。

我们正穿过小矮人发现婴儿的那片树林，正如我所推测的，这片树林从山谷一直延伸到那条热流。

一个很小的小女孩的脚就落在我眼前，她狡黠地低头看了我一会，然后开口说话了，其他人好像都在等着她发话。

“我们要向国王提出一个寝求。”她说。

“什么请求，亲爱的？”我问。

“闭上眼睛一分钟。”她回答。

“没问题！看吧！”我说着就闭上了眼睛。

“不对，不对！要等我叫尼，尼才闭！”她喊道。

我睁开眼，我们又说笑起来，近一个小时过去了。

“闭眼！”她突然说道。

我闭上眼，一直闭着，小象们也一动不动。耳边传来轻轻的小跑声，然后是一阵窸窣声，再然后就是一片寂静——在这个世界有些寂静是能够听到

的。

“睁眼！”有很多个声音在不远处齐声叫道；等我睁开眼，除了驮着我的小象，周围什么也没有。我知道孩子们在躲藏这件事上异乎寻常地快——巨人们教会他们的；但当我从担架上坐起来，在开阔的没有灌木遮挡的树林里四下张望，却找不到一只手或一只脚，只剩我一人“目瞪口呆”。

太阳落下去，天很快黑下来，但这时一群鸟儿却开始唱起歌来。我躺下倾听，确信只要我不理他们，那些藏起来的小人又会很快出现的。

鸟儿的歌声逐渐演变成小范围内不同鸟叫声组成的声势浩大的交响。“这肯定跟孩子们有关！——可他们是怎么让鸟儿唱歌的呢？”我躺在那里一边听一边自言自语。随即，我无意中看向上方的那棵树，小象刚好停在它的树荫里，我好像看到树叶里有什么动静，于是我更专注地看了一下。突然暗处的枝叶中出现了一些白点，鸟叫声停了，风儿吹来一阵稚气的大笑声，白点从四面八方探出来：原来这棵树上到处都是孩子！在一阵狂欢中，他们开始从树上往下降，有些飞快地从一根树枝跌落到另一根树枝，简直难以相信他们居然没跌倒。我从我的担架上站起来，立刻就被包围住，成了他们说笑嬉闹的目标。象群威武神气地走去睡觉了。

“可是，”等他们喧闹的狂欢暂停的时候，我说，“我以前怎么从没听过你们像鸟儿那样叫？即使刚才我确定是你们，也觉得很难相信！”

“啊，”玩得最野的一个孩子说，“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是鸟啊！我们那时还只会跑，不会飞！要躲只能躲在灌木丛里；但后来我们到了没有灌木只有树的地方，就只能在树上筑窝啦！我们筑窝，就变得跟鸟儿一样了；我们跟鸟儿一样，就要学它们的样子！所以我们叫它们教我们鸟叫，现在我们已经是真的鸟了！——来看我的窝吧。虽然国王您是住不下的，但您可以看看我在里面的样子！”

我告诉他，没有阳光的指引，我是爬不上去的；等太阳出来我再来试。

“国王可很少有长翅膀的哦！”我补充道。

“国王殿下！国王殿下！”又一个孩子叫道，“尼知道我们都没有翅膀——那些蹦蹦的长雨毛的东西！手和脚好多了。”

“那倒是。我没长翅膀也可以爬上去——还可以把稻草叼在嘴里，用它们来筑窝！”

“你知道啊！”他吸着大姆指走开了。

片刻后，我听到他从窝里传来的叫声，他的窝在一棵巨大胡桃树的高处。

“我又扒上来啰，国王殿下！晚按！我坠了！”

之后我就听不到他的任何声音了，直到清晨他把我叫醒。

第三十三章
罗娜的叙述

我在一棵树下躺下，孩子们一个接一个或是三两成群地结队离开，爬到他们各自的窝里。他们每天夜里都会很疲惫，但一到早上又会精力充沛，所以他们乐意入睡，也乐意起床。而我，尽管也十分疲惫，却睡不着：罗娜还没有跟我道晚安，她一定会来。

再见到她的那一刻，我才突然吃惊地发现她跟公主长得如此相似，无法再怀疑她就是亚当所说的那个莉莉丝的女儿；但在罗娜的身上，她母亲那种惊人的美貌因为她的孩子气而变得柔和，也因为她的母性气息而更加深沉。“她现在在照顾的，”我心想，“也许就是那个我遇到的逃跑中的母亲的孩子！”那个母亲，按罗娜跟我说的，还远远不是一个好母亲。

罗娜终于来了，她坐到我身边，无声地抚摩我的手和脸，这一段短暂沉默的喜悦过后，她开始跟我讲述我离开后发生的一切。我们谈话的时候，月亮升起来，不时透过颤动的树叶照亮罗娜甜美的脸庞——她的脸上写满心事，带着一丝忧愁，但她的爱心使那忧愁都变得高贵和神圣。这样一个孩子怎么会有那样一个母亲——那样的女人又怎么会成为公主，真是难以置信；但反过来想，令人欣慰的是，她有两个父母——甚至可以说，有三个！她牵动我的心，因为我心底有跟她相似的东西；我爱她不管将来会变得多么完美，只会更加像孩子般天真纯净。我现在才知道，我当初离开她时就已爱上她了，再见她的渴望一直是我最重要的心灵安慰。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好像直戳我的心底，而且就像真理那样，让我的心更纯净。

她告诉我，在我离开果园谷之后，巨人们开始相信周围确实还有其他人存在，于是对他们表示出更深的敌意。有时他们会看到巨人们疯狂地乱踩——当他们看到或以为自己看到了某个小矮人存在的迹象，而小矮人们当时就站在巨人们身边，嘲笑他们无来由的怒火。可渐渐地，巨人们的敌意开始变为更为实际的举动：他们开始毁掉小矮人们赖以生存的果树。这一举动使得身为所有小矮人母亲的罗娜开始思考反击的对策。她派耳朵最灵敏的手下晚上去偷听巨人们的谈话，从中得知巨人们以为我就躲在附近某处，一旦恢复力气，就会在夜里伏击他们，把他们在睡梦中杀死。于是罗娜有了结论，阻止巨人毁灭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相信小矮人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他们必须转移到树林里去——既在巨人的活动范围之外，又是他们果树的生长范围之内——而且他们得夜里才能去摘树上的果子！这个计划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片树林几乎没有什么低矮的灌木丛可供

他们栖身，或在必要时把他们遮起来。

这时她想到了鸟儿居住的地方，小矮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居所。反正他们对任何生活方式都很感兴趣，而且能观察到那些最凶猛的动物：为什么不能在树上躲避寒冷和敌人的侵袭呢？为什么，之前能在低矮的草丛中潜伏，现在不能住到高高的枝叶中去？为什么不去不必挖洞的地方建造他们的小窝呢？鸟儿能做到的一切，小矮人们也能做到——当然，除了飞！

于是她跟其他人说了这件事，他们都一边听一边点头。现在他们都会爬树了，之前也经常观察鸟儿们筑巢！森林里的树木，尽管很高大，但看上去不赖！它们比巨人们离天空要近得多，它们伸出手臂——有的还向下伸——就像在邀请小矮人们来跟它们同住！也许，在最高的那棵树的顶端，他们能找到那只能下小宝宝蛋的鸟，然后坐在那些蛋上直到它们成熟，再把蛋滚下去让里面的小宝宝破壳而出！是的；他们会在树上造睡觉的房子，没有巨人会发现，因为他们从来不会抬起愚笨的头往上看一眼！这样那些坏巨人就会确信他们都离开了，而他们就会等巨人们都睡着的时候来采他们的苹果、梨、无花果、枫果和桃子！

“爱人们”这样盘算着，果断地听从了罗娜的建议——结果就是，他们在树顶很快就变得跟鸟儿一样自在，巨人们不久后也确信小矮人已经被吓跑——于是他们不再理会那些果树，几乎又不再相信他们小小邻居的存在了。

罗娜问我是否注意到很多孩子都长大了。我说我没注意到，但这一点并不难相信。她告诉我确实是这样，还有证据表明，自从他们往树上的迁徙开始，这些孩子的思想也长大了，这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她对他们身体上长大的恐慌。

短暂的黄昏褪去后，月亮出来了，他们下到山谷，采集足够他们第二天食用的果子；反正巨人们从来不会在黎明或黄昏时出来：那对他们来说就跟漆黑一片差不多；他们也不喜欢月亮：要是做得到的话，他们会把月亮给扑灭。但小矮人们很快就发现，晚上采集的果子有些到第二天就不太好了；于是问题又来了，与其假装他们走，是不是让那些坏巨人走更好一点。

据罗娜说，他们已经在探索这片树林的过程中，认识了这里居住的动物们，而且大多数都是单独认识的，所以他们知道其中有一些非常强壮、聪明、温顺，还有很多其他的十分迅捷和听话，于是他们现在正努力确保在对抗巨人时能得到这些动物的帮助。凭着有爱心和嬉戏的方式，他们很快与大多数动物建立起了超出朋友的交情，最开始把马和象称作“马哥哥”、“象妹妹”，不久后给每个动物都起了单独的名字。他们与熊兄妹相称

前稍微多花了一点时间，但很快也实现了。几天前，她还听到一个小小孩叫“啊，亲爱的蛇姐姐！”——对着一条他玩得太过火、结果咬了他一口的蛇。大多数小矮人本来是不理会毛毛虫的，除了观察它外形的变化以外；但当毛毛虫最终破茧而出、展开翅膀，所有人马上开始称呼它“蝴蝶妹妹”，祝贺它变形成功；但他们用的是一个意思近似“忏悔”的词，很显然把这当成了一件神圣的事。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正要去采果子，结果遇到一个坐在地上、膝头抱着一个婴儿的妇人——就是我在去布里卡的路上碰到的那个。他们把她误认为是曾经偷过他们婴儿的女巨人，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的婴儿都应该是他们的。于是他们满腔怒火地一齐扑向她，以一种孩子似的、但又十分莫名奇妙的方式拼命打她。她本来可以跑的，可一个男孩把她推倒，然后拖住了她的脚。等她回过神来，才发现袭击她的正是她想要寻求庇护的对象，便马上交出了婴儿。这时罗娜出现，把孩子抱在怀里带走了。

那个妇人注意到小矮人在袭击她的时候很小心不去伤到她的孩子，与此同时，小矮人也注意到，当这妇人交出孩子时，她像他们那样紧紧地抱了抱、亲了亲怀里的婴儿。于是他们猜想这个妇人一定是跟我一样的好巨人。所以罗娜一拿到孩子，他们就把果子献给这个母亲，向她表示出各种孩子气的关爱。

这时妇人陷入了迷惘，不知自己该往哪里去。她不敢回到布里卡，公主肯定在四处查探是谁弄瘸了她的母豹。她很高兴看到小矮人们如此友善，于是决定先跟他们待在一起看看；她不会插手照顾自己孩子的事，也许还能借此机会找出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办法——她的丈夫有大把的金钱和宝石，而且大部分时候对她还是不错的。

在此我要补充说明一下，罗娜对我所说的这个妇人的情况，其中部分是来自我的猜测。跟布里卡的所有居民一样，她了解这个城里的传说，即公主生活在恐惧之中，她害怕某个孩子的出生会导致自己的灭亡。但他们不了解公主是用怎样可怕的方式保持着她的青春和美貌；不了解她健康的恶化需要她更多地采取那种方式。他们把她对孩子明显恶化的敌意当成是她对大限将近的恐慌。这一点，尽管没有人想过要反抗她，使他们还期待着改变的发生。

这时这个妇人有了一个念头，想要把那个暧昧不明的预言更推进一步，或者至少利用那个传说让她回到丈夫身边。关于公主命运的预言是跟这些孩子们有关的，还有什么比这个可能性更大？这些小矮人们英勇无比，而那些布里卡的懦夫们连动物都怕！如果她能在小矮人们心里唤起占领布里卡的志愿，那她就能在混战中从小矮人的队伍里逃走，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回家，然后躲在那里等待最后的结果！

要是孩子们现在能成功地击退巨人，那她就马上，趁他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向他们提出这个更宏伟的目标！从天性上来说，他们确实不适合战争；他们几乎从不争吵，从不打斗；他们爱每一个生灵，不喜欢伤害和痛苦。但他们也很容易受影响，完全可以教给他们能力范围内的任何技能！——她马上就开始教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们朝一个点扔石头，孩子们很快就迷上了这个新游戏，并且越来越精进。

在营救我时用石头袭击巨人就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在采果子的时候他们发现我正睡着，便回家开了个大会，第二天就骑着他们的象和马来了。他们完全震住了看守我的那几个巨人，于是就趁机把我带走了。他们为这次胜利欣喜若狂，小一点的男孩们稚气地吹着牛皮，大一点的表现得没那么明显，而女孩们的眼睛虽然放出更多光亮，但不像平常那么爱说话了。布里卡的妇人无疑受到了鼓舞。

我们大半个晚上都在交谈，主要是谈孩子们的成长以及这件事可能代表的意义。之前我早已深知罗娜认识真相的能力，现在又惊叹于她实践的智慧。也许，我要是能更像一个孩子的话，就不会老是惊讶了。

当我感觉到一阵轻微的拍打和骚动时，离清晨还很早。我用手肘支起身子四处查看，只见很多小矮人从他们的窝里降下来，随即消失了。半刻工夫，一切又归于宁静。

“他们在干什么？”我问罗娜。

“他们觉得，”罗娜答道，“那些巨人虽然蠢，但也有可能会搜查这片树林，所以他们去收集些石头来招待他们。这树林里石头并不多，他们得分散到很远的地方才找得到足够多的石头，然后再搬回各自的窝。当巨人来到射程范围内，他们就从树发动攻击。我们了解巨人的习惯，一般天亮前不会来。就算真的来了，也将是我们驱逐战的开始：不是我们走就是他们走。但其实结果是勿庸置疑的。我们并不打算杀掉他们；真的，他们头骨结实的程度，我想我们是搞不定的！——其实被杀掉对他们也没多大坏处；反正他们也不像活着！如果一个男的巨人被杀了，他的女巨人不会记得他超过三天！”

“那到时孩子们有没有可能因为石头扔得太好，真的把巨人打死了呢？”我问道。

“到时等着看吧！”她带着骄傲的语气道。“——但我还没告诉你，”她继续，“前天夜里发生的一件奇怪的事！——那时我们采了果子回来，已经在各自的窝里睡下了，却被猛兽激烈的打斗声吵醒。那时月亮正明，有那么一刻，我们所在的树上到处都闪着一双双窥望的小眼睛，看着两只巨大

的母豹：一只全身雪白，一只覆盖着黑色斑点，用牙齿和爪子互相撕扯，不知来回了多少下。从她的背影可以看到，长斑点的那只刚刚应该正在爬树，结果另一只跳到了她身上。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它们还在我的那棵树下滚来滚去。我下到最低的那根树枝上，看得十分清楚。孩子们则观赏着战况，有些支持这一只，有些支持那一只，因为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猛兽，还以为它们只是在玩闹。但渐渐地他们的欢呼叫好声停止了，我发现他们完全专注于这打斗中，而且衷心希望哪一只都不能最终爬到树上来。可是当孩子们看到血从猛兽的侧身和喉咙涌出时，你猜他们怎么了？他们飞快地下到树下去安抚它们。他们围了大大的一个圈，把那两只可怕的猛兽围在中央，然后轻拍和抚摩它们。这时我也下去了，因为他们那时太专注于自己所做的事，都听不到我的召唤了；可我还来不及落到他们身边，那只白色母豹已不再打斗，转而可怕地大吼一声，跳到他们中间，他们马上惊得像鸟一样飞回树上。我还没回到自己的树上，那两只可恶的畜牲就又开始张牙舞爪地打起来。之后那只白的占了上风，有斑点的就飞快地逃走了。‘小白’走回来躺在我的树下，一两分钟后又站起来四处走动，好像是担心‘斑点’可能会潜伏在某处。我夜里醒来好几次，每次向下望，总会看到她。到了早上她就走了。”

“我知道那两只猛兽，”我说，“‘斑点’很坏，她讨厌孩子，想要把每个孩子都除掉。但‘小白’爱孩子，她跳到孩子们面前只是为了把他们吓走，不让‘斑点’把他们抓住，没有必要怕她的！”

这时小矮人们已经回来了，一路喧闹不休，既然他们已经跟巨人公开宣战，并且搬回了这么多有用的石头，也就不需要再保持安静了。他们爬回各自的窝里——尽管因为负重爬得有些艰难——立刻就睡着了。罗娜也回到了她的树上。我还是躺在原来的地方，睡得比之前好，因为想到那只白色母豹很有可能还在森林的某处。

太阳出来后不久我便醒了，然后躺在那里沉思。巨人确实在两个小时后才出现，他们三五成群地分散着，我数了数，一共有一百多个。孩子们还在熟睡，把他们叫醒会招来巨人们的注意：只要他们不发现我，我就不出声。但不久后，一个巨人踩到我摔了一跤，等他爬起来时，我以为他会不在意地继续前进，可他开始四下搜索。于是我一跃而起，往他巨大身躯的中部用力击打。他发出的咆哮声吵醒了孩子们，石头马上像冰雹一样猛烈袭来，可是没有一块击中我，全都打在巨人身上，他倒地不起。其他巨人走过来，暴风雨般的石头战还在继续。每一个眼神不好的巨人，只要他走进任意一棵小矮人驻扎的大树的攻击范围内，都会变成来自四面八方的石块的攻击目标。不一会，几乎所有的巨人都被打趴下了，鸟儿们在那五十棵树上唱起了欢快的凯歌。

很多大象也匆匆赶来，孩子们像猴子一样落到树下，转眼间每头大象的背

上都骑了三四个孩子。大象一边驮着他们，一边往巨人身上踩去，他们只能躺在那里嗷嗷直叫。最后受不了他们的各种惨叫声，大象用长鼻子抽了他们几下，然后就走了。

直到晚上那些坏巨人们还躺在他们摔倒的地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到第二天早上他们就都消失了，孩子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他们搬到果园谷的另一端，再也不敢进入这片树林。

第三十四章
准备工作

获得了这次胜利后，布里卡的妇人就开始讲关于那座城邦的事，讲到城里虚弱无力的守备、城主的邪恶和居民的怯懦。几天里，孩子们叽叽喳喳说的尽是布里卡的事，尽管他们对城市其实没有任何概念。这时我第一次开始觉察到那个妇人的企图，虽然还不知道动机是什么。

占领布里卡的想法对罗娜来说很有吸引力——对我也是。现在孩子们的能力发展如此之快，我觉得没有什么重大障碍能阻挡他们取得这次行动的成功。针对那可怕的莉莉丝——管她是女人还是母豹，我知道她的一个弱点，即她女儿会给她带来灭顶之灾，那古老预言也会对城内的民众产生影响：这行动里无论有什么可称作风险的成分，那也绝对是值得担的！如若成功——谁会怀疑他们的成功？——小矮人们不就会从一群孩子迅速成长为青年，以正义为标的行使他们的管辖和权威了吗？他们会强硬地整治那些邪恶之徒，不就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救星了吗？

但同时我得承认，在这项举措中，我并不是没有看到我的自身利益，也并不是没有非份之想的。在我看来，罗娜取代她的母亲坐上王位，那才是公正的，她让我做她的国王和辅政大臣，那也是自然而然的。而我，愿意为她效劳，奉献我的一生；我们两人联手，又有小矮人的支持，还有什么不能达成的？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崇高而伟大的国度！

我还得承认我还做着一个完全无理性的白日梦，想要在两个世界之间开拓宝石交易——还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举动只会对双方带来损害。

我想起亚当提过的话，就建议罗娜去找水，那也许会促进小矮人的生长。但她觉得暂时把这事放一放较为稳妥，因为我们不知道喝下去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同时，久而久之，这几乎肯定会使他们不得不去依赖这一新的生活必需品。

“没有水他们也跟原来一样聪明勇敢！”她说，“等我们占领了那座城市再去找水！”

于是，我们开始做准备，一步步推进，频繁地检阅那欢欣雀跃的队伍和其他的同伴。罗娜的精力主要放在粮食补给上，我则给那些小战士们军训，让他们练习扔石头，教他们用一些其他的武器，尽我所能地把他们变成善战的将士。这其中最困难的，就是训练他们一听到号声就集合在旗帜下。

大多数孩子都是用弹弓作武器，有些大一点的男孩用的是弓箭。大一些的女孩拿着芦荟刺做的狼牙棒，像铁一样硬，像针一样利，可以安装到长箭矛上——是很有杀伤力的武器。但她们唯一的职责是照顾那些太小而不能参加战斗的孩子们。

罗娜自己也长大了不少，但她好像并没有察觉；反正她之前一直是，现在也还是，最高的那个！她的头发也长长了许多，几乎已经长成一个完全的女人，但又保持着孩童时的美丽。我们久别重逢后第一次见面，她就放下手里的婴孩，用手圈住我的脖子，静静地搂着我，小脸因喜悦而涨得通红：这时孩子哭起来，她又马上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看到她跟任何一个或鲁莽或任性或烦人的小矮人在一起，都会让人想到一位和蔼和亲的祖母。我好像已经认识她很久——从我有意识开始——早在时间存在以前！我对自己的母亲没什么印象，但现在在我的心里，她应该就长得跟罗娜一样；如果要再想象我姐妹或孩子的样子，她们也会无一例外地长着一张罗娜的脸！我的每一个想象都跟她有关；她就是我心灵的妻子！她几乎从不找寻我，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发出的一切声音里。不管我做什么、想什么，总是会顾及到她，而且欣然相信，尽管她总是完全独立地完成工作，但只有在我身边才最自在。她从不因为我而忽视最小最需要照顾的孩子，而我的爱情只会增加我的责任感。爱她和尽我的责任，似乎并不能算是同一件事，但两者确实密不可分。她会对我的行动提出建议，也会询问我的意见，但她似乎从未想过，我是不是跟她一样，在应尽之事以外就别无所求。她满溢的爱倾注到我身上——不是以肌肤之亲的形式，而是某种出于尊重和认可的亲近，只有神圣生灵才有的那种献身精神能与之相比。

我从没告诉她她母亲的事。

森林里到处都是鸟儿，它们那鲜艳夺目的羽毛，丝毫不损它们歌声的动人，几乎能弥补森林里缺少鲜花的缺憾——显然，花儿没有水是不能生长的。既然鸟儿绚丽的羽毛在森林里随处可见，我就想用它给罗娜做一件外套。我把羽毛收集起来，把它们一层层地绑起来，她看着我做，并明显地表现出对我品位和设计的欣赏。尽管她从不询问我究竟在做什么，却显然在期待我的成果。大概一两周后，衣服做好了——那是一件长而宽松的披风，脖颈和腰部可以系起来，还有可以把手臂伸出来的开口。

我站起来把外套披在她身上，她起身把它脱下，放在我脚下——我猜是出于客套和礼节，于是又把衣服披到她肩上，教她从哪里把手臂伸出去。她笑了，看了看身上的羽毛，然后轻轻地抚摸着——接着又把它脱下放在一边，但这一次是放在她自己身边。当她走时，把衣服也带走了，我有好几天没见它了。终于有一天她穿着那件披风来见我，手里还拿着一件她依样做成的外套，但是是用一种较硬的常绿树的干树叶做成的。它摸上去几乎像皮革一样结实，看上去就像鳞片做成的盔甲。我立刻把它穿上，之后我

们骑马时便总是穿着这两件外套。

这群成年峻马是某一天在树林边缘出现的，它们见到跟自己差别很大的动物也毫不惊慌，因此我很快跟它们亲近起来，其中最好的两匹是我特别为罗娜和自己训的。罗娜已经习惯了骑小马，当她第一次坐在这么高大的马背上往下看时，十分兴奋雀跃，而她身下的坐骑也表现出为它背负之人感到骄傲的神情。我们每天都训练它们，直到它们对我们建立起信任，能够马上服从指令，并毫无畏惧；此后我们巡游或行军都骑着这两匹马。

这项行动有时确实看似鲁莽，但那个布里卡妇人的信心，不管是真的还是装出来的，总是能战胜我的迟疑。公主的魔法，她坚称，在孩子们面前会失效；而针对她其他的法力，只要我们的动物同盟出手，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优势：她自己，她说，也准备好了，只要手中有根结实的棍子，她可以以一抵二。她坦白自己确实很怕那只母豹，但有我在就没问题，而我却觉得带所有孩子一起走不是个好主意。

“这样是不是更好，”我说，“你留在树林里照看你的孩子和那些年纪最小的小矮人吧？”

但是她说，她十分确信这些小小孩的出现会对女士们，特别是妈妈们，带来巨大的影响。

“当她们看到这些可爱的小宝贝”，她说，“她们的心会受到极大的触动；而我到时就必须在一旁鼓动她们站到我们这边！如果说布里卡人身上还留着点胆量，那就是在女人身上了！”

“你不要再一心扑在孩子身上了，”我对罗娜说，“哪里都需要你！”

我这样说是因为除了那个妇人的孩子，还有另外两个婴儿，而她几乎无时无刻手里都会抱着一个，连骑在马背上时也是。

“我之前从来没有放手过照顾孩子这件事，”她说；“不过等我们到了布里卡，就按你说的做吧！”

她对我这样一个曾经不光彩地惨败的人有这样的信心，我心中羞愧。但这项行动不是我发起的，我也没有任何资格反对它；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尽全力去帮忙！至于我自己的命运，我已经准备好跟罗娜同生共死！她的谦卑和信任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所以我全心全意为她的目标奉献自己。

我们行军的路线穿过一片绿色草原，所以不用给马和那两头给婴儿供奶的牛准备草料，但大象需要准备食物。当然，草对它们来说跟对其他动物一样好，但因为草长得短小，它们只有一处分岔的长鼻子不能取到够它们一

顿的量。于是我们派出所有小矮人去采草并做成草堆，这样大象们就能驮上够它们撑几天的量，等我们路上停下的时候再采一些作补充。我们还给熊准备了坚果，给我们自己晒了很多水果干。我们又捉到并驯服了几匹大马，现在把所有的补给都摞到这几匹马和大象的身上，准备出发。

罗娜和我大致检阅了一下队伍，然后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首先我告诉他们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他们的事，现在还知道了他们从哪儿来。“我们不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叫嚷着打断我的话；“我们就是这儿的！”

于是我告诉他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母亲，就像上一个拣到的婴儿，他的母亲就是这个布里卡的妇人；而我猜由于他们从布里卡被带出来的时候都还太小，所以现在都记不得了。我还告诉他们布里卡那个邪恶的公主因为太害怕婴儿，坚决不留活口，所以他们的妈妈不得不把他们带走并留在公主找不到的地方。而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布里卡找他们的妈妈，并把她们从那个坏巨人公主的手里解救出来。

“但我也要告诉你们，”我继续道，“我们将会面临艰难险阻，因为，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可能要拼尽全力才能打下那座城。”

“我们能打！我们准备好了！”男孩们全都大声喊道。

“是的，你们能行，”我回应他们的呼喊，“我知道你们一定可以：为母亲而战是值得的！只要记得，你们必须齐心协力。”

“是的，是的；我们会互相照应，”他们答道，“除了我们的母亲，别人根本碰不到我们！”

“你们每个人，都要谨记，要立即按你上级要求的去做！”

“我们会的，我们会的！——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了！出发吧！”

“还有一件别忘了，”我还继续道，“用棍棒的，要确保打下去又准又狠；射箭的要对准敌人的头；用弓弹的，要有力又干脆。”

“我们知道了！”他们兴奋又毫无畏惧地大喊。

“你们也许会受伤！”

“我们不介意！——是吧，兄弟们？”

“一点也不！”

“有些甚至很有可能死掉！”

“我不怕死！”一个小一点的长得挺秀气的男孩喊道：他骑在一头健硕的小公牛背上，那头牛可以像马一样跑得飞快、跳得老高。

“我也不怕！我也不怕！”四面八方都响起来。

这时罗娜——他们所有人的女王、母亲和姐妹，骑在我旁边那匹大马的背上发话了：

“为了找回我的母亲，我愿意献出生命！她要杀我也随她！我愿意在亲吻她之后死去！”

“来吧，男孩们！”一个女孩高呼，“到我们母亲身边去！”

一阵剧痛穿透我的心。——但我已不能退缩；这次出征对他们来说将会是道德的沦陷！

第三十五章
小矮人在布里卡

我们出发时还是清晨，在蓝天绿草间，在宽广的原野上，形成了一副英勇无畏的画面。通常我们会走一整个上午，当天下午休息，晚上再走，第二天又休息，等到第三天短暂的黎明时分再动身。为争取一早赶到布里卡，在路途的后半段，我们会兵分几路，尽量在被发现前进入城内。

看上去好像树林里的所有居民都加入了我们的大迁徙。一大群鸟飞在最前面，肯定是把自己想象成先行部队了；铺天盖地的成群的蝴蝶和其他昆虫一起，在我们头顶周围飞舞；所有的四足动物则跟在我们身后。当夜幕来临，这些走兽最终差不多都会留下，只有鸟、蝴蝶、黄蜂和蜻蜓会跟我们一直走到城门。

午后我们停下休息，并舒服地睡了一整个下午：这是我们第一次真真实实的行军，但没有一个人感到疲倦。夜里寒冷，我们更加快了行军的速度。很多孩子就趴在他们的坐骑上睡着了，等早上起来又精力十足，而且没有谁从上面摔下来。有的人骑着毛发拉碴、摇摇晃晃的熊，它们还没有加速就已经跟象群走得一样快。还有的骑在不同种类的鹿上，如果我不叫住的话，早就撒开腿跑出去了。而那些坐在大象背上的草堆上的孩子们虽然看不到自己身下那些动物，却一个劲地跟它们说话，只要他们自己还醒着。有一次，当我们停下来进食时，我听见一个小矮人，一边拽草准备喂他“亲爱的坐骑”，一边这样跟它说：

“亲爱的‘小鼻’，我正在挖山，很快就会挖到你那里了：耐心点，我马上就到！很快你就会扬起鼻子看到我，然后我们就要像最帅的大象那样亲一下，一定要！”

那晚我们的队伍爆发出一阵骚乱，大象吹着象鼻，马群不断嘶叫，孩子们也在学着各种动物的叫声。那巨大的喧闹声在寂静的平原上传出去很远。因为不确定这里距离布里卡还有多远，我赶快把骚乱平定下来，唯恐暴露我们的行踪。

但某一天早晨，猝不及防地，太阳和城市好像就同时在眼前升起了。对孩子们来说，那城墙看上去不过是一块块岩石堆砌起来的，但当我告诉他们里面到处都是石头堆砌的小屋时，只见焦虑和不悦马上入侵了他们的心：我想，这大概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很多人的生平还并不长——知道恐惧。这个地方在他们看来挺糟糕的：他们能在这样的地方找到他们的妈妈

吗？但他们还是勇敢地前进，因为他们对罗娜信心满满——对我也是，尽管我配不上这样的信任。

我们骑在坐骑上穿过有回音的拱道，这些古老的路道上大概从没响起过这样响的各种蹄、爪、脚踏在上面的声音！马群受了惊，好像被自己脚步的回声吓到。有的停下来，有的则慌张地乱冲乱转；但很快它们都平息下来，继续往里走。有些小矮人哆嗦了一下，所有人都像死亡一样安静。三个女孩把怀里的婴儿抱得更紧了。除了熊和蝴蝶，每个人和动物都显得有些害怕了。

那个布里卡妇人的表情阴沉又带着点焦虑，而我自己也不是没有被这蔓延的畏惧感所影响，因为这整支队伍是在我手上供我指挥，并时刻提醒我：是我把他们带入这险境，而危险的阴影现在才开始显现！但想到小矮人们即将建立的王国，坏巨人成了王国里的奴隶，动物们则是可爱听话的朋友，我就又有了精神支柱！可是上帝啊，幻想着这一切的我，自己都没有学会服从！是我的固执，而不是信任和忠实，让我成为了这一群天真无辜的士兵的首领！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个奴隶，就像我离开的那个世界的所有国王一样，不管现在和将来都只会做自己想做的事！但罗娜跟我并驾前行，她看上去真的就是一个孩子，因此也就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冷静、沉默、警觉、毫不畏惧！

等城里的居民开始注意到我们的来临，我们几乎已到达了城中心。一扇扇窗户打开了，还带着睡意的头探出窗外。每张脸一开始都是麻木地看着，显示出意外却并不惊奇。但当他们看到那些动物时，开始有些慌了。尽管有些害怕，可当他们看到入侵的外来者几乎都是孩子时，妇人们首先跑到了街上，男人们也跟着出来了。不过他们暂时还只是站在自家门口，把路中间留空，因为不敢靠近那些动物。

最后终于有一个男孩，看上去大概五岁，因为整天想他的妈妈，所以当他在人群中发现一张吸引他的妇人的脸，就直接从羚羊背上跳进她怀里，并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而妇人也很快反应过来，抱着他亲吻他。可这时一只男人的手从女人的肩后伸出来，捏住了男孩的脖子。于是一个女孩迅速将手中锋利的标枪刺进了那个男人的手臂，他发出野人般撕心裂肺的号叫，随即又被两三根标枪刺中，便狂叫着逃开了。

“他们都是坏巨人！”罗娜说，她的眼里寒光一闪，骑马向一个异常高大的男人冲上去。这个男人大概是鼓起了内心为数不多的一点点男子气，拿了根棍棒挡在她前面。结果他不敢承受马的冲撞，又灰溜溜地躲到一边，立刻就被好几块冲他砸过来的石头击倒在地。还有一个大汉，他避开我的马，却突然拦在我身后骑着马的一个男孩面前，嘴里还说着些除了让人感觉粗鲁之外完全听不懂的话。男孩叫他把国王叫来，可他用锤子狠狠地砸

在男孩小马驹的头上。小马倒下了。这时男孩身后走出一只大象把他四脚朝天地推倒在地，然后踩在他身上，让他起不了身。直到几百双脚从他身上踏过，直到整支队伍都从他身上踩过。

看到那些妇人们的样子时，罗娜的脸上笼罩着那样失望的神色！她们中几乎没一个是看得过眼的！她心爱的宝贝们就要在这些人当中找他们的妈妈吗？

我们才刚在中央广场停下，两个女孩就焦急地骑马赶来，报告说有两个男孩被两个妇女急匆匆地带走了。我们马上掉转头，这才发现我们结交的那个布里卡妇人和她的孩子都不见了。

与此同时，我们瞥见一只白色母豹正从一条狭窄的巷道向我们跳跃而来，那条巷道是从广场通向宫殿的。两只母豹在树林里激战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有些小矮人有了惧色，队伍开始乱了；但他们还是牢记着我刚刚下的命令，坚守着阵地。

我们静待着事态的发展；可一个叫欧都的小男孩，平时就出名地敏捷和胆大，因为以前听我说过白色母豹是好的，就从熊背上跳了下来。它的坐骑还慢吞吞地跟在他后面，他已经跑去迎接那只母豹了。母豹为了不撞上他，在跳的过程中突然停住，结果落在地上滚了几个圈。等她站起来，孩子已经爬到了她背上。当布里卡的人看到入侵者中的一个小鬼居然能驾驭让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中的猛兽，他们心理上的臣服难道还用怀疑吗？相信这对我们的队伍也有巨大的鼓舞作用，于是我们继续向前开进。

当我们停在向导们将我们带去的一座房子前，只听里面传来一声尖叫。我迅速从马上跳下，飞快地冲向门口。我的坐骑随后赶到，他用鼻子把我拱开，然后转个身，用后蹄使劲地踹那扇门。这时骑在母豹身上的小欧都也来了。一看到那母豹，我的马就吓得全身发抖，一动也不敢动。母豹也听到了叫声，她忘了背上还有个孩子，直接就向门冲去。男孩撞到门上，跌下来时已不醒人事。我还没来得及跑到他身边，罗娜就已经把男孩抱到怀里，等他恢复意识后又把他放到他原来的坐骑上，那只熊还一直跟着他。

母豹撞了三次才把门撞开，然后箭一般地冲了进去。我们连忙跟上去，但她已消失不见。我们跑上楼梯，整个房子都搜寻了一遍，可是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又飞快地冲下楼，发现楼梯下方有一扇门，由此进入了一个像迷宫一样的洞穴。我们在洞里走出不远，就看到母豹驮着我们要找的那个孩子走了出来。

孩子告诉我们，那个他认作是母亲的女人把他丢进一个洞里，还说要把他献给母豹。还好来的母豹是这个好的，还把他救了出来。

接着我们继续找另一个男孩，这次进到房间里没那么困难，可是天哪，我们来得太迟，那个小囚徒已经被一个凶残的野蛮人杀死了！待罗娜了解到是哪个男孩才稍稍有点安慰，她一直预感那孩子会长成一个坏巨人，现在死亡挽救了他，使他不必堕入那种最糟糕的命运。母豹向那个杀死男孩的凶手扑去，咬住他的喉咙，把他拖到大街上。她嘴里叼着那个男人，跟在罗娜后面，就像猫嘴里叼着一只大老鼠。

“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吧，”罗娜说道，“这里没有母亲！这些人不值得拯救。”

母豹扔下她的猎物，向人群猛冲过去，一下往左一下往右，专往最密集的地方闯。那些奴隶们尖叫着想逃开，结果又一个接一个地撞到一起。

我们走回自己的队伍，发现一切还像我们离开时那样，大家都秩序井然，严阵以待。

但我还远远不能安心：还没有任何公主的迹象，我们不知道她在谋划些什么！今天整晚都要保持警醒、时刻防卫！

小矮人们十分强韧，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睡着。我们令他们就地跟自己的动物躺在一起睡，直到被叫醒为止。他们前一刻才躺下，后一刻就瘫软在他们睡梦中的音乐里。那声音就像流水淌过青草地，轻风穿过树叶丛。他们的动物睡得不那么沉，总是在半睡半醒之间。大一点的男孩女孩则轻轻地在入梦的人群中踱来踱去。一切寂静无声；整个邪恶的城市好像都歇息了。

第三十六章
母亲和女儿

罗娜是如此反感布里卡城的人，尤其是那些女人们，她想要尽快离开这里。而我却恰好相反。我强烈地感到，这时离开等于故意放弃可能获得的胜利。更糟糕的是，这样会削弱小矮人们的心志，从而把他们卷入更危险得多的境地。如果我们这时撤退，公主肯定不会让我们这样轻轻松松地走！如果我们直面她，至少预言成真的希望在我们这边！母亲和女儿必须相见：罗娜的可爱动人也许会撼动莉莉丝的心也说不定！如果莉莉丝用武力威胁，我就挡在她们中间！要是结果证明我对莉莉丝没有任何威慑力，我会，为了我的罗娜，毫无怜悯之心地握紧拳头向她挥去！我早已知道她的宿命，很可能这就是天意的安排，让她命定的灭亡由我们现在来实现！

我还是不对罗娜透露任何关于她跟公主关系的信息，只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跟她分析了现状，她马上同意跟我去宫殿。

当这座城市还在沉睡，公主一大早就从宫殿一座高塔的顶楼看到小矮人的队伍正在逼近。那景象唤醒了她心中不可遏止的恐惧：之前她想要毁灭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现在他们冲着她来了！传说中的预言就要实现了！

等她冷静下来，便下到那个黑暗的大厅，坐到椭圆形房间北边的焦点处，正对着屋顶上的开口。

她必须要好好想想！她现在所说的“好好想想”需要她对自身有一个清晰的感知，不是以前的她，而是她想要变成的样子。为了帮助自己把这种意识变成现实，她在不远处的上方悬挂了一面镜子，镜子隐形于大厅的黑暗之中，是用来接收从她身上反射出的耀眼光芒的。为了在镜中看到自己光彩夺目的美貌，她坐在那里等着子午线上的太阳。

很多影子在黑暗中围着她穿梭来去，她不时会瞥见其中某一个，用她特有的某种内在的眼睛，但拒绝正视它们。就在镜子正下方站着那个曾经跟过她一段路的“影子”，但公主正在沉思中，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这座城市被攻占了，城里的民众畏惧不前；小矮人和他们奇奇怪怪的骑兵在广场上驻扎下来。这时太阳照在公主身上，一时间，她又看见了那个光芒万丈的自己。那个影像很快消失了，但她还坐在那里。夜晚来临，黑暗笼罩并覆盖了那面镜子，但她还是一动不动。一种与那成群的影子共同袭来的阴郁在这宫殿中翻涌。仆人们吓得不住地发抖，但碍于小矮人们的兽

群，又不敢离开皇宫。一整晚公主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她必须要再次看到她的美貌！她必须再好好想一次！但勇气和意志力已经对她厌烦，不愿再依附她！

到了早上，我们挑出十二个个头最高、最勇猛的男孩跟我们一起去宫殿。我们骑上高头大马，他们骑他们的小马和小象。

公主还坐在那里，等着太阳赐给她可以看到自己存在的愉悦。日光正如涨潮一般慢慢涌上天空的海岸，但直到太阳已经当头照，还是没有一丝光线照进这个黑暗的大厅。

太阳已经升到我们眼前，又很快往上攀爬。我们走上通往宫殿那条陡峭的路的同时，他也在沿着宫殿大殿的穹顶往上爬。当他从大殿的窗户往里看——一瞬间，公主在光芒中看到了自己一闪而过的影像。她猛地跳起来，发出绝望的叫声：天哪，她的脸是那样惨白！斑点覆盖了她的半边身体，而且那斑点像她周围的大理石那么黑！她紧抓住自己的长袍，跌坐在椅子里。这时“影子”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她也看见了。

宫殿的大门跟往常一样大开着，于是我们穿过铺了路的小树林，走到宫殿门口，进入门厅。只见关母豹的笼子里躺着那只长了斑点的豹子，看上去像睡着或死去一样。小矮人们停下来想要看一下她。那母豹突然凶悍地跳起，向笼外扑来。马儿们惊得直立起来，又往前拉扯，大象们则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母豹摔了个四脚朝天，在颤抖的抽搐中扭动了一会，然后就一动不动了。我们接着骑进大厅。

公主还靠在那把沐浴在光柱中的椅子上，耳边传来庭院里石板路上踢踏而来的马蹄声。她惊醒了一下，又听了听，不禁发起抖来：她的宫殿里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她手按在身侧，大口地喘着气。那踏步声越来越近了，已经进到这个大厅了！正穿过黑暗向她走来的，可不是虚幻的、移动的人影！

而从我们眼里看去，只有一个光彩照人、高贵华丽的女人身处黑暗的中心。罗娜从她的马上一跃而下，向她奔去，我也跳下来跟上去。

“母亲！母亲！”她叫道，她清脆甜美的声音在穹顶下回响。

公主颤抖了，她的脸色几乎因仇恨而变黑，额上的眉毛也皱到一起。她站起来，立在原地。

“母亲！母亲！”罗娜又唤了一声，同时跳上公主站立的高台，并张开双手紧紧抱住她。

再多一刻我就能赶到她们身边了！——而就在那一刻，我看到罗娜被高高举起，然后重重地扔到大理石地面上。哦，她落地时的响声是那样可怕！她就倒在我脚下，不再动弹。公主带着女魔头似的微笑又坐了下来。

我重重地跪在罗娜身边，把她从石头地面上抱起，紧紧拥在怀里。我带着愤恨的怒火望向公主，她只报以她最迷人的微笑。我本来应该扑到她身上，扼住她的喉咙，把她掐死，但我对这孩子的爱比对那母亲的恨更强烈。我把自己心爱的人抱得更紧些，她的手臂无力地垂下，血流到我手上，然后轻轻慢慢地一滴滴落到地上。

马匹嗅到了血腥味——先是我的马，然后是那些小马驹。我的马直立起来，颤抖着狂躁地四处走动，然后盲目地穿过黑暗的大厅向前冲去，那些小马驹也跟着它往前冲。罗娜的马呆立着，低头望着他的主人，全身不停地颤抖。男孩们从马背上跳下，他们的马看不到面前那堵黑色的墙，同我的马一起向前冲去，结果在墙上撞成碎片。大象们也走到高台下，停下来伸长鼻子拼命吹着；小矮人们跳到台上，被眼前惊悚的景象吓呆了。公主向后躺在她的椅子里，脸像死尸一样毫无生气，只有眼睛是活的，还闪着邪恶的红光。她又变成我在树林里发现她时那样枯槁和干瘪的样子，身体一侧像是曾有一只大手放在上面，留下了烙印。但罗娜什么也看不到了，而我眼里也只剩她。

“母亲！母亲！”她叹息着停止了呼吸。

我把她抱到庭院里：太阳照在她苍白的脸上，和一抹朦胧的微笑投下的令人心生怜悯的阴影。她的头向后垂着，整个人已经“像泥土一样死去”注。

那一刻我忘了小矮人的存在，忘了那个杀戮成性的公主，忘了我怀中的这副躯壳，只是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走，寻找我的罗娜。街上的门口和窗前都挤满了那些野蛮人嘲弄的脸，但他们不敢开口说什么，因为那只白色母豹正跟在我身后，紧随着我的脚步。我厌烦地把她踢开，但她只是停了一会，又继续跟着我。

等我走到广场才发现：小矮人的队伍不见了！空荡荡的广场让我猛地回过神来。小矮人们去哪儿了？“她的”小矮人们！我把她的孩子们弄丢了！我无助地四处张望，跌跌撞撞地走到一根大柱子跟前，瘫软在它的底座上。

可当我再次望向怀中那平静的面容，只见那上面仿佛掠过一抹活生生的转瞬即逝的微笑。我从不怀疑那只是我的幻觉，但还是相信它代表的意义：我还会见到活着的她！迷失的人不是她，而是我自己，总有一天她会找到我！

我站起来去找小矮人们，出于本能地想走到我们进城的那扇大门去。我环顾四周，母豹已不见了踪影。

大街上迅速汇集了一群来势汹汹的本地人。他们看我驮着一个死人，开始还不敢攻击我，但我还未走到大门，他们已经胆大起来。女人们开始不停地推搡我，我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又有一个男人在推我背上背负的神圣的负担，我给了他一脚，他惨叫着逃开了。但人群渐渐逼近，我担心背上的躯体已无法再承受更多的伤害，便把我的珍宝抱得更紧些，空出右手。然而这时，我身后的街道起了骚动，人群退散，从中走出被我留在宫殿中的小矮人。十个孩子骑在四只大象上，还有两只大象上躺着手脚被缚住的公主。她一动不动，只有两颗眼珠在那可怕的眼窝里滚来滚去。随后是两个孩子骑在罗娜的马上。那驮着公主的机灵的动物时不时把长鼻子伸到背上，去检查她身上的绳索。

我在前面继续往前走，走出了这座城市。我之前怀着那样的憧憬进入这邪恶之地，现在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们擒住了坏公主，却失去了我们热爱的女王！从此我的生命变得荒芜！我的心一片空白！

---

1. 引自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第五幕第三场中李尔王台词。（译注）

第三十七章
影子

同伴们喜悦的低语声惊醒了我：他们已经看到远处自己的伙伴了！骑在罗娜马上的那两个孩子先上前跟他们会合。迎接他们的是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但马上就消退了。随着我们的靠近，他们的抽泣声就像细小的碎裂的波浪向我们涌来。

当我来到他们中间，发现他们身上发生了某件可怕的事：他们稚气的脸上形容枯槁，好像经历了某种异样的恐惧。没有什么悲痛能带来那样大的改变。有几个孩子慢慢走到我身边，伸手卸下我背上的负担。我由着他们。当他们接过那躯体时，脸上带着又温柔又绝望的微笑，令我的心在孤独中又充满对他们的怜悯。他们徒劳地为他们的母后哭泣，徒劳地想要唤起她对他们的爱的某种回应，徒劳地在抬她走的同时吻她抚摸她，但她就是不醒！他们一人一边各抬着她一只胳膊，轻轻地抚摩着；只要能靠近她的人都把手臂放到她身下支撑着她；那些无法靠近的则围在抬她的人周围。他们走到草长得最茂盛最柔软的地方，把她放下，然后所有的小矮人聚在一起痛哭起来。

人群外是象群，而我站在靠近象群的位置，越过中间众多的小小头颅，望着我的罗娜。那些站我旁边的小矮人突然发现公主的存在，吓得愣在原地发起抖来。欧都是第一个开口的。

“我见过那个女人！”他悄悄对身边的人说，“就是她跟那只白豹打在一起，那天晚上它们打斗时的叫声把我们都吵醒了！”

“傻瓜！”他的同伴说，“那是一只野兽，身上有斑点的！”

“看她的眼睛！”欧都还是坚持，“我知道她是一个坏巨人，但她也是一只可怕的野兽。我知道她就是那个长斑点的！”

另一个孩子往前靠近了一步，但欧都猛地把他拉回来。

“别看她！”他一边喊着一边躲开，可同时又被那双充满复仇渴望的眼睛所吸引。“她一眨眼就能把你吃下去！那是‘她的’影子！她就是那个邪恶的公主！”

“不可能吧！他们说公主很美的！”

“这确实是公主！”我插话道，“是邪恶让她变得丑陋！”

她听到这话时，脸上的表情多么惨淡！

“我不该逃走的！”欧都沉思地说。

“是什么让你们逃走？”我问他，“我本来应该在原地找到你们的！”

他并没有马上回答。

“我不知道是什么，”另一个孩子答道，“我那时很害怕！”

“那是一个从宫殿那边山上下来的人。”又一个说。

“他怎么吓你们的？”

“我也不清楚。”

“他不是一个人，”欧都说，“他只是一个影子；因为他都没有厚度！”

“再跟我多说一些关于这个影子的事。”

“他从山上下来时全身漆黑，走路的样子像是个坏巨人，不过是展平的。他完全就是一片黑暗，我们一看到他就十分害怕，但我们没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他走过来的气势就像是要从我们身上碾过。但还没有走到我们跟前，他就开始不断延伸，体型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大得超出了我们的视线，我们看不见他，但他却把我们盖住了！”

“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之间都被他的黑暗完全占领了，看不到彼此，然后，他钻进了我们心里。”

“你怎么知道他钻进了你心里？”

“因为他让我变得不一样了。我变得想要干坏事。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欧都了——不是以前我认识的那个。我当时想把索佐撕成碎片——不是真的想那样做，但就是那种感觉！”

他转身抱了一下索佐。

“那不是我，索佐，”他抽泣起来，“真的，我的内心还是欧都，永远爱你的欧都！当时那个欧都走过去把‘小淘气’打翻在地。我心里一阵恶心，心想

我得把自己杀了，从这黑暗里逃出去。这时，好像我心里想的被谁听到似的，响起一阵可怕的笑声，那声音让我周围的空气都振动起来。然后我想我就逃了，但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逃，直到发现自己在拼命地跑，其他人也跟着一起跑。我本来可以停下来的，但当时就是没想到，就那样一直跑出了城门，跑到了城外的草地上。那时我才意识到，我逃离了一个影子。那个影子想要变成我，但它不是我，我是爱护索佐的欧都，是那个影子控制了我，让我从心里憎恨索佐，但那并不是我自己！现在我才发现我那时不应该逃走！不过我当时确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等知道的时候就已经做了！是我的腿的错，我想：它们害怕了，就忘了我，自己迈开步子跑起来了！不听话的腿！揍你！也揍你！”

欧都说完一边各踢了一下自己不听话的腿。

“那影子后来怎样了？”我问。

“不知道，”他回答，“我猜他又回到没有月亮的黑夜里去了。”

我陷入对罗娜去向何处的揣测中，跪在草地上，把那毫无生气的躯体抱到我腿上，在它耳边低声呼唤，“罗娜，你在哪？我爱你！”但它的嘴唇没有一丝反应。我吻了吻它的唇，还不是很冷，便把这尸体放下，指派一名守卫看护它，然后起身为罗娜子民们夜里的安危去筹划了。

太阳落山前，一直都有我安排的卫兵在看守着营地外的公主，周围还设有哨兵把守。我打算这一夜由我来巡视，就叫其他人去睡了。他们倒在草地上，不一会就睡着了。

当月亮升起，我瞥见某个白色的东西闪过，那是白色母豹。她悄无声息地绕着沉睡中的营地转了一圈，我看见她三次从公主和小矮人中间走过。看到这些，我就让守卫也休息了，自己则抻了抻手脚，躺在了罗娜的尸体边。

第三十八章
到苦难之宅去

早上我们启程，想要尽快回到树林。我骑着罗娜的马，怀抱着她的尸体。我要把这副身体交给她的父亲：他会在他的亡者之屋里给她安排一张小床！如果他不肯，我又确定她不会再醒来，就把尸体放到沙漠里，看它腐化殆尽！但我相信他会收留她的，她确实已经死去很久了！天，我得多么苦涩地在他面前卑躬屈膝！

我还要把莉莉丝也带到亚当那里。我没有能力让她忏悔！我没有杀掉她的权力——更不用说把她放回世上的权力！此外我当然也不够格做她永远的看守人！

一路上我一次又一次地给她提供食物，但她只回应我充满恨意的眼神。那双怒火腾腾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而且我感觉它一直是睁开的，直到我们抵达那条热河的对岸以前。等我们到了河的另一边之后，那双眼睛就再没睁开过，直到我们走到苦难之宅。

一天傍晚，我们正在支帐篷准备过夜，我看见一个小姑娘正向公主走去，便赶紧跑过去以防意外发生。可还没走到跟前，那个孩子就已经把什么东西放进了公主的嘴里，紧接着发出一声疼痛的叫唤。

“求求你，国王殿下，”她呜咽着说，“帮我吸吸手指。那个很坏的女巨人在我的手指上咬了个洞！”

我吸了一下她的小手指。

“现在好了！”她叫道。不一会儿，她又拿一个水果喂到公主嘴边，不过那张嘴贪求的是其他食物。这次她迅速地把手拿开，结果水果掉到了地上。这个孩子名叫露娃。

第二天我们穿过热河。再次回到自己的故土，小矮人们都兴高采烈，但距离他们的窝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那天我们也只能走到“青藤大厅”，因为那里的葡萄长得很好，我决定就在那儿过夜。小矮人们一看到那累累的果实，马上就知道它们长得好不好。他们飞快地冲上去，饥渴地大吃起来。几分钟后，他们就在大厅的青色地板和大厅周围的树林里睡着了。我希望再次看到那幽灵之舞，估计小矮人们那时还在睡，就让他们在中间留了一大块空地。我躺在他们之中，罗娜就在我旁边，但我没有睡着。

夜晚降临，那些舞者突如其来地出现了。我正在想，他们是不是就这样每晚跳舞直到时间尽头，而我会不会，因为自己的顽固，某天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时孩子们睁开了眼，他们立刻爬起，并完全醒了。很快地，他们一人拉住一个舞者，一起蹦着跳着离开了。幽灵好像能看到这些小矮人，并欢迎他们的到来：也许他们了解小矮人的一切，因为他们从很久以前就一直在回到童年的路上！不管怎么说，我想孩子们无邪的嬉戏一定给那些疲惫的灵魂带去了一些活力。这些魂灵们已经被剥夺了现在，未来也黯淡无光，除了他们已消逝的过去的阴影，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孩子们虽然各种嬉闹，但从不搞粗鲁的恶作剧；即使他们的确在跳舞的节奏中有短暂的卡顿，那些可怜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让他们发笑的幽灵们至少没有表现出不悦。

就在清晨破晓之前，我吃惊地看到骷髅状的公主出现在大厅门口。她眼睛圆睁，发着红光，那可怕的黑点又一次出现在她的身侧。她站了一会，然后轻轻地溜了进来，好像要加入舞群。这时我迅速爬起来。孩子们中发出一声厌恶又恐惧的叫喊，灯光突然熄灭了。低低的月亮照进来，我能看到孩子们抱在一起，幽灵已经不见了——至少肉眼是看不见了，公主也消失了。我飞快地冲到之前放置她的地点：她还是闭着眼躺在那里，好像从来没挪动过。我又回到大厅。小矮人们已经重又倒在地板上，镇定下来准备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动身时，发现离我们稍远的地方有两具骷髅在草丛中活动。小矮人们纷纷离开队列，向他们跑去。我也跟上去。虽然现在他们走起来轻松自如，身上已经没有了夹板和绷带，我还是能认出，他们就是我之前在这附近见过的那对夫妇。孩子们很快跟他们成了朋友，抱住他们的手臂，抚摩他们长长的指骨。很明显这对可怜的人儿对孩子们的好奇和关注抱着友善的态度，且两人看上去相处十分融洽。他们共同失去的一切把他们拉到了一起！失去一切对他们来说反倒成了新生活的开始！

看到他们已经采了一些草药并且还在继续找——大概是用来擦洗他们的骨头，还有什么方式能让营养渗入到如此基础的身体器官？——小矮人们先仔细查看了他们手中药草的种类，然后依样采来，塞满他们伸出的手里。然后他们向骷髅夫妇告别，答应下次再来看他们，就又继续上路了，边走边说他们一直不知道同一片树林里还住着这么和善的人。

抵达小矮人筑窝的地方后，我陪他们待了一晚，看他们安顿下来，鉴于罗娜看上去还是跟刚刚死去一样，没有必要那么匆忙。

公主一直没有进食，眼睛也还是闭着的：我担心她到达旅途终点之前就会饿死，于是夜里走到她跟前，把我赤裸的胳膊放到她的唇边。她狠狠地咬进我的胳膊，痛得我叫出了声。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从她身边逃开的，等清

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她够不到的地方。这时已经是早上了，我准备立刻出发。

我选了十二个小矮人，不是最高大或最强壮的，却是最可爱和最快活的，让他们坐在六头大象上。我还带了两个机灵的“大笨熊”（孩子们是这么叫他们的）来背公主。我还是骑着罗娜的马，把她的身体包在披风里，放在我前面。根据我自己的最佳判断，我选择直行，穿过河床左侧的支流，去往苦难之宅。我希望在那里学到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穿过那些更宽阔、更不好走的支流，以及如何避开怪物频现的盆地。前者是为大象们考虑，后者是为了孩子们。

在路上，有一晚我过得很糟糕——那是出发后的第三晚，我们在一片沙漠里过夜，就在那条干涸的河流的两条支流之间。

我们把大象安置在荫蔽处，把公主放在他们中间，让她躺在沙地上直到早晨。她看上去一点生气都没有，但我感觉她并不是真的死了。我躺在离她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另一边放着罗娜的尸体，就这样同时照看着死者和危险分子。西边月亮已经降到了半山腰，苍白的沉思着的月亮，给沙漠投下斑驳的阴影。忽然间她被遮蔽了，还能看得见，但并不发散任何光亮：一层厚厚的半透明的轻纱罩住了她耐人寻味的美丽，她看上去心事重重。那轻纱被掀起一角，我看到皎洁月光下凸显出的轻纱的边缘——犬牙交错的轮廓显现出蝙蝠翅膀的形状，中间破破烂烂，边角呈钩状。这时一阵冷风袭来，带着烧灼般的刺痛感——莉莉丝正压在我身上。她的双手还是被缚住的，但她的牙齿正穿过罗娜为我制的那件披风，死死地咬入我的肩膀。我躺在那里仿佛全身麻痹。

生命像是正从我的体内流入她的。当我意识过来，重重地打在她手上。她尖叫着昂起头，我感觉到她的颤抖。我把她从我身上掀开，迅速爬起。

她跪在地上，前后摇晃着她的身体。又一阵烧灼般的寒冷包围了我们。月亮开始发出明亮的光，我看见莉莉丝的脸——枯槁又惨白，还沾染着血色。

“跪下，你这魔鬼！”我大喊。

“你要带我去哪儿？”她的声音空洞得就像来自墓穴的回声。

“去你前任丈夫那里。”我回答。

“他会杀了我的！”她呻吟道。

“至少我把你脱手了！”

“把我的女儿交给我。”她突然尖叫着咬牙切齿地说。

“永远不可能！你的死期终于到了！”

“行行好松开我的手！”她哀怨地说，“我真的很痛。那绳子都勒到我的肉里去了。”

“我可不敢。躺下！”

她像一块木头一样僵直地倒在地上。

那个夜里剩下的时间都在平静中度过，等到早上，她看上去又像是死了一样。

黄昏来临前，苦难之宅终于出现在我们视野里，这时一只大象骑到我身边。

“请告诉我，国王殿下，你不是要去那个地方吧？”坐在象脖上的孩子轻轻跟我说。

“是的！我们要在那里过夜。”我回答他。

“哦，别去那里吧！那是猫女住的地方！”

“如果你见过她本人，就不会用那个名字叫她了！”

“没人见过她，她没有脸！她整个头只有背面和侧面。”

“她是不想给无聊又贪心的人看到她的脸！——谁教你们叫她猫女的？”

“我听见坏巨人们这样叫。”

“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说她手上脚上都长着锋利的爪子。”

“不是的。我认识那位女士，还在她家里过过一夜。”

“但她还是有可能长着锋利的爪子啊！你可能只看到她的脚，但她的爪子有可能卷起来藏在脚底了！”

“这样说的话，可能你觉得我也长着爪子？”

“哦，不是，那不可能！你是好人！”

“巨人们也有可能那样告诉你哦！”我继续引导他。

“他们说你的话，我们才不会相信！”

“巨人们是好人吗？”

“不是，他们老爱撒谎。”

“那你们为什么相信他们说那个女士的话呢？我知道那个女士是好的，她不可能有爪子。”

“请告诉我们，你怎么知道她是好的？”

“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好的？”

我继续前行，而他则原地等他的伙伴们，并告诉他们我说的话。

接着他们很快追过来，当他们走到我身边时——

“如果我不相信她是好人，就不会带你们去。”我对他们说道。

“我们知道。”他们回答。

“如果我要做一些让你们感到害怕的事——你们会怎么说？”

“一开始那些野兽也让我们害怕，但它们从不伤害我们！”有一个这样答道。

“害怕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它们！”又有一个补充道。

“正是如此！”我说，“等你们见到那个小屋里的女人，就会知道她是个好人。你们可能会好奇她在做什么，但她永远是一个好人。我了解她比你们了解我更深。她不会伤害你们，——即使她那样做了，——”

“啊，看来你也不是很确定嘛，亲爱的国王殿下！你也觉得她可能会伤害我们！”

“我确信她永远不会对你们有恶意，即使她真的伤害了你们。”

他们沉默了一会。

“我不害怕受伤——一点点！——好吧，受重伤也不怕！”欧都喊道，“可我不喜欢在黑乎乎的地方被抓伤！巨人说猫女的家里到处都是带爪的手手脚脚！”

“我要把公主带到她那里去。”我说。

“为什么？”

“因为她是公主的朋友。”

“那她怎么可能是好人？”

“‘小滚球’也是公主的朋友，”我说，“露娃也是：我不只一次看到他们俩给公主喂葡萄吃！”

“‘小滚球’是好的！露娃也是好的！”

“所以他们才把公主当朋友。”

“猫女——我的意思是那个不叫猫女、也没有爪子的女的——会给她吃葡萄吗？”

“她倒是更有可能给她留下些爪印！”

“为什么？——你说她是公主的朋友啊！”

“正是如此。——朋友就是给予我们所需的人，公主现在就非常需要被好好地教训一顿。”

他们又沉默了。

“你们任何人要是害怕的话，”我说，“现在可以回家。我不会拦着。但我不能带宁愿相信巨人也不相信我的人一起走，我也不想带那些把一位善良的女士叫做猫女的人！”

“求你原谅，国王殿下，”其中一人说，“面对恐惧我感到很害怕！”

“我的孩子，”我回答他，“恐惧没什么坏处。唯一的坏处只是按恐惧希望的那样去做。恐惧不是你的主人！你直面他，嘲笑他，他就会逃走。”

“她就在那里——站在门口等着我们！”一个孩子叫道，并用手遮住眼。

“她长得多丑啊！”又一个呼应道，同样也遮住眼。

“你们根本看不到她的脸，”我说，“她的脸是蒙住的！”

“她根本没有脸！”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她有一张非常美丽的脸。我见过的。——而且真的跟罗娜一样美！”我叹息着又补充了一句。

“那她为什么要把脸藏起来？”

“我想我知道原因——总而言之，她这么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我不喜欢猫女！她看上去很可怕！”

“你不会喜欢，但也不应该讨厌你从没见过的东西。——再说一次，你们不要再叫她猫女了！”

“那我们应该叫她什么？”

“玛拉小姐。”

“这名字真好听！”一个女孩说，“我会叫她‘玛拉小姐’，也许她就会给我看她漂亮的脸蛋了！”

裹着一身白色衣裙的玛拉，确实正站在她家门口迎接我们。

“终于来了！”她说，“莉莉丝的死期早就近了，但现在真的来了！所有的事都会实现。我等了几千年——没有白等！”

她走向我，从我的手里接过我的宝贝，把它抱进屋里，然后又回来抱走公主。莉莉丝抖了一下，但没有反抗。动物们在门外歇息，我们跟着女主人进了屋，小矮人们看上去很严肃。玛拉把公主放在房间一侧粗制的高背长椅上，将她的绳子解开，然后转向我们。

“韦恩先生，”她说，“还有你们，小矮人们，我要谢谢你们！这个女人，用温和的方式不能制服她；所以必须用更严厉的方式。我必须尽我所能地让她忏悔！”

心肠柔软的小矮人们都开始伤心地哭起来。

“你会把她伤得很重吗，玛拉小姐？”刚刚提到的那个女孩问，边说边把她温暖的小手放到我手里。

“是的，恐怕我必须那样做；恐怕她会逼得我不得不那样做！”玛拉回

答，“只伤她一点点太残忍，之后又要全部重新再来一次，而且只会出手更重。”

“我可以跟她一同留在这儿吗？”

“不能，我的孩子。她不爱任何人，也不会跟任何人‘同在’。将来会有某个人跟她在一起，但她不会愿意跟‘他’在一起。”

“那个从山上下来的影子会跟她在一起吗？”

“恐怕伟大的‘影子’会在她体内，但不能跟她‘同在’，跟任何人都不行。她会知道我在她身边，但这不会给她带来安慰。”

“你会在她身上留下深深的爪印吗？”欧都问，他靠近玛拉，把手放进她手里，“求求你，不要再让那红色的液体流出来了！”

她把欧都抱起来，背对着我们，把遮住脸的面纱拉下，然后把欧都举到一臂远的位置，好让他看清她。

仿佛欧都的脸成了一面镜子，我在那上面看到了他所看到的。他先是愣愣地瞪着，小嘴张着，然后脸上出现了看到神迹般的惊奇，很快又转变成狂喜。他久久地着迷地盯着，直到玛拉把他放下，他还一直仰头看着她，看得入了神——好一会之后才跑回我们当中，脸上带着预言家的神情，好像知晓了某个不能泄露的天赐福音。玛拉重新戴好面罩，然后转身面向其他的孩子。

“你们睡觉之前要先吃点东西，”她说，“你们赶了很远的路！”

她把家里的面包放到孩子们面前，还有一大壶凉水。孩子们从来没见过面包，而且这些面包又硬又干，但他们还是把它吃掉了，且并没有什么不悦。他们也从来没见过水，但一样毫无异议地把它喝掉，并且喝一大口之后都纷纷抬起头，十分惊喜的样子。之后玛拉把最小的孩子们带走，剩下的则排成一列跟在她后面。后来他们告诉我，她用她温柔的双手，把他们安置在阁楼的地板上睡下了。

第三十九章
那天夜里

那一夜小矮人们睡得很不安稳。第二天白天，他们向我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怪异之事。不知道是睡时的惊骇进入了他们清醒的时候，还是醒时的恐惧跟他们一起沉入了睡眠，总之不管醒着还是睡着，他们都不得安宁。整晚房子里好像都在发生着什么——某件悄无声息的、惊悚可怕的、他们不应该知道的事。没有一丝声响被唤起，黑暗与沉寂融为一体，沉寂就意味着恐怖。

他们说：曾有一阵异样的风充满了整间屋子，摇晃着屋内的一切。整栋房子都在颤抖摇晃，像一匹在抖动自己身体的马。但这阵风又是寂静无声的，在经过他们寝室时连一句呻吟都没有，像无声的抽泣一样，一下就过了。

他们睡着了，等再次醒来时却被吓了一大跳。房子里好像充满了他们之前喝过的那种水。水从下面涌上来，一直升到整个阁楼直到天花板都被水填满。但这一切跟之前的风一样静悄悄，当水退下去，他们又睡着了，身上也变干、变暖了。

等他们再次醒来，所有的空气中，他们说，室内的和室外的，都充满了猫。它们大群地聚集在一起——上上下下，边缘中间，房间的每个角落。它们伸出利爪想要戳破玛拉小姐给他们套上的睡衣，但没有成功，早上也没人身上有抓痕。突然，黑暗之中传来他们整晚听到的唯一的声音——那体形硕大的“曾祖母猫”在沙漠中远远的号叫：她一定是在呼唤她的孩子们，他们想，因为所有的猫一瞬间都停下来，一切都静止了。他们又一次很快睡着，直到太阳升起才醒。

以上就是孩子们跟我叙述的当晚的经历。但我那整晚都跟戴面罩的女士还有公主在一起：发生过的事有些我看到了，但更多还是靠感觉；还有很多眼睛看不到、内心也只能理解到一定程度的东西。

玛拉一带着孩子们离开房间，我的眼光就落在那只白色母豹上：我以为我们已经把她甩在身后了，没想到她会在这里出现。她蜷缩在一个角落，好像对自己可能看到的景象感到极端恐惧。高高的壁炉台上放着一盏灯，照得整个房间仿佛都是灯影，有时又变成一些模糊的形状。公主躺在靠着墙的高背长椅上，手脚似乎都没有挪动过。这等待的感觉真是令人窒息。

等玛拉回来，她把莉莉丝躺着的那条长椅拉到房间中间，然后坐在壁炉另一边我的对面。我们之间是徐徐燃烧的炉火。

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在来的路上！那些模糊不清的形状闪烁摇晃。一个貌似蛇蜥的银白色物体从我们之间穿过，它慢慢地爬过粘土地面，爬进壁炉。我们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个可怕的东西离得越来越近了。

可是几个小时过去，快接近午夜了，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这个夜晚十分静谧，没有一丝声响打破这种宁静，没有火焰的沙沙声，也没有木板或横梁发出的吱呀声。我不时感到一种起伏，但那是来自地面、空中、水里或地下，还是来自我的身体或灵魂——到底何处，我无从知晓。我只感到一场可怕的审判即将来临，但我并不害怕，因为我已经不在意那些必须要做的事之外的任何事了。

很快到了午夜。戴面罩的女人起身转向长椅，慢慢解开遮住她脸的长布条。布条落到地上，她踩到上面。公主的脚是朝向壁炉的，玛拉向她头部那一边走去，稍稍侧身，站在她的头部后方。这时我看见她的脸。那是一张美得无法形容的脸——洁白又悲伤，由内而外、深入灵魂的悲伤，但又并不是愁苦的，我知道这张脸永远不会显露愁容。大颗的泪珠从她的脸颊滚落，她用自己的长袍拭去，之后表情变得异常镇定，也不再哭泣了。但由于她脸上每一道线条都透露出怜悯，使她整个人看起来倒显得严肃。她把手放在公主头上，抚摸她额头的刘海，然后蹲下来，往她蜡黄的前额上呼了一口气，那身体颤动了一下。

“你愿意从你长久以来的作恶中悔悟改过吗？”玛拉轻轻地说。

公主没有回答。玛拉又问了一遍，以同样轻柔动人的口吻。

同样没有任何回应。她又说了第三遍。

这时那看上去已经死去的身体张开了嘴说起话来，那些字好像不是以声音的形式发出。我无法进一步描述：它们没有声音，但在我听来却是一个个的字。

“我不会，”她说，“我只会是我自己，不会是别人！”

“可是啊，你现在就是别人，不是你自己！你不愿意做真实的自己吗？”

“我要做我现在想做的自己。”

“如果你的力量恢复了，会不会为你制造的苦难尽量去弥补？”

“我会听从我的本性。”

“你不明白：你的本性是好的，却行邪恶之事！”

“我要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我‘自己’想做的。”

“你要做那个‘影子’蒙蔽你的‘自己’，引你去做的事？”

“我要做的事就是我要做的。”

“你杀死了自己的女儿，莉莉丝！”

“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再说她本来就是我的！”

“她从来不属于你，就如你也不属于他人。”

“我不属于他人，我是我的，我的女儿也是我的。”

“既然这样，上帝啊，你的时辰已经到了！”

“我不在乎。我就是我，没人能把我自己从我身上夺走！”

“你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自己’。”

“只要我觉得我是那个令自己满意的人就够了，其他的我不在乎。我对自己将来会变成的样子很满意。我自己的选择使我成为现在的我。我自己的思想使我成为我，我脑子里想到的自己就是我。别人不能造就我！”

“但确实有人造就了你，并迫使你认为那是你自己的功劳。过不了多久，除了他眼中看到的你，你再看不到别的东西！你也不会对自己满意多久了。这个时候你该意识到即将到来的转变了！”

“没有人造就我。我反抗那种使我无法自由的‘力量’！你是他的奴隶，所以我也反对你！你也许能折磨我——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但你无法迫使我做任何违背我意志的事！”

“这样的一意孤行是没有意义的。有一种光芒会照到比意志更深的地方，它可以照亮意志背后的黑暗面：也就是说它可以改变你的意愿，把它真正变成你的而不是别人的——‘影子’的愿望。创造的意志能倾注在它创造出来的事物中，并拯救它们！”

“那道光无法进入我的心中：我憎恨它！——快滚吧，奴隶！”

“我不是奴隶，因为我爱那道光，和它带来的那种更深的意志，正是那种意志塑造了我自己的意志。其实并没有奴隶，只有那些反抗自己造物主的生灵。除了那个一边喊着‘我是自由的’，一边又无法终止自己存在的人，还有谁算是奴隶！”

“你是出于自己怯懦的内心才说出这些蠢话！你想要我屈服于你：可是我不会让步！我要跟你对抗！我想要变成什么样，你改变不了。我不会成为你以为的样子——你口中的我的样子！”

“那就对不住了：你必须为此受苦！”

“但自由着！”

“能创造自由的人才是自由的；奴役别人的人并不真爱自由：她自己也不过是奴隶。在你认知范围内的每一条生命、每一个意志、每一颗心，你都想方设法要使它们臣服：你已经沦落为你奴役的每一个人的奴隶——可你自己还意识不到！——看看你自己吧！”

玛拉把手从公主的头上移开，退后两步。

如弥天大火一般的某种东西无声地占据了整个屋子——对孩子们来说，我猜，就是那一阵无声的风吧。我不由得转向壁炉，里面还是那一小簇静止不动的火光，只见那虫子一样的东西慢慢从里面爬出来，它发着白热的光，就像炽热的白银一样鲜活，如同火的内核中那颗跳动的心脏。它非常缓慢地爬向公主的高背长椅，再以更慢的速度爬上去，最后停在公主的脚边，像是不愿再往前。我站起来，悄悄走近一些。玛拉却原地不动，像在等着什么预知的事情发生。接着那个发亮的东西爬到一只赤裸的瘦骨嶙峋的脚上，但没有留下伤痛的痕迹，椅子上它之前躺过的地方也没有烧焦的印记。缓慢地，极其缓慢地，它爬上她的长袍，爬上她的胸脯上，然后消失在衣服的褶皱里。

公主的脸像石像一样镇定，眼皮合拢，盖住那像是已死的眼睛，有好几分钟没有任何动静。终于，在公主那干得像羊皮纸一样的皮肤上，出现了最晶莹的露珠一般的小水珠，不一会，小水珠就变得跟小粒的珍珠那样大，它们汇聚在一起，像小溪流一样汩汩流下。我冲上前去，想要把虫子从那可怜的已枯竭的胸脯上拿下，一脚把它踩死。可是玛拉——悲伤之母，走过来拦在了我前面。她把公主的长袍掀开：里面没有蛇，也没有什么东西爬过的烧灼的痕迹；那东西已经钻进那个黑点的中心，“刺入骨节与骨髓”，进入了她“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注]。公主的身体蜷曲着颤抖了一下，我知道那虫子已经钻进了她隐密的心房。

“她正在看见她自己！”玛拉说，她伸手把我拉退几步，离靠背椅远一点。

突然，公主的身体向上弯起，形成一道拱形，然后猛地跳到地上，僵直地立着。她脸上的惊恐吓得我全身颤抖，惟恐她张开眼睛，让我魂不附体。她的胸脯上下起伏，但没有呼吸进出她的身体。向下滴着水的头发忽然间全立起来，并发出火花；之后又垂下，因折磨而溢出的汗水顺着头发潺潺地流到地上。

我想伸出手臂抱住她，玛拉阻止了我。

“你无法走近她，”她说，“她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在她自我意识的地狱里。宇宙中心之火正把善恶之识照进她的心里，并向她揭示她到底是谁。她终于看清自己是善还是恶，终于明白那烧着她的火焰正是她自己，但她还不知道生命之光就在那火焰的中心。不用替她担心，她没有被遗弃，只因没有更温和的方式可以帮助她了。我们等着看吧。”

她就那么站了有五分钟，或五年——我已无法分辨；终于她面朝下地倒在地上。

玛拉走到她身边，低头望着她，大颗的泪珠从她眼里落到地上这个从来不曾哭泣、也不会哭泣的女人身上。

“你会不会改恶从善？”她最后问道。

“为什么他把我造就成这样？”莉莉丝喘息着说，“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哦，那么不同的人！我很高兴把我塑造成这样的是他，不是我自己！这样就只有他要为我的所做所为受到谴责！我自己才不会造出这样一个没有价值的废物！他这么做就是想让我知道这一点，然后痛苦一生！我不要再被塑造！”

“那就把你自己毁掉吧。”玛拉说。

“我的天，我做不到！你明明知道这一点，还故意嘲讽我！有多少次我痛苦得想了结自己的性命，但那个暴君一直让我存在着！我诅咒他！——现在就让他杀了我吧！”

她的话一节一节地说出，像马上要彻底坏掉的喷泉在喷水。

“如果他没有造就你，”玛拉轻轻缓缓地说，“你连恨他的机会都没有。但他并没有把你塑造成这个样子，是你自己造成的。——但值得高兴的是：他能重塑你。”

“我不要被重塑！”

“他不会改变你，只会让你回复本来的样子。”

“我不要成为任何他造就的产物。”

“你难道不愿意把一切拨乱反正吗？”

她静静地躺着，肉体的折磨似乎减轻了。

“如果你愿意，就再躺到椅子上去。”

“我不去。”她从紧咬的牙关里挤出几个字。

房间里好像又起了一阵风，但不掀起任何声音和动静；同时有水在往上升，但水面的涟漪不成圆形，上涌的时候也没有声响。水是冷的，但还未冷到令人失去知觉的地步。它来得无形无声，我虽然感觉不到，却知道水正在上升。最后我看到公主被轻轻抬起，飘浮起来。水轻柔但不容抗拒地承托着她，然后与其说是把她放在，不如说是让她自行降落在靠背椅上，随即又迅速地退下了。

一方指责、一方维护的思想斗争又开始了，并且愈加激烈。莉莉丝的灵魂赤裸地躺在那里，任由那纯粹的穿透内心的光明折磨着她。她开始呻吟，发出深长的叹息，又好像在跟另一个自己对话一样轻声低语：她作为女王的身份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裂成了几个个体。她一会像面对自己最大的敌人一样，先对对方的挫败欣喜若狂，然后又伤心流泪；一会又像是躺在她极其憎恶的朋友怀里，不停地扭动身体，然后像魔鬼一样大笑。最后，她开始讲起了一个似乎是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其语言十分奇特，情节十分隐晦，我只能理解其中一二。但那语言又像是某种我熟知的语言原初的形态，情节则仿佛来自我过去的梦中，但我怎么都想不起详情。莉莉丝的故事似乎会不时牵扯到亚当从那散开的手稿中读到的内容，而且隐晦地提到一些神秘的影响力、自然力——还有邪术，我不由得怀疑——都是些我一无所知的东西。

她不再说话，头发再一次因恐惧而不断交替着发光、流汗。我向玛拉投去恳切的目光。

“可惜啊，那些并不是忏悔的眼泪！”她说，“真正的眼泪是汇集在眼里的，而且要苦涩得多，没有这么简单。自我厌恶并不是悲伤。不过这也是好事，至少这是向回家的方向又迈出了一步。在父亲的怀抱里，浪子们会忘记他们曾经厌恶的那个自己。只要跟父亲在一起，他自己对他来说就不再重要了。对莉莉丝来说也如此。”

她走近一点继续说道：

“你愿意恢复你罪恶地夺走的一切吗？”

“我没有拿，”公主强忍着痛苦艰难地答道，“任何我没有权力拿的东西。既然我有掠夺的能力，我就有掠夺的权力。”

玛拉撇下她走了。

渐渐地，我的灵魂开始觉察到一种看不见的黑暗，一种比迄今为止我所感受到的都要可怕的东西。一种令人恐惧的虚无，一种毅然决然的否定包围了她；那种感觉还未成形，但它的边界已经触碰到了我。在某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我好像在与“绝对死亡”独处！我当时感受到的，不是所有事物的消失，而是虚无的强烈存在感。随着极其痛苦的一声大叫，公主从靠背椅上冲到地下。那是存在着的事物在面对湮灭时的退缩。

“可怜可怜我吧，”她尖叫着，“把我的心掏出来，但让我活下去吧！”

与此同时，一种夏夜才有的完全的寂静，降临到了她和跟她一起见证这一切的我们身上。她承受的苦难本来已几乎快到她生命之杯的边沿，不知哪里来的一只手把杯子倾空了！莉莉丝抬起头，坐起身向周围望。片刻后，她笔直地站着，带着征服者的神气：她终于赢得了这场斗争！她无畏地面对了精神上的敌人，现在她的敌人们已经被打败！她把枯槁的胳膊举过头顶，嗓子里即将涌出为这邪恶胜利唱起的赞歌——这时她的眼睛突然恐惧地聚焦到某个地方——她看到了什么？

我顺着她的眼神看过去，只见她眼前立着的，像是从一面来自天国的隐形镜子里反映出的——她自己现在的样子，而在那旁边，是另一个美得无与伦比的形像。她颤抖着，再次无力地跌坐在地上。她终于知道了上帝本来要她成为的样子，就是她现在的反面。

余下的夜晚她都纹丝不动地躺着。

灰白的晨曦渐渐透进房间，她站起来，转向玛拉，用骄傲又谦卑的语气说，“你已经征服我了，让我回到旷野为自己痛哭吧。”

玛拉看到她的屈服并不是装出来的，但也并不是出于真心。她注视了她一会，然后说道：

“那么就开始吧，从做错的地方开始补救。”

“我不知道怎么做，”她答道，眼里却流露出已经预见到那个答案却又怕听

到的神色。

“打开你的手，放开你手里握紧的东西。”

她好像挣扎着想粗暴地一口拒绝这个要求，但她没有说出口。

“我做不到，”她只是说，“我没有那个力量了，你帮我把它打开吧。”

她伸出那只难看的手，与其说是手，更像是只爪子。在我看来她明显是不能打开它的。

但玛拉看都不看一眼。

“你得自己打开。”她静静地说。

“我已经说了我做不到！”

“你想的话就做得到——可能不能马上成功，但坚持努力就能办到。看来你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还没有真心想挽回——还没有真的想去补救！”

“我敢说，你确实是这样想的，”公主的脸上闪过一丝傲气，“但我确实打不开我的手！”

“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我知道你做得到。你之前都经常能打开一点点。要完全打开当然不付出努力和艰辛是不行的，但你确实是能做到的。最不济你还可以把它敲开！恳请你，集中你的力量，把它张开。”

“我不会去尝试明知不可能的事。傻瓜才那样做！”

“而你这一生都在扮演傻瓜的角色！哦，你真是食古不化！”

叛逆的神情再度出现在公主的脸上。她转身背对玛拉，说道：“我知道你折磨我的目的！你之前没有达成的，将来也不会达成！你会发现我比你想象的更强大！我还会成为我自己的主人！我还是我一直以来认识的自己——地狱的女王，世界的主宰！”

接着那最最可怕的东西降临了。以前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只知道它是超越我想象的。它要是靠近我，我就会死于恐惧之中！现在我知道了，它就是“既生又死”的状态——死去的生命，却还存在着；我知道莉莉丝之前曾经见识过，但也只是匆匆瞥见过几次：直到现在它才真正附着在她身上。

她站着转过身去。玛拉走到炉火边坐下。我因为害怕独自站在公主身边，也走回壁炉边坐下。我感觉体内有什么在流失，一阵冷意，但又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冷，悄悄爬出，而不是爬进我体内，在房间内漫延。生命之灯和永恒之火好像即将要一齐熄灭，而我好像只剩下知道自己曾经活过的意识。好在这种生命流失的感觉没有更进一步，我的意识又回到莉莉丝身上。

她的身上正发生着一件我们不知道的事。我们明白自己不能感受到她所感受到的，但能体会到一些她因此所承受的痛苦。经历那件事的是她，不是我们；但那件事的影响，她的痛苦，却传达到我们这里，反映到我们身上：她身处“外边的黑暗里”，而我们与她同在！但我们自身并没有处在“外边的黑暗里”注；即使我们曾经去过，也不会是跟她一起；我们本来就是会跟她绝对分离的，不管时间空间。黑暗不知有光明，也不晓其自身；只有光明才既知自身，也知黑暗。只有上帝憎恶并了解邪恶。

她体内有什么东西消失了，等到不见了她才意识到，它伴随了她邪恶生命的每一刻。生命之源已经消退，她仅存的有意识的存在只剩她死气沉沉的已腐坏的生命。

她僵硬地站在那里。玛拉把头埋进手里。我深深地望着那张脸的主人，她了解生存，却不懂爱——不了解生命、喜悦、善行；我眼睛看到的是一张活死人的脸！她对生命的了解仅限于，她的生命已死，而死还存活在她体内。不仅是肉体的生命已在她身上终结，意识上她也已经死去。她扼杀了自己的生命，成了死物——并且她自己是知道的。她必须永永远远地存在这种状态中！她已经尽全力去改变自己，但还是做不到！她是一个已死的活物！无法终止自己的存在！不得不这样下去！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生命的苦难，还有那背后更多的东西——我在她绝望的存在中看到那背后未表露的更深的绝望。她的脸孔发散出一种黯淡的阴郁；她体内的光就是黑暗，朝着黑暗照去。上帝不可能造出她这样的存在。她已经逾越了自我创造的界限，颠覆了上帝创造的成果！她现在看到自己造就了什么，看啊，多么丑陋！她就像一具还有意识的尸体，被关在永不散架的棺材里，永不得自由！她的肉眼大睁着，好像正望进那最本质的恐惧的核心——她自己不可摧毁的邪恶。这时她的右手捏紧了——向存在的虚无——她留下的遗产砸去！

在神凡事都能注——他连有钱人都可以拯救！

没有交换眼色，也没有表露意图，莉莉丝向玛拉走去。感觉到她的靠近，玛拉站起来面对她。

“我屈服了，”公主说，“我无法再坚持下去，我承认失败。——尽管这样，我还是无法打开我的手。”

“你尝试过了吗？”

“我现在就在尽全力尝试。”

“我会带你去我的父亲那里。在他所创造的一切生灵中，你是最亏欠他的，所以他也能给你最大的帮助。”

“他能怎么帮我？”

“他会原谅你。”

“啊，要是他能帮我结束这生命就好了！我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已经无力控制自己；我是个奴隶！我已经承认这一点了，让我死去吧。”

“你现在是奴隶，但将来有天会变成一个孩子！”玛拉回答，“——当然，你会死去，但不是以你认为的方式。你会结束现在生命中已死的状态，获得新生。是时候迎接真正的生命了，其实它从未背弃过你！”

像她那胸怀全世界所有母性的母亲一样，玛拉环抱住莉莉丝，在她额上吻了一下。莉莉丝眼中激烈冷酷的痛苦神色消失了，转而蓄满了泪水。玛拉把她抱到房间角落她自己的床上，轻轻放下，然后温柔地合上她的眼。

莉莉丝躺在床上哭泣，悲哀之母走到门口开了门。

晨之女神怀抱着春之仙子正等在门外。她们轻轻地从开着的门里进来，裙摆里扬起一阵轻柔的风。风儿在莉莉丝周围转啊转，在未知的世界泛起涟漪，在她永恒生命的海洋掀起波澜，一波接一波。直到她，曾像杂草一样被抛到干涸沙滩任其枯萎的她，终于了解到，自己原来是那片永恒海洋的一个入口，从此大海将永不止息地流向她，她的生命不再有退潮。莉莉丝以渐渐复苏的呼吸来回应这晨风，并开始侧耳倾听。扬起风的裙摆里还带来了雨，轻柔的雨丝愈合了那割过的草场和满身是伤的草叶——那音乐般的美妙声音，那介于音乐和无声之间的沉静抚慰着它们，还使小屋周围的沙地都出现了露水。莉莉丝心中的荒漠听到了声音，并饮下了露水。当玛拉又回来坐到她床边，莉莉丝的眼泪静静地淌下，比刚才的雨丝还要温柔。她很快就睡着了。

---

1. 引自圣经《希伯来书》4:12。（译注）

2. 出自圣经《马太福音》8:12，22:13，25:30。（译注）

3. 引自圣经《马太福音》19:26。（译注）

第四十章 死亡之家

哀伤之母玛拉站起身，把她的脸包住，去唤小矮人们。他们睡着的样子像是一整晚都没动过，但她一开口，他们就一跃而起，像重获新生一样精神百倍。他们笑闹着跟她走下楼梯，并被带到公主躺着的地方，她在睡梦中还流着眼泪。小矮人们兴高采烈的脸严肃起来。他们的目光从公主身上转到外面的雨，又回到公主身上。

“天要塌了！”其中一个叫道。

“公主身上流出白色的东西了！”又一个一脸敬畏地叫道。

“那是河吗？”欧都问，他死死地盯着莉莉丝那空洞的脸颊上流下的一条条小溪流。

“是的，”玛拉说，“——最不可思议的河。”

“我以为河是更宽更大的，里面的水很急，发出的声音就像许多许多小矮人在一起，弄出很大的声音！”他说着望向我，因为他只有听我说过河。

“看看天上的河！”玛拉说，“瞧瞧它们是怎么从天而降来唤醒地底的水！很快世界各处都会有河流奔涌，欢快又喧闹，就像成千上万快乐的孩子们在欢闹。哦，小矮人们，那会让你们多么快乐啊！你们之前从未见过，所以不知道水有多可爱！”

“那就是表示看到公主变好了，地很高兴，”欧都说，“看现在天也很高兴！”

“那河是公主高兴的表示吗？”露娃问，“它们不是她身体里流出来的，因为它们不是红色！”

“那是她身体里的水中之水。”玛拉答道。

欧都把一根手指伸到自己眼前看了看，然后摇摇头。

“公主现在不会咬人了！”露娃说。

“是的，她再也不会咬人了，”玛拉道，“——但我们现在要把她带到离家近

些的地方。”

“那是一个窝吗？”索佐问。

“是的，一个很大的窝。不过我们要先把她带到另一个地方。”

“去哪儿？”

“这世上最大的房间。——我想它就要被拆除了：很快里面就会摆满无数的小窝。去叫上你们的‘大笨熊’吧。”

“请告诉我那里面有猫吗？”

“一只也没有。那些小窝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美梦，一只猫都挤不进去。”

“我们一分钟后就好，”欧都说着跑了出去，除了露娃以外的其他人也都跟了出去。

这时莉莉丝醒了，她脸着挂着一丝忧伤的微笑，静静听着周围的谈话。

“可她的河水流得这么快！”露娃站在她身边，似乎无法把眼睛从她脸上移开。“而且她的长袍上也全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大笨熊’们不会喜欢的！”

“他们不会介意的，”玛拉说，“那些河水非常洁净，可以洗净整个世界。”

我之前在炉火边睡着了，现在已经醒来了一阵，一直在听他们的谈话，现在我站起来。

“是时候上马了，韦恩先生。”我的女主人说。

“请告诉我，”我问道，“难道没有避开那些沟渠和怪物老巢的路线吗？”

“有一条穿过河床的捷径，我会指给你，”她回答，“但你得再一次从怪物的领地穿过。”

“我担心孩子们。”我说。

“恐惧还将不只一次接近他们。”她回道。

我们走出她的小屋。动物们立在门外等候着。欧都已经爬到其中一头野兽的脖子上，这一头将跟另外一头一起驮着公主。我跨上罗娜的马；玛拉把她的身体抱来，放在我怀里。当她带着公主再次走出来，惊艳的叫声在人

群中响起：她不再包着脸了！望着她的面容，男孩们陶醉在她的美貌中，竟忘记了从她手中接过公主。不过有几头大象小心地用它们的长鼻子接过莉莉丝，一只鼻子卷起她的身子，一只卷起她的膝盖，在玛拉的帮助下，把她放倒在两只大象之间。

“公主为什么要走？”一个小男孩问。“她呆在这里就会一直做好人！”

“她想走又不想走：我们在帮她，”玛拉回答，“她在这里不会一直好下去。”

“你在帮她做什么？”他追问道。

“带她去能获得更多帮助的地方——帮她把那已紧闭上千年的手打开。”

“上千年这么久？那她已经习惯了：为什么现在非要她打开？”

“因为那手里握着某个不属于她的东西。”

“恳求你，玛拉小姐，我们可以吃一点你那些很干很干的面包再走吗？”露娃说。

玛拉笑了，拿给他们四条面包和一大罐水。

“我们会边走边吃，”他们说，但却十分痛快地喝起水来。

“我猜，”其中一个孩子说，“这一定是大象的汁液！它让我变得很有力气！”

我们就这样出发了，悲伤女神玛拉陪我们一起。她的美丽比太阳更耀眼，那只白色母豹跟在她身后。我原本以为她只是要把我们带到那条穿过沟渠的路上，结果很快便发现，她是打算一路跟着我们。我本来要把我的马让给她，但她不要。

“我没有负担，”她这样说，“可以跟得上孩子们。”

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早上，太阳不遗余力地发散着他的光辉，风儿吹奏着最美妙的音符，但他们并不能给沙漠带来慰藉，因为沙漠中没有水源。

我们毫不费力地穿过那些沟渠，孩子们一路上都在玛拉身边蹦来跳去，但一直等到阳光开始消退，我们才登上那邪恶洞穴的最高处。于是我让小矮人们骑到大象上，月亮也许会迟些才出来，我不由为孩子们的安危担心。

现在悲伤女神在我身边引路；象群跟在我们后面，那两头驮着公主的走在正中；母豹带领着后面的大部队。正当我们抵达那可怖的交界处，月亮抬起头，在我们眼前展示出那低浅而平静的盆地。玛拉走入盆地，没有任何动静回应她的脚步和我跨下的马蹄声。但是当驮着公主的大象踏上这块土地的一霎那，看似坚实的地面开始起伏、沸腾，这地狱般的巢穴里所有令人胆寒的物种们都在骚动。一瞬间怪物从四周钻出来，它们都升长脖子，探出尖利的嘴和爪子，张开血盆大口。它们那长着尖嘴的头颅、下颌可怕而扭曲的脸、无数多节的触手一齐向莉莉丝扑去。而莉莉丝在恐惧的痛苦中煎熬，一根手指头也不敢动。我怀疑那些样貌丑陋的东西是不是根本没看到孩子们，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去碰他们，也没有任何一个可憎的家伙穿过公主身边护卫们时刻警醒的防备，去擒拿公主。

“小矮人们，”我高呼，“用你们的大象紧紧围住公主。勇敢些，它们不会碰你们的。”

“什么不会碰我们？我们都不知道要勇敢起来对付谁！”他们回答。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完全察觉不到周围那些畸形的怪物。

“别管那么多了，”我说，“靠紧些就行。”

他们在盲目中全副武装起来！看不到倒成了他们的优势，觉察不到的东西就不能伤到他们。

那晚我见到的东西是多么可怕！玛拉就站在前方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突然，一个没有身体的头颅跳到我们中间。这时母豹从后面象群的身下冲出，本来是要咬住那个头，但那头颅的脸可怕地扭曲起来，并发出刺耳的嚎叫声，同时快速地原地打着转，从母豹面前跳开，钻进了地里。我怀里罗娜已失去生命的躯体让我免除了恐惧，我无动于衷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尽管我从未，可以确定的是，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一群该死的鬼怪！

玛拉依然走在我前面，母豹紧随其后，不时地打着冷战，因为四周十分寒冷；这时我左前方的地面突然升起，下面隐匿的一道低低的波浪状的东西向我们涌来。离得越近，浪头也升得越高，最后冲出地面，一个骇人的头颅缓慢扬起，头上长着粗大的管状物的头发。它张椭圆形的血盆大口，冲我龇了龇牙。这时母豹跳起来扑向它，结果没有击中，落到了它身后。

几乎就在我们脚底，又冲出一条巨蟒的头，它眼里闪着灯火一样能将人吞噬的红光。母豹又冲上去想要发起进攻，结果对方又消失了。第三个怪物出现时，她以同样的速度像箭一样冲出去，可又遭遇了同样的失败——之后她就闷闷不乐，不再理睬那些幻影鬼魅。但我清楚我们身处的险境，于是加快脚步穿过这片领域——尤其当月亮也表现得很失常的情况下。即使

在她升起的时候，也像是马上要落下去，就要放弃这无望的尝试；之后我还看到她整个地沉没了一次。她走过的弧线十分低矮，现在又开始快速下降。

我们即将要走出这块地方的时候，在我们与盆地的边界之间，突然升起一段长长的脖子。脖子上那像开放在冥河上的睡莲的东西，似乎是一颗死尸的头颅。它的嘴半张着，里面长满了尖利的犬牙。我继续往前，它退后了些，然后让到一边。跟我同行的女士踏上了坚实的土地，但走在我们之间的母豹又警觉起来，它转身扑向那恐怖的头颅。我站在原地望了望，确定象群、公主和孩子们都安然无恙地待在河岸上，便转回头去照应母豹。那一刻，月亮落下了。有一瞬我看到母豹和蛇形怪交缠在一起，被一团尘土掩盖，接着黑暗就把它们吞噬了。我的马吓得浑身发抖，它掉转头，大跨三步躲到了象群身后。

我们跟在象群后行进，一团没有形状的凝胶状的东西掉到公主身上。一只白鸽立即落到那凝胶上，并用喙反复地戳它，在发出一声吸吮似的扑哧声后就掉落下来。接着我听到一个女声在跟玛拉说话，这个声音我认识。

“我怕她已经死了！”玛拉说。

“我会派人去找她的，”作母亲的说，“只是玛拉，你因何故为她及旁人担忧至此？死亡不会伤害那些到死都在完成使命的人。”

“我会非常非常想念她；她是善良智慧的。但我不愿让她活得过了她的时辰！”

“她之前沉沦于邪恶，但之后会随正义升华。我们不久就会再见她了。”

“母亲，”我开口道，尽管我看不见她，“我们虽然看上去人数众多，但大部分都是小矮人。您能接待我们所有人吗？”

“欢迎你们每一个人，”她回答道。“每个人迟早都会变小，因为所有人最终都要睡在我的屋子里！年轻时心甘情愿地睡去是很好的选择！——我丈夫甚至现在已经在为莉莉丝准备她的睡榻了。尽管她既不算年轻也并不太情愿，但她能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之后我就听不见了，她们母女俩一起走进了黑暗。但我们能看到远处有一盏灯，于是在荒野上摸索着朝那光亮走去。

亚当正立在门口，手里举着蜡烛为我们提供指引，同时跟他身后的妻子交谈着。他妻子已经在屋内把面包和酒端上了桌。

“快乐的孩子们！”只听她说，“你们已经见过我女儿的脸了，那当然是这伟大世界里最可爱的模样！”

等我们走到门口，亚当几乎是有点兴奋地将我们迎进家里。他把蜡烛放在门槛上，走向象群，想把公主拉下来抱回家里。可公主十分抗拒，她把驮着她的两头大象推开，立在它们中间。大象们兀自走开，只留下她跟她曾经的丈夫——她实在对自己憔悴又不体面的样子感到羞耻，但还是保持着她的骄傲。亚当站在那里看着她，眼神严厉之中透露出友善。

“我们已经等了你很久了，莉莉丝！”他说。

夏娃和她的女儿也走到门口。

“我孩子们最大的敌人！”夏娃低声说，她的美丽光彩照人。

“你的孩子们不会再受她威胁了，”玛拉说，“她已经改恶从善了。”

“不要那么快相信她，玛拉，”她的母亲说，“她可是骗过很多人！”

“但你会向她展示‘自由之律法’[注]之镜的吧，母亲，这样她就能进入镜中，并留在那里！她已经同意打开她的手，回复她原来的状态，伟大的天父能不能让她变成跟他其他的孩子一样，恢复她良善的本性呢？”

“我不认识什么天父！”莉莉丝害怕又疑虑地低声道。

“那就是你痛苦的根源。”亚当道。

“我要回到我来时的地方！”她高声叫道，扭拧着自己的手，转身就要走。

“那正是我想让你做的事，想让你去的地方——你从‘他’那儿来，就到‘他’身边去！你在痛苦挣扎中难道没有大声向他求助过吗？”

“我是在向死亡求助——求它将我带离‘他’和你身边！”

“死亡就在来的路上，等着将你带到‘他’身边。你不懂死亡，也不懂死亡中蕴含的生命！它们其实都是你的朋友。我已经死去，也乐意见你死去，因为我还活着，并且依然爱护你。你已经是个‘劳苦担重担的人’[注]，难道不感到羞愧吗？被你腐蚀的那个你最终不是变成你的灾难了吗？还是说，你愿意继续活在这永远的耻辱中？你无法停止自己的存在，难道也不愿回复你原本之态，重新定义自己的存在？”

莉莉丝低头沉默不语。

“父亲，”这时玛拉说，“将她纳入你的怀抱，把她抱到属于她的小床上，在那里她会张开她的手，由死而生。”

“我可以自己走。”公主说。

于是亚当转身在前面引路，公主虚弱地跟在后面走进了小屋。

接着夏娃走到我身边，我还怀抱着罗娜坐在马上。她伸出手从我怀里接过罗娜，把她抱进房里。我和孩子们都先后下马。马群和象群还站在门外瑟瑟发抖，玛拉轻拍并安抚每一只动物，它们便就地躺下睡着了。然后她将我们领进屋，把桌上的面包和酒分给小矮人们。亚当和莉莉丝就站在一旁，但都没有出声。

夏娃从亡者的居所回来——她刚把罗娜放在了那里。她把面包和酒递给公主。

可莉莉丝说：“你的美貌要了我的命！我需要的是死亡，不是食物！”说完转身背对她。

“这食物会让你死去。”夏娃说。

但莉莉丝还是不吃。

“你要是不愿吃喝，莉莉丝，”亚当说道，“那就来看看你将要平静安睡的地方吧。”

他带路穿过死亡之门，莉莉丝顺服地跟着。但一只脚刚要跨过门槛就缩了回来，手紧按住胸口，好像被房间内那个阴冷不朽的存在穿透了胸膛。

房顶上响起一声巨大的炸裂声，随后渐渐减弱成了呻吟声。她惊恐万分地呆立着。

“是他！”我从她嘴唇的蠕动上读到她无声的讯息。

“是谁？公主！”我轻声问。

“强大无比的‘影子’。”她喃喃。

“这里他进不来，”亚当说，“在这里他伤不了任何人。我被赋予了比他更强大的力量。”

“孩子们在这房子里吗？”莉莉丝问。听到她这样问，夏娃心里开始对她有

了好感。

“他从来不敢碰孩子们，”她说，“你也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孩子。你的亲生女儿你也只是把她送入了最甜美的梦中，因为在你杀她前，她早已死去很久了。而现在死亡会帮你抵罪；你们俩可睡在一处。”

“夫人，”亚当说，“我们先哄孩子们睡觉吧，这样她就能安心了！”

于是他走回去接孩子们。可他转身刚走，公主就跪在夏娃面前，紧抱住她的双膝，说道：

“美丽的夏娃，劝劝你的丈夫，让他杀了我吧，你说的他会听！我真的打不开我的手。”

“你打不开手的话是死不了的。杀掉你并没有帮到你，”夏娃回答，“而且他也真的做不到！除了‘影子’没有人能杀掉你；而且他杀掉的人永远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只会听从他的命令，并把那当成自己的意愿。”

“那就带我去我的坟墓吧；我太累了，不想再生存了。我必须要到‘影子’那儿去——可我又做不到！”

她之前不明白，现在也还不明白！

她挣扎着站起来，又倒在夏娃脚下。人类之母把她拉起来，扶到里面去。

我跟着亚当、玛拉和孩子们走进亡者的居所，途中经过搂着莉莉丝的夏娃，再继续往里走。

“你不能去‘影子’那里了，”经过她们身边时只听夏娃这样说，“现在他的头就被我踩在脚下！注”

亚当手中昏暗的灯光隐约地照在那些熟睡的脸孔上。随着他往前行进，黑暗在身后包围了他们。这里的空气好像都是死气沉沉的：因为这里睡着的人都不呼吸的缘故吗？偌大的空间充斥着最深沉的睡眠，仿佛自我上次造访以来没有一个人醒来过。之前我注意到的那些身体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我父亲还是我离开他时的样子，唯一的不同只是，他似乎更接近完全平静的状态了。而他身旁的那个女人看上去更年轻了。

周围的黑暗、寒冷、静默，凝固的空气，那些曾经可爱的人死去的脸，这一切使孩子们的心跳都不由地轻轻地加快了，但他们还是用小小的舌头压低声音说起话来。

“这个睡觉的地方多奇特啊！”其中一个说道，“我宁愿睡在自己的窝里！”“这里好——冷啊！”另一个说。

“是的，这里是很冷，”屋子的主人说道；“但你在睡梦中不会感觉到冷。”

“我们的床铺在哪？”不只一个孩子问，他们四处都没有看到空床位。

“自己找地方，想睡哪里都可以。”亚当答道。

孩子们立刻散开，毫无畏惧地走向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但我们还是能听到他们的轻声细语，显然他们能看到我看不到的地方。

“哦，”一个孩子叫道，“这里躺着一位多么美丽的女士！——我可以睡在她旁边吗？我会悄悄爬进去，不吵醒她。”

“是的，你可以。”身后响起夏娃的声音。等我们走到他的床边，那个小家伙还在慢慢地蹑手蹑脚地钻进被单。他把头放在那位女士的头边，望了望床头上方的我们，然后就不再动弹。他的眼皮垂下来，睡着了。

我们走远一些，又见到一个爬到一位女士床上的孩子。

“妈妈！妈妈！”他边叫边跪在她身边，脸贴着她的脸。“——她这么冷，都不能说话，”他仰头望着我们，“但我很快会让她暖起来！”

他躺下后用他的小手臂抱住那位女士，紧紧地贴着她，片刻后也睡着了，脸上还挂着完全的满足的微笑。

我们又走到第三个小矮人身边，那是露娃，她踮着脚，趴在一张床边。

“我自己的妈妈不要我，”她轻轻地说，“你愿意要我吗？”

没有任何回应，于是她抬头望着夏娃。这个伟大的母亲把她抱到床上，她立即钻到了雪白的被单下。

到这时，所有的小矮人们，除了三个男孩以外，都找到了至少一个对他们没有异议的床伴，他们都静止地一身白色地躺在一个同样静止的、白色的女士身边。这些小孤儿们有了收养他们的母亲！而一个很小很小的女孩选择睡在一个父亲身边，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还有一个男孩睡在那个手有缓慢自愈能力的美丽女士身边。剩下三张空床，中间的一张上睡着罗娜。

夏娃把莉莉丝安置在罗娜床边。亚当指着罗娜右手边的空床位对她说：

“这个，莉莉丝，就是我为你准备的床了！”

她望着躺在眼前的女儿——那像半透明石膏刻出的雕像的身体，顿时从头凉到脚。“好冷啊！”她低声说。

“你很快就会在这寒冷中找到慰藉。”亚当答道。

“对将死的人许诺是很容易的事！”她说。

“但我就是知道：我也睡着过。我现在就是死去的！”

“我很久以前就认为你应该是死了；但我现在看到你还活着！”

“而且比你看到的更有生命力，也许你理解不了。最初你认识我时，我几乎不能算是活着。现在我睡过了，醒来了；我已经死去，但又确确实实地活着！”

“我怕那个孩子，”她指向罗娜：“她会起来，让我感到恐惧！”

“她在梦中都在爱着你。”

“可是‘影子’！”她呻吟道；“我害怕那个‘影子’！他会对我大发雷霆的！”

“虽然天上的马群看到他都会惊得立起来，但他是不敢来惊扰这安静房间里的任何一个好梦的！”

“那我也能做梦了？”

“会的。”

“做什么梦？”

“这我说不上来，但没有什么梦是‘他’不能进入的。就算‘影子’来这里，也是来躺下睡觉的。——他的时辰会到的，他自己也清楚。”

“我要睡多久？”

“你和‘影子’将是早晨来临时这个世界最后醒来的人。”

公主躺下来，把被单拉到身上盖住，身体放直，然后睁着眼一动不动地躺着。

亚当转向他的女儿，玛拉走近了说道：

“莉莉丝，你就算在那里躺上一千年，也是睡不着的，除非你打开手，交出那件不归你掌控的东西。”

“我做不到，”她回答，“我做得到一定会做，而且乐意为之，因为我实在是累了，死亡的阴影正在我周围聚集。”

“它们会不停地聚集，但无法把你裹住，只要你的手还是不打开的话。你会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但那只是一个梦；你会以为你已经醒来，但那也还是一个梦。打开你的手，你就会真正入睡——真正醒来。”

“我在努力尝试，但我的手指已经连到一起，长到手掌里了。”

“我祈祷你可以集中所有的意志力。为了对生的热爱，聚集你的力量，挣脱束缚！”

“我已经抗争过了，结果还是徒劳；我坚持不下去的。我好累，睡意已沉沉地压在我眼皮上了。”

“你张开手的那一刻就会睡着了。张开手吧，做个了断。”

羊皮纸般粗糙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颜色，那已变形的手因艰难的尝试而颤抖着。玛拉握住她的手，想要帮助她。

“玛拉，等等！”她父亲喊道，“有危险！”

公主转而恳求地望着夏娃。

“我曾在你丈夫手上看到过一把剑，”她低声说，“我一见那把剑就怕得想逃。我当时听见他说，那把剑能劈开任何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

“那把剑我确实有，”亚当说，“天使在离开大门时给我的。”

“把它带来吧，亚当，”莉莉丝乞求道，“用它把我这只手砍下来，我就能歇息了。”

“好吧。”他回答。

于是他把蜡烛递给夏娃，走了出去。公主闭上了眼睛。

几分钟后，亚当手里握着一件古老的兵器回来了。那剑鞘看起来像年久发黑的牛皮纸，剑柄却像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玷污的金子一样发着光。他抽出剑，剑刃像一束淡蓝色的北极光闪过，那光芒使公主睁开了眼。她看到

眼前的剑，先是颤抖了一下，然后伸出了手。亚当抓住她的手，剑光一闪，溅起一小滩血。亚当把那断手放在玛拉的膝上，莉莉丝只呜咽了一声就马上睡着了[注]。玛拉把那断臂用布包好，他们三个就转身要走。

“那伤口不用包扎吗？”我问。

“那把剑留下的伤口，”亚当回答我，“不需要包扎。它会自行愈合，而且不会疼痛。”

“可怜的女人！”我叹道，“等她醒来就只剩一只手了！”

“在那已死去和毁坏的东西附着的地方，”玛拉回答我，“一只真实的、美丽的手已经在生长了。”

身后传来孩子气的声音。我们转过身，夏娃手中的烛光正照在莉莉丝的睡颜和三个醒着的小矮人脸上。小矮人们聚集在莉莉丝小床的另一侧，“她变得多美啊！”其中一个说。

“可怜的公主！”另一个说，“我跟她睡在一起吧。她不会再咬人了！”

他一边说一边就爬到莉莉丝的床上，很快便睡着了。夏娃帮他把被子盖好。

“那我就睡到她的另一边，”第三个孩子说，“这样她醒来时就有两个人亲她了！”

“那就只剩我一个人了！”第一个孩子郁闷地说。

“我带你去睡觉。”夏娃说。

她把蜡烛递给她的丈夫，带着孩子走了。

我们转身走回小屋，我很难过，因为没有人给我在这死亡之家里提供一个栖身之地。在往回走的路上，夏娃赶上我们，然后跟她丈夫走到前面去了。玛拉走在我身边，长袍里兜着莉莉丝被砍下的手。

“啊，你们找到她了！”我们走进小屋时听到夏娃这样说。

门开着；两只象鼻从门外的黑暗里伸进来。

“我把灯给它们，”她转身对她丈夫说，“让它们去找玛拉的母豹：现在已经带来了。”

我跟着亚当走到门口，一起从象鼻上把那只白色母豹接过来，并把她抬到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房间。女士们走在前面，夏娃掌灯，玛拉还是提着那断手。我们把这美丽的生灵横放在公主脚上，让她前爪伸直，头垂在两爪之间。

---

1. “自由律法”（the Law of Liberty）：出自圣经《雅各书》1:24-25。（译注）
2. 出自圣经《马太福音》11:28。（译注）
3. 圣经典故，《创世纪》中上帝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纪》3:15）（译注）
4.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5:29-30，18:8-9。（译注）

第四十一章
我的使命

我转身对夏娃说：

“母亲，罗娜身边有个小床是空的：我知道我不配，但今晚可否让我跟我死去的爱人睡在一起？您可以宽恕我的懦弱和自大，接纳我吗？我已经放弃而且厌烦了自己，宁愿沉入睡眠！”

“罗娜旁边那张床其实就是为你准备的，”她回答，“但在你入睡前，还有件事等着你去完成。”

“我准备好了。”我答道。

“你怎么知道自己一定做得到？”夏娃含笑问我。

“因为是你要求的，”我回答，“究竟是什么事？”

她转向亚当：

“您已经原谅他了吗，我的先生？”

“真心原谅了。”

“那就告诉他要做的事吧。”

亚当转向他的女儿。

“玛拉，我的女儿，把那只手给我。”

玛拉把装在她长袍里的手捧起，亚当轻轻把它提起。

“我们回到小屋去吧，”他对我说，“在那里我会教你。”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突然又响起暴风雨似的轰鸣声，混杂着屋顶上震耳欲聋的拍打翅膀似的声音，但随后也像之前一样，减弱成长长的呜咽声。

当死室的门在我们身后关闭，亚当坐下来，我则站在他面前。

“你还记得吧，”他说，“在离开我女儿的家之后，你曾见到一块干涸的石头，上面有古老瀑布流过的痕迹；你爬到那块石头上，见到一片沙土遍布的荒漠。现在你要去那石头上，从它的顶峰一直走到那片沙漠的深处。但你走几步就要躺下来，仔细听地底的动静。如果你听到低低的水声，就走远一点，之后再听。要是还能听到一样的水声，就说明你的方向是对的。你走几码远就要停下来，卧倒听一下。任何时候你听不到水声了，就是走偏了，必须往各个方向都听一听，直到又听到那水声为止。沿着那声音走，小心不要走回头路，你会听到那水声越来越大，慢慢将你带到水声最大的地方：那就是你要找的。在那里用我给你的铲子挖一个洞，一直挖到潮湿处，然后把断手放在里面，把洞填平，你就可以回家了。——但你要特别留意，小心地保管那只手，绝不能把它放在任何看似安全的地方。不能让任何东西接触它；碰到任何阻碍就停下来或者转另一边走；绝对不要向后看；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也不要回应任何人，一直向前走。——现在外面还黑，白昼尚远，但你得马上启程了。”

他把那只断手递给我，又给我一把铲子。

“这是我在公园劳作时用的铲子，”他说，“我曾用它让很多美妙的事物重见天日。”

我接过铲子，就这样走入夜色中。

四周十分寒冷，漆黑一片。这时摔跤可不会是件好玩的事，我要走的路即使在大白天也是条艰险之路！但我身上的使命不是我自己定的，在出发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别无选择。我每踏出一步，地面都会发出微光，指引我下一步该往哪儿走。穿过荒原和低矮的石头，我一路前行，一次也没跌倒。走到邪恶洞穴时，我发现它还是一片死寂，穿过时没有掀起波浪，也没有怪物的头颅出现。

月亮出来了，她指给我那条捷径。于是临近早晨时，我几乎已经越过河床第一条支流的那些干涸的渠道了。依我判断，离玛拉住的地方不远了。

月亮挂得低低的，太阳还未升起，这时我眼前乱石零立的窄道上，出现了一个身影，它从头到脚都似被月光照耀下的一层薄雾笼罩着。我像什么都没看到一样继续赶路，这时那个身影把那层薄纱甩到一边。

“你就已经忘了我吗？”是公主在说话——或者说是某个像她的人。

我没有迟疑也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往前走。

“你真的想把我留在那个可怕的墓穴吗！你还不明白我只会出现在我想去

的地方吗？牵我的手：我跟你一样是活生生的！”

我几乎就要脱口而出“给我看你的左手”，但想起亚当的嘱咐，又冷静下来，镇定地往前走。

“把我的手给我，”她突然厉声道，“否则我把你撕成碎片：你是我的！”

说完她整个人扑向我，我一阵颤栗，但脚下没有慌乱。结果没有什么东西触碰到我，我也没再见她。

接着，沿路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迎面而来的，是一群武装起来的男人，那黑压压的队伍延伸得老远。我从他们之中穿了过去——也不知道是他们让路给我了，还是他们本就无形。可他们又转身跟在我身后，我能听见和感觉到他们正紧跟着我走；但我没有回头，随后他们的脚步声和盔甲的碰撞声逐渐消失了。

又往前赶了一小段路，月亮已经接近地平线，在前方浓重黑影笼罩的路上，我远远望见一个蒙着脸的女人坐在路中间。由于这条路十分狭窄，我没法绕过她。

“啊，”她说道，“你终于来了！我已经在这里等你超过一个小时了！你做得很好！你的试炼已经结束，我父亲派我到这儿来跟你会合，你路上就能休息一下。把你带的东西交给我，然后躺在我腿上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直到太阳高升。我并不总是代表着悲伤，不是对所有男人都一样！”

她的话极具诱惑力，因为我真的已经很疲惫了。况且还有比这更像真的吗！如果我出于对授命几近刻板的无限忠诚，又缺乏清晰的洞察力，结果把悲伤女神本人踩在脚下！想到这一点，我的心跳都弱了下去，随即又像要从胸口迸出似的激烈跳动起来。

尽管如此，我强硬的意志还是抵抗住了内心的软弱，脚步没有迟疑。我还把舌头伸到上下牙齿之间，唯恐自己会不小心答应了，就这样继续前行。如果真的是亚当派她来的，他也不会埋怨我不理她！玛拉也不会因为连她也无法让我偏离航向这一点而少爱我一些！

正当我快走到那个魅影面前时，她拉下了脸上的面罩：确实美得动人心魄，可那双眼睛不是玛拉的！没有任何造假能真正地或长时间地模仿出那双眼睛的神韵！我当作眼前空无一物似的走过去，结果一脚踏在空荡荡的地面上。

我几乎已经赶到河床的另一边，这时一个影子——我猜就是那个“影子”，挡住了我的去路。他头上好像戴着头盔，但等我走近才发现，那就是他的

头——那颗头如此扭曲，与人的头只有隐约几分相似。一阵又湿又粘的冷风向我袭来——像停尸房的空气一样令人恶心。我的关节开始不稳，四肢无力地颤抖着，像会散架一样。表面看似我穿过了他，但现在想起来其实是他穿过了我。有那么一刻，我就像是那些在地狱受罪的人中的一个。接着一阵轻风吹来，像春天刚刚降临时的第一口呼吸那么清新。黎明出现了。

脚下的路将我带到玛拉小屋的门前。门大开着，我看见里面的桌子上放着一条面包和一罐水。屋子内外都听不到嚎叫或痛哭声。

我又走到那道可以证明这里曾有河流经过的悬崖上，然后爬上它风雨侵蚀过的脸，走向沙漠。在那里，经过长时间的一番来回聆听，我终于确定了那隐藏的水声最大的地点，便把莉莉丝的手挂在脖子上开始挖洞。这是一项费时的活计，因为沙土十分松散，我得挖个大坑才行；最后我终于挖起了一铲湿土，就把教堂司事给的工具丢在洞口，把那只手放了下去。这时已有少许水从那断手的指缝里涌出来。我从洞里跳出来就赶紧填坑。完成后，我已经完全精疲力尽，倒在坑边就睡着了。

第四十二章
我进入梦乡

当我醒来时，周围的地面都是湿润的，墓穴前我走过的路上有流沙正在形成。水流又在那古老的河道里涨起来，并不断推动着河道里的障碍物。很快河水就会奔流着冲下悬崖，并在急速下落的过程中分成两条支流，一条会再次淹没果园山谷，另一条则可能会淹死那群怪物。邪恶森林被围在两条支流之间，成了一座小岛。我马上启程，打算回到把我派来的人身边。

我走到悬崖边，选择了两条支流中间的路，因为我还想再经过一次玛拉的小屋，看看她有没有回来：我很想在我睡觉前才再见她一次。而且我现在已经知道从哪里穿过河渠，即使河流赶上我并涨满河道我也不怕。可当我走到玛拉的小屋，看到门还是开着的；面包和水也还是放在桌上；屋子内外还是那种沉沉的寂静。我停下来在门口唤了几声，没人回应，就又自顾自赶路了。

走出不远就遇见一个灰白头发坐在沙地上哭泣的男人。

“先生，是什么使你忧愁？”我问道，“你是被抛弃了吗？”

“我哭是因为，”他回答，“他们不让我死。我去了死亡之家，可那家的女主人看我年纪这么大了还拒绝我。帮我求下情吧先生，如果你认识她的话，我恳求你。”

“不，先生，”我回答，“这个我做不到；因为她绝不会拒绝她可以合法接收的人。”

“你怎么知道她是那样的？你从来没有求过死！你太年轻，根本不会想死！”

“恐怕你话里的意思是，如果你能再次年轻，也不会想死。”

“的确如此，年轻人，我不会！而我敢肯定你也不会。”

“我也许没有老到渴望死亡，但我确实够年轻，并渴望继续活下去！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去搞清楚，她是不是终于肯接纳我了。你想死是因为你不想活了：她不会向你敞开大门的，因为不渴望活着的人是没有权力死的。”

“像你这样年纪的人，这样挖苦我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不合适吧。拜托你收起那些故弄玄虚的话吧！”

“难道母亲夏娃没有跟你说过类似的话吗？”

“事实上我想她是说了；但我没有理会她的那些借口。”

“啊，那么先生，”我说，“这太明显不过了，你还没有了解死亡的真义，我真心为你惋惜。我也曾像你一样，直到遇到了悲伤女神。我确实年轻，却也流过很多泪水；所以请原谅我冒昧地给你提个建议：去找悲伤女神，然后‘双手接过’她赐予你的。她的小屋就在那里。她现在不在家，但门开着，桌上有水和面包。你走进去坐下，吃点面包喝点水，在那里等着。等她出现，你就可以寻求她的帮助，因为她是真诚的，她的智慧是博大的。”

一时间他又哭起来，我只能离开他，赶我自己的路。我说的一切恐怕他都没留意。不过玛拉会找到他的！

这时太阳已落山，月亮还未升起，我走到了怪物的巢穴，但我经过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静止得像石头一样。接着我听到大水冲出的轰鸣声，身后响起一声呼号，但我没有回头。

还未到达死亡之家，四周就已冷得刺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寒冷和黑暗是一体的，它们一同侵入我的骨髓。但夏娃的烛光就在窗边闪烁，一直指引着我，保护我的心不受外界严寒和黑暗的侵袭。

门开着，屋子里空荡荡的。我闷闷不乐地坐下来。

坐下的时候心里却升起一种在我游荡的旅途中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躺着成千上万的人，可没有一个在我身边！是的，死去的人是我，不是他们；但不管是他们活着或是我死去，我们都已分离！他们是活着的，但我还未死亡到知晓这一点的程度：如此，疑虑就会有可乘之机。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都离我如此遥远，而我也没有帮手把我置于他们身边！

之前我从未了解或真正想象过孤立的感受！我徒劳地责怪自己，告诉自己孤独只是表象：我醒着，他们睡着——只是这样而已！只是他们躺着的样子太过静止，不能说话而已！其实他们现在是跟我在一起的，而且不久后，我也能跟他们在一起了！

亚当老旧的铲子从我手中落下，它落在黏土地上钝钝的声音好像是从另一边的死室传来：一种孩童才有的恐惧占据了我。我坐在那里，直勾勾地盯

着棺材门。——父亲亚当、母亲夏娃和妹妹玛拉很快就会来我身边，然后——我就要迎接那寒冷的世界和那些全身白色的邻居！于是我忘了自己的恐惧，恢复了些精神，并且更爱我那些死去的朋友了。

但的确有东西在死室里动！从中传来一个似乎模糊又遥远的声音，但又不像我平时所知的声音。我的注意力一下全集中到了听觉上。那只是房间里沉闷空气偶然的震颤吗？尽管太细微太难听到，却能引起每一个精神意识上的振动？即使听不到、感觉不到，我也知道它的存在！

那东西朝我这里来了！越来越近了！我荒凉的心中升起了一个幼小的希望。那无声的震颤已经到了棺材门门口——开始有了声响，击打着我的鼓膜。

棺材门开始移动——门轴随之发出低沉又轻柔的吱嘎声。门开了！我不再专注于听，转而满心期待地望着那扇门。

门打开一截，有张脸从开口处显现出来。那是罗娜的脸。它的眼睛闭着，但脸正对着我，像是看见了我。那张脸跟夏娃、玛拉的一样白，但没有她们脸上的那种光彩。她开口说话了，声音像带着倦意的晚风拂过草地。

“你要过来吗，我的国王？”那张脸说，“我要等你跟我一起沿河而下，流入广阔大海，抵达美妙的梦中乐园，才可以安歇。睡梦中到处都是美妙的事物：来看看吧。”

“啊，我亲爱的！”我不禁叫了出来，“我要早知道就好了！——我还以为你死了！”

她躺在我的胸口，身体像冰冻成的大理石那么冰冷僵硬。她柔弱地用雪白的手臂将我抱住，叹息道——

“国王，把我抱回我的床上。我想睡觉了。”

我把她抱进死室，紧紧地搂着她，唯恐她会从我手臂中消失。我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径直把她抱到她的小床上。

“把我放下，”她说，“给我盖上被子，挡住这暖风；这风吹得——有点痛。你的床就在那里，在我的旁边。醒来时我就会见到你了。”

说完她已经入睡。我倒在自己床上——婚礼前夜的人都不曾有过我那样的幸福。

“来吧，可爱的寒冷，”我说，“快点安定我的心。”

可死室里闪过一丝微光，我看见亚当的脸在靠近。他手中没有蜡烛，但我还是看到了他。他来到罗娜的床边，带着疑问的微笑看着她，然后隔着床跟我打招呼。

“我们已经去山顶听了水流的方向，”他说，“它今晚就会抵达那些怪物的巢穴。——可你为什么不先等我们回来呢？”

“我的宝贝睡不着了。”我回答。

“她早就睡着了！”他说。

“是的，现在是睡了！”我说，“可我把她放下时她还是醒的。”

“她一直都在睡着！”他坚称，“也许她是梦见你了——在梦里来见你？”

“她确实来见我了。”

“你没有看到她的眼睛是闭上的吗？”

“现在想起来，的确是那样。”

“如果你把她放下之前看一眼，就会看见她已经在小床上睡着了。”

“那就太可怕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她不在你怀里了。”

“那更糟糕！”

“也许是更糟；但知道这一点不会烦扰你。”

“亲爱的父亲，”我说，“我为什么还没有睡意？我以为我会像小矮人一样，头一挨着床就睡着！”

“你时辰还没到。在睡前得吃点东西。”

“啊，我不应该没有你的允许就躺下，没有你的帮助我根本睡不着！我现在就起来！”

可我发现我的身体沉得无法动弹。

“没那个必要：我们就在这里帮你，”他回答，“——你不会感到冷吧？”

“不会冷到不能静躺，但也许吃不了东西了！”

他走到我的床边，弯腰往我的心上吹了口气，我马上就暖和起来。

他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我知道那是母亲夏娃的。她正在歌唱，歌声婉转又轻柔，仿佛她在这黑暗中就坐在我的床边；但结束之前，她的歌声突然冲上云霄，好似出自一位女性天使之口，来自比百灵鸟飞得更高、甚至比人们心之所向还要更高的地方。我能听清她唱的每一个字，但只能记下来这些：——

“无数谬误，歌声疗救；

万千道路，随处可宿；

广阔世界任遨游，

竞相回归仅一处。”

这首歌我好像听过。

这时父亲、母亲和女儿都来到我的床前，给我带来了酒和面包，我起身吃了一点。亚当站在我床边一侧，夏娃和玛拉站在另一侧。

“父亲亚当，母亲夏娃，姐妹玛拉，”我说，“你们能接纳我真是太好心了！我内心十分惭愧和抱歉！”

“我们知道你会再来的！”夏娃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因为有我在啊，我就是为照顾我的兄弟姐妹们而生的！”玛拉笑着说。

“每个生灵在某个晚上都会交出自己，在这里躺下，”亚当回答我，“人生来自由，不能死而为奴！”

“恐怕在所有生灵躺下以前，就已太迟！”我说。

“这里没有迟或早，”他说，“对自行躺下的人来说，时间才真正开始。男人回来得慢；女人回来得快。在躺下求死和躺下求生的人之间，有一片广袤又干枯的沙漠把他们隔开。前者也许是要赶时间，但在这里，没有赶时间一说。”

“在我们眼里，”夏娃说，“你一直都在朝我们而来：我们知道玛拉一定会找到你，你一定会来！”

“我父亲在那里躺了多久了？”我问道。

“我已经告诉你，年月在这个处所是没有意义的，”亚当道，“我们根本不会留意。你父亲的清晨来临时他就会醒来。你母亲，就是你旁边躺着的这位，——”

“啊，那真的是我母亲！”我不由得叫起来。

“是的——就是这位手受伤的女士，”他肯定地说，“——不过早在你的清晨到来之前，她就会早早起身离开了。”

“那太遗憾了。”

“还是高兴点吧。”

“上帝本人看到她那样一位女士醒来，应该也会觉得赏心悦目吧！”

“确实，她的造物主会很高兴看到那一幕！他看到自己灵魂打造的成果，并感到满意！——再看看她，然后去睡吧。”

他让烛光倾斜到她美丽的脸上。

“她看起来年轻了好多！”我说。

“她确实年轻了很多，”他回答，“连莉莉丝都开始变年轻了！”

于是我躺下，开始陷入幸福的倦意中。

“不过当你再次见到你母亲时，”亚当继续说，“你一开始会认不出她。因为她会一直持续地变年轻，直到她的女性魅力达到完美的境界——充满超越想象的光彩。然后她就会睁开眼，看看一边的丈夫和另一边的儿子，然后起身离开他们，去找对她来说更重要的那个父亲和兄弟。”

我像是在梦里听到他那番话，感觉十分寒冷，但寒冷已不能给我任何感官上的痛苦。他们好像在我身上铺上了死者专用的白色床罩。然后我脑子一片空白。四周的夜色因周围沉睡的脸孔而显得惨白，但我也睡着了，且不知自己已经入眠。

第四十三章
梦境来临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周围那深刻的无穷无尽的寒冷。我感到极其幸福——想不到比现在更幸福的时刻。我完全无法把暖意和任何与愉悦有关的感受联系起来。我知道自己曾经很享受温暖，但想不起来具体的感受。寒冷抚平了所有的顾虑，消解了所有的疼痛，安抚了所有的忧愁。安抚？不对；在这新生命中，忧愁已被吞没，即将重拾所有美好动人的事物，并将它们放大一百倍！我平静地躺着，脑中充满了最安静的期待，呼吸着来自大地女神广阔胸怀的潮湿气息，并感知到它怀中静待春天来临的报春花、雏菊和雪花莲的灵魂。

要如何去表述那冻结但又有知觉的睡眠所带来的愉悦！我没有再站起来的意义！只需要静静地平躺！文字已形容不出我当时有多冷，但寒冷的程度还是越来越深——而我也越来越适应并喜欢这种寒冷。渐渐地，我越来越感觉不到自己，而越来越多地感到一种幸福感。它超乎想象，但是真真切切。那不是我创造的，也不是我求来的：它是因为我的存在而存在的！而我的存在取决于我意念中的意愿。

接着梦境来临了，且越来越混乱——我赤裸地躺在白雪皑皑的山顶，身下的白雾像翻涌的海浪一样上下起伏。一轮冷月跟我一同飘在天上，上方的天空更加寒冷，那是我跟月亮的住所。这时我是亚当，等着上帝将生气吹入我鼻孔里[注]。——一会我又不是亚当，而变成了一个孩子，躺在那洁白得光彩熠熠的母亲怀里。一会我又是一个骑白马的年轻人，在蓝色天幕上从一朵云跳到另一朵云，不紧不慢地赶去完成某个神圣的目标。我仿佛梦了几百年——或者说有几千年？又或者只是一个漫长的夜晚？——可问来有什么用？时间已与我无关；我已踏入思想的领地——比七维十感更深入、更高远。我想我正处在——上帝的心中。我梦见消融的冰川中心出现了浅浅的漩涡，阴森的月亮愈来愈靠近，风声和急流的涌动声在我耳边越来越大。我躺着，听到——风声、水声和月亮在等待中为即将到来的救赎共同唱出一支平静的歌。我说我梦见了漩涡，但据我所知和所能描述的，那其实是时间的一秒在庄严地无止境地行进，其中孕育着永恒。

这时突如其来地，但丝毫没有扰乱我意识中的幸福感，我以前犯下的所有过错，从远远超越我世俗记忆的深处一直到当下这一刻，都回来了。我清醒地完全地经历了我的每一个过错，并忏悔、发誓要改正错误，为死者哀悼，向每一个我伤害和冒犯过的人赔罪。每一个我曾经烦扰过的人，现在

都变得无比珍贵，我在他们面前谦恭，不愿再投下难解的怨结。我在母亲的脚下哭泣，因我曾无视她的指令；我苦涩、羞愧地向父亲忏悔，因我曾对他说过两个早已忘记的谎言：其实我早就记起了它们，并保存在记忆里，但直到此刻才终于释放，将它们倾倒在父亲脚下。我就是所有我以各种方式委屈过的人们的热切的奴隶。我设想了数之不尽的能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我要给这个建一座空前绝后的房子！我要给那个训练出绝世无双的好马！我还要给另一个开辟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园，园内盛开奇花异草，到处是平静的池塘，和潺潺的流水！我要写歌让他们心灵欢畅，我要讲故事逗他们开心！我要把世间的自然力转化成各种发明，让他们因此发出惊喜的笑声！爱占据了我的身心！爱就是我的生命！爱对我，就像对创造我的“他”一样，是一切的一切！

忽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处于严严实实的黑暗中，眼睛瞳孔里住着的一抹幽光也无法投下一丝期望中的微亮。但我那无所畏惧、永远充满希望的心还是十分平和。我躺着想象光照进来会是什么样子，会带来什么新的创造——突然间，我下意识地坐起来，仔细四处观望。

月亮正从死室那最低的、位于水平线上、像地穴一样的窗户内往里瞧，她长长的光线斜斜地扫过像伟大农夫收获的一捆捆庄稼的死者身上。这些庄稼尽管已经倾倒，但还在成熟中。——可是不对；收获的成果不见了！也许是被收进了屋里，也许是被席卷一切的暴风吹散，那神圣的丰收成果一捆都找不着了！我的死者们都不见了！只剩我独自一人！——在这与世隔绝的房间里，埋在心灵深处的恐惧更是前所未有地加深了！——是否那些成熟中的死者从来就不曾存在过？难道我只是梦见了他们和他们的可爱之处？可为什么会有这些墙？还有这么多空荡荡的小床？不对，他们全都升华了！他们都在那新的永恒的一天去了另外的国度，把我忘了！他们把我抛在身后，孤身一人！没有主人的墓穴比原来恐怖了十倍！安静的同伴们使我安于他们的陪伴——他们天赐的平和充满我的思想；可是现在我没有了朋友，我爱的人又远离了我！我满脸惊恐地呆坐了一会。我曾经单独跟月亮待在空中的一座山顶上；现在又跟她在一个巨大的空冢里独处。她也同样在四下张望，瞪大了眼死命寻找着她的死者！我跳下床，跌跌撞撞地从那令人胆寒的地方逃开。

整个屋子空无一人。我跑入夜色中。

外面连月亮都没有！就在我离开死室的当口，一朵云升起来，像壁垒一样把月亮遮住了。这时一道明显的闪光从荒野的远方传来，混杂着某种鬼魅般低吟的乐声，像是月亮降下的光在落地时溅起了水声。我跌跌撞撞地跑过荒原，发现一个秀丽的湖泊，湖边长着芦苇和灯心草。云后的月亮正照着怪物们的巢穴，满池湖水清澈见底、波光粼粼，十分平静。但那低吟的乐声还在继续，它充满了周围寂静的空气，吸引我循它而去。

我沿着湖边绕过这个小湖，爬上连绵的山脉。眼前出现了怎样壮观的景象！这一片广袤土地，我曾拖着疼得发烫的双脚反复穿过它干涸河床上深刻的沟渠和峡谷，现在却到处都是溪水、湍流和静谧的水池——真是“一条大河波浪宽”！看那月光倒映在水面上！看水色与月色交相辉映——处处都是水流撞上岩石溅起的水花所发出的亮光！这时，从这片广袤深处传来一首十分激昂的歌曲，那是一首歌唱新生自由之歌。我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景色，心中也开始雀跃起来：原来我的生命并不全是失败！我使这条河获得了自由！——我死去的亲人们没有消失！我只需要去追随并找到他们！我要一直一直追下去，直到抵达他们的所在！我们见面也许要等到几千年以后，但最终——总有一天我会与他们拥抱！否则流水为何鼓掌？

我快速下山：我的朝圣之旅就这样开始了！该往何处走我不清楚，但我一定要不停歇地走下去，直到找到那些活着的死者！山脚下出现一条宽阔又汹涌的急流：我冲进河里，没有被河水带跑，慢慢地蹚了过去。第二条我跳了过去，第三条我游了过去，第四条又蹚水而过。

我停下来望着这永不停歇的水流和光芒，感觉那样不可思议，那样动人，同时倾听着有着大量混响的断续的音乐声。每隔一些时候，某些最先响起的旋律像是要完全脱离这美妙的音响，但最后总是又融汇在这协调的隆隆水声中。有时这个水的世界会侵占我整个身心，像是要把我压倒——不是以它奔流入海的力道，也不是以它被解放的群体合力发出的呐喊，而是一种在蜿蜒流淌的过程中逐渐有了声音的伟大的沉寂。

正当我沉浸在愉悦之中，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我转身看见一个壮年男子，英俊得就像心情愉快的造物主刚刚精心打造出来的一样，而且像永不衰老的“他”那样年轻。我仔细看了看：那是亚当。他高大威严地立在那里，身穿白袍，发中闪耀着月亮的光芒。

“父亲，”我呼喊，“她在哪儿？那些死去的人在哪儿？是不是那伟大的复活已经来了又走了？孤独的恐惧折磨着我；没有我那些死去的朋友我无法入睡；所以我从那冷清的死室逃开了。——我该往哪儿走才能找到他们？”

“你搞错了，我的孩子，”他回答道，光是他的声音就足以慰藉，“你还在死室里，躺在你的床上睡着并做着梦，死者还围绕在你身边。”

“天哪！我怎么分辨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最清晰的梦境最接近于醒来时的真实！”

“当你真正死去，你不会有虚假的梦境。一个真实的灵魂不会产出任何虚假的东西，也不会允许任何虚假的进入。”

“可是，先生，”我甚至结巴起来，“当真的假的都像真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去区分？”

“你还不明白吗？”他嘴边的微笑似能消除他所有孩子的一切烦恼，“当你还没有真正死去的时候是无法完全区分真假的；其实等你真正死去时——同时也是你真正活着的时候，也不可以，因为那时虚假的东西就永不会出现了。而现在，相信我，你还躺在死亡之家你自己的床上。”

“我想尽力相信你，父亲。我确实信你，尽管我看不到也感受不到你说话的真实性。”

“那也不怪你。鉴于你在梦里都愿意相信我，我会帮助你。——把你的左手伸出来打开，然后轻轻地收拢，你的手会握到罗娜的手。当你梦到你醒着的时候，她还在睡眠中。”

我伸出我的手，收拢的时候真的摸到了罗娜的手，那只手饱满、柔软、鲜活。

“可是，父亲，”我叫道，“她还是暖的！”

“你的手跟她的一样暖，我们这个国度是没有寒冷的。你和她都还没有抵达家的领域，但对对方来说都是鲜活、温暖而健康的。”

我内心十分喜悦，但随即又生出一个让人如坐针毡的疑惑。

“父亲，”我说，“请原谅我，但我还是想问，现在我眼前的一切会不会也是某个甜美梦境的一部分？我要怎么确定我不是在梦中跟你对话？”

“你怀疑是因为你热爱真理。有人宁愿相信生命就是一场幻觉，只要这幻觉能永远给他们展示一个美梦的世界：你不是那种人！你当然可能满足于一时，但时辰总会到，不久真实的你就会看到那最本真的真理，疑惑就会永远消失。那时你便几乎不会想起幻觉里的事物，就会知道你现在梦不到的事情。你还没有直面过真实，最多也就是雾里看花。那些你看不见的，那些只有在黑暗的镜子里见过的，那些确实只能通过它直照进纯洁眼眸的内在光芒才能看到的东西——你无法不去怀疑，而且这种怀疑无可厚非。直到你面对面地见识过了，才不会再疑惑。而有些人哪怕只有一次曾瞥见真理的影子，待它消逝时还回味无穷，甚至试图去遵循它——这样的人，真实的视界，真实本人，会来到他身边，永远跟他在一起，不再离开。”

“我想我明白了，父亲，”我说，“我想我懂了。”

“那就去想，去回忆。还有沉重的考验在等着你，而且你现在还不知道它

们的性质。记得你见过的事物。你并不真的了解它们，但你知道它们像什么样，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还要记住你将要看到什么。真实是一切的一切；但事物的真相就存在，同时隐藏又揭示，于他们的表象中。”

“怎么会那样呢，父亲？”我扬起疑问的双眼。之前我一直是垂着头在听的，除了亚当的声音其他什么也没注意到。

这时我才发现他已不见；耳边只剩下湍急的流水有声的沉寂。我伸出双臂想要触碰他，却什么也没触到。我又成了孤身一人——独自在梦境之地！虽然我感觉很清醒，但我相信自己是在梦中，因为亚当这样告诉我。

但即使在梦中，做梦的人也该做点什么！不能就那样无动于衷地坐着，等着梦厌倦并离开。于是我又继续我的游荡。

我穿过很多条沟渠，来到一片更宽广的石头山。我梦得累了，就躺下来，心中渴望着醒来。

等我正要再次起身继续我的旅程，却发现身边的岩石上有一个洞，洞口呈现出墓穴的形状。这个洞又深又暗，看不见底。

我曾经在儿时的梦中发现，只要从高处落下就会惊醒，所以在我想要中断一个梦时，就会找一块高地从上面跳下，让自己醒来。我看了一眼头上宁静的天，又看了看脚下奔涌的流水，然后就地向洞口滚去。

一时间我失去了意识，等恢复知觉时，我正站在自己家阁楼放置烟囱和镜子的那个小木屋里。

无法形容的绝望、空白的悲惨的绝望随着我的领悟而占据了我：在我和我的罗娜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深沟！我们之间的距离没有链条可以测量！空间、时间、存在的形式，连同那坚不可摧、无法翻越或洞穿的墙，将我与那深渊隔绝！是，也许我还能再次穿过那扇光之门，回到那个死者的房间；如果是那样，那么我与那个房间就只隔着一片广阔的荒原，只需度过太阳出来之前这个布满星星的灰蒙蒙的夜晚——只有太阳能为我打开镜子那扇门——之后便可即刻身在遥远世界的另一边！但还是有一道无法衡量的鸿沟横在我们之间——即她睡着，但我醒了！我不配再与她分享那个悠长的睡眠，再也无望跟她一起从睡梦中醒来！这都要怪我自己：因为我从我的梦境中逃走了！那梦境不是我造的，更不是我真实的生活，我应该一直把它做到最后！正是我从中逃跑的举动，把那神圣的睡眠抛在了身后！——我要回到亚当身边，告诉他真相，接受他的裁决！

我悄悄回到我的卧室，倒在床上度过了无梦的一夜。

第二天起身后，我无精打采地走去藏书室，路上一个人都没碰见，整栋宅子像是死了一样。我拿了本书坐下，一边读一边等待正午来临：可书里的句子我一句都读不懂！那装饰过的门上残缺的手稿又呈现在眼前：可一见它我就一阵恶心，在我眼里那就是公主及其魔鬼行径的传记！

我站起来望向窗外。这是一个明媚的早晨，喷泉有力地喷薄而出，射向高空，然后隆隆地落下。太阳正坐在它羽毛般轻柔的最高处。没有一只鸟儿鸣唱，也不见任何生灵。乌鸦也好，图书管理员也好，都没有来到我身边。周围的世界是死气沉沉的。我又拿下一本书，坐下来继续等。

正午临近了。我爬上楼梯，向那幽暗无声的屋顶走去。关上身后小木屋的门，我转身去开启让我离开这个阴郁世界的那扇门。

当我走出小木屋时，心像石头一样沉重。我尝试了所有方法还是没用。我试着拉了拉链子，一次又一次地调整天窗和镜子的角度和方位，可还是一无所获。我等啊等，等着那异像出现；可它就是不来。镜子里空无一物，模糊老旧的镜面上反映出的，只有对面的镜子和我憔悴的脸。

我只能又回到藏书室。那里的书让我憎恶——因为我曾经那么热爱它们。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第二天又重新在那扇神秘的门上进行各种尝试，但还是毫无结果。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没有人来我身边，楼下也没有传来任何声音。我丝毫不觉得疲累——只有孤寂，无尽的孤寂。

又是一夜无眠。这天早上我最后一次去楼顶的小隔间，尝试打开那扇门：可是那扇门不见了！我瞬间心如死灰。我失去了我的罗娜！

她现在存在于什么地方吗？或者说她曾经存在吗，除了在我那正在衰亡的头脑中？“我有一天一定会死去，”我想，“死后我要直接从床上爬起去找她！如果她哪里都不存在了，我就去天父那里对他说——‘即使你也帮不了我。让我消亡吧，我恳求你！’”

---

1. 出自圣经《创世纪》2:7，上帝用尘土造出亚当后，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译注）

第四十四章 苏醒

第四夜，我好像睡着了又在当晚醒来。尽管四周一片漆黑，但一睁开眼我就知道，我躺在死亡之家里，这才明白我在这里睡下后的每一刻都是在做梦，现在才真的醒来。“终于醒了！”我内心喊道，心中也不由雀跃起来。我扭头一看，罗娜就站在我床边等着我！我从来没有真的失去她，只是有一小段时间看不到她而已！我真的不必为她悲伤得那么撕心裂肺！

房间里很黑，我说过，但我看到她：完全没有一点阴暗！她的眼睛发散出母亲夏娃那样的神采，脸上也闪耀着同样的光辉——不只她的脸，此刻她的身体也随着复活所得的力量而完全苏醒，她死前穿的裙子充溢着她身体发出的光，看上去像雪一样白，而且熠熠闪光。她睡着时还是个女孩，醒来已变成一个女人，成熟却又没有失掉生命最本质的那种可爱。我把她抱在怀里，才知道自己真的活着。

“是我先醒的吧！”她带着笑，用询问的口气说。

“是的，亲爱的，你先醒，然后把我叫醒了！”

“我只是看着你等你醒来。”她回答。

黑暗中有烛光向我们移来，片刻后，亚当、夏娃、玛拉都来了。他们静静微笑着向我们道早安：他们早就习惯这样的场景了！

“我希望你在黑暗中过得还好！”母亲夏娃说。

“不算好，”我说，“但这醒来的时刻实在是太美妙了！”

“现在才刚刚开始，”她回答，“你其实还没醒呢！”

“至少他已披上了死亡的外衣，那正是生命的华服。”亚当道。

他拥抱他的孩子罗娜，然后一手搂过我，探询地望了望公主，再轻轻拍了拍母豹的头。

“我想我们不久后又会再见的。”他看看罗娜，再看看我。

“我们又要死去了吗？”我问。

“不是，”他带着母亲那样慈祥的微笑说，“你们已经由死而生，就永远不会再死，只会保持死去的状态。只要在这里死一次，所有的死亡就都结束了。现在你只需生存，而且必须那样做，以你所有天赐的力量。你活得越久，就会越强大地活下去。”

“但一直那么强大地活着，不会厌倦吗？”我问，“要是我用尽全力去结束生命呢？”

“只要有意志，力量自然就有了！”母亲插话道，“此外，纯粹的生命没有任何弱点让你去厌倦。‘生命之源’会不停制造我们的生命——那些不愿死去、死去多次、一直在死去、死去得越来越深和沉溺于死亡中的生命。而在这里，所有都是向上的，充满爱与喜悦的。”

她停下来，脸上的笑意和眼神像是在说：“我们是母子；我们懂得彼此！我们之间没有永别。”

玛拉亲吻我的额头，轻快地说：

“我告诉过你吧，我的兄弟，一切都会好的！——下次你要安慰别人时，就说‘将来会变好的事情，其实现在也是好的。’”

说完她轻叹了口气，我知道那意思是——“可惜他们不会信你！”

“——现在你认出我是谁了吧！”最后她说，脸上是和她母亲一样的微笑。

“认出来了！”我回答，“你就是早在施洗者约翰来之前在旷野里响起的那个声音(注)！你还是那个在天色变暗、黑影出现以前，让狼狗把离散的羊群赶回家的牧人！”

“我的工作总有一天会结束，”她说，“然后我就会因那派遣我去的伟大牧羊人的喜悦而喜悦。”

“漫漫长夜，晨曦始终近在眼前，”亚当说。

“我听到的那扇动翅膀的声音是什么？”我问。

“那是‘影子’在我们头上盘旋，”亚当回答我：“这里有一个他认为是属于他的人！但一旦她成为我们的人，就再不可能是他的了！”

我转身去看我亲生父母的脸，想在走之前亲吻他们：可他们床上只剩那几个怀着爱意大胆享用他们的好客的小矮人了！一瞬间，那可怕的梦中冷清的场景把我笼罩在阴影中，我不由扭过身去。

“怎么了，亲爱的？”罗娜问道。

“他们空荡荡的床让我害怕，”我回答。

“他们早就升到遥远的天上了，”亚当说。“他们走之前吻了你，并轻声对你说‘快来’。”

“而我没听到也没感觉到！”我喃喃地说。

“你怎么可能听到或感觉到——你在那又沉闷又老旧的宅子里！还以为又回到了那个可怕的地方！现在去找他们吧。——而你的父母，我的孩子，”他转向罗娜，“得要来找你！”

我们的离去已近在眼前，罗娜走到曾向她痛下杀手的母亲床边，温柔地亲吻她，然后投入她父亲的怀里。

“那个吻会引她回家，我的罗娜！”亚当说。

“谁是她的父母呢？”罗娜问道。

“我的父亲，”亚当答，“就是她的父亲。”

罗娜转身把手放在我手里。

我屈膝谦恭地谢谢面前这三位让我得以死去，罗娜也在我旁边跪下，他们都向我们吹了气注。

“你们听！我听到太阳的声音了，”亚当说。

我侧耳倾听：他来了，带着远方上万只翅膀一齐扇动的浩大声势，带着千万英里外一个溶浆和火焰的世界发出的隆隆声。他的临近就如同有上百种动听的声音合在一起并逐渐增强。

他们三个互望一眼，露出了微笑，那笑容升上天，变成了一朵三叶花。这是来自这个家庭清晨的感恩。笑意从他们的嘴、他们的脸一直延伸到全身，透过外套发着光。我还来不及说“看，他们变了！”，亚当和夏娃就在我面前化身成了天使，玛拉则是跟他们一起住在墓室中的抹大拉的玛丽亚注。亚当的面容像闪电一样庄严夺目，夏娃手中的手绢向四周洒下片片光辉。

大风一阵阵有节奏地吹来并发出呜咽声。

“你现在听到他翅膀的声音了！”亚当对我说，我知道他指的不是清晨的翅膀。

“那个庞大的‘影子’正蠢蠢欲动想要离开，”他继续道。“那个悲惨的家伙，他现在被自己困住，无法停下！”

“在他身上就没有更深层的东西了吗？”我问。

“没有实物，”他回答，“影子就不存在——是的，没有实物后面的光也一样！”

他听了一会，然后愉快地笑着喊道，“听那金色公鸡的声音！他已经无声地、一动不动地在宇宙之钟上站了上百万年；现在他终于扇动他的翅膀，就要开始鸣叫了！人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到他的声音，直到永恒的那一天破晓。”

我也侧耳倾听。远远地，像在永恒的沉寂的核心，我听到那金嗓子洪亮而欢快的叫声。那声音将叛逆与蔑视抛向死亡和黑暗，歌颂着无穷的希望和即将来临的平静。那是“受造之物的盼望”[注]终于找到自己声音的表示；那是一片混乱发出的呐喊，而那混乱将来会成为一片天国！

这时我听到一声巨大的拍动翅膀的声音。

“那只黑蝙蝠飞走了！”玛拉说。

“阿门，金公鸡，上帝之禽！”亚当叫道。他的声音穿透这寂静的屋子，传到空中。

他才说了“阿门”——就像鸽子撑开银色翅膀从一堆陶瓷碎片中飞起，小矮人们一下全起身跪坐在床上，大声唤着，

“公鸡！再叫一次，金公鸡！”好像他们曾经在梦里看见和听见了那只公鸡一样。

然后每个人都转身看了看睡在身边的床伴，睁大他们带着爱意的眼睛凝视了一会，吻了吻夜里沉默的同伴，然后从床上一跃而起。躺在我父母亲身边的小矮人眼神空洞而悲伤地看了看身边空空的床铺，然后轻轻慢慢地滑到地上。他们拥抱彼此，好像首先想通过对方的眼睛，来确定自己都活着而且是醒着的。一看到罗娜，他们就都跑过去抱住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欧都，一眼瞥见公主脚下的母豹，便马上蹦到她身边，一手紧搂住那正在睡觉的硕大的头颅，爱抚和亲吻它。

“醒来，醒来，亲爱的！”他叫着；“是时候醒来了！”

但母豹一动不动。

“她都睡得冻僵了！”他向上望着玛拉，眼里满是恳求和焦急。

“她在等公主醒来，我的孩子，”玛拉说。

欧都看看公主，又见她身边还睡着两个他的同伴，便飞奔过去。

“醒来了！醒来了！”他一边叫一边推推这个拉拉那个。

但很快他就有了忧虑的神色，并眼泪汪汪地转向我。

“他们醒不来！”他说。“而且他们为什么那么冷？”

“他们也在等公主一起呢，”我回答他。

他伸长手摸到公主的脸上。

“她也很冷啊！怎么回事？”他大叫——随即不解又沮丧地左右环顾。

亚当走到他身边。

“她的苏醒还未成熟，”他说：“她现在正忙着忘记。当她忘得够多，能够记起足够多的事情时，就会很快成熟，然后醒来。”

“然后记起发生过的事？”

“是的——当然不会一下记起太多。”

“可金公鸡已经打鸣了！”这孩子还不信服，又扑到他同伴身上。

“彼得！彼得！脆皮！”他唤道。“醒来，彼得！醒来，脆皮！我们都醒了，就你们两个！金公鸡叫得那么响！太阳已经醒来，正往我们这里来了！哦，你们为什么不醒来？”

彼得没有反应，脆皮也是。欧都终于大哭起来。

“让他们睡吧，亲爱的！”他说。“你也不想公主醒来时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吧？他们很乐意这样做。那只母豹也是。”

这样说欧都就安心了，他抹抹眼睛，仿佛一辈子都在哭泣和抹眼泪似的，

尽管现在他还是生平第一次有眼泪可流——不过很快就被完全抹净了。

我们跟随夏娃走到小屋。她没有拿给我们酒或面包，而是熠熠闪光地站在那里给我们送行。于是，没有说一句道别的话，我们走了出去。马群和象群都还在门口等着。我们太高兴了，都不想骑到它们身上，便让它们尾随我们走了。

---

1. 出自圣经经文，施洗者约翰在旷野布道前，先知以赛亚曾说过“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参见《马太福音》3:1-3。（译注）
2. “吹气”这一行为有宗教背景，根据圣经所述，上帝向亚当吹气，使他成了有生命的人；耶稣向其门徒吹气，是使他们受圣灵。（译注）
3. 圣经典故，耶稣复活时曾出现两个天使，抹大拉的玛丽亚则见证了他的复活。见《约翰福音》20:11-18。（译注）
4. 出自圣经《罗马书》8:19。（译注）

第四十五章
回家的路

天已不再黑，我们走在黯淡的晨曦中，穿过昏暗，嗅到春天的气息。眼前的世界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或者不如说我们自身有了更美妙的变化？天上地下都没有足够的光亮，但荒野上每一株高矮不一灌木、每一片草叶都能看得十分清楚——要么是就着它们自身发出的光，就如摩西在沙漠里看到的荆棘里的火焰一样（注），要么是就着我们自己眼睛里的光。所有事物都没有影子，它们发出的微光互相辉映。每一个成长中的事物都在通过它们的形态颜色，向我展示它们内在的想法——也就是它们向外传递的思想，那思想就是它们存在本身，并把它们存在的消息传递出去。我的赤脚好像对踩到的任何植物都觉得喜爱。世界和我的存在，世界的生命和我的生命，融为了一体。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终于得到了弥补，取得了大和谐！我存在于所有事物中，所有事物也进入并存在我体内。要感知某个事物，就是要同时了解它和我的生命，了解我们来自哪里，在哪里才有归属感——就是要知道我们就是我们存在的样子，因为别人也是别人存在的样子！自入睡到现在，我的感官一个个被唤醒——一个又一个难以言传的感受，没有对应的词汇、相似的感受可以用来形容，连想象也无法企及。已经很充实——但又时刻在扩张，时刻在腾出空间接纳更多——这就是有意识的存在体，因为各种事物不停地从它众多打开的门里进入它的体内！当一阵拂过野灌木丛的风让那枝头的紫色铃铛叮铃作响，我就存在于那铃铛的快乐中；当它们用清脆的叮铃声回应风的吹拂，我就存在于那风的快乐中。我存在于感官的愉悦，和接收这所有愉悦的灵魂中。我把我内在的厅堂借给所有快乐的事物，让它们在其中纵情欢乐。我是一片平静海洋，鲜活的喜悦在海面起伏，不断激起新的浪潮；但这喜悦从不单调，而是有万千的变化。生命就是宇宙的假日。

现在我知道生命和真理本就一体：微小却纯净的生命本身就是天赐的幸福；不幸福的存在不是生命，那只是死了的生命。那暗夜之风肆意吹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激起一声感恩的叹息。终于，我到了这一步！我活着，什么都不能损害我的生命！我亲爱的人正走在我旁边，我们正在走向天父的回家的路上！

就在第一缕阳光照到我们无拘无束的自由之前，我们就已拥有这么多：永恒的一天会带来多少东西啊！

我们走到那可怕的洞穴，地上的怪物曾在这里狂欢作乐：这里的确像我梦

里见到的那样，是一个清丽的湖泊。我望向那清澈的湖底，一个漩涡卷走了深埋着胚胎的泥土，露出底部一整个可怕的种群。清澈的水面上浮现出一层昏暗的淡绿色光线，显露出水下所有可憎的形象。有蜷成螺旋状的，有一层层叠起来的，有自己绞成一团的，还有“肢体又长又大”注的，它们死气沉沉地乱堆在一起——那形状十分诡异惊悚，且凋枯萎靡，烂醉如泥的诗人在头脑最狂热时都想象不出这样的画面。那个曾跳入飞旋中的莫斯肯漩涡注的人也未见过这样可怕的场景：卷成圈的触手，鼓起的囊肿，刺眼的红褐色畸形球体，跟这些仇恨化身的邪物放在一起，几乎都显得无害了。每一颗头颅都是一朵邪恶之花，在那丑恶的茎干上迸发，更突显了它的邪恶本质。

我们走过时它们没有一丝动静，但它们并没有死去。只要人类还存在邪恶变态的想法，那个湖内就还会充满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

可是听那太阳的使者——晨曦的风，正轻轻吹响号角，宣告着他的靠近！那位主持人类会幕的大祭司就要到了！一道翻滚起伏的火红和金色的巨浪涌上他的船头，他一下冲到甲板上空，像是他的创造者催促的手刚刚将他推至海面。他在空中停滞了一会，俯瞰着这个世界。尽管他的光热像翻滚的白色金属溶浆一样喷薄而出，但也只是天父圣坛里的一块煤炭。在那圣坛之上，天父永不停息地为他的孩子们作着奉献。看每一朵小花都挺直了花柄，仰起了脖子，满怀期待地探出头等待着：某个比太阳更光辉，比光明更伟大的东西要来了，要来了——尽管它已上路很久，但终究是要来了！那是不管今天、明天或是一万年后，都对生命和爱至关重要的东西！他来了，来了，所有人类都引颈以盼，迎接他的到来！每天早晨他们都会挺直身体眺望，一到晚上就低落下来，继续等待——直到他的来临。这一切只是海市蜃楼吗？当他来的时候，真的会看到他们如此期盼的眼神吗？

这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复活的早晨。之前的夜晚都是在为这个早晨作准备！

孩子们四处嬉戏去了，动物们跟在我们身后。飞舞的蝴蝶和快速的蜻蜓在我们头的四周盘旋，忽左忽右，形成一团五彩斑斓的云朵，一下像七色的雪花暴风雪般地落到我们身上，一下又像气味有了实体，一圈圈蒸发，升到空中，汇入潮湿的空气里。这是一个比以往更像夏日的夏日，也就是说，比从未死去的人在任何世界曾见过的夏日更完美。我走在新的土地上，新的天空下，发现它们还是跟旧的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如今它们向我敞开了胸怀，我能看到它们的内心。现在我所见的每样东西的灵魂都出来向我致意、跟我结交，告诉我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有同样的意义。他们说，我正在走向他，而他们总是与他同在，所指的也总是他；他们还说，他们原本是闪电，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手上成了形，成了他的创造物。深色岩石如海绵一样吸取着照耀着它们的阳光；这个广袤的世界吸

收了所有的光线，释放生机，而我跟罗娜就像两团洋溢着欢乐与热情的火球。地面向天空呼出她甜味的烟雾；我们则向家的方向呼出我们对家的向往与渴求。为了感恩，我们整个意识都在想着这个。

走到沟渠之上，这些沟渠曾那样干涸疲乏，如今却奔流向前，水光熠熠，飘浮着生机渤渤的流水冲出的水泡，一路呐喊着兴致高昂地前行！目之所及都是奔腾不息、声势浩大、激流勇进的河水，在岩石上撞击出声响。

我们没有跨过沟渠，而是“满怀光荣与喜悦”注走上河的右岸，直到我们到达沙漠脚下的那个大瀑布，就是在这里水流汹涌旋转，一泻而下，分成了两条支流。我们沿着瀑布向上攀登——发现沙漠已经不见，穿过绿草茵茵的平原，在青翠的河岸之间，静静流淌着宽阔深沉、满到要溢出来的河水。于是在这清澈的流水中，小矮人们第一次见识到了上帝的荣光。他们本能地跃入水中游起来，动物们也紧随其后。

沙漠像玫瑰一样欣喜地开放了。大片的森林在这里长起来，它们脚下整片的开花灌木中栖息着各种会唱歌的鸟儿。每个灌木丛中都生发出一条小溪流，每条小溪流又生发出它们自己的歌。

只有那块埋下莉莉丝断手的地方没有动静。自远方，乃至更远的远方，河流声势浩大地奔涌而来。我们一直向上，一时沿着草地的边缘，一时穿过树木挺拔的树林。随着我们越来越深入，草叶的气味变得更香甜，花朵变得更可爱多姿，树木更高大，风中也蕴含了更多的信息。

最后我们走到一处树林，这里的树木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更高大伟岸、秀丽挺拔。它们充满生机的树干举起一片厚重繁盛的树冠，密布的枝叶和花朵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实。孩子们爬上这空中楼阁的枝干上，在这生机蓬勃的乐园的枝叶间攀爬跳跃。他们对着树下已经远得看不清的象群大喊，然后又听到象群回应的号角声。罗娜能听懂他们之间的对话，我就只能乱猜了。小矮人们追赶着松鼠，松鼠则一边逗乐，一边引他们来追——但最后松鼠总是会让小矮人追上并抚摸它们。经常会有毛色亮丽、姿态优雅的鸟儿落在小矮人的身上，它们会唱关于将来的歌，唱完又飞走。周围看不见任何猿类。

---

1. 摩西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先知，也是犹太人的民族领袖，曾带领犹太先民逃离古埃及。据圣经记载，在逃离途中，上帝的使者曾从荆棘里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见《出埃及记》3:1-2。（译注）

2. 引自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195行，原文为“extended long and

large”。（译注）

3. 出自爱伦·坡的短篇小说《莫斯肯漩涡沉浮记》（The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om），叙述一个来自“赫尔辛根默斯肯”的老人讲述他与大漩涡殊死搏斗的故事。（译注）

4. 出自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 - 1850）的诗《坚毅与自立》（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译注)

第四十六章
天空之城

罗娜和我在树下走着，听到头上一声大喊，片刻后就有小矮人从树木的枝叶中往下降，他们带来口信，说当他们爬到最高的那棵树的顶端时，发现在平原的远处有一座孤山，上面有个奇怪的东西——那座山，据他们说，升得很高很高，直到天空中厚厚的云都聚集起来，才能将它压在下面，将它的顶端遮去。

“那可能是一座城，”他们说，“但一点也不像布里卡。”

我爬上树去看，只见一座宏伟的城市，一直升到蓝色云层里。在天空和云朵之间，我几乎辨认不出山体的轮廓，看不清哪里是岩石、哪里是住所。云和山和天、宫殿和悬崖全都融汇在破碎的阴影和光辉交织成的看似混乱的画面中。

我从树上降下，小矮人们也都随我下来了，我们一起加速往前赶。他们越走越显出开心的样子，兀自在前面引路，丝毫不往后看。河流变得愈加清澈明净，直到我突然意识到，我之前其实从未见过真正的水。这世上的一切最多也不过是与它相似而已。

渐渐地，我们已经可以从平原看到伫立在蓝色云端的那座城，但云朵还聚集在一座高耸的塔楼周围——那是塔吗？还是一块石头？——那塔楼矗立于城市之上，更接近山巅。灰色、深灰、紫色的云雾翻滚搅动，混乱地互相融合又散开，掀起一层雾状的泡沫，同时云中的黑点像漩涡一样不停旋转。最后，一道刺眼的闪光穿过云层，有那么一刻，它像是在围绕着走在我们前面的小矮人玩耍。接着我们跌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但还能听到小矮人们低低的喜悦的说话声。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看到什么了？”

“那个最美最美的人。”

“我听见他说话了！”

“我没听到；他说什么了？”

这时回答的是一个最小声最孩子气的声音——那是露娃在说话：——

“他说，‘呢们都是我的，小唉人：来吧！’”

我看见了闪电，但没有听到说话声；罗娜看到和听到的跟孩子们一样。第二道电光闪过，我的眼睛，虽然耳朵还没有，被打开了。那震撼的颤动的光芒里充满了天使的面孔。他们在亮光中显现一瞬后就消失了。

第三道闪电中映现出的物体和光辉都是来自凡人的。

“我看见我母亲了！”我不禁叫出声来。

“我看见好哆的妈妈！”露娃说。

云层又一次降下闪电——各种生灵——马、象、狮、狗——哦，那样野性！还有那些美丽的鸟儿！——大型的鸟儿翅膀上闪耀着每一种日落和彩虹上采下的颜色！小鸟的羽毛则反射出大地储藏的所有珍稀宝石的光彩！——银白色的仙鹤，红色的火烈鸟，乳白色的鸽子，拥有金色、绿色、蓝色羽毛、鲜艳夺目的孔雀，还有宝石般五颜六色的蜂鸟！——翅膀阔大的蝴蝶，身体蜷曲柔软的爬行动物——全都闪现在那来自天国的闪光中！

“我看见蛇变成鸟了，就像毛毛虫变成蝴蝶那样！”罗娜说道。

“我看见在我童年时死去的那匹白色小马了。——我当时真没必要那么伤心；只要等到现在就好了！”我说。

没有霹雳或隆隆的雷声，这时下起一阵清甜的雨，空气中充斥着一种熨贴的凉爽。我们深深地呼吸，一步步更有力地往前走。落下的雨滴反射出地下所有被唤醒的宝石的光彩，一条硕大的彩虹横跨整座城。

蓝色的云越积越厚，雨倾泄如注，孩子们快活地跑起来；我们想尽办法才让他们保持在我们视线范围内。

河水闪着光，无声地翻涌向前，把河道上那些光滑、柔软、顺从的沟渠填得满满的。河流不漫过岩石、圆石或砂砾，它只流到草地上，那里生长着报春花、雏菊、番红花、水仙花、紫繁蒌和银莲花，密如天上繁星，在发亮的水中盛放得鲜艳夺目。河水并没有因落雨而变得浑浊不清，也没有染上一丝土黄或棕褐色；那晶莹剔透的河水闪烁着从深处柔软的河床上反射上来的淡绿色光芒。

随着我们越来越靠近那座山，又发现原来河是从那座山的山顶流下来的。它气势磅礴地从城市的主干道冲下，流经一段又高又宽的楼梯，来到城门。楼梯由斑岩和蛇纹岩砌成，一直延伸到山脚。等我们到了山脚，发现河两岸有低一点的阶梯，一直铺到城门，并沿着街道一路向上。小矮人们毫不停留地踩着阶梯跑到门前，城门是开着的。

城门外楼梯的平台上坐着一位女守门人，那是一个肤色较深的女性天使。她处在阴影处的前额靠在她的一只空手上。孩子们奔向她，热情地抚触她，这位天使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孩子们的到来让天国猝不及防。他们已经进了城，沿着向下的激流旁边的阶梯继续往上爬。这时一个硕大的天使，由一群闪闪发光的天使陪同着，降下来迎接他们，可孩子们却笑闹着避开他们，只是往上跑。接着一群女性天使跳着欢快的舞蹈降落到他们面前，很快把他们围拢在天国的臂膀里。发光的天使们把他们带走了，我再也没见到他们。

“啊！”那个最强大的天使唤道，他还在下降准备迎接我们。等我们快走到门口，刚好能听到他说的话，“太好了！这些就是席卷天国的战士们！——我听说边界有一群黑蝙蝠：这些战士会很快将它们制服！”

当他看到我们身后的马群和象群正慢慢走来——

“把这些动物带到王室的马厩里去，”他补充道；“好好照料它们，然后把它们变成国王的森林。”

“欢迎回家！”他向我们弯腰行礼，脸上带着最动人的微笑。

他旋即又转过身，领我们向上走，身上一片片的铠甲发出闪电一样的亮光。

这般被天国的将领接见，我头脑中无法形成一个清晰的思绪来描述我的感受。所有我想要但又不了解的，一定就在冲我而来的路上！

我们在门口站了一会，那光芒四射的河流就是从这里奔流而出。我不知道使河水闪亮的那些石头是从哪里来的，但在其中我看到这世上我喜爱过的所有宝石的原型——而且比我所见过的都要美丽得多，因为它们是活的宝石——在其中我不只能看到意义，还能看到给它们赋予意义的人；不只能看到想法，还能看到体现那个想法的人的存在，那个通过实际行动传达出这种想法的人。这个王国里没有死亡，没有什么是单一的，没有什么仅仅只是它自身。

我们往上走，穿过这座城市，又走了出去。在这更高的地方没有城墙，只

有一大堆碎石，像永不消融的冰川上的冰碛那样一直向上延伸。河流从碎石堆之间的开口处翻涌而出。我隐约分辨出，在这一堆碎石之上，好像有三四级大阶梯，掩映在一片雪白的云彩中。在阶梯的上方我仿佛看到，只是用我的心眼看到，一把雄伟而古老的椅子，那就是“亘古常在者”[注]的王座。从阶梯的上方、下方和中间，都不断地汩汩涌出大量新鲜的生命之水。

非凡的天使不能再给我们引路了：我们必须独自攀上那些碎石！

我的心跳动着希冀和渴望，于是更紧地抓住罗娜的手，开始向上攀登；但很快我们就把手放开了，因为要攀上这样巨大的岩石十分累人，得手脚并用才行。最终我们上升到接近云层的高度，云罩在阶梯上就像衣服的镶边。我们穿过衣穗，进入深深的褶皱里。这时，有一只温暖而有力的手抓住我的手，将我带至一扇有金锁的小门前。门开了，那握着我的手松开来，轻轻将我推入门内。我立即转身，只看到一本巨大的书的硬纸壳封面正缓缓向我关上。我发现自己独自站在我的藏书室里。

---

1. 亘古常在者（the Ancient of Days）：圣经《但以理书》中以此称呼上帝，见但以理书7:9, 13, 22。（译注）

第四十七章
“无尽的尽头”

尽管我还是没有找到罗娜，但玛拉已经够我应付的了。之前她教了我很多东西，现在教得更多。

有没有可能上一次的醒来也是在梦中？我也许还在死室里，在梦里，还未成熟到可以醒来的时候？或者说因为我没有马上入睡，当时也不是那么情愿，所以醒得太快？如果上一次的苏醒本身就是一个梦，那个梦无疑会有个更美好的苏醒——要知道我可从来不是沉迷于虚幻、盲目乐观的人！那样的梦一定在其核心隐藏着更迷人的真理！

遇到疑惑时，我唤道，

“上帝本人真能创造出我梦到的那些美妙事物吗？”

“要不然你的梦是从哪里来的？”“希望”回答道。

“从我的黑暗面进入我意识的光明面而来。”

“可是你黑暗的那一面最初又是从何而来？”“希望”又问。

“我的头脑是它的母亲，我血液中的狂热是它的父亲。”

“那不如说，”“希望”暗示道，“你的头脑是一把小提琴，你的黑暗面就是从那儿来，而你血液中的狂热就相当于拉琴的弓，要靠它把你的黑暗面引出来。——可是谁造就了你的小提琴？谁指引你的弓在琴弦上拉动？再换句话说——是谁把唱歌的鸟儿安置在生命之树的枝头，然后一个个依次惊动它们，让它们飞走？幻想是从哪里来的？踩着舞步走入幻想中的生命又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否曾说过，在你陷入黑暗的无意识的自我中时，‘让美之为美；让真理呈现！’，然后美就立刻绽放，真理就即刻呈现了？”

人会做梦，会渴求；上帝会思索，会施展他的意愿，并加快这一进程。

当一个人只做自己的梦，他就成了自己梦里的消遣；但当“另一个人”把梦灌输给他，那个人就能填充他的梦。

我没有再去看那面镜子。那只手把我送回来：我就不会再从那扇门进

去！“我只要在我一切争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1]

当我在书籍中流连，有时书本看似在摇晃，仿佛有一阵风在它们厚重的身体上吹起涟漪，另一个世界即将打开。当我在异乡，也不时有类似的事发生：天空和大地，树木和草叶有那么一瞬间似乎在晃动，好像即刻要循入无形；可是定睛再一看，又是之前熟悉的老样子了！偶尔我仿佛听到周围有低语声，恰似那些爱过我的老朋友在说起我；但正当我能分辨出他们说的话时，声音就消失了，四周万籁俱寂。我不知道这些事是我头脑中产生的，还是从外部进来的。我并没有刻意追求；它们要来就来，要走便走。

奇异而模糊的记忆，经不起辨认，却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透过“过去”那扇起了雾的窗户望着我。但我现在再也不做梦了。尽管如此，我最清醒的时候，也有可能正是我梦得最深的时候！但当我最终醒来，回到另一个生命，它把现在这个生命抱在怀里，就像母亲抱着她的孩子那样，我就会知道，我是真的苏醒了，并且不再怀疑。

我等着；不管睡着或醒着，我一直等着。

诺瓦利斯[2]说过，“我们的生活不是梦境，但它应当，也许就要成为梦中的世界。”

（完）

---

1. 引自圣经《约伯记》14:14。（译注）
2. 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德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译注）